第二版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869985 5

吾土吾情 II

【韋基舜 著】

黑夔畫

444

成報出版社

作者簡介

- 韋基舜，廣東三水人，1933年生於香港的一個大家庭，年幼恰逢戰亂，從幼稚園至中學，十多年間先後入讀多間學校，計為西南中學幼稚園、真光小學、嶺南小學、培正小學、澳門嶺分、仿林中學、華仁書院及新法書院。其後負笈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後於1956年返港，投身社會工作，推動香港體育運動，有「體育字典」之稱，出錢出力，不勝枚舉。
- 1958年出任香港乒乓球總會主席，同年膺東華體育會主席，東華三院總理，1959年任保良局總理。
- 1958年開始參與電台播音、電視台新聞報導、體育評述；並任香港電台《城市論壇》主持長達十多年，創該節目最長時間主持紀錄。
- 韋氏生於斯長於斯，熱心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深入社會各階層，相識滿天下，對香港事物有深切認識，經常在各報刊發表文章，故亦有「百曉生」美譽。
- 結集付梓著作有《國術的訓練與運用》、《信口集》、《邁向九七》及《吾土吾情》。

吾土吾情 II

【韋基舜◆著】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吾土吾情 II

作　　者：韋基舜
執行編輯：何錚
封面繪畫：黃黑蠻
封面設計：成報美術部
作　　者：韋基舜　成報資料室
開　　本：140mm X 210mm
出　　版：**成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村道3號
川匯集團大廈
電　　話：2570 2201　圖文傳真：2806 2091
網　　址：www.singpao.com
承　　印：**浩達推廣及印刷有限公司**
2005年 6月　初版
2007年12月　再版
©Sing Pao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ISBN 988-98457-6-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悠悠歲月彈指間

《吾土吾情》出版後，各界讀者反應熱烈，遠勝過往昔我在電視上評述最叫座的拳王衛冕戰。這，真意外也真令我老懷大慰。

歲月悠悠，太平山下多少往事盡化彈指之間，一切恍如昨日。能在有生之年從記憶中搜尋香江百載諸多舊事，重溫昔日春花秋月，與讀者諸君共同見證城中種種變化，實在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吾土吾情 II》得以在短時間內付梓，是與廣大讀者的垂愛和積極回響分不開的，對此，本人謹由衷地向各位知音致以真誠的謝意。只要讀者們有興趣有共鳴，我願意繼續將在漫長歲月裏發生在香江城中的我所最熟悉的大大小小事情寫下來，與你們分享點點滴滴的舊夢餘溫。

在《吾土吾情 II》出版之時，要特別多謝畫家黃黑蠻先生再次揮毫替此集繪畫封面，對蔣芸女士、李君夏先生、韓中旋先生、孔憲康先生、莫光先生、周奕先生、鍾文略先生、仇永平先生、江啟明先生、錢樹良先生、薛興國先生，家兄基華、基堯所提供的寶貴意見，成報出版社負責設計及彙編、校對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上述各位借出珍貴圖片，襄助《吾土吾情 II》成冊出版，也一併在此致上謝忱。

韋基舜

二〇〇五年六月於香江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6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8699855

目錄

序

「屎笪蓋」髮型 —— 1

半山闊佬「養」大鹹魚 —— 2

手作行業趨式微 —— 3

華仁夜校擦鞋仔 —— 4

昔日米缸放牀底 —— 5

女子擦鞋無疾而終 —— 7

木牀板滋生木蝨 —— 9

衞生幫洗太平地 —— 10

電燈杉掛老鼠箱 —— 12

退役軍車作巴士 —— 14

坐的士簽單月結 —— 15

口唅玉蟬寓重生 —— 16

喊口婆言出押韻 —— 18

風水先生拉線開穴 —— 20

香港體壇三頭馬車 —— 21

奧委會厚待香港 —— 22

絲苗米每石 55 元 —— 23

鷹嘜煉奶牛油多士 —— 24

緬懷白灼響螺盞 —— 25

檸檬貴過金山橙 —— 26

《冧酒與可樂》 —— 27

「揚子」常客鄧爵士 —— 28

使銅銀夾大聲 —— 30

吳沃堅「出出入入」 —— 31

立秋過後秋獵忙 —— 33

蛇頭蟀子虛烏有 —— 34

「帶草」首推旗下人 —— 35

威勝堂所向披靡 —— 37

師爺擦鞋計言重光 39
島國民族心胸狹窄 40
英皇密令「搶收」香港 42
「驗糞」屈辱中國人 43
夏慤威風、慕琦冇棋 44
入水能游羨煞旁人 46
徐亨勇救陳策將軍 47
麾下泳手贏盡錦標 48
孩子習泳保安全 50
打蟋蟀屬正常活動 52
兩大「帶草」各具擅場 53
蟀友「搭餅」征澳門 54
較蟀師傅與蟀同眠 55
假將軍林彥章 57
大碌竹與水煙袋 58
臥看牽牛織女星 60
目蓮救母盂蘭節 61
品茗「摸茶杯底」 63
中國拳手闖新局面 64
戰略錯誤失諸交臂 65
打風吹船上馬路 66
天文台長內疚自盡 67
中國首位奧運名將 68
八月十五豎中秋 69
袋鼠肉臘腸偷天換日 70
鄰埠不徵銷售稅 72
大倉鎖閘逃生無門 73
雞籠環本是亂葬崗 74
大道中地窖公廁 75

早年牛奶冇消毒 77
小祇園羅漢齋炒麵 79
闊佬爭女買兇殺人 80
無頭公案八十年 81
讀大學人各有志 83
港台向二天堂借唱片 85
「四環九約」的疑問 86
「香港腳球總會」？ 88
南華學生軍捧全運盃 89
渾忘「球王」李惠堂？！ 90
好漢最怕病來磨 92
星星和我會記得你 93
中國人喜族群聚居 95
染黑牛仔褲取巧 96
「小上海」變「小福建」 97
《羅賓漢》首創舞廳版 98
夜生活「今宵何處去」 99
「鹹蝦燦」「西洋人」 100
西洋會會產豐厚 102
玉石拍賣另有乾坤 104
甘棠第內設戲台 106
學者考據指鹿為馬 107
華民統管唐人事務 108
「中國通」黎敦義 109
官地拍賣再掀高潮 110
關老爺食餅鯁親 111
馬仔「偷餅」建大廈 113
南獅以馬步見稱 114
「精武」服飾黑衫黑褲 115

源於香港的美國俗語 116
激勵港人愛國情懷 117
聚餐餘興暄賓奪主 119
貴格飲宴有響局 121
三大熱葷心頭好 122
半世紀前雙十騷動 124
詹培忠吐氣揚眉 126
環保澤蔭喜靈洲？！ 127
赤柱監獄工場 128
屋苑訪客車位 129
國產香煙白金龍 131
老刀、黑貓、555 133
「好彩」——綠先生已從軍 134
總督、將軍、鴨都拿 135
傳媒赴美參觀「萬寶路」 136
「凹樽」DIMPLE 威士忌 137
周 Sir 鍾情「長頸」 138
「路易十三」「御鹿干邑」 139
港人愛飲拔蘭地 140
飲紅酒慢慢品嘗 141
紅酒命名靚次伯 142
竄改歷史漠視中華 143
和平紀念碑蔑視中國人 144
香港曾稱群帶路 145
輸運香木號名香港 146
鐵鏟、銅頭、攝鐵手 147
熱身賽戰績彪炳 149
柏林奧運國足失利 150
容啟兆繼續領軍 151

「十八羅漢」人強馬壯 153
中國隊不擅雨戰 154
王正林與樓文敖 155
羅馬奧運「雙牛陣」 156
曾在域多利拘留所上班 157
移民審裁官酌情放人 158
煜煜祥光耀大千 159
天壇大佛照古騰今 160
天壇大佛具隋唐特色 161
籌款步行上大佛 162
任、白戲寶《帝女花》 163
石修憑歌唱比賽入影視圈 164
香港節粉飾昇平 165
金龍撞醒獅 166
香港國術總會 167
香港國術揚威星洲 168
國泰航空與香港航空 169
國泰有份親切感 170
香港武術聯會 171
08 奧運武術比賽 172
聖約翰大學人材輩出 173
誰為不平事 174
海員多喜養鸚鵡 175
鸚鵡熱勁過禽流感 176
黃霑何以名「霑」 177
鸚鵡、白兔皆寵物 178
聖誕 PARTY 179
護花使者 181
多年主持奧運評述 183

IN THE MOOD 驅走睡魔 184
給他一個教訓 185
「五台山」僅一路口出入 186
難忘的「12・8」 187
日機兩炸啟德機場 188
巴士司機見義勇為 189
騰出地牢宿「難民」 191
保衛「大香港」 192
炮彈嘯聲破空 193
日軍「勸降」 194
義勇軍死守黃泥涌峽 195
古玉保命、義子捨身 196
「勝利友」打家劫舍 197
憲兵部徵用韋宅 198
馬小姐拔刀相助 200
仗義每多屠狗輩 201
大海沉沉日已過 202
「大嶼山皇帝」袁蝦餃 203
陸孝佩義助黃永祥 204
阿 Sir 殉職金價飆升 205
籃球健將與大賊同倉 206
「放逐令」不同「拒絕入境」 207
孫逸仙持甚麼護照 208
連環圖公仔書 209
從《細路祥》到《龍虎門》 210
高陞太平利舞臺 211
自梳女梳辮不梳髻 212
先父仗義助大老倌 213
林世榮挫法水手 214

「糖薑大王」余達之 215
「孖車」流行油旺區 216
美利大廈干卿底事 217
《驅鬼文》鎮魔驅魅 218
鏞記金牌燒鵝 219
煇哥絕藝「三刀開鵝」 220
蘭亭閣與鵝池 221
咕嚕肉彩色繽紛 222
鸚哥鯉價錢最貴 223
寫菜單——熱葷考功夫 224
秋冬禾蟲與田螺 225
一碟燒𣏌數千元 226
瘋狗症的陰影 227
聖誕卡 228
津浪＝Tsunami＝海嘯 229
嘉靖地震死難逾 83 萬 230
清初地震瞞災情 231
康熙十八年八級地震 232
龍獅起舞耀香江 233
福建少林拳傳粵 234
武館採青打秋風 235
趙竹溪飛陀絕技 236
大廟進香搶花炮 237
夜光龍十人共舞 238
流行俗語入字典 239
「金梳」與「Jackso」 240
《忘憂草》賺人熱淚 241
「軍警半價」？！ 242
吊頸嶺——調景嶺 243

調景嶺鳴遠中學 244
香港凍日子不長 245
溫室效應 246
中國皮袍顯瀟灑 247
歲暮買年花 248
總把新桃換舊符 249
新春賀歲波 250
車公轉運、觀音開庫 251
觀音騎犼 252
「三大士」雕塑價值連城 253
文殊與普賢 254
早年電話安裝難 255
中文電報譯碼 256
「大哥大」身份象徵 257
灣仔鐵寶「群雄」 258
「澤輝」「岱中」皆顯貴 259
春光明媚跑馬拉松 260
「砌生豬肉」一詞何來 261
太古方糖的懷念 262
三個至啱數！ 263
四環更練 264
香港防衛軍 265
普羅市民喜做輔警 266
「星島案」無心插柳 267
訃聞刊《星晚》《華僑》 268
「居喪行帖」 269
揚州理髮師傅 270
洗頭仔必殺技 271
按摩服務須領牌 272

「屎𥑮蓋」髮型

早年，本港舊樓沒有水廁，家家戶戶如廁用馬桶（俗稱屎桶、屎𥑮），馬桶積聚糞便穢物，臭氣中人欲嘔，須用蓋冚住，此蓋俗稱「屎𥑮蓋」。

日前，電視台轉播南美洲足球國家杯賽事，有球員剪了個較特別髮型，評述員形容為「用隻碗笠住個頭」。可能這位評述員年紀較輕，鮮見此髮型，查實早在半世紀前，這種「屎𥑮蓋」髮型在孩童中廣為流行。當年的飛髮佬（今稱髮型師）替孩童剪髮時欺負小孩，為求方便，便用一隻碗蓋住小孩的頭，沿着碗口來剪，剪出來的髮型便如冚在馬桶上的蓋，猶如屎𥑮蓋。

話說回舊樓馬桶年代，每日一次，由俗稱「擔屎婆」或「夜香婦」之清潔女工定時清理，如屬飲食正常，倒沒甚麼，一旦家中有人腹瀉（肚屙），倒也麻煩。

今若稱清潔女士為「擔屎婆」甚至「夜香婦」，會被斥責歧視。但早年謀生不易，尤其是女性，能有一份工餬口已經不錯，管它甚麼稱呼。

講開「擔屎婆」之名，其歇後語為「冇鼻」，乃借喻不聞臭。當年，家家戶戶將馬桶放在門口，每晚半夜二時至天光六時，「擔屎婆」前往清理馬桶（倒屎）及洗擦乾淨後放回門口。其後，政府派出糞車服務，但仍由「擔屎婆」逐家逐戶收集馬桶清理。

談及馬桶，英國侵華時，清朝兩廣總督葉名琛（此人不學無術）在英軍攻打廣州時竟然擺出「屎桶陣」迎戰。這位兩廣總督大人迷信污穢物可令火砲失靈打不響，結果自取其辱，為英軍所擒，囚於印度，老死獄中。

戰前，本港人口 180 萬，市民生活較平淡，雖無抽水馬桶，靠「擔屎婆」潔理，亦置之泰然。戰後和平，人口僅得 60 萬，原因在於日治時期，日軍與美國在太平洋交戰，導致運送糧食來港交通工具受影響，因而「鼓勵」港人返回中國內地淪陷區，減輕香港負擔，人口遂告銳減。

半山闊佬「養」大鹹魚

戰前，本港流動小販除賣「飛機欖」及「叮叮獨」的雲吞麵檔外，還有一種「賣東施」。「賣東施」，查實是「賣東西」，由於商販是山東人，山東話口音而已。「賣東施」鮮有當街展示貨物販賣的，大多數上門做生意。他們販賣著名的山東絲綢，用一個大包袱將絲綢包住，上門時打開包袱，攤開五顏六色山東絲綢任由買家選購。

山東商販上門「賣東施」，俗稱「流氓婆」的山東婦女則來港賣武，「拋尖刀」為當年街頭一景。早年內地天然災害嚴重，路有餓殍。「流氓婆」懂多少武藝，輾轉來港，賣藝餬口。她們背負轎槓，一如馬戲班小丑拋波一樣，將三柄尖刀拋上拋落，輪流拋接，有時亦會躺在轎槓上，作出各種姿勢拋接尖刀，討取賞錢。小孩喜看「流氓婆」表演，卻又怕尖刀，多躲在家人身後偷看。

講開早年流動小販上門兜售貨物，太平山下有個「養大鹹魚」的故事。

故事主角為本地一位闊佬，住半山干德道，門前有一特徵，易於辨識。闊佬去世多年，但仍有後人在港，為存忠厚，姑隱其名。話說有鹹魚佬沿途叫賣，行到闊佬門前兜售，闊佬着下人告之欲買鹹魚；鹹魚佬不能入大屋，須在門口等候 ，遂將鹹魚交下人帶入屋察看。未幾，下人手持鹹魚出來，說聲「事頭唔鍾意」將鹹魚交回鹹魚佬，並着他若有靚鹹魚再拿來。鹹魚佬連忙應諾離去。誰料到闊佬在內宅「偷龍轉鳳」，把家中一條較細的鹹魚換掉鹹魚佬那一條，由於兩條鹹魚大小僅相差少許，鹹魚佬上當仍不察。

不久，另有鹹魚佬攜鹹魚上門兜售，闊佬重施故技，又再換掉鹹魚佬較大的鹹魚。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魚毛變大魚，鹹魚亦「養大」。

早年，未有買賣舊傢俬電器的「夜冷店」，但卻有「收賣佬」沿街上門收買爛銅爛鐵，收賣佬擔着一對籮，沿途大叫「收買爛銅爛鐵」，在他們心目中，無論甚麼物件都是「爛銅爛鐵」。

手作行業趨式微

隨着社會經濟繁榮發展，市民收入、生活水平提高，本港一些「手作」行業漸趨式微，甚至湮沒。例如「補鏪」「箍沙煲」「鏟刀磨較剪」等。

偶然，在中環擺花街還見到「鏟刀磨較剪」老者擔着「架生」（工具）出現，至於「補鏪」及「箍沙煲」，已消聲匿跡。

昔日，普羅大眾收入少，生活水平低，正所謂慳得就慳，鏪破了便補；沙煲裂了便箍；刀剪鈍了便磨，不像如今那般動輒便棄破舊，添置新用具。

上世紀 40 年代，流行「補鏪」與「箍沙煲」。鏪若破了一個小洞，補鏪佬用一粒與破洞同樣大小的鐵條，扯行風箱將鐵條燒紅後，填塞入破洞，然後用力在鏪面鏪底鎚打成「窩釘」狀，將破洞底面填平。補釘冷卻後鏪即補好，可以再用上一段日子。

「箍沙煲」更是神乎其技。沙煲出現裂痕會漏水，箍煲佬只用幾條鐵線，巧妙地繞箍着有裂痕的地方，沙煲經由這麼一箍，便如無縫天衣，不再漏水，可繼續使用。

近年來，雖有磨刀機面世，但總覺得不及「鏟刀磨較剪」老匠人的手藝那麼精彩。一般所見，磨刀佬擔着一張轎櫈，攜着工具箱，在街邊替市民鏟刀磨較剪。所謂鏟刀，乃用一把特製的鏟，將用鈍了的菜刀鏟至鋒利。這特製的鏟是用一枝長窄橫木，中央緊綁一塊鋒利鋼咀，成「十」字形，磨刀佬雙手分持橫木兩端，用鋼片把刀鏟至鋒利。較剪（裁縫大較剪居多）則用磨刀石細心地磨利，閃閃生光。

磨刀佬偶然才在中環擺花街出現，究其原因，可能是菜刀、裁縫較剪磨利後，要用上一段長時日才會鈍，磨刀佬便就轉往其他地方，過一段時日才又轉回來。據朋友說，北角也有一個磨刀佬，在建華街一帶替街坊鏟刀磨較剪，不知是否與中環擺花街磨刀佬同屬一人。

華仁夜校擦鞋仔

滾滾紅塵，隨着社會經濟繁榮發展，往昔小市民賴以謀生的「手作」行業率多已消聲匿跡，唯獨中區戲院里的擦鞋檔，幾十年來仍存在。

昔日，擦鞋檔位於現今德成大廈前門，其後，經勸諭遷往同屬戲院里之皇后戲院橫門處。這幾個擦鞋佬，其中有個華仁同學。此話怎講？說來話長。

戰後和平，本港百廢待興，學校學位已呈不足。1948 年後，隨家人從廣州、上海來港的適齡少年兒童亦須入學讀書，港府為應付此社會需求，推行中小學上下午班教育制度，分批上課。

早年，香港華仁書院由徐仁壽先生創辦。後來，天主教耶穌會接辦，校舍位於羅便臣道，由神父主理校務。華仁除上下午班外，並由侯神父主辦華仁夜校，收讀貧苦失學兒童及街邊擦鞋仔。現今戲院里年逾花甲的擦鞋佬當中，有一人為當年白天擦鞋為生，晚上收檔後入讀華仁夜校的擦鞋仔。近年來，有時候自己往戲院里擦鞋，交談之下，我稱他為「書友」。

日前，有報道戲院里兩個擦鞋佬發生爭執，大打出手，傳媒訪問該處一位年紀最老，人稱「老伯」的擦鞋佬便是華仁夜校「書友」。昔日擦鞋仔，今已是老伯，果真是歲月不留情。

話說天主教耶穌會除了傳教、興學外，還參與社會慈善工作。侯神父除熱心教育，亦負責慈善工作，協助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派發「救濟包」。1946 年派發「救濟包」，每個家庭一個，內有一罐地捫水果、幾件其硬無比的朱古力，這些朱古力原本屬於美軍「C 配給」（C Ration），打仗行軍途中沒有食物時，用刀刨粉沖水。而「救濟包」中使人最感興趣的是一種藥粉。當年，市民鮮懂英文，不知其真正藥名，乃稱消毒粉。此藥粉功能殺菌，據說美軍打仗時，食水未能煲滾殺菌，便混和消毒粉才飲用，以免生病。

何以這些美軍軍用物資包會變成「救濟包」？下篇再談。

昔日米缸放牀底

為甚麼美軍軍用物資包變成了「救濟包」呢？因二次大戰結束後，若將這些剩餘物資運返美國，運費貴過其價值。當年，中國是美國盟友；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美國視舉凡曾被日軍佔領過的地方的人民為難民，都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救濟範圍之內，於是，便將這些軍用物資包撥給了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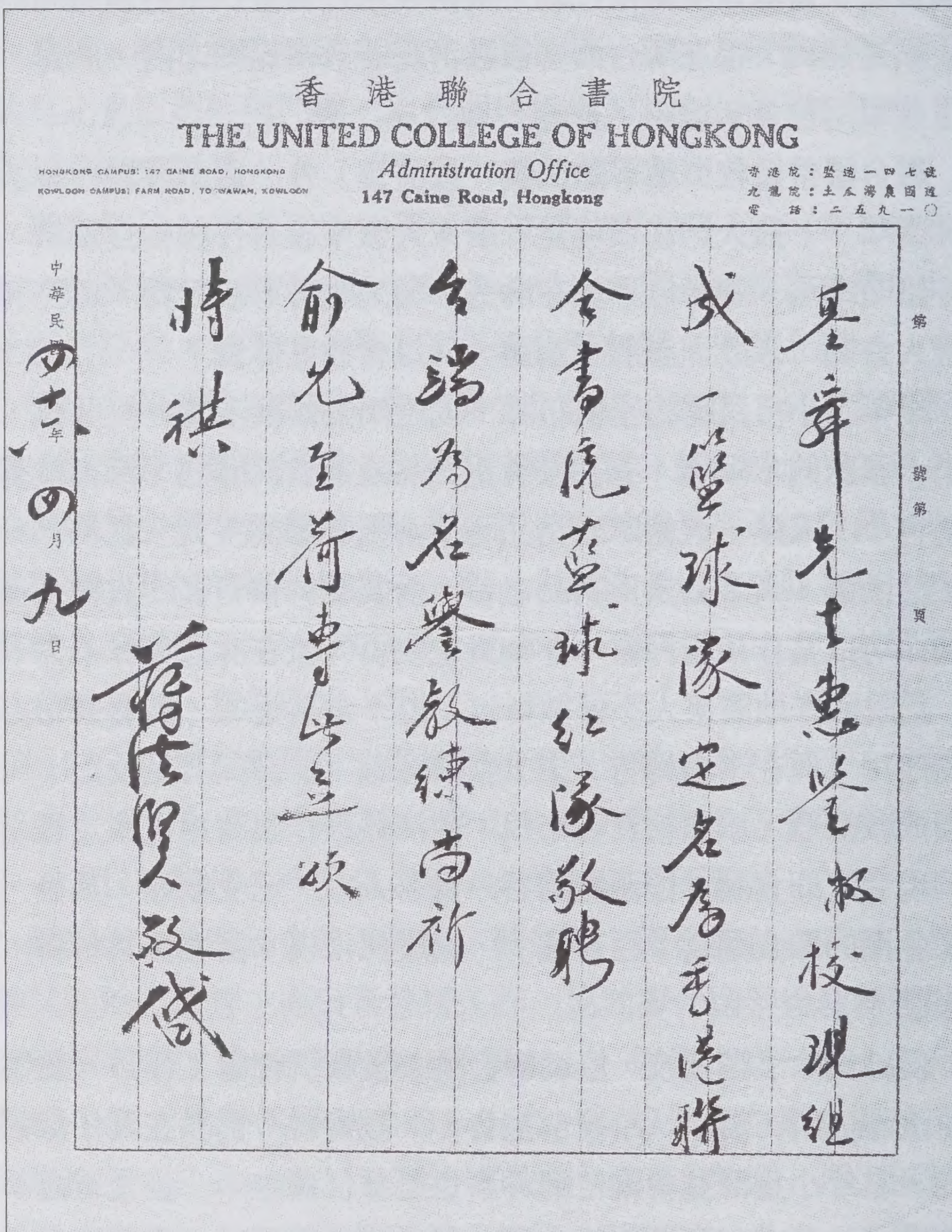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除派發「救濟包」外，還派發麵粉製造麵包。當年，一般人居住環境差，廣東人家中沒有打麵枱打麵條，廚房亦陰暗潮濕，連米缸亦放在牀底，何來地方貯放麵粉。或許有些年輕人會問，米缸理應放在廚房，何以會放在牀底？

早年，小市民睡的是帆布牀，或用兩張轎櫈上置一塊牀板，再鋪上一張蓆的木板牀，有甚麼貴重物品通通放於牀底。深宵縱有鼠摸（宵小）入屋，欲偷牀底物品時便會驚動嘈醒主人。當年，一般人生活困難，大米為貴重物品之首，而裝載於槓箱裏的衣物，在危急關頭可以當作故衣押當，亦為貴重物資，放在牀底可保不失。

話說回本地廣東人不懂做麵包，也不會製饅頭，雖有麵粉亦得物無所用，便在市場轉售，失去救濟意義。侯神父有見及此，將麵粉製成救濟麵，派發給貧苦市民。救濟麵製作沒有用梘水及雞蛋，如同現今之即食麵，但派發給各戶貧苦人家，已受歡迎。其後，第一家生產的即食麵為「百吉麵」，已經採用梘水及雞蛋為材料，此乃後話。

侯神父除了辦夜校，協助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外，更鑒於街童流離失所，籌辦「小童群益會」，該會現今仍設在灣仔修頓球場內。當年小童群益會兩位總幹事也是華仁舊生。一位是香港拳王潘真善，他是李劍琴師傅的小舅；另一位是戴振華。戴振華是當年學界籃球冠軍——華仁書院籃球隊隊長，為本港望族哲嗣。曾於1933年撰寫《港僑須知》一書作者戴東培先生便是戴振華的叔公。戴東培先生亦為當年東華三院總理，該書仿如香港辭典，內容包括歷史、法律、名勝古跡、娛樂及交通指南。戴家大宅為一幢粉

紅色大屋，位於堅道。聯合書院創校，由蔣法賢醫生任校董會主席，校址便是這幢粉紅色戴家大屋。


香港聯合書院
THE UNITED COLLEGE OF HONGKONG
HONGKONG CAMPUS: 147 CAINE ROAD, HONGKONG
KOWLOON CAMPUS: FARM ROAD, TO KWAWAN, KOWLOON
Administration Office
147 Caine Road, Hongkong
香港院：堅道一四七號
九龍院：土瓜灣農圃道
電話：二五九一〇

基舜先生惠鑒：敝校現組成一籃球隊，定名為香港聯合書院籃球隊，敬聘台端為名譽教練，尚祈俞允至荷。專此並頌

時祺

蔣法賢敬啟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九日

■1957年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蔣法賢醫生邀請韋基舜先生擔任聯合書院籃球隊教練的親筆信。

女子擦鞋無疾而終

前文談及中環戲院里擦鞋檔，經常有三四個擦鞋佬開工。但另有一個駝背擦鞋仔，則獨自在遮打道或文華酒店附近擺檔，沒有埋堆。駝背仔擺檔擦鞋頗有頭腦，除擦鞋外，兼售鞋帶、鞋膏。他自稱領正牌擦鞋，多次拿出牌照給我看。近年來，我行經遮打道或文華酒店附近，不見駝背仔蹤影，是轉行了還是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昔日生活水平低，早期擦鞋每對只斗零（五仙）、一毫，後來加價至五毫，近年更漲價至 20 元，若擦上十幾次，已可買一對中價皮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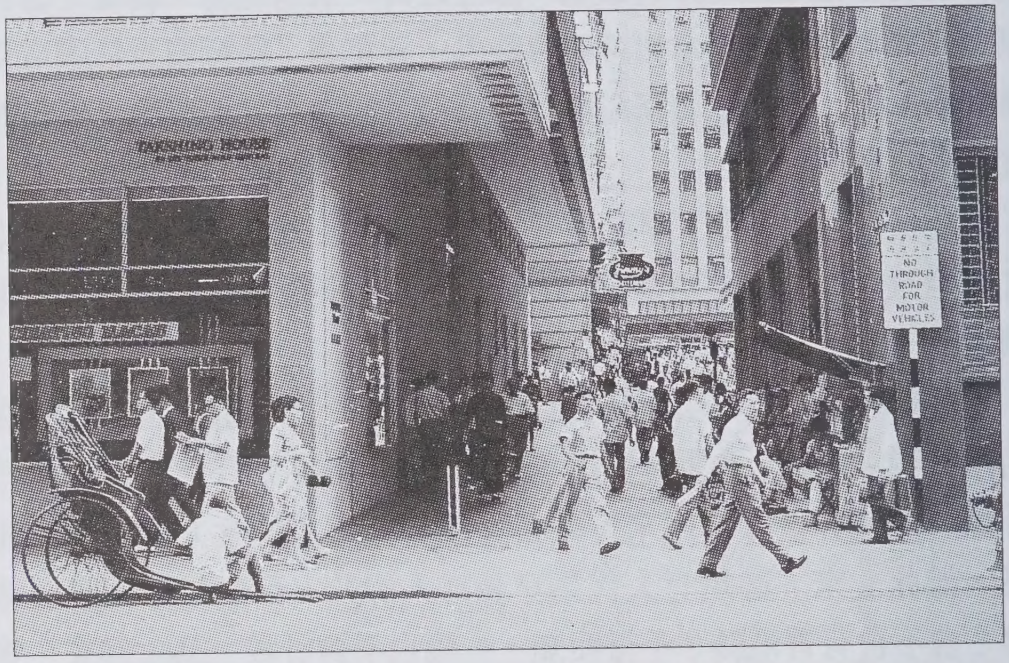
曾有段時間，中環高級食府也有擦鞋仔上門擦鞋。但若然踎在店內替客人擦鞋，會阻塞通道。於是，便將客人脫下來的鞋拿到門外擦，擦光亮後才拿回來。鞋必穿在腳上擦才能食力，才擦得光亮。如此一來，必須有人代為穿着客人的鞋。到底是誰代穿着來擦？會不會有香港腳？不得而知，一般也不會計較。話說回來，客人脫鞋交給擦鞋仔在店外擦，從未聽有人說過會遺失。

或許，有人認為擦鞋輕而易舉，可以自己或交由傭人動手。我卻不以為然，菲籍家務助理每天都替我擦鞋，但總不及街邊擦鞋仔那麼專業，那麼光亮，所以，有空閒時，我便往幫襯戲院里的華仁夜校「書友」。

最近，中環擦鞋檔除集中在戲院里外，亦有「打單泡」在畢打街謀生。有一次，我出於好心，順路幫襯連一個正當擦鞋箱也沒有的擦鞋佬。當日我穿着一件花夏老威，可能他以為是南洋客，擦畢竟勒收 50 元，此形同勒索，俾佢都傻。如此行徑，只會嚇怕遊客。

講開擦鞋，1953 至 1954 年間，本港突然刮起一股「女子擦鞋」熱潮。當年市面上擦鞋，一般收費每對五毫，但女子擦鞋則收費二元。踎在地上的擦鞋妹不穿內衣，真空上陣，客人居高臨下，從擦鞋妹敞開的前襟望入去，酥胸袒呈，養眼一番。但此種色情玩

意，久而久之，好此道者亦見慣不怪，不再幫襯，「女子擦鞋」無疾而終。



■早年在中環一帶以擦鞋為業的人不少。圖為擦鞋檔比較集中的戲院里。

木牀板滋生木蝨

最近，有作者撰文講跳蚤市場，並言及昔日曾遭木蝨咬之苦。早期跳蚤市場稱為跳蝨市場，為何由「蝨」變「蚤」，不得而知。跳蝨並非木蝨，跳蝨是狗蝨，氣力大，為沒有思想的昆虫。以前有木蝨戲，雖名為木蝨，查實是由氣力大的跳蝨表演推車、拉車。以沒有思想的昆虫能做出這些表演，不得不佩服訓練者的功力。

蝨蟲傳播病菌，世人聞蝨變色。十九世紀末，港府衞生當局已有「洗太平地」的舉措，以預防病菌傳播，緣於當時本港曾發生鼠疫。鼠疫，西醫稱為黑死病，中世紀時，黑死病肆虐歐洲，死亡人數達幾千萬，視為世紀大災難。當年本港發生的鼠疫，據說病源由雲南傳入，「死得人多」；有位日本醫生在本港進行研究，尋找疫症傳播原因。終於被他找出源頭，原來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蝨，跳附人身吸血時將疫菌傳染給人。於是，港府展開滅鼠、滅蝨運動，定期「洗太平地」，消滅疫菌來源，自此鼠患得滅，再沒有人因感染此疫症死亡。

木蝨的滋生，與居住環境衞生有關。現今，市民普遍瞓彈弓海綿牀墊。但昔日只有富裕人家才瞓彈弓牀，一般人只瞓木板牀，沒有墊褥，加上居住衞生環境差，木蝨便滋生在木板牀的板牀窿隙。

此外，當年一般家庭多數有坐籐椅，籐椅用籐枝彎成椅形支柱，然後削用籐皮編織坐墊及靠背，籐皮編織的坐墊、靠背有縫隙，也是木蝨藏身之所。

另有帆布牀及馬閘，均以木棍穿着帆布，香港天氣潮濕，在木棍與帆布縫隙間也會滋生木蝨。前文我講過帆布牀，那麼，馬閘又是甚麼？委實，時下年輕人難得一見。它亦為帆布椅之一，椅架頭尾各用一條橫木棍穿着一幅帆布，中間稍墜，躺坐時將椅尾擱腳木架支起擱腳，市民多於夏天用馬閘在天台或騎樓乘涼。兒時，戲弄別人時，便暗中將馬閘的橫木抽出，當有人坐上去時，便會墮地，因離地不高，只跌痛屁股，不會受傷。

衞生幫洗太平地

講開木蝨，昔日電車路之新世界戲院（今之維德廣場），有人說是香港第一間電影院，但是，這戲院衞生環境差，座椅有木蝨，在所難免。

默片時代，由專人解畫。新世界銀幕兩側設有小騎樓，由工作人員站立解畫。每場戲在放映正畫前，都先播映新聞片。當年日軍侵華，國民政府策略為——非到最後關頭不言抗戰。有一次，新聞片播出汪精衞演講，用官話大叫「最後關頭到了」，突然，銀幕上出現眾多鞋屐及巴掌影子，狂打銀幕上的汪精衞。此因新聞片播出時，汪精衞已去了安南，發出與日本合作「艷電」，引起觀眾憤怒。能夠做成這種銀幕效果，乃由於舊式機房樓下放映機低於銀幕，二樓觀眾站立可擋住投射光線，伸出巴掌，高舉鞋屐，銀幕上便出現汪精衞被鞋打、屐扑、掌摑的效果。

記憶中，當日正上映《十字軍東征》。我散場後回家，先母着令我站在屋外，脫光衣服才准入內，理由是新世界座位有木蝨，若帶入屋會惹開全屋。

坊間云木蝨生命力強，曾聽說有人將木蝨關在火柴盒內，幾年後仍生存，成為木蝨王咬人致命。查實何來咬死人的木蝨王？只屬道聽途說，足見當年一般人知識水平低。

前文曾講過，港府為滅絕鼠患及木蝨，定期厲行店舖、住宅，家家戶戶「洗太平地」。「洗太平地」工具為一個長窄形鐵缸可以容下牀板，缸內注滿拉素、臭水之類消毒藥水，然後將牀板放落去浸，把藏在窿隙裏的木蝨浸死。與此同時，諸式睡蓆，無論是竹蓆、草蓆、籐蓆及產自南洋最名貴的馬臣（上聲）蓆，也逐一放落消毒鐵缸浸。但由於籐椅、帆布牀、馬閘等體積大，不能放落消毒鐵缸浸，便用臭水噴洗。

「洗太平地」由衞生幫帶隊。衞生幫穿着白色制服外衣、藍斜短褲、白長襪、黑皮鞋。衞生幫抵達「洗太平地」的店舖後，將外衣脫下，掛在店內牆壁掛衫鐵鈎上，在店舖前前後後、天井廁所、

巡視一番後，返回店內，摸摸掛在牆上的制服衫袋是否有「料」到，如果有「料」到便立刻收隊，若冇「料」到，任你洗上大半天仍不滿意，總之，搞到閣下做不成生意。

■六十年代衛生當局派人在石峽尾新區患霍亂者家中進行消毒工作。

電燈杉掛老鼠箱

昔日坊間流行一句話：「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蝨。」糯米不是藥，何以能治木蝨？卻原來是糯米煮熟後，用以填塞牀板窿隙；糯米冷卻後變乾變硬，木蝨便無處藏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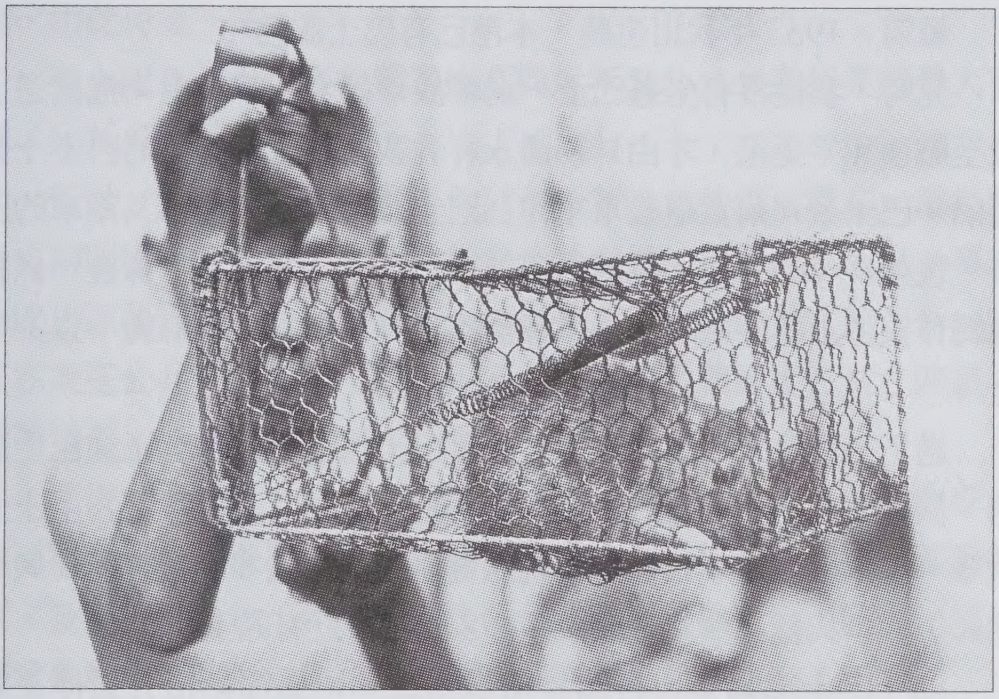
40 年代，修頓球場及大笪地均有人擺檔賣木蝨藥，但市民購買時，檔主必囑咐千萬不要立刻拆開藥包，須帶返家中方可拆開，否則露風無效。但市民回家拆開藥包一看，內裏只有一張紙寫着「勤捉」二字，此舉分明搵笨，但諗落不無道理，市民多不了了之。

早年，本港一般居住衞生環境差，蝨、鼠為患。木牀板為木蝨藏身之所；廚房柴堆亦屬老鼠竇。昔日燒柴年代，大戶人家才會有柴房放柴，一般住家則將木柴堆放在廚房角落裏，鼠輩匿身其中，清理困難。及至轉而燒火水，進而用石油氣、煤氣炊事，加上多年來厲行「洗太平地」，廚房環境衞生得以改善，鼠患方斂。

談及治鼠，本港有句成語：「電燈杉掛老鼠箱」用以形容蜜運男女。本來，這種衞生設備是港府在街道電燈桿上懸掛一個死老鼠收集箱，箱內放置消毒藥水，用以收集浸死或燒死的老鼠。我所講浸死、燒死為昔日滅鼠之法，並非用諸現今，此法若用於今，定必會被指虐畜。昔日捕鼠，大鼠用籠，小鼠用夾。老鼠夾為一塊木板裝上鐵彈弓，繫上鼠餌，老鼠咬拉餌物，彈弓隨即落下夾住老鼠，大鼠有力，雖被夾住仍可拖着老鼠夾逃命，最怕是匿在角落死去，縱不發生鼠疫，也臭氣薰天。用老鼠籠捉大鼠，多以叉燒為餌，最佳則用烤香的墨魚；墨魚烤香後發出陣陣香氣，老鼠循香而至必然中計。此外，亦有打老鼠，老鼠狡猾，奔跑快，乃用牀板圍攔迫埋牆角，以木棍、掃把棍亂棍打死，然後用火鉗鉗着拿往街邊老鼠收集箱。火鉗是燒柴年代廚房裏的必備工具，鉗身為扁長鐵條（足有兩呎長）交叉如剪刀，把手呈環狀用以穿入手指握持。市民將死老鼠置箱中，每日由清潔工人檢走。

早年太平山下，歐風東移，本港蜜運男女拍拖仿效歐美，女士

手臂穿着男友臂彎，招搖過市。其中有些男女身材高矮差異較大，矮女依偎高男，仿如老鼠箱掛在燈柱上，乃取笑為「電燈杉掛老鼠箱」。



■早年香港市民採取多種辦法消滅老鼠。圖為用老鼠籠捕獲大老鼠的情形。

退役軍車作巴士

早上返寫字樓，途經金鐘，望眯眼盡是巴士車龍。此等龐然大物，首尾相接，從遮打花園前一直排到中央街市。如斯巴士長城，既顯示社會經濟繁榮發展，巴士服務大有進步，卻又帶出市區嚴重塞車交通問題。

戰前，1933 年我出生時，本港已有巴士服務。

兒時，我從沒有坐過巴士，返學放學都坐私家車由司機接送。及至戰後和平返港，才由外甥潘永祥教我坐巴士。當年的巴士十分簡陋，巴士公司購買退役軍車作為巴士載客。這些前身為軍車的巴士，恍如現今的貨車，以帆布蓬為車頂，車尾設一小木梯及一條粗麻繩作拉手上落，乘客用小木梯上落車時，還須手執麻繩，以策安全。

過了一段日子，才從英國買些舊巴士返港，這才有正式巴士服務。該年代的巴士路線沒有 11 號，理由是廣東人稱行路為坐十一號車。該年代我在李氏健身學院練健身，坐得最多的是 3 號（大學堂線），李氏健身學院在般咸道，3 號在附近有站上落。

如今巴士車輛多，各間公司爭生意，司機都彬彬有禮停正站頭，乘客亦學曉「排隊文化」自覺排隊上車。但是，昔日坐巴士，不單只乘客爭先恐後上車，更不知是公司規定，還是司機蓄意，巴士停站例不停正站頭，而是過站後十碼八碼，候車市民須發足追前才可以爭上車，若為婦孺老人，可就苦不堪言。

當年我正練舉重，孔武有力，在此情形下，立刻快步趨前，一手搭着車門旁邊扶手，擺下橋手，無人能移動半分，同行親友便紛紛上車。

昔日九龍巴士有閘門，設有俗稱「拉閘」的司閘員。拉閘多數是同一門派國術中人，這門派子弟喜用飛腳阻止乘客上車。據云若為滿座，仍有乘客要上車的話，拉閘便一腳把該乘客撐落車。我曾聽過這門派的拉閘在同門師兄弟面前誇耀自己起飛腳的威水事跡，但我本人卻未有經歷過。

坐的士簽單月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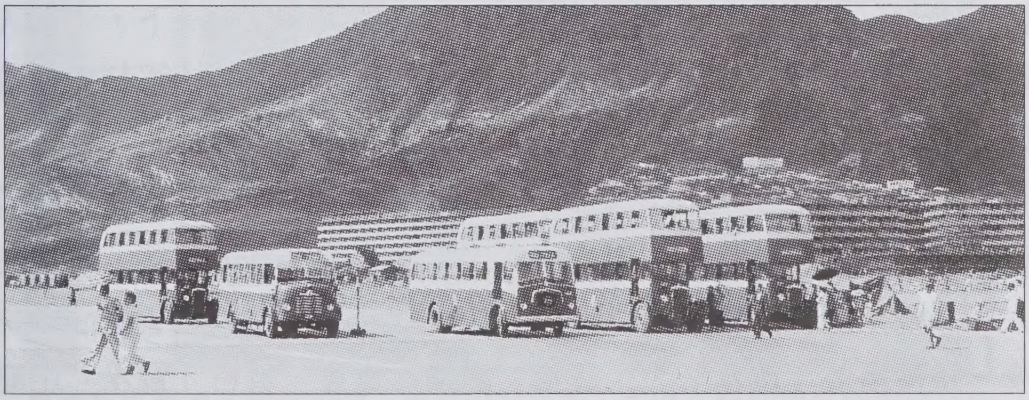
幾十年來，本港公民教育取得一定成績，光看巴士司機服務態度就大有改善。不單只鮮見飛站，而且有些司機雖關上車門，但從車旁倒後鏡看見有乘客趕跑來搭車時，也會重開車門，讓乘客可以搭上這班車。而乘客方面，亦見能自覺地排隊上車及讓座與老人婦孺，由此可見一斑。

有人認為，巴士服務質素提高與近年來公共交通行業競爭大有關，此為見仁見智之言。

昔日，港九兩地巴士服務各只有一家巴士公司；現在，港島區更由兩間巴士公司營運。至於其他公共交通，還有公共小巴、專線小巴、屋邨巴士及電車、的士、地鐵及火車等等公共交通工具。市民在乘搭公共交通方面，有了更多供選擇，也就形成行業之間競爭日趨激烈。

戰後和平返港，我喜坐巴士、電車。後來在華仁書院讀中學，自己買輛單車，踩單車返學放學，自由自在，無須司機接送那麼拘束。及至投身社會工作，縱有幾輛私家車，也很少自己開車，反而經常坐的士，我可以說是全港每日幫襯的士最多之一人。

講開的士，昔日大行的士老闆姓余，為大家族，其經營特色之一為發售的士票，也可以簽單月結。



■早年的巴士。圖為新蒲崗巴士總站。

口唅玉蟬寓重生

戰前，本港舊樓居民在住家去世，須搭竹棚將棺木抬落樓舉殯。讀者譚大衛先生曾寄上 1936 年譚府搭竹棚舉殯之照片給我，以證當年民間習俗。

本地華洋聚居，早年紅白二事以華人風俗習慣為主，開喪舉殯多採俗稱「中式」之佛、道形式，不似如今之亦有天主教、基督教之「西式」。

中國人習俗以男性為主，殯喪亦然。當壽緣將盡，彌留仍未斷氣之時，便盡快搬出大廳，於大廳中行（音杭）兩張轎櫈，上放牀板，讓彌留者躺於牀板上斷氣，但在斷氣前，必須「掟口」。

「掟口」為我國民間歷代相傳的習俗，又稱「口唅」，將一物件放入垂危者口中，此「掟口」之物件多數是玉蟬。現今買古玉，若買着的玉蟬沒有孔，便是「掟口」的唅蟬，有孔才是飾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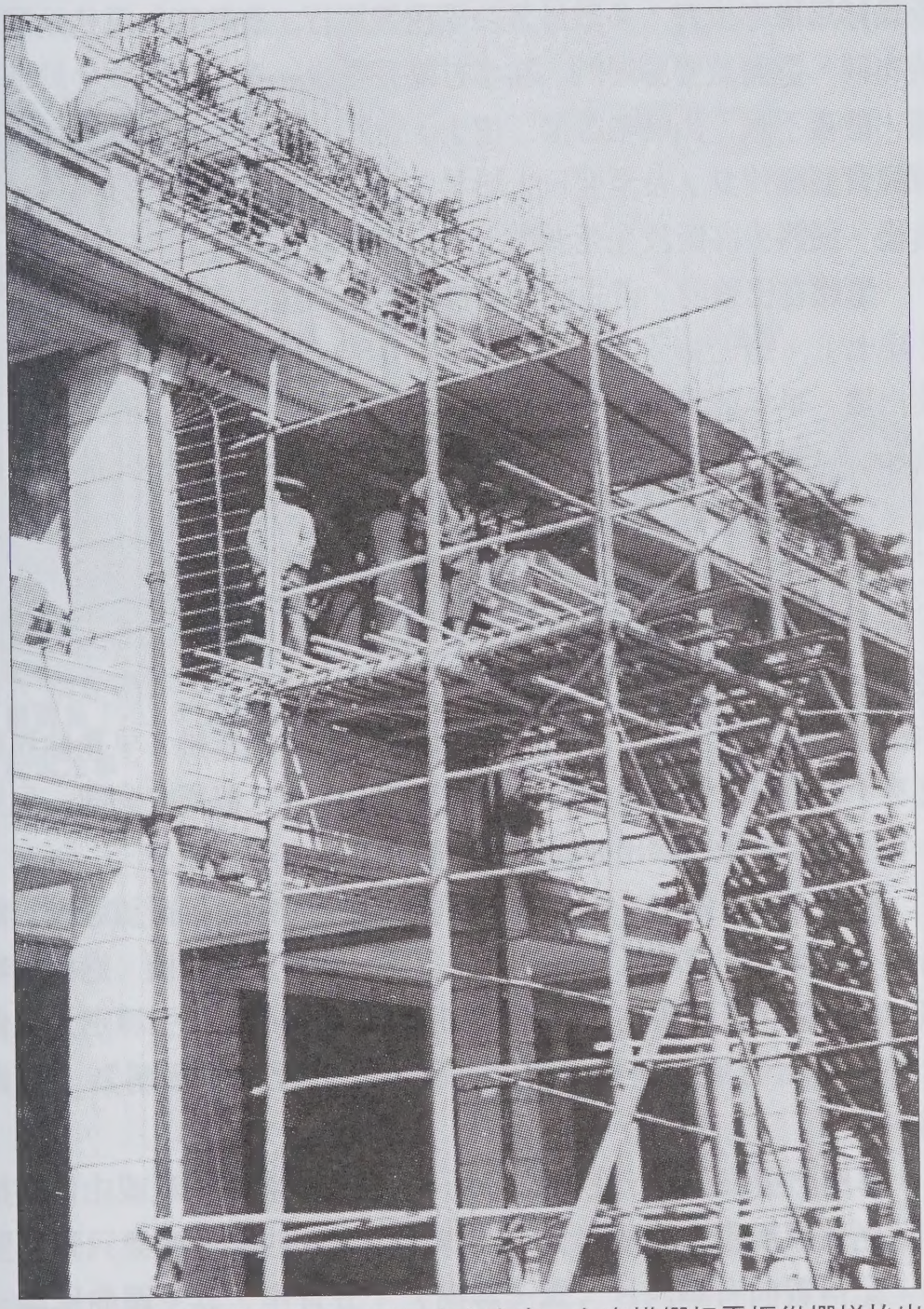
蟬產卵於泥土中，每十七年便孵化。這在中國人來講，乃有「重生」之義；喪家將玉蟬掟口，乃寓逝者可以重生，再世為人。講開蟬產卵每十七年便孵化，最近有電訊報道美國西岸有些地方發生蟬鳴噪音，原來是早期中國人移民，有人攜蟬同往，蟬兒散入野外，雖當局曾予捕殺，蟬鳴一度絕響 ，但所遺下的卵囊，日久天長歷經多年仍能孵生所至。

話說回古時習俗，彌留者斷氣前以玉蟬「掟口」，後來改用金幣。查實，姑勿論用甚麼「掟口」也最不仁道。試想一下，一個人垂危正在嚥氣時，掟硬物在口內，勢必令其呼吸更難，那種痛苦難以想像。

除了「掟口」，死後入殮時，雙手須握有物品，意為勿令死者空手「上路」，古時多數用玉豬，現今則改用鈔票、溪錢，以便先人在「路」上有使用，也可打點一切。此外，還須替死者洗面、抹身，這便需要「買水」。「買水」由嫡孫負責，昔日「買水」由喃嘸先生帶領死者的嫡孫捧着木盆前往山溪，燒紙錢為買溪水費用，才汲水回來替死者洗面、抹身，此舉乃稱「買水」，後來則用井水

或往街喉取水。其後，紙錢亦稱溪錢。

昔日，有詛咒人絕後，便謂「冇人買水」。



■樓外搭棚並非維修屋宇，而是家有喪事，主家搭棚把靈柩從棚梯抬出戶外舉殯。

喊口婆言出押韻

孝子「買水」回來替死者洗面抹身後，便替死者更衣（換壽衣）、換鞋。香港有別於內地，本港不再以清官服樣式為壽衣，甚至長衫馬褂亦少有，多數是黑絲綢唐裝短打，壽鞋則為黑色納底唐裝布鞋，遺體須雙腳向門。諸事打點妥當後，孝子或跪或坐於遺體側，徹夜不眠，由喃嘸師傅（道士）念經，若因疲倦打睏，亦只能背靠背假睡片刻。及至翌日大清早，由長子生火煲飯，分與各人進食後，便將少許飯放在死者嘴上，意寓食飽「上路」。

遺體在出殯前，苦主便開始打齋，由和尚主持，從「頭七」至「尾七」，這七個「七」，合共四十九天。舊例為做完「頭七」後才出殯。早年民間習俗，入殮須擇吉日吉時，但當時沒有冷氣，入殮前若是夏天，便須在安放遺體之牀板下以木桶放置大量冰塊降溫，以防遺體發生變化。

做「七」時，習俗上喪家會請來一個「喊口婆」代替遺屬「喊」（哭）。這「喊」頗有藝術，未亡人呼之為「夫主」，喊口婆喊話押韻，聲調淒涼，諸如：「夫主呀！有你在生有飯煮咯，冇你在生捱番薯呀泥！」「夫主呀！你死落黃泉無牽掛，早登仙界莫流連！」舊日之遺孀（未亡人）沒有受過教育，但死丈夫則一生只一次，何以會隨口嗡出亦成文，確屬怪事。

舊時，打齋做完「頭七」，便可以出殯。每次打齋須過橋，此為放在花園或門口的紙紮橋。橋分金橋、銀橋及奈何橋。過橋由喃嘸師傅帶引，打齋鶴為前導，意寓度你升仙。今常言引導別人去做一些不應做的事，諸如：嫖賭飲蕩吹（四淫），便稱為「打齋鶴」。

舊例出殯須遊街，在樂隊帶領下，靈柩以靈車運載或由仵作抬着，送殯家屬親友尾隨而行。樂隊分中樂、西樂。西樂只彈奏聖詩，記得戰前有齣西片《風流寡婦》十分賣座，其主題曲風靡一時，有一次出殯，死者為男士，樂隊不奏聖詩而奏《風流寡婦》主題曲，撞正大板，喪家立刻將這支樂隊趕走。至於中樂，則以嗩吶

為主，嗩吶聲調高亢響徹雲霄。昔日送殯弔唁，除送花圈、祭帳、輓聯外，亦有送一隊樂隊哀悼的。

■圖為1962年前身為美利兵房的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鬧鬼，港府請來和尚做法事。

風水先生拉線開穴

昔日跑馬地有家石碑店，除了刻製石碑外，亦經營靈車租賃，靈車為馬拉車。但多數是為由仵作抬棺材出殯，十幾人抬着棺材緩步而行，不單只步伐一致，若路程遙遠時須懂得換膊。

講開抬棺材，廣東人有句歇後語：「抬棺材甩褲」，意寓失禮死人。另與棺木有關之歇後語：「火燒棺材木」，意為大歎（炭），此歇後語來自另一歇後語：「火燒旗桿」，意為長歎（炭），但這些歇後語在 60 年代後已鮮有人再講。

話說回出殯時，孝子披麻載孝，不似現在之着黑西裝、黑色衫褲便行；舊日孝子須穿着白服、披麻載孝。昔日載孝並非如今之只將白布綁在額頭上，而是戴上籐織纏有白帶的孝冠，此外，還須手持狀似雞毛掃，但卻黐滿白紙條的「趕狗棒」；孝孫之額帶則有一點紅色；女、媳則戴黑頭花，綁白麻腰帶。族系較疏、遠房親戚則只綁白腰帶。出殯行街，必須行經死者生前自己舖頭或打工的地方，在該處擺路祭，亦有行經至親、朋友門前擺路祭的。

靈柩來到永別亭，出殯隊伍行程告一段落，除了親屬繼續送上山外，其他人不會送上山，就此拜別。

中國人十分重視卜葬風水，生前請有風水先生揀好一個穴位，用作將來百年歸老入土為安之所。但上山後，落葬與立碑座向十分重要。風水先生首重「拉線」，事前開穴，由風水先生劃定一個「十」字線位，再由各房鑑定，各房亦可帶同風水先生前來幫眼，必須各房同意才可落葬，落葬後便不能再移動。現今，本港是公眾墳場，無風水可言，石碑平排；穴位密麻麻亦不再講座向。

舊日，亦有準備卜葬鄉間的。出殯後未必在當天便將棺木運返故里，於是便寄在沙宣道東華三院義莊，直至找到風水福地後，才運返鄉間下葬。

1958 年我做東華三院總理時，仍然有人說，每日天黑時，看守義莊的人必在門口大聲叫：「好番嚟喇，閂門喇！」。若是日忘記叫「返」，三更半夜，敲門之聲不絕。

香港體壇三頭馬車

2004 年雅典奧運，本港派出 32 名男女選手，參加 10 個賽項，陣容鼎盛，其中滑浪風帆、乒乓球及羽毛球，均有機會取得獎牌。

本港第一次參加奧運為 1952 年赫爾辛基世運（奧運）。

早年，由南華體育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及原名為域多利遊樂會，一般人稱為域多利游泳會（VRC），這三個體育會為發起會員，成立香港業餘體育協會。

南華體育會如今仍屹立加山，為本港歷史悠久、會員眾多的體育大會。中青會過去有過一段輝煌日子，南華會稱為「足球少林寺」；中青會則稱為「游泳少林寺」。中青會在必列啫士街會址內，有自己的室內泳池，人才輩出，但近年來較為沉寂。至於域多利游泳會，中區未填海時，其會址在現今大會堂側的前市政局大樓地址，當年域多利游泳會將海水圍住，建成一個露天游泳池。

1951 年，為了參加 52 年赫爾辛基世運，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改組為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首任正會長是滙豐銀行大班摩士。當年的滙豐銀行大班地位僅次於港督，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三位副會長是郭贊、沈瑞慶、奧雲曉士。郭贊是兩局議員，沈瑞慶為當年體壇響噹噹的人物，他是西南中學學生。戰前，西南中學是著名中文中學，體育項目最出色，校址在巴丙頓道街口。沈瑞慶喜愛籃球，與石振達、振志昆仲同是該年代籃球名將。沈瑞慶畢業後從商有成，熱心搞體育，曾有段時間是南華會重臣。至於奧雲曉士，年深月久，委實想不起是何許人！若有讀者知曉，希能不吝賜教。

正主席史堅拿，副主席馬文輝。史堅拿同時為當年足球總會主席，馬文輝為先施公司東主，馬文輝的生平事跡，蕪文已有談過，從略。或許有讀者會問，沙利士先生擔任甚麼職務？當年，沙利士先生是祕書長。

奧委會厚待香港

1951 年，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成立後，原意想派遣足球隊參加 52 年赫爾辛基世運（奧運），但由於有些球員曾代表中國出席 48 年倫敦世運，結果只派游泳代表隊出席，開啟本港參加奧運的歷史。

當年，由沙利士先生任領隊，率領四名游泳選手（兩男兩女、兩中兩西）踏上征途。這四名游泳選手，男子為有「太平山飛魚」之稱，棣屬幸運游泳會的張乾文及域多利游泳會之西洋泳手蒙帝路。女子為域多利游泳會外籍泳手施依架及中青會郭錦娥。

張乾文、蒙帝路及施依架游捷泳（自由式），郭錦娥游胸泳（蛙式）。郭錦娥系出體育世家，為任職九龍伊館體壇名宿郭木開先生千金，郭錦娥退休後曾有段時間做修女。張乾文為華仁學生，退休後在加航任職空中少爺。

香港之所以能夠參加奧運，乃一異數。

本來，奧運以國家單位參加，香港只是一個地區，當年是英國殖民地，回歸後是中國特別行政區。但一直以來，國際奧委會對香港作特殊處理，容許作為一個單位參加奧運。觀之鄰埠澳門，卻未獲如此優待，澳門只能參亞運及東亞運動會。事實上，澳門也在個別項目上也有較高水平，50 年代便已參加世界乒乓球大賽，當年「牛皮糖」王錫添及西洋名將「炮子球」陸那烏在年乒壇亦負盛名。

1952 年赫爾辛基奧運，本港足球隊組不成軍，未能參加此體壇盛事。及至 1960 年羅馬奧運，香港球員最後一次代表中國參位加奧運。

往事如煙，從「球王」李惠堂到南華「四條煙」，香港譽稱「亞洲足球王國」，所向披靡。然而，近年來本港足球水平一落千丈，最近竟然連尼泊爾也敵不過。球市亦日益凋零，加路連山道無復見人頭湧湧，汽車改道的熱鬧景象，縱有外隊來港表演，也得邀請外援助陣才能吸引球迷入場捧場。

絲苗米每石 55 元

現今，經常有人講「通脹」及「通縮」。一般而言，通脹乃泛指物價上升，通縮乃泛指物價下降。由於多年來本港處於通縮環境，社會經濟不景、百業蕭條，因此，很多人認為通脹總好過通縮。然而，無論通脹也好，通縮也好，也影響民生。眾生所望，但求物價平穩，吃口安樂茶飯。

談及本港物價，從戰後和平開始直至 1963 年均處於平穩水平。然而，好景不常，70 年代通脹開始急促上升。最明顯的是報紙，60 年代初，大多數是每份零售一毫，但現今漲價至每份零售六元，升幅達 60 倍。

衣食住行，生活所求。所謂民以食為天，現在，我們從「食」的角度來看今昔物價狀況。眾所周知，廣東人以稻米為主糧。餸菜副食可以少吃一些，但是，飯必須吃飽。因此，港府厲行穩定米價政策，米糧入口商必須領牌，經營米業必須符合港府規定。港府並規定，必須有倉存六個月的米糧，以防萬一。在這規例下，當年本港米價一直保持平穩，上等的「絲苗」「油尖」，長時期維持在每石 55 元水平。

中國度量衡，1 石為 100 斤，1 斤為 16 兩。昔日 1 石米為一個大「藍線包」，家中貯存有一個大「藍線包」，足夠吃一段日子。

談及「藍線包」，不能不佩服西營盤、三角碼頭苦力的能耐。他們托起一個「藍線包」，並非像現今舉重運動員那般踮低（深蹲）將槓鈴舉起了事，而是將「藍線包」放在一邊肩膊上，從米船上踏着跳板托上岸。窄長的木跳板，平時行於其上也會上下彈跳，一個不小心便會跌落海，更何況負重！但苦力托着「藍線包」行跳板如履平地，其腰力、腳力之佳，非平常人可比。

碼頭苦力托一個「藍線包」，態度從容，有些更打疊托兩個上岸，此等氣力工夫，無怪乎他們食量驚人。

鷹嘜煉奶牛油多士

碼頭苦力靠氣力謀生，不單只飯量驚人，而且必須吃幾大碗硬飯，硬飯入肚，可以耐飽、充飢。昔日煲飯，富裕人家以「香」「軟」為佳。但今常見有譏笑靠女性供養的人為「食軟飯」，這不能相提並論。

社會發展，歐風東移，本港開始流行食麵包，大米的主糧地位亦漸遭削弱。當時大牌檔早餐，中式為白粥、油炸鬼（油條），西式為滾水蛋、多士。那年代對膽固醇認識不多，沒有現今這麼避忌，滾水蛋是打爛一隻生雞蛋放在杯中，沖入滾水再加沙糖，然後攪勻，成為半生熟蛋汁。

現今多士以油占醬居多，將枕頭包（麵包）切片烤為多士塗上牛油、果占（果醬）。但戰後和平至 1960 年，果占仍未流行，多士在塗上牛油後再加上當時流行的鷹嘜煉奶或壽星公煉奶，甜甜的，十分可口。

戰後和平至 1963 年，麵粉價格平穩，每斤售價 1 元，打成麵餅每斤亦只售 1 元 5 毫。至於麵包，每磅售價亦只 5 毫。當年最出名、最高級的西餅店為告羅士打餅店，其出品每件售價由 4 毫至 5 毫，而一般餅店售價為每件兩毫半至兩毫七。

此文執筆，時值爭秋奪暑之際，中秋月餅廣告紛陳。現今月餅五花八門，有黃蓮蓉、白蓮蓉、單黃、雙黃甚至三黃，每盒四個售價動輒 200 元左右。但當年月餅每盒也是四個，售價約為 8 元，每個亦只 2 元左右。

廣東人喜食海鮮，常言：「要食海上鮮，莫吝腰間錢」，現今在酒樓食一條稍佳的魚，非百元以上不可。

但在 60 年代，一般人視鮭魚為貴魚，每斤售價為 2 元 5 毫，有時供應少才賣 3 元，至於石斑，每斤售價亦為 2 元 5 毫。反而鯉魚最搶手，每斤為 3 元以上。那年代，食肆流行之菜譜為薑葱焗鯉魚。現今未知是否酒樓嫌功夫麻煩，少有供應這款用瓦罉上枱的地道粵菜，老饕口福大減。

緬懷白灼響螺盞

大暑過後，正是黃油蟹季節，報章上的黃油蟹廣告琳瑯滿目。早年，少有懂得品嘗此極品者，但自從當年我向食家及專欄作家介紹後，黃油蟹頓成老饕們的天之驕子。有關品嘗黃油蟹逸事，較早時蕪文已有談及，此處從略。講開蝦蟹，戰後和平至 1963 年售價十分廉宜。1963 年游水蝦每斤售價約為 3 元；肉蟹則為 2 元 5 毫一斤。記得當時頗負盛名的添發潮州酒家，凍蟹（熟）每隻只售 5 元，觀之現今眾潮州酒家出售的凍蟹，普遍售價每隻動輒 400 元左右，通脹驚人。至於現今居於天價的鮑魚，當時亦只為每斤 40 元至 50 元之間，但不會超過 50 元。

另外，我喜愛吃的響螺盞當年為飲宴熱葷。我家族經常在大同酒家請客飲宴，寫菜時必有白灼響螺盞。當時，姐夫曾言 5 元一件響螺盞相當貴，每碟 14 件，菜價不菲。每圍枱12 人，何以奉客 14 件？此乃在高級食府飲宴最忌「刮碟底」，若剛為 12 件奉客，悉數吃光，視作失禮。因此，無論是響螺盞或鮑片，必多備一兩件。話說回當時姐夫言及 5 元一件響螺盞相當貴，我說道：「現時唔食，將來冇得食」，此不幸言中。70 年代，有位朋友發財後，渴望能一嘗響螺盞美味，價錢不論，但吃遍全港也沒有一家滿意，便坐船往澳門覓求，也難償所願。現今，不單上好響螺難求，上好刀法亦漸失傳，能將一隻響螺肉片成厚薄均勻螺盞的師傅，已屬鳳毛麟角，因而時下新派酒樓菜譜已沒有響螺盞奉客。

響螺盞為貴價食品，牛肉則為普羅市民食用。60 年代牛肉每斤毋須 4 元，當時生活沒有現今那麼豐裕，一般家庭買 6両牛肉回來便足夠全家人食用。昔日，牛肉多數以蔬菜拌炒，諸如菜心炒牛肉、通菜炒牛肉等。當年「三鳥」之一的雞，視為奉客或時節上菜。若非有貴客光臨或祈福、拜神、還神，一般家庭難得劏雞。當時雞價只為每斤 4 元至 5 元，不會超過 6 元。記得該年代天空小說方榮講古，在《濟公傳》《七俠五義》中常講「大剁雞、牛白腩」，將其視為佳肴。

檸檬貴過金山橙

現時稍有颱風襲港，或吹襲珠三角地區，本港蔬菜售價必然大漲，十元八元一斤司空見慣。但戰後和平至 1963 年期間，蔬菜菜價低至三幾毫子一斤，當時最貴的是紹菜，每斤三毫半。但奇怪的是，西洋菜售價卻貴過紹菜，每斤為 5 毫至 6 毫，是否菜名有「西洋」二字，與外國有關，不得而知。但總括來講，當年縱然打風，菜價升幅亦不會如現今那麼厲害。

我曾經講過，早年市民對膽固醇認識不多，因而，食油方面仍以花生油為主，不像現今之採用其他低膽固醇食油，那時的花生油每斤售價只為 1 元 8 毫。

水果市場，土洋並重，蘇學士（東坡）為此而甘作嶺南人的荔枝，每斤毋須 2 元。這較之今年（2004 年）雖言荔枝大造豐收，糯米滋每斤仍售 20 元以上，現今之 1 斤價錢，當時可買 10 斤！入口水果以磅計價，金山橙每磅 1 元 3 毫，但令人詫異的是，進口檸檬竟然貴至每磅 5 元，百思不得其解。

中國人喜品茗，歎茶視為生活情趣之一。因而，我國茶葉生產，無論內銷外銷，也是一項重大收入。

本港茶葉價格在 60 年代前仍持平，但進入 60 年代後，漲價驚人。以普洱為例，同級之普洱，1952 年每斤只售 6 元，但到了 1963 年則漲價至每斤 12 元。不過，其中亦有特殊例子：水仙則長時間維持在每斤 8 元的水平上。

總括來講，葉茶市場漲價趨勢在 60 年代已明顯呈現。當時，陸羽茶室仍在永吉街，茶價每位 6 毫加價至 8 毫。有一日，經常在陸羽歎茶之已故《華僑日報》何建章總編輯大發雷霆，指責陸羽茶價既然加兩毫，縱不用泉水沖茶，也要用井水，但卻用水喉水，於理不合。當時我在一旁也有點難為情。自此後，何老總不再光顧陸羽，我亦耐心等待陸羽老闆解釋，多年來仍沒有下文。而今事過情遷只好作罷，不再追問。歐風東移，市民除了飲茶外，也逐漸有了飲汽水的愛好，尤以年輕人及兒童對汽水趨之若鶩。

《冧酒與可樂》

戰後和平，本港市面上的汽水體積容量較時下一般普通樽裝為大。那年代，屈臣氏汽水最負盛譽；橙汁及沙示最受歡迎。

記得 1948 年年初，學校帶我們往參觀屈臣氏汽水廠，參觀完生產過程後，汽水廠免費招待飲汽水，任飲唔嬲。當年一枝屈臣氏汽水分量等於現今兩枝可樂，我一口氣飲了四枝橙汁。我只飲橙汁，不飲沙示，皆因沙示汽多，有時候啖汽溢沖上鼻，十分難受。但亦有不少人愛飲沙示，喜其有少許藥味，說道飲完溢番啖汽出來，「噱」的一聲，整個人十分舒暢。

除了屈臣氏汽水外，另有一家安樂汽水，其標誌是一頭獅子，安樂汽水廠址在皇后大道東侯王廟附近。

及至 50 年，市面才有寶利汽水發售。

現今大行其道的可口可樂，當初來港開拓市場，也是由屈臣氏代為入樽。

可口可樂最注重宣傳攻勢，產品仍未在本港出現，已見廣告海報宣傳，及播放廣告歌。當時可口可樂以流行曲《冧酒與可樂》做廣告歌。《冧酒與可樂》本來是二次大戰後的一首歐西流行曲，由安琪兒三姐妹合唱團主唱。

談及《冧酒與可樂》這首歐西流行曲，想起年輕時一宗趣事。1951 年 1 月我坐郵輪往美國讀書，沒有家人陪同前往，船上冇王管。坐遠航郵輪，途中百無聊賴，便與同學唐貴光前往船上酒吧消磨時間。當酒保問我飲甚麼時，我從未飲過酒，一時之間不知何是好，幸好人急智生，點那《冧酒與可樂》。酒保聽後，知道我不懂飲酒，笑了起來。年輕時歡樂日子，如今仍然歷歷在目，猶如發生在昨天。

60 年後，美國汽水除了可口可樂外，七喜亦相繼登陸本港飲品市場。至今，不單只有可口可樂、七喜，還有百事可樂、雪碧、玉泉忌廉、梳打水、各種日式及內地不含酒精軟飲充斥飲品市場，蔚為大觀。

「揚子」常客鄧爵士

早年，本港沒有髮型屋，只有廣東人所講的飛髮舖；較為文雅的則稱為理髮店。

50 年代的理髮店，多數是揚州師傅，手藝分級。以電髮為例，最貴為 10 元，一般為 5 元至 6 元。男士剪髮洗頭為 2 元 5 毫。當年風氣崇尚整齊，不像現今視披頭散髮為時髦，因此，理髮全套包括「剪洗吹」。剪髮後自已吹頭吹唔掂，理髮店免費吹頭，但要打賞吹頭仔。現今的理髮店，以跑馬地「揚子」字號最老。「揚子」本是地舖，後來搬上樓上。

先母為「揚子」常客，店中經常聚合一班相熟「髮友」，一邊洗頭恤髮，一邊有傾有講，交換聽回來的諸新聞，有如「吹風會」。先母長壽，享年九十六，晚年時很多「揚子髮友」不在，無人傾講，便返回羅便臣道幫襯。

講開「揚子」，有兩位頗為特殊的客人。一位是已故鄧肇堅爵士，鄧爵士每次往「揚子」理髮，入門後必先巡視一周，看看有沒有熟人，若有熟人必先替他付帳，因為二叔最忌別人替他「埋單」。另位是本地大闊佬，理髮年結計數，年終結帳，此公今仍健在，姑隱其名。

五六十年代，本港私家車大增，當年油站加油以加侖計，一般汽油每加侖售價 2 元 7 毫 5 仙，特級汽油則為 3 元。現今，政府採用十進制，棄加侖而採用公升，單位雖仍是「1」，但昔日之 1 加侖，四倍於現在的 1 公升。現今 1 公升的汽油稅，也超過了 3 元。

戰後和平至 60 年代，往戲院看電影仍屬市民主要娛樂節目之一。當時電影票價較之現今大牌檔一杯奶茶還要廉宜，頭輪西片超等票價 3 元 5 毫，前座 1 元 5 毫。二輪西片樓上票價 2 元 4 毫，前座 7 毫。頭輪西片戲院為：皇后、娛樂、普慶，而二輪西片戲院則有：東方、國泰。此外，國語片票價為樓上 3 元 5 毫，後座 1 元 7 毫，前座 7 毫。粵語片票價樓上為 1 元 7 毫。

觀之現今頭輪西片，除了長者及周二場有優惠外，票價在四、五十元以上，不能同日而語。

■早年除了少數比較高級的理髮店外，更多的是簡陋的理髮攤子。圖為50年代的理髮攤子。

使銅銀夾大聲

近年來，纖體、整容之風大盛，港深兩地各具擅場。本港女士們之熱門話題不離纖體，纖體廣告無處不在，公共巴士電視上不停播出。至於整容，在深圳更掀起狂潮，不單只有專門整容醫院替愛美人士服務，其服務項目不單只五官，更包括全身各部分。未知是否對整容文化的觀念不同，深圳更舉行整容小姐選舉，選出整容後之美女，標榜整容手術高明。

記得三十年前，本港有一位自稱是整容醫生的人，名叫王帝人。「王帝人」是否真名字，不得而知，他在銅鑼灣開了一間樓面面積頗大之醫務所。此醫務所在軒尼詩道與波斯富街交界處的舊紐約戲院（今銅鑼灣廣場第一期）彎角二樓，明目張膽把一大堆整容照片懸掛在外牆上。

王帝人來自台灣，太太在台灣曾參加「毛衣小姐」選舉，多多少少也算是有點銜頭，王帝人以其太太之美貌作「生招牌」，標榜自己的整容手術。王帝人在鬧市大張旗鼓搞整容，經過一段日子後，有人向港府投訴，指他無牌行醫。

在本港，唯有註冊西醫才能稱作醫生，中醫亦只能稱醫師。最近有脊椎專科醫務人員，亦只能稱作脊醫，不能稱作醫生。

至於進行整容手術，這項專科服務，本港存在已久，但必須是註冊西醫。一如其他註冊西醫一樣，不能搞廣告宣傳。王帝人當正自己擺正牌，如此明目張膽在鬧市宣傳整容，沒有人干涉。縱是真正醫生也不能賣廣告，只不過當時有關方面「隻眼開隻眼閉」而已。港府接獲投訴後，不得不提出檢控，警方曾一度拘留王帝人。

當年我正負責兩間報館，但這個王帝人膽大包天，竟打電話到報館找社長，在電話中恐嚇我，警告不要刊登有關他被檢控的消息。這新聞全港報章也刊登，只不過我不知他有沒有致電恐嚇其他報館。但作為新聞工作者，若受恐嚇便不刊出有關新聞，倒不如不辦報。未幾，這位「使銅銀夾大聲」之無牌醫生，亦告銷聲匿跡，無影無蹤。

吳沃堅「出出入入」

今晨搭的士，司機說看了蕪文「三狼事件」，覺得有些地方「未夠喉」。我曾講過，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大部分資料也全憑記憶，年深月久，遺漏難所在免。

早年，本港不論發生甚麼案件都是大件事，不似現今之當天若無人死才是新聞。上世紀 50 年代發生過一宗哄動全港之「出出入入」案件。

當年本港西醫不多，與律師一樣同為專業人士，受公眾尊敬。有位吳沃堅醫生，為普通科醫生兼診治婦科。一日，一名做女傭的鄉下女子譚順因肚痛，在朋友陪同下往吳沃堅醫務所求診。譚順單獨在診室接受檢查，友人在外等候。譚順躺在醫生牀上接受檢查時，感覺到有物體進入陰戶，譚順本為處女，受創痛楚大叫，友人聞聲衝入診室察看，看見吳沃堅正在抽褲。於是便報警控告吳沃堅強姦。審訊時，譚順作證，供詞中言及有物體在私處出出入入。各報章報道時，如實刊出供詞，一時之間，「出出入入」成為當時口頭禪。

1968 年，在一宗申請離婚案件中，一婦人指結婚後丈夫未有履行夫妻關係，要求離婚。審訊時，雙方傳召專家出庭作供。全港報館將庭上供詞如實刊出，但警方選擇檢控兩家左報、一家右報及一家西報觸犯淫穢條例。此因 1967 年騷動時左派提出「三視」（仇視、鄙視、蔑視），此案發生於「67 騷動」平靖不久，港府便以此案「投石問路」。審訊時，兩家左報亦有派律師出庭，最後，官判這四家報館俱罰款，兩家左報亦依判繳交罰款。由此，港府便得知左派在騷動時提出的「三視」亦已自動撤銷。此所謂「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柄」。

另宗為 1956 年左右之「喫仔七鑊案」。喫仔之父在跑馬地頗有勢力，一夕，喫仔與友人往灣仔一家小舞廳跳舞，帶舞小姐紅梅出街後，挾持往養和醫院對面山光道與電車總站交界之山光飯店（酒店）開房，一夜之間強姦七次。各報同樣畢錄庭上供詞刊出，

亦未遭檢控，由此可見，有時候法律乃看執法者看待事情的角度。至於此案供詞中稱強姦七次為「七鏟」，頓成為當年口頭禪。市井中以「鏟」代表「次數」亦沿用至今。

立秋過後秋獵忙

日前與友人午膳，談及「立秋」這個節氣，有感現今都市人對我國民間節氣，最熟識為端午、中秋及重陽而已。朋友笑謂可能這三個節氣為公眾假期吧！至於常言「冬大過年」的「冬至」，若非家中有長者，亦少有年輕人知道有「做冬」這一回事。

「立秋」表示從這一天開始，秋天便已來臨。《周書・時訓篇》云：「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白露降，後五日寒蜩鳴。」古代有迎秋禮俗，周朝時，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往京城西郊迎秋。有人說「立秋」也是收成季節，宋人范成大有詩云：「折枝楸葉起園瓜，赤豆如珠嚥井花；洗濯煩襟酬節物，安排笑口問生涯。」

舊日「立秋」後坊間餘慶，莫過於「秋獵——打蟀」。

早年，港澳流行打蟀。現今，在本港打蟀卻屬犯法。查實，視打蟀為犯法，當年頗多爭議。本港「愛護動物協會」舊稱「防止虐畜會」。由始至今，該會英文名稱不變，卻更換中文名稱，用意囊括所有生物。早年，港府不禁打蟀，當防止虐畜會提出禁止打蟀時，有識之士指出蟋蟀是昆虫，不屬該會管轄的「防止虐畜」範圍。可能是基於此非議，該會便更換中文名稱。

兒時玩蟋蟀，多數光顧街邊檔小販，間中亦有蛇佬兼賣蟀。當年一隻蟀賣一個幾毫，對小孩來講，已是高消費，但為了心頭好，省吃零食亦在所不計。

街邊檔賣的蟀，多數是「二口哥」。輸過的蟋蟀俗稱「二口哥」，雖然響翼，但再打時，與對方一踫面便走頭。今常見有人寫「走投」，實際上應是「走頭」，此來自秋獵的術語，其意為調頭便走。不過，若是「二口哥」對「二口哥」，仍可「埋牙」。

夏天後，蟋蟀開始落山，本港蟀主多數派人往內地買蟀、揀蟀，其中以清遠蟀最佳。蟀販以蟀筒裝蟀，一大綑一大綑地等待買家上門。蟀販最歡迎是整綑買下優劣全收的大客，最怕的則是遇上打開蟀筒逐隻揀的孤寒財主。

蛇頭蟀子虛烏有

說出來也許有人不相信，初落山的蟋蟀有毛。初時，嫩蟀養在蟀筒裏，飼料為番薯與豆角，過了一段日子，才由蟀筒轉落蟀盆（一般為闊口、矮身綠豆青瓦盆），改餵飯粒，待體型達要求標準「夠身」時，才開始「教蟀」。

每隻蟀須用釐戥秤重，最標準為六分左右，過輕或過重難找對手。蟀主在自己的蟀群中，先以重秤之蟀對打，最後揀選長勝者出獵。

打蟀並非用蟀盆，而是在一個薄木製成的木斗內進行。雙方各自將蟋蟀帶上軟籐織成的「枕」上，然後輕輕放落木斗，再以「蟀鬚」引帶兩蟀「埋牙」。「蟀鬚」為一枝幼竹桿，縛有蘇鼠鬚的小帚。平時，「蟀鬚」須沾有蟋蟀氣味，才能具有引帶作用。

廣東人稱蟋蟀為百日蟲，這由於蟋蟀的壽命僅三個月。但有些北方人士卻說，北方的蟋蟀可以養過年。我未有在北方住過，不得而知。

在香港來講，最先上陣拚個你死我活的是新界藍地蟀。這由於每年香港天氣較內地早熱，天氣愈早熱，蟋蟀便愈早成長。經過一段時間，打到最後便是清遠蟀登場。

蟋蟀之中，最差的是連灘貨，常聞人言甚麼「蛇頭蟀」「棺材蟀」，這只不過是哄孩子、講故事而已。

有人說，揀蟀從長相及色澤着手。我認為，既然打蟀，便應該從「打」方面着眼。兩蟀相拚，以牙為武器，也就是說，揀蟀應以牙大、頸粗、身厚的為上品。牙大則能咬住對方；頸粗則對牙有支持力；身厚則重心低，對方難以揪撻。此外，相搏時立起有力，可以從上咬下。一般來講，咬勝於撻，但亦不能一概而論。兩蟀相拚，十分刺激，咬住對手，撻落木桶，發出卜卜聲響。

我們平時不少日常用語，也來自打蟀，除「走頭」及「埋牙」外，本指兩蟀相拚跳起咬住對方的「飛擒大咬」亦成為了日常用語。

「帶草」首推旗下人

平時養蟀用綠豆青瓦盆，出獵則用「行盆」，「行盆」為薄木製造，十分輕巧，縱有幾十隻蟀一齊出獵，只消將「行盆」疊起來，用包袱包着，攜帶方便，不似瓦盆累贅。

打蟀，除俗稱「草證」之公證人外，還須聘請「帶草」。「帶草」負責將兩隻相拚的蟋蟀以「蟀鬚」帶引蹤頭「埋牙」。

50年代，本港有位旗下人為公認的最佳「帶草」。旗下人便是滿洲人。清兵入關後，八旗人享有特權，畢生食「糧」，毋須工作謀生。平日無所事事，便打雀、鬥雞、打蟀、聚賭、飲酒、玩鼻煙壺、狎妓，過着風花雪月的日子，耍樂玩意，勝人一籌。後來「反正」，辛亥革命成功，成立民國，旗下人不能再享有特權，再無「糧」食。由於平時閒散慣，亦無謀生本事，只好幫閒為生，在秋獵場「帶草」便為其中之一。

雖說打蟀須兩蟀重量均等，但雙方真正對陣時，很少有用釐戥「過磅」，只用眼看。用眼睛觀察衡量一隻蟋蟀的重量十分考師傅（講究功夫）。但打慣蟀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這隻蟀有幾多分重。我曾多次提出，出獵時每蟀應該先秤重，同級才打。但很多人堅持用眼睇，不肯「過磅」，其實是想佔便宜「秤先啲」，自己的蟀較對手重多少才願意落斗打，若對方不願吃虧，便打不成。所以在「睇對」時，蟀主有心想打，便須「扳對」。

話說回當雙方「睇啱對」，便捧蟀入房，準備撕殺。

眾所周知，打蟀賭錢，兩蟀落枕後，放在斗內才講數，議訂賭注，日常用語「講數」亦由此而來。打蟀賭注以「餅」計，由於年深月久，依稀只記得一隻金豬等於200餅，但每百餅等於多少錢已記不清楚。

打蟀房中間放有一張雲石面酸枝圓枱，木斗放在枱上，雙方分別以軟籐織的枕，盛着落場相拚的蟀，放落斗中，準備「埋牙」。此時，雙方「帶草」相對站在圓枱邊，「草證」站在另一邊，蟀主則站在一旁。由於旁觀者甚眾，房細人多，一層層人攀着膊頭圍

觀，有如一朵未開的花，聚蓋在圓柏上空。當打完後，眾人一哄而起，有如花朵綻開，蔚為奇觀。

■50年代常見人力車伕穿着「千里馬」車轆膠底涼鞋在西環街頭拉客。

威勝堂所向披靡

當年我養蟀，僱用三個人專責料理，以擅戰、無敵見稱。每次出獵，一般人只備三、兩隻，我則攜帶 40 多隻勁蟀赴會，聲勢浩大。各秋獵大軍，多會自號一個堂口名稱，我取名「威勝堂」，當年足球名將郭英祺（肥仔祺）亦屬我麾下。「威勝堂」出獵，多數也聞風喪膽，不敢對陣。一旦配對成功，便紛紛搭注買我方打贏。有一次成局，搭注多到寫「餅」（注碼）時要用一卷廁紙來寫。可是，對方沒有這麼多錢應戰，臨時「兜蟀」不打。

打蟀蟀例規定，由雙方「帶草」帶引兩蟀碰頭「埋牙」，如被撻暈、失聲啞翼後，「帶草」便將它弄醒，再碰頭「埋牙」，若連續三次「走頭」便判輸。

話說回打蟀，須有「草證」（公證人），此人必須是各路英雄一致尊敬的人。當年本港最權威的「草證」是人稱「九江皇帝」的大拳頭梁先生。戰時，廣東有不少大天二，皆稱作「皇帝」，例如李朗溪，便稱為「市橋皇帝」。這位「九江皇帝」是否戰時的大天二，言人人殊，但梁先生一扳高大，體格魁梧，拳頭特別大，武功了得，由他做「草證」大多數人都信服；他的公子是嶺南同學。

澳門每年均有秋獵，簡坤在中央酒店舉行秋獵時，也禮聘梁先生赴澳任「草證」，足見其在蟀獵圈地位崇高。我曾往澳門秋獵，贏取亞軍，捧金牌及一面繡有「飛擒大咬」四字大標旗而回。這仗，我之所以未能攀桂，與澳門賽例有關。澳門賽例為從開獵至收獵，哪一位打得「餅」數最多便是冠軍。當時我打至全部賽程最後第二場，我已勝出，但最後一場兩個對陣者並非真打，而是知道我打的「餅」數後，便多做「餅」數，勝方乃成為冠軍。

養蟀用作錢，所以有人取笑養蟀服侍此小蟲猶勝親爹，每日看食量，不多不少，若是打傷須由專家護理，餵食草藥。蟋蟀相拚，只為爭蟀雌，此為動物天性。所以，出賽前夕必須「落雌」，給予雌蟀相伴。出賽時以「行盆」載蟀，若為三幾盆用包袱包住棒往秋獵場，小心翼翼有如捧神主牌，唯恐驚嚇這小財神。我常笑言「嚟

時定（鼎音）定（讀回原音），走時幌（讀若呔去聲）幌」，輸了便將木斗幌來幌去。

■1958年本書作者（右）往澳門秋獵，贏得亞軍，捧得金牌並獲贈一面繡有「飛擒大咬」四字的錦旗。圖為作者與吳偉榮先生攝於頒獎禮現場。

師爺擦鞋計言重光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英國艦隊「搶收」香港後，港英殖民地政府將每年 8 月 30 日列作「香港重光紀念日」。所謂「重光」，只是當年一些唐人師爺「擦鞋」之作，其意為日佔時期的香港歲月黑暗，至英國人回來乃得重見光明而已。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講，日佔也好，港英殖民地政府也好，都是異族統治。

日佔時代，日軍採恐怖手法對付港人，入城後立刻逐家逐戶搜查，作為佔領軍搜查民間有無私藏軍火，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日軍拍門時，若開門稍遲或開門後不對日軍鞠躬，便遭巴掌力摑。本來，日本人習慣鞠躬為禮，今利用此一禮儀製造港人見到「皇軍」便驚怕心理。

除此之外，日軍入城後，物資缺乏，糧食不足需輪米。當年現今之大會堂地皮仍未填海，市民在中區海旁輪米，中國人多不守秩序，輪米打尖時被日軍捉住，便一刀一個砍頭後，隨即將屍首踢落海。日軍並派出憲兵在通衢大道上原屬交警之「波士位」站崗，行人過路，若只顧交談或一時疏忽忘記向站崗的日軍鞠躬，便罰以雙手托舉一盆水，若倒瀉，重則殺頭，輕則以柔術狂撻一番。在那些日子中，「灌水」「吊飛機」這些常見刑罰，令港人度日如陷於噩夢中。

至日本投降，英軍「搶收」香港，重行較文明統治，曾飽受日軍蹂躪的港人在無可選擇下，只好樂意接受殖民地政府統治，所以才有唐人師爺稱之為「重光」。

七年前香港回歸。回歸前，本港有些「黃皮白心」華裔人士驚恐特區政府把港英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街名、校名、紀念碑、銅像及其他歷史文物改名或拆毀，便先行搶天呼地，大放厥言「肯定」特區對「前朝」事物一件不留，實行「以進為退」，保住主子面子。我之所以把回歸前「黃皮白心」華裔者之動態揭示出來，目的是要提起戰後和平，英軍炸毀「忠靈塔」事件。

島國民族心胸狹窄

早年，香港唐人闊佬，亦未准住半山區，遑論山頂，最高也只住上普慶坊。今若問年輕人普慶坊位置，十之八九也不知，大不了顧名思義，可能指為在九龍普慶戲院附近（一笑）。查實，普慶坊背靠太平山，面對維港，為現今卜公球場所在。新聞界老朋友甘豐穗兄著作甚多，其中《普慶坊風情》描述當年闊佬聚居盛況。書中述及某年夏天雨季，一日突然山泥傾瀉，一塊巨石破屋壓頂，造成傷亡事故。查該遭天災浩劫之舍，正是周竣年爵紳豪宅。其後，半山區開放給唐人卜居，諸如堅道、般咸道、羅便臣道及干德道，最高則住上梅道。至於得住山頂的唐人，僅何東爵士。唐人得居半山區，由上而下，於羅便臣道口與花園道交界，可俯瞰大兵頭府（港督府），猶如唐人居所騎住港督府，遂令有些人如芒在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訂下計劃，把港督府遷往灣仔金馬倫山。

當年建築材料沒有現今那麼先進、豐富，僅能以大麻石搥成大小尺碼不同基石石塊，如未重建前之滙豐銀行。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當一切準備就緒，卻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軍入城，楊慕琦成了階下囚，港督府遷建之事作罷。日軍總督磯谷廉介因利乘便，將這批建材建成「忠靈塔」。有人指「忠靈塔」乃悼念攻港日軍亡魂。其實不然，日軍攻港，僅遇輕微抵抗，傷亡不大，倒是南進戰線戰情激烈。「忠靈塔」實為日本軍部招南進侵略星馬泰、印（尼）、菲及傷亡慘重之緬甸戰線陣亡軍魂。

1947 年，港英殖民地政府視此篤眼篤鼻的「忠靈塔」為奇恥大辱，深惡痛絕之餘將其炸毀。炸塔時，盛傳塔下埋有寶藏為鎮塔之寶，據說此寶物是一把東洋刀。因而，不少蠢人於毀塔後往廢墟尋寶。若真有此刀，亦早被炸塔英軍取去，哪會留待旁人執拾？正如廣東人口頭禪：「好嘢唔留隔夜盞。」

英國人是島國民族，心胸狹窄，認為在其管治下有此日本人遺留下來的「忠靈塔」是奇恥大辱。但更可恥者乃一些「黃皮白心」的人，該等人士擔心 97 回歸後，特區政府會將舊日街名改換，將

紀念碑、文物拆走，便先發制人，惶惶不可終日之餘，發出哀鳴。料不到特區政府寬宏大量，回歸後仍容許港英遺物存在。

■1941 年 12 月 28 號日本侵略軍進入香港街道時的情景。

英皇密令「搶收」香港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英國艦隊「搶收」香港。有些人指摘當年國民政府蔣介石沒有及時接收香港，令香港平白經歷一段悠長殖民地政府管治日子。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乃拜兩顆原子彈先後投炸廣島、長崎之功。當第一顆原子彈投炸時，日皇仍堅拒投降，但當第二顆投下後，面對史無前例的重大傷亡，不得不屈膝無條件投降。查實，美國準備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之前，早已知會英國，英國在東南亞的艦隊已結集在菲律賓蘇碧灣，準備以第一時間前來「搶收」香港。與此同時，英國亦已在倫敦成立一個政策小組，準備日本投降時，由軍政府接管香港。

但由於戰局急轉直下，倫敦的官員還未動身東來，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在此之前，英國已發出「英皇密令」，由仍為囚禁在赤柱集中營的港府輔政司詹遜籌組臨時政府。這「英皇密令」經過多番轉接，才在 8 月 11 日送抵重慶的「英國軍隊輔助小組」，再由這小組傳給澳門的英國地下組織，然後才送抵香港，再傳遞給囚在赤柱集中營的詹遜。因而，當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後，詹遜立刻從赤柱集中營及深水埗戰俘營召回被囚之港府官員，重返市區，建立臨時政府。由於當時夏慤海軍少將的艦隊仍未開到，詹遜臨時政府沒有武裝力量，只能仍依靠日軍維持社會秩序。

正當日本宣佈投降，詹遜臨時政府已告出現，結集在蘇碧灣的英國艦隊亦火速前來「搶收」香港時，內地仍進行湘桂大決戰。當時南寧、桂林的國軍仍在撤退，但忽然宣布日本投降，一時之間，國軍根本上沒有可用的交通立刻載送軍隊南下接收香港。雖然，抗戰時期，內地有原先是陳納德的飛虎隊，後來改編為美國 14 航空隊，但卻不派予運載國軍來港接收，國軍只能由西江坐船再步行來港。如此一再延誤，便被英國人佔了先機，「搶收」成功。日本投降時香港的「失落」，不應將責任完全推卸在國民政府蔣介石身上。

「驗糞」屈辱中國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英國海軍少將夏慤第一時間率領艦隊，搶在國軍前面「搶收」香港，成立軍政府管治，造成既成事實。

戰前，香港人口達180萬，戰後和平只剩下60萬。這主要是打仗時，日軍徵用所有交通工具運輸軍需品，難以抽調車輛船隻運送糧食來港，因而實施「歸鄉」政策，鼓勵港人返回鄉下以減輕城市糧食壓力。凡自願回鄉的市民，便發給「回鄉證」，持證返回淪陷區不會受到留難。

此外，由於當時葡萄牙是中立國，葡屬澳門與香港一水之隔，日本佔領軍便發出一種「渡航證」，予以市民來往港澳。但是，為杜絕市民經常往返港澳，凡是申請「渡航證」時，無論男女須同在一個房間裏十個八個排成一迾（音辣） 脫掉褲子，光着屁股翹得高高的，由工作人員用儀器隨便在肛門處刮一下，說是抽取糞便樣本化驗是否帶菌。查實，此舉純屬是對中國人的侮辱，根本上從未有任何標本拿去做化驗；何況不作消毒地刮來刮去，絕不衞生，只會造成病菌傳播。

除「驗糞」外，街頭注射站打針也是當年市民視為畏途的另一件事。戰時，衞生條件差，時疫流行，不少人死於霍亂。該年代醫療未有吊鹽水，患上霍亂便會嗝嘔缺水而死。因此，日軍厲行全港市民必須注射防疫針，注射後發予「針紙」以茲證明。市民出街必須帶備「針紙」，猶如現在之出街須攜帶身分證。

日治時期，港九街頭均設有注射站及檢查「針紙」的崗哨，若無「針紙」或忘記攜帶，便立刻捉住拮一針。當時用的是大針筒，針嘴粗如原子筆芯；一枝針嘴沒有消毒，接連替人注射，不像現今的每枝注射針管只用一次便棄掉。由於當年的疫苗沒有現今這麼先進，打針後，手臂注射處腫起如雞蛋，痛楚難抵，甚至發燒。因此，市民出街，遠遠看見注射站便繞道而行。

夏慤威風、慕琦冇棋

戰後和平，本港人口較戰前只剩下約三分一。該年代，社會經濟千瘡百孔，物資缺乏，搵食困難，市民靠配給為生。初時，每人每日仍可獲配給六両米，其後米糧不繼，便配給日本蘿蔔，市民用米混拌做蘿蔔糕充飢。

夏慤海軍少將率艦隊「搶收」香港後，成立軍政府，撥款 10 萬元港幣，救濟全港 60 萬市民。在今天來講，10 萬元之數「濕濕碎」，袋着10 萬元入場賭馬，比比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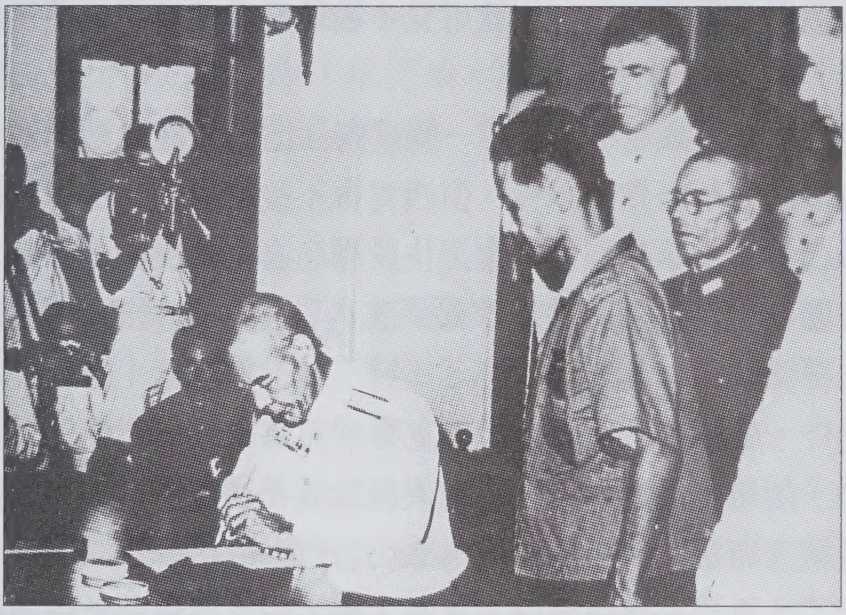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囚於日本為戰俘的港督楊慕琦獲釋返回英國療養，康復後返港繼續其任期。當時，坊間曾嘲笑楊慕琦之所以為日虜，乃因改錯中文名，楊慕琦之諧音為「楊冇棋」，此所謂「將軍——冇棋」，誠屬大忌。

楊慕琦受辱，夏慤則八面威風，廣東人之所謂「扯直雉雞尾」（按：此為粵劇上演《六國封相》時，六國元帥出場，手持帥盔上之雉雞尾扯直，以示其威風凜凜）。今之中區海旁大道港英政府乃取名為夏慤道以誌其功，但卻不覺得曾有街道以「楊慕琦」命名。

夏慤「搶收」香港後，相隔一段時間，國軍才抵達香港進駐九龍塘別墅區。當年盟國——中英美蘇合稱「四強」，法國則未入流。中國人自稱「四強人」，中、英為盟國，國軍與英軍為盟軍，因而入駐九龍塘的國軍擁有槍械軍備。記得有一個晚上，國軍與英軍軍人在天星碼頭發生衝突。當年之天星碼頭仍為木碼頭，圓圓大木柱十分古樸，整座碼頭漆作綠色。發生衝突時，雙方軍人持衝鋒槍掃射，出人意表竟然沒有傷亡。

戰後和平，上環蘇杭街地攤販賣軍方剩餘物資及爆倉貨。經常看見有些「校」級國軍軍官，孭着帆布袋購物。當年來講，只要打通關係，弄個軍銜不難，「球王」李惠堂便是少將。本港有位報人也弄了個軍銜回來，有些同業在金城酒家設宴接風。這位仁兄腰掛着一條「炮仔」（短槍），坐在太師椅上有如坐山虎。當時《華僑日報》何建章總編輯赴宴，此仁兄見何老總前來，立刻大剌剌地

道：「何老建，你點樣？」由於香港淪陷時《華僑日報》仍然出版，這仁兄語中帶刺，何老總聞言恨之入骨，為此事至死不忘，曾對我講過不下百次。



■日本投降儀式於 1945 年 9 月 13 日下午四時在總督府舉行。圖為日本華南艦隊指揮官藤田類太郎中將在簽署降書。

■夏慤海軍少將接受日軍投降。

入水能游羨煞旁人

本港位處海隅，香港島四面環海，九龍為半島。昔日，人民思想較保守，多認為「欺山莫欺水」。因為當年懂得游水的人不多，往往便以「入水能游，出水能跳（舞）」為時髦，並以此形容對方是一個追得上時代的人。由此可見，在一般人心目中，懂得游水認真威水。

當年本港游泳池不多，第一個室內泳池是九龍尖沙嘴西青會泳池。雖然同為基督教青年會，但西青會不接待唐人，這有別於中青會。中青會（中華基督青年會）位於港島必列啫士街，鄰近卜公球場（普慶坊）的會所，在地牢設有室內泳池，這個泳池只有 20 公尺，未符標準。

此外，中區海旁，現今大會堂旁，前為市政局所在地，昔日未填海時，由域多利游樂會（本地人稱為域多利游泳會）在該處圍着海水建露天海水池，這個泳池為 25 公尺標準池。

除了泳池外，另有泳棚、泳屋。著名的鐘聲慈善社就在西環海邊蓋有泳棚（竹棚），而南華體育會的泳棚則在北角七姊妹。西環及北角交通較方便，普羅大眾多喜往「鐘聲」及「南華」游水。

至於往海灘游水，港島方面有深水灣、淺水灣、中灣、南灣、赤柱海灘及石澳海灘。其中以深水灣及淺水灣較為大眾化。中灣與南灣建有泳屋，這些泳屋每年公開標投，市民投得後全年專用。

今時今日，每有假期，市民聯群結隊前往海灘游水，司空見慣。但當年本港擁有私家車的人不多，公共交通也沒有現在這麼方便，前往海灘游水有若郊遊，市民便少往海灘游水。

張愛玲的小說卻描述在淺水灣酒店看見附近車來車往。當年全港僅有三千多輛私家車，何會車來車往？我想，這描述可能只是張女士的幻想而已。

徐亨勇救陳策將軍

由於家兄基澤喜愛游水及划（音扒）獨木舟，所以每年都在南灣投得一間泳屋。他在華仁書院讀高班時已領有車牌（駕駛執照）。住在干德道，綽號「高佬七」的好朋友常來找家兄開車一齊往游水。而我等小童往海灘游水有如郊遊，浩浩蕩蕩十分大陣仗。兒時往海灘，多是曬太陽、玩泥沙。海灘有一種小白蟹，小如蟛蜞，鑽在沙灘深處，我們挖牠出來，帶返家中不識飼養，簡直是收買蟹命。

每往南區海灘游完水，經常不經由黃泥涌峽道出市區再返半山羅便臣道，而是取道香港仔，往薄扶林牛奶公司牛房買雪糕，先母認為牛奶公司牛房的雪糕最新鮮。若在九龍海灘游水，多數前往新界十七咪及十八咪半。日本侵華，廣州淪陷，嶺南遷港，中學校舍設在十八咪半，因此當年在十八咪半游水最多的是嶺南學生。至於嶺南大學則借用香港大學校舍上課。和平後，廣州嶺南大學學生可以直接轉校入讀香港大學，嶺大港大兩校可以交換學生。

戰後和平，上海投資者李裁法在在北角開設的麗池夜總會有一露天泳池，這個室內泳池不知誰人設計，為 33 碼池，令人莫名其妙。但由於當年麗池夜總會是高尚社交場所，不少公開游泳比賽在此舉行。其後，幸運游泳會亦以此為基地，本港舉行水球賽事場地非麗池莫屬。

記憶中，當年在麗池大演身手的水球名將有王華生，「長人」徐亨，「太平山飛魚」張乾文及黃金華、黃金富、黃桂枝、張仲堯、張威林。說及「長人」徐亨，其實只身高 6 呎 2 吋，但在當年來講，已經算高。香港戰事發生後，徐亨跟隨陳策將軍乘坐魚雷艇突圍，該艇不幸被日軍擊沉，徐亨扶着失去一足的陳策將軍游至安全地帶，後來，徐亨亦獲委任為中國海軍驅逐艦艦長。

麗池的泳池亦是早年「香港小姐」產生的場地。

其後，北角七姊妹填海，南華會泳棚拆卸，直至該會在加路連山之大樓落成，才再設有室內泳池。

麾下泳手贏盡錦標

50 年代，港府開發荔枝角，除荔園遊樂場外，東方體育會及海天游泳會在荔枝角海灘也建有泳棚，前往習泳、嬉水的市民大增。

本港第一個政府泳池是維園泳池，是一個 50 公尺標準池。其後，沙利士先生出任市政局主席，大量建泳池，獲亞奧理事會嘉獎，稱讚以人口比例計，本港游泳設施最多。

以前，深水灣及淺水灣的帳幕租用、飲食攤檔經營每年都公開競投，不知甚麼時候開始，政府獨攬大權，甚麼也自己管、自己做。正如「居者有其屋」，當年我提出這計劃時，特別強調要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由買了「居屋」的業主自行管理。但有官員認為普通人不夠水準，要由政府統一管理。查實，這念頭最為愚蠢。

一個市民辛勞工作，慳儉積蓄才可以買一層樓，是他一生人中最大的投資。既然是自己住的地方，必須搞好，由自己管理自然做到盡善盡美；政府官員高高在上，實行遙控，其又怎能勝過住在「居屋」的人自己管理。

何況政府轄下這麼多「居屋」，如果都由政府管理，僱用職員眾多，一旦發生集體工業行動便難以處理。

正如近年的救生員罷工事件，如果早將各個泳池、海灘的管理、拯溺救生業務每年由商人投標承辦，縱然發生工業行動，也只會是個別泳場，不會影響全港。

談及游泳池，以前的泳池既可跳水也可以游泳，這可見於現在的維園公眾泳池。這種泳池淺水地方是 3 呎 6 吋，深水地方則達 12 呎，其之所以為 12 呎深，乃方便跳水。此外，這種泳池池底作「V」形設計，除方便跳水外，另一原因為方便清潔聚於池中污垢，特別是人體「老泥」，以便由「沙漏」隔住污垢「老泥」。60 年，我教過一班勵進會泳手，為咗方便集訓，各泳手住宿在北角糖水道我家族的工廠宿舍裏，每日早上六時各泳手吃過早餐後，我便帶領往維園「練水」，每天都看見池底積聚着一大堆「老

泥」。

話說回這班經我教導的勵進會泳手，經過一個暑假集訓後，贏盡全港公開泳賽各項冠軍。後來我不再執教，仍有幾名學員繼續在泳賽中奪標。

■維園泳池是本港第一個政府游泳池。

孩子習泳保安全

現今的泳池設計，跳水與游泳分開。游池深度 5 呎便行。事實上，只須 3 呎 6 吋水深便可打跟斗「轉塘」。1951 年暑假，我在美國底特律參觀全國泳賽，賽事也是在 5 呎深的公眾泳池舉行。一個 5 呎深的 50 公呎標準泳池不單只節約成本，而且安全。當發生遇溺事故意外，任何一個成人也可以救起身邊的遇溺者，毋須等待救生員前來救援。

至於暖水泳池，我一直不贊成這設備。當年中華遊樂會建造暖水泳池，我表示反對。但有「游泳佬」批評我不懂得他們的需求。記得四十年前，開一次暖水泳池之「煲水」電費已高達 6,000 元。美國的中學也有暖水泳池，但不是「煲水」。由於這些泳池是室內池，並非露天池。冬天時，泳池範圍內開放暖氣，溫度達華氏 80 度，池水內入空氣中的熱量，水面兩、三呎深溫度為華氏 72 度，最適宜進行體育運動。當「上水」時，由於室內溫度仍高於池水溫度，便不會着涼感冒。

香港島四面環海，九龍半島海岸線長，市民很大機會接觸海洋、海灘。我經常提醒家長們，必須教曉子女游泳，如果自己不懂游或教，可在暑假讓孩子參加習泳班，這並非要求孩子成為出色游手，最低限度可培養孩子在水中游泳支持一段長時間。子女到了十四、五歲，課餘便會與同學們一起外出遊玩，除打球外，結伴往海灘嬉戲亦多。除非是懂得游泳或是參加過拯溺班，不然的話，少年人在水中嬉戲，樂極忘形，一旦遇溺發生意外，就噬臍莫及了。

1948 年，我就讀羅便臣道華仁時，每年每班也可要求放一天假旅行。這一年我們決定往淺水灣旅行，有幾個同學租艇划（音扒）往中灣，回程將抵岸時，曉游水的同學離艇游返岸，留下一個不太懂游水姓何的同學獨自划艇返岸。各人上岸後，直至吃飯時才醒起何同學未上岸，連忙跑出海灘看看，只見何同學站在離岸海中，頭部浸在水中腳垂地，已溺斃。到底他是在離艇游返岸途中遇溺，還是被海水沖近岸？不得而知。當年來講，溺死人是大件事，

翌日全港報紙均以大篇幅報道。

日前與幾個舊同學午膳，談起此事，雖事隔幾十年，仍感神傷。

■圖為 1960 年向公眾開放的維多利亞泳池。

打蟋蟀屬正常活動

「立秋」翌日，蕪文一連四天談及秋獵——打蟋蟀。事有湊巧，隔了兩三日，警方搜查一間蟋會，拘捕百餘人，其中有人被控以聚賭罪名。

在此，我希望不會因為寫了這些打蟋文章，影響蟋友。此外，根據警方發言人講：打蟋不犯法，但聚賭犯法。我曾經講過，以前「防止虐畜會」認為打蟋屬於虐畜，於是改中文名為「愛護動物協會」，連昆蟲也囊括在其管轄範疇內。

然而，現在全國也視打蟋蟀為正當活動，香港是中國特區，以我國習俗而言，在本港打蟋不再犯法，我們不能再以英國人眼光看此事。從而，並可以引伸到食狗肉也不算犯法。殖民地時代，英國人視食狗肉犯法，這正如全球很多國家有些不吃牛肉，有些不吃豬肉。香港回歸後，不能因英國人不食狗肉，仍規限在香港不准食狗肉。問題只在於屠宰方式是否虐畜，如果依足政府屠房劏牛劏豬方式劏狗，則何罪之有。常云：仗義每多屠狗輩。漢高祖與他的連襟樊噲（音快）也愛食狗肉。

話說回打蟋，警方搜查蟋會後，有傳媒急不及待訪問學者講打蟋。

時下有這麼一種流弊，視學者有如「萬能博士」，甚麼也找他們侃侃其談一番，卻忘記了治學之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我國自明代以來，已有關於蟋蟀著作。

1995 年 7 月，有位《城市論壇》觀眾送給我一冊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中國歷代蟋蟀譜大全式讀物，王世襄先生纂輯的《蟋蟀譜集成》。難得的是這位「有心人」觀眾送給我這巨著時，我已被「轟」不再主持《城市論壇》，他仍不辭舟車勞頓，親自攜王老先生巨著前來我寫字樓饋贈。當年我已不再玩蟋蟀，只好恭藏王老先生巨著於書櫃，今談及蟋蟀，聞鼙鼓思良將，重閱此《蟋蟀譜集成》，倒也有點睹書思人。

兩大「帶草」各具擅場

前文談及纂輯《蟋蟀譜集成》的王世襄老先生，可稱是中國第一玩家。他不只對蟋蟀有詳盡認識，也對養獵鷹、養雀、古玩有認識。不單如此，王老先生對烹飪一道甚有研究，可稱上是我國第一食家。令人敬重的是，他不但懂享受，更將他的心得宣諸文字。

現今視為瑰寶的明（朝）式傢具得以流傳，發揚光大，若非當年王老先生撰文論述有關心得，相信這古代藝術已隨「文革」浩劫湮沒。現今，一件明（朝）式傢具，售價動輒一百幾十萬元。最近，葉承耀醫生展出其收藏之明（朝）式傢具，市值之高，令人驚訝！

這次警方搜查蟀會後，傳媒訪問學者，被訪者若所知不詳，應先行搜集資料。作為傳媒來講，也並非有文必錄，而應不恥下問業內人士，才不致於誤導讀者，謬之千里。

最明顯的是有某學者說道：打蟀是由公證人（草證）用草（蟀鬚帚）把兩隻蟀撩惡；互相撕殺。

懂得打蟀的人，或是看過打蟀的人，也知道「草證」是不會直接或間接用物品接觸蟋蟀的。每個蟀主也有自己的「帶草」。清末民初，闊佬們有私家「帶草」，及至 50 年代，豪氣不再，才沒私家「帶草」。取而代之是職業「帶草」，蟀主用慣某一個「帶草」時，每有蟀獵也僱用此人。

我打蟋蟀的年代，有兩個「帶草」最負盛名，一個是我曾提過的旗下佬，另一個為綽號「豆皮九」。何解會有「豆皮」外號？事緣早年天花流行，幸存患者雖撿回一命，但臉上已滿佈豆狀小疤，俗稱「豆皮」，無論男女均呼作「豆皮佬」或「豆皮婆」。「豆皮九」可能排行第九，因而人稱「豆皮九」。

旗下佬與豆皮九兩人作風不同。旗下佬滋油淡定，有人說他曾吹鴉片，一派鴉片煙佬之慢條斯理舉止。歷史遺留，旗下人玩慣嘆慣，吹吹鴉片亦不足為奇。至於豆皮九，則魁梧健碩，「帶草」時攔頭有力。

蟀友「搭餅」征澳門

當年我打蟀，喜用旗下佬「帶草」。有一年，我有一隻「大黃麻」，稱得上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大黃麻」不是以咬克敵，而是以搏（音團）制勝，攬住對手後將對手撻死。這一次對手為元朗某鄉紳的惡蟀，我的「帶草」是旗下佬，他則用豆皮九。兩大高手相遇，這仗可真精采刺激，只見兩蟀「埋牙」，豆皮九用「草」一獵，此蟀立刻一跳，躍撲過來咬了我那蟀蟀頸一啖，豆皮九得勢不饒，欲再帶咬第二啖，旗下佬已將「大黃麻」帶側避其鋒而攬住對方，狠力一撻，將對方撻至動彈不得一搏打死。就這麼交手兩招，「大黃麻」敲響得勝鼓，我亦兜蟀收錢。

另一次，我帶着四十多頭能征慣戰蟋蟀，跨海往澳門參加秋獵。獵場設於新馬路中央酒店，我駐軍入門口大圓枱，插「威勝堂」標，威風凜凜。我逗留了四日，仍未能成交。可能有人認為我年少，帶着三個夥計往澳門，連自己共四人，每天費用不輕，必然沉不住氣，縱是有人想佔便宜，「扳對」亦會打。眼看別人打得熱火朝天，自己卻戥人高興，十分無奈，終於與一位老人家陳文龍「玩吓」。陳文龍是澳門本地人，每日飲完茶，用包袱包住兩個木「行盤」前來中央酒店。

我那隻「淺黃麻」，色水普通，但咬口厲害，在香港較蟀時飛擒大咬，不少香港蟀友看過較蟀後，知道我攜帶「淺黃麻」跨海出戰，紛紛「搭餅」，若為打得成，便搭注買我贏。

陳文龍的蟀是隻黑蟀，顏色死實發霉沒有光澤，短鬚，左前爪跛。蟋蟀靠鬚為觸角，短鬚有如人之近視，其之所以短鬚，可能是曾在過去戰役中折斷，至於爪跛則可能曾受創。

我們講好後入斗房，我「餅」數之多則要用一卷廁紙寫，但他只肯打二百元。反正未曾落過斗，我便當作較蟀。豈料「埋牙」後，他的黑蟀十分厲害，我的「淺黃麻」被咬落所有肢爪恍如冬瓜，但其鬥志高昂，再度碰頭仍不停響翼，不認輸。

較蟀師傅與蟀同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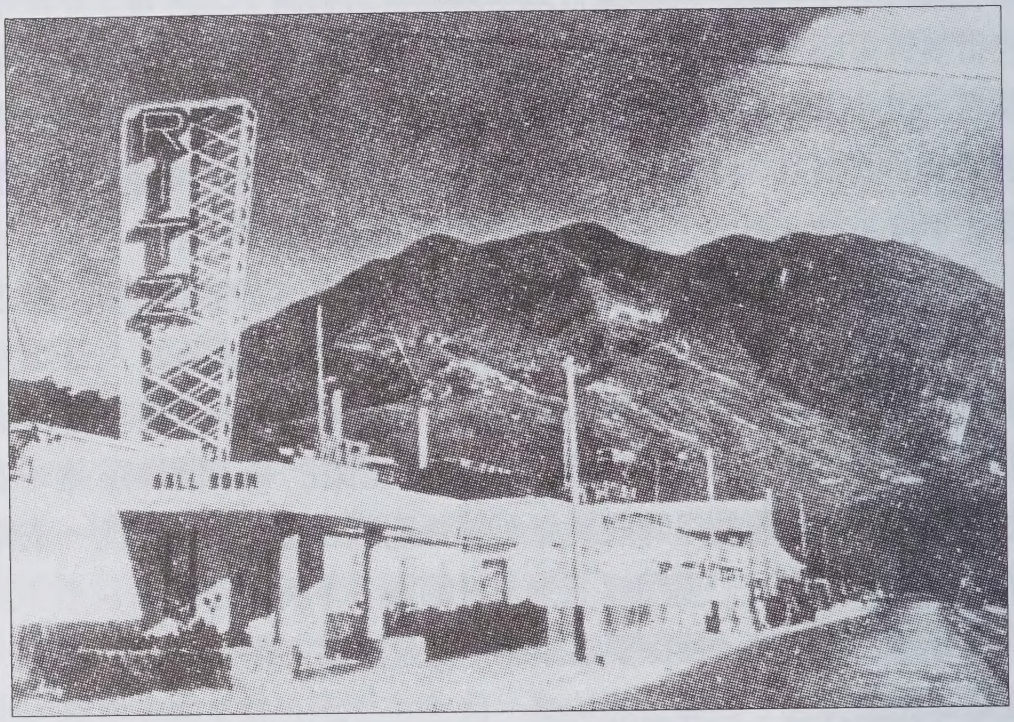
「淺黃麻」雖落掉肢爪有如冬瓜，仍響翼不「走頭」，擺出視死如歸與敵俱亡姿態。陳文龍怕「淺黃麻」咬傷他的黑蟀，便提議八折收數。我亦不忍心再打，無奈旁觀者指我蟀未輸，仍要打落去。此時，「草證」九江皇帝大拳頭開聲對我講：「舜哥，好好地收番隻蟀算喇。」一隻鬥蟀，戰至肢爪全無，肚亦咬穿，正是傷痕纍纍，很多人也會折去這蟀雙翼，順手丟去餵雞。何以要折去雙翼才掉棄？因為這蟀雖無戰斗力，甚至不能爬行，但仍可響翼，晚上響個不停，擾人清夢。

「淺黃麻」曾替我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又何忍將其折翼餵雞！我與 40 年代大金龍酒樓老總吳偉榮——我的養蟀師傅六哥商量後，決定仍養住體無完膚的「淺黃麻」。可是，「淺黃麻」傷勢嚴重，翌日不治而亡，這可真是：獵狗終須山上葬，鬥蟀難免斗中亡。後來，陳文龍的黑蟀成為當年蟀獵冠軍。這裏稍為交代一下何謂「獵蟀」？此乃一隻鬥蟀一生未曾輸過，才稱為「獵蟀」。

有些人經常講，揀蟀要看顏色。這是無稽之談，顏色只代表一隻蟋蟀健康與否，病蟀當然灰暗，但「立立靚」並不代表擅戰（好打）。相蟀是個人的愛惡，千萬不要以為自己識相蟀便賭大錢，廣東人話齋：輸死未天光！

有一年，謝肇鴻兄任澳門逸園狗會董事，他在澳門再搞蟀獵，專誠邀請我參加，由於我久無玩蟀，乃往找大拳頭商量。當時，一眾蟀友在干諾道中一家客棧開有長房養蟀，我告之往澳門打蟀，他打開各蟀盤任我揀。我喜歡蟀能立得起，肢爪企得高，由上咬下有勁，乃揀了其中一隻出戰。而圍內一班看過較蟀之蟀友，則建議我帶另一隻前往，並表示可以打（賭）大些。抵澳門，謝兄獵場搞新意思，在大廳安裝電視，現場直播兩蟀撕殺戰情，旁觀者毋須擠在斗房。我揀的那隻先上陣，小小地先打六百元，旗開得勝。繼而是眾蟀友推薦之蟀上陣，但開出「餅」數太大，卻無人應戰，只好仍打六百，結果一個回合，卻「冇貨賣」（打輸）。

蟋蟀又稱百日蟲，較蟀時可能英明神武，但有病與否，蟋蟀有口難言，因此，一個高超較蟀師傅與蟀同眠，細聽響翼聲，得知其健康狀況。



■二次大戰後本港大名鼎鼎的，位於北角鯽魚涌的麗池夜總會。

假將軍林彥章

二次大戰時，中國遠征軍雄師新一軍全軍美式裝備，轉戰緬甸戰場，建立赫赫戰功，日軍聞風喪膽。據說，當年英軍「搶收」香港後，入駐九龍塘的國軍也是新一軍。其後，我國爆發內戰，港英殖民地政府乘機將境內的東江縱隊送上北方；駐守九龍塘的新一軍亦送往葫蘆島。話說當年孫立人將軍率領的中國遠征軍名震中外，緬甸仁安羌一役，解英印聯軍之困，聯軍才不致全軍覆沒。

當年日軍侵略東南亞各國，宣稱民族解放，幫助印度獨立，遂令在緬甸的英印聯軍無心戀戰，遭日軍困在仁安羌。在這無法突圍，眼看將遭殲滅之生死關頭，幸得中國遠征軍孫立人將軍解圍，才能逃出生天，遂視中國遠征軍如再生父母。

戰後和平，昔日仁安羌戰役中之一名將領——菲士庭將軍，英延派來香港任三軍司令，官邸為現於金鐘的茶藝博物館。何以三軍司令官邸會變作茶藝博物館？乃因羅桂祥先生對宜興紫砂茶壺獨具慧眼。江浙人士喜用宜興紫砂茶壺，羅先生本身亦頗多收藏。某年，羅先生任市政局議員，由市政局代為出版有關宜興紫砂茶壺大作。羅先生趁金鐘前三軍司令官邸空置良機，成功申請用作茶藝博物館。

話說回菲士庭將軍來港任三軍司令後，60 年代初，一名男子林彥章，自稱中國軍隊將軍，此人可能看過中國遠征軍歷史記載，一時福至心靈，往找菲士庭，展示穿着國軍戎裝照片，自稱當年參與仁安羌戰役，由他帶兵解英印聯軍之困。在洋人眼中，每個唐人相貌也差不多，何況當時兵荒馬亂，事隔多年，亦印象模糊。林彥章掌握機會，正如廣東人話齋「認親認戚」。菲士庭與「救命」恩人合照留念。自此，林彥章開設寫字樓，專理「奇難雜症」，凡有人有事相求，他便轉求菲士庭，莫不「水」到渠成，財源廣進。後來，有些人看不過眼，搜集資料起「底」，終於揭發林彥章只不過是國軍一名小卒，並非孫立人將軍麾下戰將，唯是他早已盤滿缽滿矣。

大碌竹與水煙袋

日前與舊同學在中區午膳，他的寫字樓在雲咸街華南大廈（昔日《南華早報》舊地）。早年他住堅道，須坐轎經「長命斜」返家，我問是否還記得當時雲咸街有個轎站？

當年的轎站，轎伕在站頭等客時多喜食水煙打發日子。我國水煙分兩種，一種是勞苦大眾的「大碌竹」，另一種是商場或富裕人家的銀色銅質「水煙袋（廣東話音歹）」。

勞苦大眾的「大碌竹」是一枝長約兩尺左右竹昇，竹昇側旁有小洞，斜插一枝銅筆錔（音塔）筒，用以安放煙絲。竹昇內裝了水，吸食時，將煙絲塞入筆錔筒，用大玉香點着，通過竹昇內的水吸入，這「吸」十分講功夫，若然不懂，會將水吸進肚內。何以不直接用紙將煙絲捲着食「針喼」，而食「大碌竹」？據講透過水吸入，可解煙毒。是耶非耶？言人人殊。除轎伕吸食「大碌竹」外，苦力（咕哩）及人力車伕（車仔佬），閒來沒有生意時也蹲在一旁享受一番。

另一種「水煙袋」雖已式微，但在古玩店中尚可見到。不過，現今古玩店中擺賣的「水煙袋」，十之八九是仿製品，用料多為單料薄銅，呈黃銅色。以前的「水煙袋」用厚銅打造，銀色電鍍夠重量。「水煙袋」呈壺形，底座裝水，前面有一煙斗形不大不小管子，用作安裝煙絲，此煙斗管子連通底座「水壺」，其側有小夾，夾着煙絲，另有一呈半彎形小管連通作吸煙用。安裝煙絲講究功夫，多了點不着，少了很快燒光。「水煙袋」點煙用紙條，紙條以草紙用力捲實而成，俗稱「紙捻（音念；入聲）」。首先將紙捻點着，但沒有火焰，一如拜神之香，只有「火苗」（暗紅的火頭）。需要點煙時，便用口吹一下紙捻，「呼」的一聲，紙捻上的「火苗」立刻着火，隨即用以點煙。食「水煙袋」，點煙、吸煙十分講功夫。然而，最講技巧是食完後，抽高前面那枝狀似煙斗的管，用力一吹，煙燼應聲彈出，不偏不歪，落在跟前痰罐中，此方為「到家」。

當年先父食「水煙袋」，自己貪玩，趁他老人家不覺，偷吸一啖，未懂其中奧妙，吸得滿口煙水，雖連忙擦牙漱口，仍有煙臭。

■北角鯽魚涌麗池夜總會內衣香鬢影。時為 1950 年。

臥看牽牛織女星

「七夕」，廣東人稱為「七姐誕」，外省稱作「乞巧節」，現今之新派人士則稱為「女兒節」。

昔日，拜七姐十分隆重。早於公元六世紀我國已有「七姐誕」的記載，梁朝宗懍在《荊楚歲時記》中寫道：「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彩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石為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為有符應。」

「七姐誕」講的是牛郎織女的故事。傳說天帝有七個女兒，孻女——七姐相貌娟好，擅紡織。七姐與牛郎相戀成親後，夫妻恩愛，竟荒廢紡織。天帝大怒，懲罰二人以天河分隔兩地，只准於每年農曆七日初七這一天相聚。

我國古代天文星宿所指之天河，是現今的銀河。「牛郎」「織女」是兩顆星，為銀河相隔，於每年七月七日最接近。難得的是古代騷人墨客，遙望天際雙星，幻想出此哀艷動人故事，也譜出「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看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的感人詩句詞話。

兒時，每年「七姐誕」，家中都會擺一張大長枱，放滿瓜果飲食，瓜果中較特別的是佛手果，平時少作食用。此外，還擺着女兒家用的脂胭水粉（鵝蛋粉）及從紙紮舖買回來的八卦形「七姐盤」，「七姐盤」上有鞋、衣裳、梳裝鏡，女紅等紙料製品，五光十色。拜七姐屬女兒家事，少女在月下穿針，成功者便一生精乖靈俐；若是適婚年齡，穿針成功便婚期近。當年拜七姐，常聞家中長輩說道，時屆深宵，天上便有「粉」落下來。那年代生活簡單早睡，尤其小孩，晚上九時已入睡，縱在天台等落「粉」，「粉」未落下已睡着了。

如今生活緊張、節奏快，生活在城市的人很少會記得起這個古老的浪漫節日。

目蓮救母盂蘭節

農曆七月，我國民間有兩個節日。一個是七月初七「七姐誕」；另一個是七月十五「中元節」，後改為七月十四「燒衣」稱作「盂蘭節」。

盂蘭節又稱：中元節、鬼節、盂蘭盤會、太平清醮等。

我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百行以孝為先，盂蘭節與孝道相關，佛門弟子目蓮救母，演繹出這民間節日。傳說目蓮母親生前罪孽深重，死後被閻王投入餓鬼道中，報夢目蓮求救。目蓮侍母至孝，乃求助於佛祖，佛祖感其孝，指點目蓮於七月十五日為各地僧侶準備日味五果，倚仗十方僧眾法力，得解脫目蓮母親罪孽，免受地獄之苦。

既然目蓮救母，遵佛祖指點於七月十五打齋，何以時下盂蘭節「燒衣」多於七月十四舉行？傳說宋末年間，中元節前，宋朝老百姓風聞元兵將至，便提前一日舉行祭祀，自此便沿襲下來。

由於各地民風不同，盂蘭節祭祀方式有異，但百變不離其宗，「燒衣」不能免除。但古代相傳，農曆七月初一至十五，民間可自行選擇其中一日為中元節。因此，每年本港甫踏入農曆七月，無論哪一天都可以見到街巷陸續有市民「燒衣」，不一定卜於七日十四或十五。

早年，本港樓宇只有四層高，打齋及落街「燒衣」較方便，多數將香燭排列在坑渠邊焚燒。當年生活困難，舉凡富裕人家「燒衣」，除大批乞兒風聞而至等候施食、執錢外，亦有貧苦婦孺排隊輪候施食。大戶人家「燒衣」後，將拜完神的祭祀食物分給圍觀的貧苦人家或乞兒後還將毫子撒出街，由圍觀者搶拾，如此才算功德圓滿。

1950 年開始，港府為防止街邊「燒衣」引起火警，每年都在七月十四前，將一個用作焚燒冥鏹的大鐵爐放在街邊，供市民作「燒衣」之用。

近年，可能是高樓大廈太多，住得高的市民落街「燒衣」不方

便，七月十四在街巷「燒衣」的市民沒有早年那麼「墟冚」了。以前，間中亦見有婦女在七月十四往灣仔軒尼詩道鵝頸橋橋底「打小人」，一洩心中怨憤。

■早年「驚蟄」日市民祭白虎打小人的情景。

品茗「摸茶杯底」

廣東人有個生活習慣「摸茶杯底」，這「摸茶杯底」也成為了口頭禪。如今時移世易，品茗鮮有「摸茶杯底」，年輕人更不知是甚麼一回事。月前與幾個世侄女往陸羽飲茶。十多年不見，昔日黃毛丫頭，如今亭亭玉立。當年我主持《城市論壇》時，她們年紀還小，前來維園等待節目結束時，一齊午膳，我多次提出去飲茶，她們也搖頭，只想食漢堡包。光陰似箭，十幾年不見，她們來電找我，我索性帶往陸羽飲茶。

昔日酒樓茶室設有洗盅，供茶客用滾水洗茶杯，碗筷匙羹。用滾水洗茶杯，須講功夫，用大姆指輕按着杯邊，以中指頂着杯底，將茶杯斜斜浸在注了滾水的洗盅內，然後用食指或另一隻手轉動茶杯，讓滾水熨洗茶杯內外，最後再洗洗杯底，才斟茶享用。連串的動作程序動作為「摸茶杯底」，這是飲茶藝術之一。因而經常與朋友飲茶，亦常說道「摸茶杯底」。

近年，酒樓茶室很少設有洗盅，陸羽則仍保持這種舊日習慣。

除「摸茶杯底」外，另有一飲茶口頭禪「星期美點」。酒樓茶室設有「點心紙」，印上鹹甜點心、飯麵食譜，茶客擇所喜，劃上交給樓面，再予廚房配取上枱。「點心紙」每七天調整一次，除基本上之蝦餃、春卷、叉燒包等不變外，其他點心則會更換花款。因而，坊間對一些花款多多之「人」或「事」，便引伸稱為「星期美點」。

昔日飲茶之蝦餃與現今大有不同，當年的蝦餃十分「的骰」，以細小淡水蝦為餡，並非今之大如乒乓波。事實上，點心之要旨在於「點」，講究「骨子」。戰前及戰後初期，食蝦餃不是一籠兩籠，而是十籠八籠。當時的蝦餃細粒爽口，多食亦不飽厭。

早年，家長帶小孩往飲茶，須揀位坐，由於未有冷氣，所以不是揀冷氣位，而是揀近廚房門口位。當點心從廚房捧出來時，便立刻拿取十籠八籠享用，若坐得遠，未行至面前已「掃光」，須等下一輪。

中國拳手闖新局面

2004 雅典奧運閉幕，獎牌榜上，我國位列三甲，而香港獲得一面男子乒乓球銀牌，不至於交白卷。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來在拳壇上籍籍無名的我國西洋拳手，今番闖開局面，輕蠅量級拳手鄒市明表現出色，此文執筆時已晉身四強，穩奪銅牌，打破中國拳手拳壇上一片空白的局面。此外，泰國有三位拳手亦名列前茅，同樣也坐「銅」望「金、銀」。中、泰拳手的出色表現，說明近年來亞洲地區西洋拳運動的發展頗見成績。

1964 年東京奧運，本港曾派出西洋拳隊參加。當時，我是香港擊總會主席，開會時，我提議派拳手參加東京奧運，但不知甚麼原因，有人堅決反對。反對者所持理由是：本港拳手未達水準。

可能在此之前一位澳洲籍前職業拳手在港訓練倨喀兵拳手，準備參加東京奧運，事前約戰「東亞病夫」本港華人拳手，大有以華人拳手祭旗之意。

豈料修頓一役，倨喀兵拳手慘被華人拳手「痛宰」，遂令主禮嘉賓港督戴麟趾臉上無光，未及終場便拂袖離去。此事詳情請參見蕪文《戴麟趾拂袖離場》，不再重複。可能因而開罪權貴，所以有人極力反對華人拳手參加東京奧運。幾經困難，才能排除障礙，終於通過派兩名華人拳手出戰東瀛。

當年參加東京奧運，港府沒有資助，而港體協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也沒有資產，若派運動員參加，須由該項目總會負責全部食宿旅費。

港體協規定，只有兩名運動員參賽項目，只能派一名職員隨隊。由於西洋拳性質不同，拳手在台上比賽時，台下除了教練外還須有一名助手進行遞水、遞毛巾、搬枱等工作。於是，我向港體協沙利士會長提出多派一名職員隨隊的要求。但限於規定，沙利士會長亦愛莫能助。

戰略錯誤失諸交臂

我極力主張派拳手參加 64 東京奧運，終獲通過。當年如果由我這個拳擊總會主席帶隊，會被指徇私。正所謂：君子坦蕩蕩。我便建議派拳擊總會祕書哥連士高級幫辦帶領蠅量級拳手李金華；羽量級拳手羅漢北，一行三人參加東京奧運。由於沒有港府及港體協資助，三人費用合共一萬八千多元，全部由我個人負責。

李金華與羅漢北先後出賽。李金華首仗以點數敗陣，羅漢北首仗則以點數擊敗西班牙拳王晉級，第二仗對手是墨西哥拳王。由於領隊哥連士高級幫辦只是拳擊總會祕書，並非天天體育會拳擊教練，對羅漢北本身的條件及打法不了解，錯誤地叫羅漢北搶攻，企圖快速擊敗對方。

但由於墨西哥拳王身高，羅漢北則體格健碩卻稍矮。要追打對方，頗為不智，倒不如以靜制動，等待對方攻入時予以重擊才為上着。結果，在錯誤戰略指導下，羅漢北輸了點數。若然羅漢北這一仗能晉級，最低限度也可以獲得一面銅牌，可以替香港闖出「零」的突破，唯是當年「一子錯，滿盤皆落索」，與獎牌失諸交臂，令人扼腕。歲月匆匆，晃眼 64 東京奧運距今剛巧是四十年，當年大家都年輕，如今多已稱「翁」。可惜自從東京奧運後，本港再沒有派拳手參加奧運，但仍有參加亞運。

1966 年亞運，本港也曾派拳擊隊參加。當時自己正管理兩家報館，無暇照顧拳隊事宜。這屆亞運，本港拳擊隊戰策失誤，未竟全功。當年，李金華仍出戰蠅量級；羅漢北則要求減磅轉打雞量級；劉大川本是打雞量級卻加磅打羽量級。羅、劉二人轉級出賽，事前未有徵詢領隊、教練意見，及至過磅時領隊、教練才知轉級出賽之事，要重新調整已來不及。羅漢北由羽量級 125 磅減至 118 磅打雞量級，減磅太多，影響氣力，結果鎩羽而歸。劉大川加磅出戰，雖有點勉強，仍勝出三場，也算成績不錯。其後多屆亞運，本港雖仍有派出拳擊隊，唯實力懸殊，難與強旅爭鋒，多告鎩羽而回。如今往事依稀，頗似「白頭宮女話玄宗」。

打風吹船上馬路

中文大學有位歷史系教授，運用統計學研究本港颱風動向。他預言本港將遭遇一次巨大颱風吹襲。

每年六月開始，本港便進入打風季節。前幾天，颱風「雲娜」與「艾利」先後吹襲台灣，造成 5 人死亡、5 人失蹤、23 人受傷、24 戶人家被泥石流掩埋、103 人生死未卜，半個台灣停市停課的嚴重傷亡事件。「艾利」肆虐台灣後，轉襲福建、江浙一帶，部分地區電力、通訊設備受破壞，農田淹浸，經濟嚴重受損。幸好，這兩個颱風未有波及本港。

在過去的日子中，有兩次打風印象最深刻：

一次是 1937 年颱風襲港，自己才幾歲，留在家中只知外邊打大風，卻不知其嚴重程度。及至颱風過後，先母着司機載我們出街看看市面情形，行經干諾道時，看見一艘大輪船的船頭被吹上岸擱在馬路上。當時年幼，心中有個疑問，如何搬走這擱淺在馬路上的大輪船？至今，仍不知輪船公司是怎樣將大輪船移回海上的。

當年，不少大輪船以「皇后」為號，其中一艘名為「日本皇后號」，停泊在維港，遇上颱風吹襲，險象環生。事後，老師告訴我們，遇上颱風時，船員須留在船上當值，輪船升火，船頭迎着風，開足馬力「頂住」。若不如此，便會被巨大風力吹得隨海飄流，甚至翻側。另一次是 1962 年「溫黛」襲港。當時我剛去了澳門，與逸園狗會一位職員商談寫稿事宜。知道香港打風後，連忙打長途電話返報館查詢情況，得悉停泊在北角明園西街的汽車全被暴雨沖落英皇道，如同「疊羅漢」。而小西湖水塘的水仍洶湧流下，英皇道水浸，位於北角糖水道的《天天日報》、《南華晚報》報館地下亦受威脅。我連忙通過長途電話指揮報館職員以木板沙包攔住門口，以免被水湧入浸了車房（印刷機房）影響出版，並叮囑記者出外採訪時加倍小心，免生意外。及至停風後，立刻坐第一班船返港，由於心急返港者眾，碼頭擠滿人群。幸而船員認識我，讓我與另一位記者先上船返港。

天文台長內疚自盡

香港市民對颱風襲港造成的嚴重傷亡事故，記得最清楚的莫過於「6.18」旭龢道山泥傾瀉事件，該事件發生得非常突然，僅在瞬息之間，整幢旭龢大廈就在滂沱大雨中消失了。如今，昔日的廢墟雖已建成供市民憩息的公園，唯當年那幾十名失蹤者，仍是一個謎？

此外，1971 年颱風「露絲」襲港，造成傷亡及經濟損失也十分嚴重。亡友本港足球名將「小白兔」區志賢兄尊翁也不幸在這次颱風中遇難。當年，區老先生任職行走港澳「佛山」輪。是年 8 月 16 日「露絲」正面襲港，但天文台報告只是一個小型颱風，可能過門不入。豈料，傍晚時份風勢劇增，晚上十時十五分改懸 10 號風球。市民防風措手不及，釀成十年來未有的風災，數千舊樓木樓倒塌，發生一百二十多宗火警，行走港澳客運之「佛山」輪及「利航號」相繼沉沒，「佛山」輪溺斃七十餘人，「利航號」也有九名船員喪生。此外，另有廿八艘輪船受損。

談及「佛山」輪，戰時行走省港之間，戰後和平，轉行走港澳線。此番在颱風中沉沒，造成七十多人喪生，令人惋惜。然而，本港開埠以來，颱風襲港所造成傷亡事故，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十九世紀 20 年代，構成幾萬人傷亡事件。當年我仍未出生，只是從長輩口中及史料記載中知悉有此悲劇。

當年天文科技落後，仍未發明人造衛星監察及預測天氣。有一天，深海的豬婆龍（海豚），紛紛游上水面，有經驗的船家見到這個現象，知道將會「打風」，連忙將船隻駛返避風塘，以策安全。當年天文台台長是英國人，由於當時天文台儀器簡陋，未能觀察到有颱風出現，他便向市民宣布不會「打風」，毋須恐懼。因而，部分船家未有駛入避風塘，不少洋人亦仍揚帆出海暢遊。

結果，一如有經驗的船家所料，颱風來襲，造成幾萬人傷亡嚴重事件。事後，這位天文台台長因內疚而自殺了。

中國首位奧運名將

2004 雅典奧運結束，香港奧運代表隊捧了銀牌返港，受到盛大歡迎。

中國代表隊方面，今屆大豐收，獲得了 32 面金牌，刷新上屆「28 金」紀錄。

中國參加奧運始於 1928 年，當時第 9 屆奧運會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中國沒有運動員參賽；沒有代表隊持國旗列隊進場，只派出宋如海以觀察員身分前往參觀開幕禮。二十世紀初葉，我國的體育運動大多數由基督教青年會推動，宋如海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職員，順理成章自動以觀察員身分前往觀禮。

及至 1932 年第 10 屆奧運在美國洛杉磯舉行，時為「九・一八」事件後，日軍侵華，我國正是國難當頭，經費困難，對體育未予重視，早已聲言不會派隊參加。但後來改變初衷，派選手參加，其主要原因是日本表示偽滿洲國要參賽，並公布由東北籍短跑好手劉長春及中距離選手于希渭二人代表偽滿洲國。因而引起全國輿論攻擊，結果由體育界人士發起籌募經費資助劉、于二人代表中國參加第 10 屆奧運。但由於于希渭在東北，未能逃出，只得劉長春聯同教練宋軍復、領隊沈嗣良一行三人前赴洛杉磯。

劉長春是數屆全運會 100 公尺賽跑冠軍，最佳成績為 10 秒 8，亞軍為香港傅金城，傅金城於 40 年代任駐蘇聯大使。話說回劉長春參加洛杉磯奧運時，已是 30 多歲。當時參加 100 公尺賽跑共有 38 名來自各國的選手，分 7 組進行預賽，劉長春成績為 11 秒 1，小組第 4 名，未能進入複賽。此外，他參加 200 公尺賽跑，成績為 22 秒 1，也未能入圍。由於當年我國體育界將 100 公尺、200 公尺及 400 公尺均列為短跑，所以劉長春亦有報名參加 400 公尺賽跑，但因前兩項成績不理想，便放棄出場。劉長春成績欠佳，一方面由於年事已高，另方面是坐威爾遜總統輪赴美，十幾天海上航程沒有練習場地，加上抵埗後，當地華僑熱情款待，應酬多，疲於奔命，否則也不致於 100 公尺賽跑預賽也三甲不入。

八月十五蒔中秋

農曆七月中元節過後，緊接着是八月十五中秋節。中秋節是我國民間大節，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別圓亮，民間互祝「人月兩圓」，這「人月兩圓」源於蘇東坡的《水調歌頭》：「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兒時，常聽到這麼的一首歌謠：「八月十五蒔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有人樓上吹簫鼓，有人樓下對花愁。」從這歌謠用詞來看，可能出自粵曲道白。這對孩童來講，根本上不知甚麼是「吹簫鼓」「對花愁」，最重要的倒是食月餅、玩燈籠。

昔日中秋節，一家人吃過晚飯後便在天台、騎樓賞月。如今舉目盡是石屎森林，加上到處都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燈，掩蓋了月華光芒，要賞月的話，須上扯旗山山頂或遊船河，或到海灘。近年來，港府在中秋節之夜開放公園，讓市民攜老扶幼，席地而坐賞月、食月餅、玩燈籠。昔日之燈籠為傳統的「楊桃」「白兔仔」，燈籠內插着點燃的蠟燭放光明。兒時之「白兔仔」燈籠有四個木轆，好讓孩子們拖着走動。現今，燈籠花款百變追上時代，有飛機大炮戰艦，也有蒙面超人、怪獸，甚至哈利波特。不過，許多少年兒童對玩燈籠已提不起興趣，倒是迷於「打機」。

中秋夜，政府開放公園讓市民闔府在公園內賞月，本屬好事，但有些人在賞月時「燒蠟」，造成意外，殃及旁人，好事變壞事。

食月餅是孩子們歡度中秋的「主題曲」，賣月餅則是餅家全年生意的主要收入。在餅家計算中，月餅生意賺得的利潤，足夠壹年皮費。也有人說，食肆賣五月粽也可維持全年皮費，話雖如此，但是粽子易餿（音宿）難貯存。月餅可以貯存較久，縱由本港托運寄往美加也不易變壞，所謂送禮自用兩皆宜。昔日中秋節，大間的餅家門樓必掛設一個巨型活動畫屏，畫屏多以「嫦娥奔月」「三英戰呂布」等故事為主題，畫屏上的人物在屏後之摩打牽動下或為飛躍，或為砍桂樹，或為槍來戟往，手舞足蹈，活靈活現，倒也吸引不少途人駐足圍觀。其中以港島大道中得雲及九龍彌敦道瓊華的中秋活動畫屏，最是街知巷聞。

袋鼠肉臘腸偷天換日

談及月餅，早年位於銅鑼灣維園東邊對面馬路興發街，現改建為維多利亞大廈的馬寶山糖果餅乾公司曾顯赫一時。戰前，馬寶山的出品已十分流行，工展會也有大攤位，是本港最具規模、最大的糖果餅乾公司。若不是在月餅生意上百密一疏，也不至於倒閉。當年，不知是誰的主意，馬寶山首先搞月餅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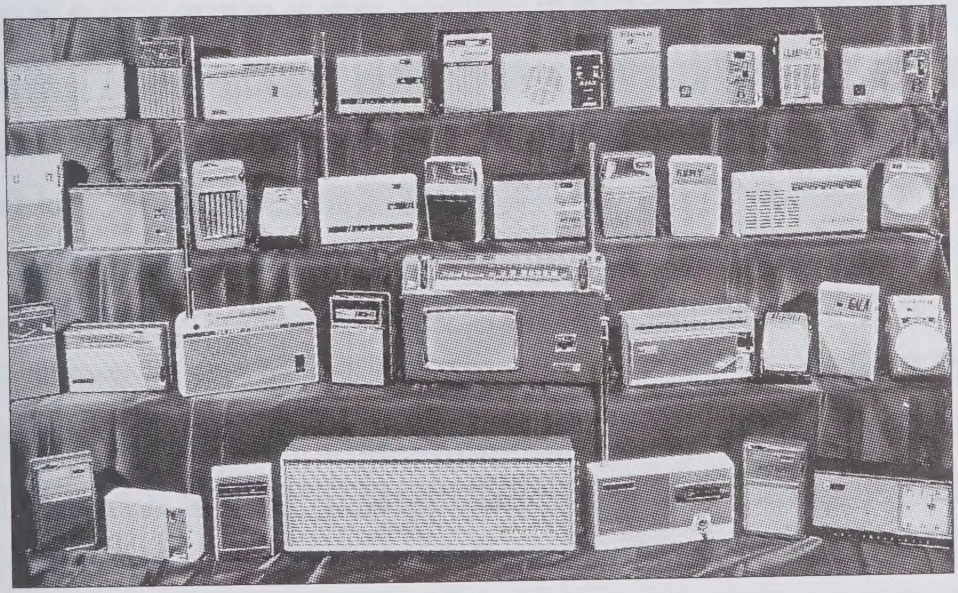
本來，這「發明」頗有可取之處，因為是先收取「會」銀，待至中秋節時才發給月餅，並可以計算出該年會有多少固定收入。但在「神仙過鐵橋」的運籌中卻百密一疏，未有把材料價格會出現波動情況計算在內，沒有預先買備期貨糖及湘蓮等材料。料不到糖價突然大漲，湘蓮來貨短缺導致售價亦大幅上升，馬寶山那盤穩賺的月餅生意變成嚴重虧損，以至倒閉。如果馬寶山當年不搞月餅會，它那位於興發街、四面環街的廠房保存至今，光是地皮也價值幾十億元。

天下事有幸有不幸。本港有家小本錢租店經營臘腸舖，眼看別人搞「月餅會」，見獵心喜，馬上跟風開收「臘腸會」，年頭先收會銀，過年前才派臘腸。先收未來錢，十分化算。但由於沒有期貨豬肉買賣，年尾時豬價大漲，無法交貨，眼看要「走路」之際，有古惑仔想出「絕橋」甩難。當年澳門已有賽狗，逸園狗會以澳洲袋鼠肉餵狗，古惑仔旁思及此，獻計以袋鼠肉代替豬肉製臘腸，袋鼠肉價賤，反正「臘腸會」沒有規定須用豬肉為餡，更何況加上其他材料與袋鼠肉煮熟後製成臘腸，不易發覺差別，可以充數。這招「偷天換日」，廣東人口頭禪「大話夾好彩」，臘腸舖過到骨（關）。豈料事後有人把袋鼠肉代替豬肉之事宣揚開去，該臘腸舖生意大受影響。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昔日的本地品牌，亦多湮沒，其中馮強膠鞋便是其中之一。早年踢波多穿着馮強「白飯魚」，白帆布面樹膠底，輕巧方便。地盤工人亦喜穿「白飯魚」，除售價便宜外，擔磚行跳板方便。突然，馮強樹膠鞋廠卻轉型生產原子粒收音機，正

所謂不熟不做，該廠原子粒收音機業務維持不久便停產，一代名牌「白飯魚」亦銷聲匿跡了。

■圖為 1969 年中秋夜公園裏的熱鬧情景。



■早年流行於坊間的「原子粒」收音機。

鄰埠不徵銷售稅

本港多位會計界人士談及特區政府存在財赤，很容易花光儲備，因而，認為非徵收銷售稅不可。表面上來看，這提議看似是對擴大稅基頗有見地。但是，他們卻忘記了本港並非封閉城市，而是一個開放市場，鄰近不少地區也沒有徵收銷售稅。

記得港英年代，財長司翟克誠提出加煙酒稅。一夕，他在友人家宴席上侃侃其談，認為是畢生得意之作。當時我適逢其會，忝陪末座，聽他發表完一番「偉論」後，便問他有沒有聽過 Prohibition「美國禁酒令」這一回事？此為上世紀 20 年代，美國政府禁酒，酒廠不能釀酒紛紛關門。但是鄰近的加拿大卻不禁酒，因而，大量私酒從加拿大湧入美國，造成卡邦黑社會勢力膨漲壯大，到頭來，美國還是取消禁酒令。

當然，我這番話對某些人來講，完全聽不入耳。但事實上，本港加煙酒稅後，私煙大量湧入，大集團用貨櫃走私，逃稅達八十多億元，散戶則每日來回港深多次，每次帶五至十包免稅煙返港牟利。

由於鄰近地區沒有銷售稅，一旦本港徵收銷售稅，只會造成消費外流。市民買平價貨可以往深圳，若買貴重物品，例如一萬幾千元名牌衣物，二三十萬元名牌手表或一百幾十萬元首飾，可以往澳門。近年內地大力推動「自由行」，如果此地徵收銷售稅，「自由行」的內地市民同樣可以往澳門購物。港人及「自由行」往澳門購物，節省下來的銷售稅，除可用作支付來回船費、吃頓美食外，仍然「有着數」。

現在來往港澳十分方便，直昇機航程只十五分鐘，噴射船亦只一小時，這與六十多年前坐船往澳門動輒五小時甚至八小時，可真不能同日而語。

1942 年，我第一次坐船往澳門，是在當年日軍入城後。先父帶領我們全家人乘搭「嶺南丸」往澳門避戰難，航程約五小時。

大倉鎖閘逃生無門

兒時搭「嶺南丸」往澳門，牀位「燒豬盆」是把榻榻米用木板間成一格格如「燒豬盆」，日本人習慣跪，我們則習慣瞓，以此牀位休息。當年來往港澳，客輪行經七洲洋時，風浪甚大，船隻拋動搖幌猛烈，由於當時未發明暈浪丸，乘客十之八九暈船浪，連「黃膽水」也嘔出。戰後和平，本來行走省（廣州市，俗稱省城）港客輪轉行港澳，其中有「佛山」「泰山」「利航號」，航程為四、五小時。當年航行最慢的是「廣福祥」及「永利航」，航程長達八小時。「廣福祥」前身可能是美國運輸船，船身中央設有沒有閘門的巨大艙口，可能為上落貨用途。「永利航」則沒有廁所，男乘客大小二便自行在船頭或船尾「隨風消逝」，但女乘客則不知怎麼辦？

戰後復原初期，省港澳船生意還不錯，其後很多人返港後，船多客少，亦少人往澳門賭錢，港澳船便送叉燒飯噱頭拉客。那年代仍未流行飯盒，船上盛裝叉燒飯器皿，一如坐火車上省城途中之石龍雞飯用的是竹筷陶碗，吃罷順手往車窗外一丟。船上送叉燒飯，同樣是吃罷也將碗筷順手往大海裏一丟。

早年未流行漢堡包，最方便莫如荷葉飯，荷葉飯只須附有匙羹便可開餐。兒時全港校際運動會，在加路連山南華會田徑場舉行，嶺南、培英、培正、港大均派選手競賽。那時自己年幼只是拉拉隊隊員，真光沒有參賽，則替嶺南做拉拉隊。運動會時間頗長，從早到晚舉行。中午時候，每個拉拉隊隊員獲派一個荷葉飯充飢，吃罷將荷葉、匙羹一捲，乾手淨腳丟落垃圾桶。

港澳船票價分級，大倉最平，稍貴為尾樓，再往上推為唐餐樓、西餐樓、唐餐房、西餐房。顧名思義，大倉位設於艙底，開船後，船員做私幫生意，在船旁放置馬閘，讓有些大倉客補錢坐船旁馬閘，「補水」則袋袋平安。由於開航後有些大倉客走上船面，佔用尾樓或唐、西餐樓，造成混亂，因而船公司在大倉通往船面樓梯加設鐵閘，開船時便上鎖，待抵埗後才打開閘鎖放行上岸。然而，1947 年卻發生了一宗省港船大倉火燭燒死百多人的慘劇。

雞籠環本是亂葬崗

1947年2月4日，發生省港船大倉火燭燒死逾百搭客的「西安事件」。「西安號」與「東安號」為姊妹船，行走省港線。是日「西安號」停泊干諾道中碼頭，搭客半夜落船，清晨升火待發，準備在早上六時啟碇開往廣州。豈料在五時左右，大倉已鎖上鐵閘，不知何故，船艙突然起火，搭客驚惶失措，一時之間秩序大亂，持大倉鐵閘鎖匙的船員不知所蹤，鐵閘無法打開，慘號厲叫不絕傳出艙面，及至消防員趕至灌救，逾百大倉客已葬身火海，肢殘體焦，無法辨認。

雖然火燒客輪的「西安事件」造成慘劇，給港人留下悲痛烙印，但輪船公司並未能吸取教訓防火。「西安事件」發生不到一周年，1948年1月3日，港島干諾道中海傍，一艘停泊在元安碼頭省港船，發生大火再釀慘劇。

這艘名為「廣東號」省港船，當天晚上七時左右，正準備開往廣州，不知誰人攜帶一批危險品白火藥上船，放在大倉樓梯口，突然爆炸起火釀成災害。事後雖在船艙只發現二十三名搭客燒焦遺骸，但墮海死亡者則無從估計。

同年，港島西區發生另一場大火。當年本港居住環境擠迫，永安公司照顧轄下員工住宿問題，位於西區之永安貨倉，除了貯存貨物外，並撥出部分地方用作職員宿舍，豈料發生火警，傷亡慘重。

戰後和平，本港若發生大災難，死難者遺體多葬在北區雞籠環（今之華富邨）。「西安事件」及火燒永安倉眾亡魂，亦葬於此。

昔日，港島雞籠環與柴灣也是亂葬崗。有人說，當年掃桿埔「咖啡園」，現今政府大球場前身亦為墳地，早年火燒馬棚的死難者便下葬於此，及至興建大球場才將各骸骨遷往雞籠環重新安葬。至於柴灣，別看現在是住上幾十萬人的市區，但在戰前則是童子軍露營之地。參加童軍露營，最怕守夜。一個十來歲少年處此荒郊，有如哨兵，四周漆黑一片，廣東話口頭禪：唔驚就假。

大道中地窖公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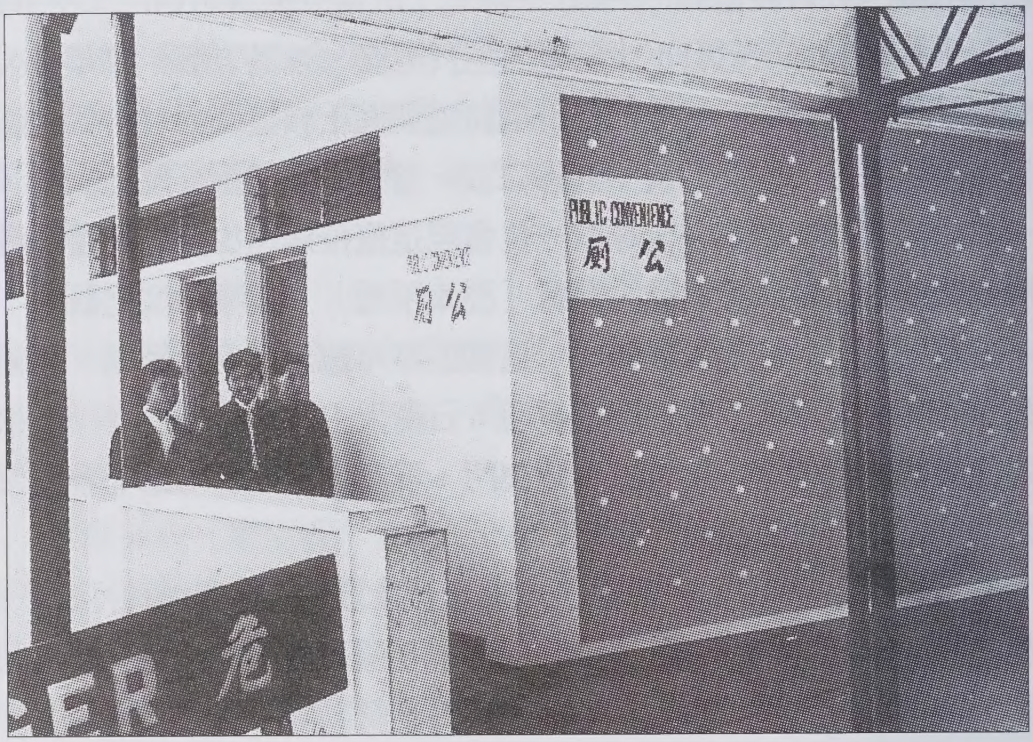
電台來電訪問，說道我居住中西區已有大半世紀時光，邀我談談中西區舊事，但限時兩分鐘。中西區是香港發祥地，歷史悠久，隨便講個典故，也不止兩分鐘。不過，中西區有些事物頗也特別，值得一談，公廁便是其一。

十九世紀末，已有不少日本人居於港澳。香港方面，早年日人聚居於今之大佛口。早年灣仔軒尼詩道與莊士敦道交界有一個巨型日本大佛廣告，因而稱為「大佛口」。當年本港發生「黑死病」，一位居港日本科學家在全球第一位發現這瘟疫病菌由鼠虱傳播，港府立刻開展滅鼠滅虱運動，實行「洗太平地」。此事蕪文已談過，不再重複。至於日人居於澳門，追溯至早年德川幕府要鎖國，將葡萄牙神父驅逐出境並殺死聖西維亞，日裔天主教徒乘船逃走，原欲逃往泰國，但中途遇風，漂流到澳門，現今大三巴牌坊原址教堂便是當年日裔天主教徒所建。

日本人有隨街小便的陋習。60 年代，我在東京街頭曾目睹一醉翁，邊行邊小便。十九世紀，本港一名日本居民當街小便遭拘控，他自辯說，是因為沒有公廁才隨街小便。話雖如此仍判罰款。自此，本港才建公廁。港島最古老的兩個公廁，一個位於中環石板街街腳，不知何故關閉！另一位於威靈頓街與大道中交界之地窖，此公廁拾級而下，現今燈火通明、整潔美觀，但昔日則污穢不堪、烏燈黑火。記得十幾歲時，從澳門返港，住在大道中 182 號舖頭。當年市民早睡，晚上八時左右已行人稀少，正是人有三急，行至這地窖公廁石級前，雖距舖頭十零廿碼，也來不及叫夥計開門，因該地窖公廁沒有燈，便站在石級上小便。突然「媽」聲從石級下傳來，看來有人中招，恐被追上來的人看見，也不敢跑回舖頭叫夥計開門，連忙向大馬路飛奔。

當年「拉鏈大王」未做地產發達，仍在廣源東街賣洋雜時，男士西褲不採用拉鏈而用鈕扣。當時港人穿慣唐裝短打，褲腳闊尺二（唐尺），男士揪起褲腳便可小便，毋須解開褲頭。但改穿西褲

後，小便後往往忘記扣褲鈕，若捉上審裁處，人稱「法官大人」之審裁官便判罰款每粒五元。那年代，「烏衣」（白衫黑褲女傭）月薪亦只五元，此罰款不可謂之不重。



■香港政府對公廁歷來很重視。圖為 1958 年尖沙嘴天星碼頭的「七彩公廁」。

早年牛奶有消毒

內地蒙牛企業（牛奶產品）上市。前年往內蒙參觀該企業廠房，最深印象是標語多，廠房大。據該廠負責人稱：產品包裝後消毒，毋須冷藏。

戰前 1940 年至 41 年之間，維他奶面世，揭開奶品出產新一頁。當年羅桂祥先生發明把豆漿加上防腐劑入樽，稱作「維他奶」。其之所以稱作「奶」而不稱「豆漿」，因為若以「豆漿」為名，飲用者不會多。更何況該年代西風東漸，市民追求營養維他命，羅桂祥先生把這種豆品生產冠以「維他」之名，稱為「維他奶」，自然有吸引力。

兒時入讀史塔士道（今稱司徒拔道）嶺南分校小學，當年來講，校舍較「遠」，同學分「寄宿」、「走讀」兩種。「走讀生」在學校「搭食」 。記憶中，主廚名叫容哥。每頓飯一毫子，學生買餐券後，由廚房派送飯、餸到各人書枱進食。當時最受歡迎的是那包豬肉絲或牛肉絲，因為袋內有一個各色各樣人物、動物的錫公仔玩具。

忽然，學期中，陳校長宣布要訂飲維他奶，規定每人每日一樽，按月收費。平時我飲慣牛奶，忽然要飲維他奶，令我覺得出奇。當年學校這規定本亦出於好意，但若在今天，事情涉及「規定」，便會受到批評。

維他奶面世不久，便爆發太平洋戰爭。

戰前，香港很少人飲牛奶。那年代，牛奶公司供應的牛奶是直接從乳牛身上擠出來後，沒有消毒便入樽，樽為闊口玻璃樽，俗稱牛奶樽，有別於汽水樽。牛奶樽以臘紙封口，再以鐵線捆住，並無高溫或紫外光消毒。

由於肺癆菌易於牛奶內滋生，該年代仍未有肺癆病特效藥，一旦患病，無藥可癒，政府為此印製很多海報，提醒市民留意「癆魔」。因此，牛奶必須煲滾才飲。但牛奶煲滾後，精華所在的「忌廉」便浮上面，凝結成一層「皮」，飲用時須去掉這層「皮」。如

此一來，本來可口的鮮奶變成淡奶，淡而無味，營養價值也下降。

當年來講，一般市民早餐除一盅兩件嘆早茶外，多是白粥、油條、腸粉，只有富裕人家及洋人才飲牛奶。

■維他奶面世後一直深受市民大眾的喜愛。

小祇園羅漢齋炒麵

戰前，入讀嶺南小學做「走讀生」，在學校搭食，中午膳食每餐一毫。戰後和平返港，負笈羅便臣道華仁書院，學校飲食部供應午膳，炒麵每碟八毫。我與幾個要好同學怕飲食部人多排隊，中午放學便一齊往堅道用膳。

當年堅道有三間餐館，分別為：碧臣氏、小祇園及安樂園。碧臣氏老闆是個大胖子，我們慣叫做「肥佬」，倒不知其姓名，我們多光顧食炒粉麵。小祇園是本港第一家齋舖，後來在灣仔軒尼詩道與菲林明道交界處開設新店——東方小祇園，我們最鍾意食羅漢齋炒麵。安樂園則食西餐，我們多數食碟頭飯。安樂園負責人同時是華仁童軍領袖，蓄短鬍，人稱「鬍鬚仔」，據說已移民加拿大。

三家餐館的飯式雖各不同，但價錢劃一，全部每碟一元。一般來講，吃一碟已足夠，胃口大則加碼吃兩碟須付兩元。

1941 年至 48 年，本港物價漲 10 倍，學生午間膳食由每餐一毫升至一元。查實，若以 40 年代末期散工日薪亦僅一元來衡量，學生午餐就要花去一元，相當昂貴。

該年代市民生活困難，政府營運經濟食堂，港島上環及灣仔均有經濟食堂。一家設於荷里活道大笪地，另有兩家設在灣仔修頓球場，其一位於現今修頓小型足球場，另一則在現在的室內運動場。我沒有光顧過經濟飯店，有朋友吃過後認為最抵食的是大肉飯。大肉飯每客八毫，一碗大飯加上一大塊肥豬肉，若與店東或夥計相熟，便會多給些滷汁撈飯。

當年生活困難，也未流行食麵包，一般人每天只吃兩餐飯，縱然是開火爨（音鑽）的舖頭，也只供應兩餐膳食，談不上現今流行的下午茶。那年代，勞苦大眾吃的是硬飯，硬飯可以「頂肚」充飢，若吃的是富裕人家香噴軟滑白米飯，過不了兩三小時便肚餓，氣力不繼，難以開工。因此，勞苦大眾在開工前必食幾碗「大」飯。

闊佬爭女買兇殺人

香港開埠以來，發生多宗奇案，哄動一時。戰前，若因突發事件導致一個人死亡，社會上視為大件事，此之與今時今日視人命如草芥，真是不能同日而語。

上世紀 30 年代，作曲家黎錦暉搞歌舞團，在上海成立「明月歌舞團」。在那年代來講，青春女郎穿着短袖衫、短裙，在舞台上載歌載舞，已視為作風大膽，更有人批評此為袒胸露臂，有違禮數。

有一年，黎錦暉率「明月歌舞團」來港演出，主角黎明暉艷壓群芳，尤其一曲《毛毛雨》最受歡迎。黎明暉人俏歌甜，追逐裙下不乏紳商闊佬、公子哥兒。有人說黎明暉是黎錦暉之女，亦有說是其妹，眾說紛云。

「明月歌舞團」來港演出時，本地闊佬鄭國有對黎明暉情有獨鍾，傾力追求，展開銀彈政策，珠寶、火鑽（鑽石戒指）時有饋贈，博取歡心。

鄭國有家族發達早，中環街市對面一剎（音辣）樓房盡是鄭家物業，門口懸掛兩個大燈籠。那年代仍流行私家人力車，鄭家私家人力車鑲銅邊，頗具氣派。鄭國有雖展開銀彈攻勢，但黎明暉芳心另有所屬，與馮德謙熱戀，二人在山光飯店（酒店）共賦同居。一日，馮德謙被槍殺，經警方偵查下，發現是鄭國有買兇殺人。那年代，買兇殺人司空見慣，這由於當年來往內地港澳沒有出入境管制，從內地雇殺手來港作案，行兇後返回鄉間匿藏十分方便。

早年，本港未取消死刑。鄭國有買兇殺人罪名成立，官判縗首死刑。鄭家進行上訴，並發動社會人士簽名，上書港督要求赦免鄭國有死罪，奇在死者馮德謙的父親也簽名救鄭國有。最後，港督赦其死罪，減刑判終身監禁。及至爆發太平洋戰爭，日軍攻港，在兵荒馬亂的時候，監頭收受好處便放人，鄭家大灑金錢，鄭國有得以安然脫囚。戰前，鄭國有曾搞粵劇班政。戰後和平，直至 50 年代，仍見他與粵劇班政家成多娜晚上出入菲林明道太平館餐廳。

無頭公案八十年

戰前因殺人罪囚於赤柱，時逢太平洋戰爭兵荒馬亂，得以放監知名人士除闊佬鄭國有外，並有粵劇大老倌「生紂王」羅家權。但並非每宗命案亦能偵破，將兇徒繩之以法。戰前哄動全港的大命案——富商利希慎在街頭遭殺手槍殺，至今近八十年仍是無頭公案。

利希慎是本港早年富商之一，銅鑼灣利園山道一帶盡是利家物業，此外，在跑馬地也有眾多物業。利希慎生前喜與發售「三枝香」喼髮臘老闆羅玉堂一齊午膳。當年老派闊佬午膳，很少往酒家人多地方，而在私家俱樂部進食。平時午膳後，利、羅二人多會同行。有一日，也許是命中註定，利希慎因曾遭受恐嚇，平時出入也穿着避彈衣，這天竟然忘記穿着，當他獨自行至二奶巷時，遭殺手槍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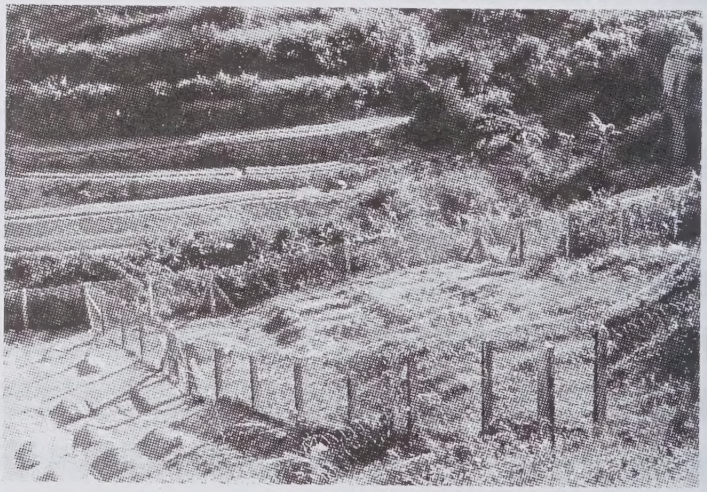
利希慎有頭有臉，遇害後，港府大為震驚，警方全力緝兇，但漫無頭緒。正如我前文所講，當年出入境方便，殺手若來自內地，行兇後逃返鄉間匿藏，緝兇便有如大海撈針。

另有殺手當街行兇一案。遇害人程天斗，本是內地大官，來港後住羅便臣道我家大屋斜對面。當時，車輛不能直達其家門，須行一段石級，石級旁為電燈公司變壓站，側有小屋供人稱「肥佬」之西洋人看守員一家居住，石級上面空地有一補鞋檔。當日早上，我剛出門行往車房，準備坐車出街，突然聽到補鞋檔補鞋仔大叫「殺人呀！」我「諸事」欲跑過去看個究竟，陪我出街的工人恐有意外，忙將我攬住不放。事後，家中男工打聽到是有兩個兇徒，一持刀一持槍，當場殺死程天斗後，逃去無蹤。

戰後和平，也曾發生兄弟鬩牆命案。紳商馬敘潮為羅便臣道街坊，其府上位於與嚤囉加交街交界，地牢飼有兩隻孔雀，每有途人經過，孔雀都伸頭外望。戰前，馬老先生兩位公子也是華仁學生，並為籃球隊員。60 年代，兄弟二人突然發生爭執，哥哥用童軍刀拮死弟弟。馬老先生為當年「紳襟」，發動眾多聞（音問）人簽

名，向港督求情赦免其子死罪，一如早年「鄭國有案」，鄭家發動簽名求情。但此番馬家沒有這麼幸運，最後官判死刑。有人說「三狼案」是本港最後一次執行縊首死刑，但我記憶中，應是這宗手足命案才劃上句號。

■圖左為李渭的女友，圖右為倪秉堅之妻，二人知道判決結果時忍不住失聲痛哭。下為三狼案三名死囚（左起）馬廣燦、倪秉堅、李渭。



■死囚墳場，三狼案三名主角被處決後埋於此間。

讀大學人各有志

最近，本港有些學生，中學畢業後往內地升讀大學。有人對這現象有點想不通，在他們心目中，香港有這麼多大學，為何還要往內地讀大學？他們甚至輕視內地大學！

我讀中學年代，香港只有一間由港督做校長的香港大學，入讀港大成為「天子門生」，可真個是天之驕子。在港大畢業後，若留在香港發展，不愁出路，撇開自行創業不談，若入職政府或洋行，必為高官、高職位，羨煞旁人。

但在我年輕時，社會瀰漫一股風氣，中學畢業後，以北上「升」學為時尚。也許有人會問，縱不入讀港大，也可以放洋外國讀書，毋須北上。當年放洋外讀談何容易，離鄉別井後那股落寞心境又豈是一個十來歲的青少能忍受？更何況，到外國讀書費用高昂，一般家庭難以負擔。

年輕學子懷着一顆赤子之心，北上「升」學，最近的地方是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原校址位於石牌，校長鄒魯先生為早年革命元老。較易入學及學費較平的有廣州大學及國民大學，另有與美國扯上關係的私立嶺南大學，早年校長為鍾榮光先生，戰後和平由李應林校長主持校務。可能有些學生認為廣州的大學不吃香，便往上海求學，上海最易入讀的是私立大廈大學，較難入讀的大學是東吳、同濟及聖若翰。此外，全國聞名的北平燕（音煙）京大學；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也是年青學子嚮往的最高學府。

這裏得補充一句，早年內地入讀的大學，坊間稱為「野雞」大學。其實，這些大學本身有優秀學科，以當年廣大及國大而言，其「中國文學」便有相當高水平。

那年代，並非看不起香港大學，而是年青人滿腔愛國熱情，認為殖民地大學崇洋，只有「番書仔」才會入讀，中文中學學生多數往內地升學。事實上，當時要考入港大亦非易事，獲得取錄亦以「番書仔」居多。英文書院年級由第 10 班至第 2 班，讀至第 2 班考中學畢業試，當參加第 1 班考試合格後，就是大學入學試合格，

可以入讀香港大學及倫敦大學。

現在，本港大學眾多，有人認為內地大學水平低。但仍有不少中學生往內地升讀大學，此之所謂人各有志。

■1962年「青年在商週」組織六十名中學生參觀五個政府機構。圖為香港電台廣播工程師溫雅德在廣播室裏向參觀的學生作講解。

港台向二天堂借唱片

香港電台 75 周年，在這逾半世紀的日子中，我參與主持香港電台節目，諸如：時事、法律、醫藥衞生等等，數不勝數。其中主持《城市論壇》長達十多年，直至今時今日，仍為該「長壽」節目任期最長的主持。

然而，令人莫名其妙，香港電台在慶祝其開台 75 周年活動中，無論是文字記載還是圖片報道，都沒有我存在過的痕跡。

日前突然接獲《城市論壇》邀請，但並非再度邀請我做主持，而是以嘉賓身分出席談論本港的體育政策。有朋友笑問怕不怕那些「維園阿伯」？對此，我一笑置之。是日到達維園《城市論壇》，幾個「維園阿伯」見到我出現，主動趨前握手問好，寒暄敘舊一番。他們沒有忘我這個「老主持」，令人頗感安慰。

查實，香港電台與我交情不淺外，與我家族也有一段深遠交情。

1948 年，由南中編譯出版社印行，黎晉偉先生主編的《香港百年史》（1841 年—1948 年），其中第四章《社會》有一篇署名「西舟」之文章《香港的播音娛樂》，講及早年香港電台開台時情景。當年政府廣播台（香港電台）分中文 ZEK 台及英文 ZBK 台，中英廣播台均設在郵政司大廈，設備簡陋，連唱片也沒有，每天須向「梁國英」及「二天堂」兩家大藥行借用唱片播放。

梁國英藥行由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之先翁開設，二天堂藥行則為先父開設。從「西舟」文章中可見早年我的家族已經與香港電台建立交情，並作出過支持。

據「西舟」在文章中披露：早年，全港收聽電台廣播不足 200 戶，港府也不予重視。及至有音樂團體參加播音後，才引起了市民對播音的興趣，加上收音機逐漸流行，電台廣播才漸漸受歡迎。現在，港府對香港電台的發展加以重視，多撥資源，毋須再向市民商借唱片播送。二次大戰結束時香港電台大部分唱片遭到了日軍的搶掠和破壞。

「四環九約」的疑問

雖然我生於斯，長於斯，大半生居住在香港這海隅小島上，但對本地有些地名亦不知其所指。上一輩常講及的「四環九約」，便是其中一例。這「四環九約」，在香港博物館出版有關本港地誌書籍中，亦有講及。

「環」，在現今生活中，為日常語之一，最普遍講的是「環頭環尾」；亦有若是到中環去，便會說「上（動詞「上落」的「上」）環」。

所謂「四環」，乃指下環、中環、上環及西環。下環地段由灣仔道至軍器廠街；中環則由馬利操場（前希爾頓店所在地，現今長江實業集團中心）至威靈頓街終段；上環乃由威靈頓街末段開始至干諾道西起點（舊國家醫院）；西環則延續上環地段由干諾道西至堅尼地城。

後來，有人提出把銅鑼灣及筲箕灣也列為「環」，成為「六環」，但此議未被接納。

至於「九約」則為：一約由堅尼地城至石塘咀；二約由石塘咀至西營盤；三約為整個西營盤地段；四約範圍為干諾道西及東端半部；五約由上環街市（今之西港城）至中環街市；六約由中環街市至軍器廠街；七約則由軍器廠街至灣仔道；八約由灣仔道至鵝頸；九約則由鵝頸至銅鑼灣。

「環」與「約」的排序座向有恰為對向，「環」由東而西；「約」則由西而東。

一直以來，我也不知為何港島分為「四環九約」，尤其對這「約」字有點摸不着頭腦。香港博物館出版之書籍中的「約」字，英文為 yeuk，只是譯音。「環」字英文為 CIRCUIT，字典則有這字。從推理來看，「約」應是小地段，正如廣東話之「一躐（音欖、去聲，張開拇指與中指之間的距離謂之一躐）」。習慣上，廣州稱小地段為「甫」，例如現在經常講的上下九甫。

從書冊看，香港區的「九約」的九個地區為堅尼地城、石塘

咀、西營盤、上環、中環、下環、灣仔、鵝頸及銅鑼灣。撇開其中有些地方與「環」重疊之處不談，為何叫做「約」不叫「區」？也不叫「甫」？令人費解。

「香港腳球總會」？

香港足球總會舉行 90 周年紀念晚會。有人說香港足球總會成立於 1914 年，當時名為「香港腳球總會」，但我從未聽過這名稱。

我接觸到最早論述中國及香港足球歷史的書籍，是 1951 年出版、由《華僑日報》體育記者黃嗇名先生所著的《球國春秋》，這是第一本以章回小說形式撰寫中港足球歷史的書，書中也沒有寫過有「香港腳球總會」這一組織。

黃嗇名先生在《球國春秋》中講及香港足球總會屬於英國足球總會分會。這正如其他英國殖民地一樣，英國各項體育總會也是各個殖民地總會的總會。

香港正式舉行足球賽事是在 1897 年，當年冠軍球隊獲獎一面大銀牌，刻上該球隊名字後予以存放擺設一年。後來，這賽事稱為「特別銀牌賽」。

到了 1908 年，本港才開始舉行公開足球聯賽，稱為「尋常盃」，但當年仍未有華人球隊參加。及至 1914 年，才有華人球隊參加賽事，現在香港足球總會便以該年為創會之始，查實，正式創會是在 1897 年。

早年，足球賽事只有洋人參加，華人得個「睇」字，只為觀眾或啦啦隊。由於洋人踢足球，引起皇家書館（官立學堂）之學生興趣，課餘時間也踢起足球。1904 年，多家學校發起舉辦校際足球賽，參加的學校有灣仔書院、育才書社及皇仁書院等官校，但球員均為英裔、西洋（葡萄牙）裔及印度裔學生，卻沒有華裔學生。

1908 年，華人從觀眾席踏落球場，一支純屬華人球員的球隊誕生，名為「南華足球會」。香港足球先行者莫慶先生是當年創會者兼球員，其後，莫慶先生擔任足球總會主席一段相當長日子。莫慶先生人稱莫老慶、大粒煙、慶叔、莫哥仔……眾多稱呼也表示朋友、球圈中人及球迷對他的尊敬和親切感。有關莫慶先生逸事，蕪文較早時已有談及，不再重複。

南華學生軍捧全運盃

1908 年成立的純華人球員球隊「南華足球會」，成立之初，會址設在水坑口育才書院內。由於會務日益發展，除足球外，並有其他康體活動，改名為「南華遊樂會」。也由於當年球場在跑馬地，從上環前往跑馬地練習或作賽來往交通不便，1909 年獲灣仔書院支持，會址遷設該書院內。

1911 年，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在南京舉行，參加隊伍分為華東、華南、華西、華北及華中等五個地區。以當年「南華遊樂會」學生軍球員為骨幹之香港足球隊代表華南區出賽，獲首屆全運會足球冠軍。證明這項運動已經稱為「足球」，沒有人講「腳球」。

1913 年，中國、日本及菲律賓發起第一屆東亞運動會在岷尼喇（馬尼拉）舉行。香港華人足球隊是全國冠軍，順理成章代表中國出席，可惜功虧一簣，敗於菲律賓，首屆東亞運動會足球冠軍也是菲律賓。

1914 年，華人足球隊才正式參加香港足球總會賽事，當時由孔聖會與琳瑯幻境社合組一支華人球隊，參加乙組聯賽。換句話說，在此之前，本港已有甲組聯賽舉行。

講了一堆歷史，在於讓讀者清楚本港足球發展；早於 1911 年已有華人足球隊參加第一屆全國運動會。

且說回足總 90 周年紀念晚會上，除公布該年度最佳球員、最佳教練外，並舉行一些有趣問答遊戲。

第一條問題是：哪一位球員創下一季內入球最高紀錄？

較早時，我曾講過，當年我任東華體育會主席，麾下球員郭滿華，在 1958 至 1959 年度球季內，個人共射入 37 球，這一紀錄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人能打破！

郭滿華綽號「拖佬華」，並非他跑動時姿勢有如「拖地」，亦不是踢波拖泥度帶水。而是他個性純真，經常講及若一旦不踢足球，便會在避風塘「拋絲拖魚」（釣魚）亦夠食，因而，友輩呼為「拖佬」。

渾忘「球王」李惠堂?!

足總 90 周年紀念晚會舉辦問答遊戲，其中一條問題是：本港足球圈有多少父子兵及兄弟兵？席間很多人只答出張金海、子岱、子慧父子、兄弟兵及袁權益、權滔兄弟兵。其實，兄弟兵，早年有「渣四」李德祺、洪祺，其後有來自澳門的郭氏三雄——郭石、郭有、郭錦洪及曾效力「原子巴士」的司徒文、司徒堯及「大細喪」周少雄、志雄等人。

然而，令我最感遺憾的竟然是「球王」李惠堂、李育德這父子兵沒有人提及，好像在香港球壇不曾存在，球壇功勛蕩然無存！人生便是如此，「球王」又如何？無論你生前何等叱咤風雲，死後也會隨風而逝，無怪乎幾百年前，蘇軾早已慨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球王」李惠堂在本港以至亞洲足球球壇的成就至今無人能出其右。雖然有些妒忌他的人，呼作「球怪」，但亦無損世人對他的尊崇。李惠堂腳法精湛，為該年代足球尖子，他的臥射絕技，至今仍未有人學得到。「老惠」學歷雖為中學肄業，但他努力自學，中英文造詣頗高，著有《球圃菜根集》，每有發表演講，毋須講稿，講來絡脈分明有理據。我與他一齊帶隊南遊，當地足球界對他至為尊崇，每有宴會必坐首席，縱是領隊也禮讓於他。「老惠」曾任亞洲足協祕書長、世界足總副會長。1966 年足球世界盃在英國舉行時，也安排他坐在英女皇前面一排。

李惠堂原是大坑村居民（大坑仔）。1923 年，南華甲組隊感於前鋒人才缺乏，恰見其球藝日進，予以擢升機會踢甲組。同年 8 月，香港南華足球隊首次遠征澳洲，由應屆主席莫慶帶隊，「老惠」隨隊出戰，一鳴驚人，第一場在雪梨（悉尼）出戰新南威爾選手隊，個人連中三元，獲「善射將軍」美譽，選為最佳球員之一及獲贈特別金章，從而為日後登上「球王」寶座奠下基礎。「老惠」不只足球球技超卓，網球及麻將亦打得一流。平時，我也會與他在中華游樂會打網球，他是「球王」，喜叫別人做「水波頭」。我曾

講過，一個人聰明，麻將一定打得好，「老惠」打牌贏多輸少。足球圈中，麻將打得好的還有「香港之寶」姚卓然及周少雄。

■球王李惠堂

好漢最怕病來磨

50年代，「球王」李惠堂嗣裔「太子」李育德崛起，由於他跑動姿勢有如人力車夫（車仔佬），綽號「拉車佬」。李育德效力南華會踢正前鋒（中鋒），當年為南華「四條煙」年代，前鋒五將，為「莫牛」莫振華、「肥油」何祥友、「香港之寶」姚卓然、「牛屎」黃志強，加上李育德。這條前鋒線在當年來講，所向披靡。李育德之腳下功夫若非了得，又豈能與「四條煙」並駕齊車。李育德不只足球踢得好，桌球也打得好。但願在我講出他打桌球功夫不錯後，不至影響他「捉雞」（一笑）。

「球王」李惠堂退休後，擔任電台足球評述，為本港第一代電台足球評述員。與此同時，不忘培育後輩，擔當國家教練重任。1958年，中國足球隊參加東京亞運，將士用命打入決賽，與南韓隊爭奪金牌，打至加時，中國隊以十人應戰，在臨完場前一刻，身材矮小的「牛屎」黃志強奮不顧身「插水式」飛身頂入決定性一球，擊敗南韓奪標。這次中國代表隊教練，便是「球王」李惠堂。

然而，天妒英才，一代「球王」卻遭癌魔奪去寶貴生命！

「老惠」身材高大，體格魁梧。但自從患上癌症後，日益消瘦，一如廣東話所講：「病到不似人形！」舉殯之日，瞻仰一代球王遺容，看見躺在棺中的英雄偶像完全「縮晒水」，為之鼻酸，不勝欷歔之至！

談及「球王」李惠堂舉殯之日，我與摯友黃興華兄往送殯，遇有一事曾耿於心，至今才釋懷。事緣是日剛巧香港殯儀館門前修路，我們落車後，須繞道而行。當時，殯儀館有職員在門前招呼弔唁人士，其中有位職員認識我，出於一片好心免我行枉路，連忙上前招呼指引說道：「韋生，呢頭近。」我聞言，當場暗呼「大吉利是」！因為廣東話所講之「呢頭近」乃言步入死亡！

幸好，至今仍身壯力健，食得玩得，對此不吉利的說話不再惦掛，人亦釋懷。

星星和我會記得你

前文談及不吉利的說話；往往令人留有擔心回憶。

有一年，年初七往中區萬年大廈京華酒樓（今之大快活）飲茶與周有先生相遇，他老遠便與我打招呼。周有與我同為仿林中學校董，見面少不免寒暄一番，他客氣地要請我飲茶，替我「埋單」。本來，「埋單」乃指「找數」或「結帳」之意。但周有做殯儀館生意，經由他「埋單」，乃有打理身後事之涵義，認真大吉利是。我連忙推謝，但仍被他搶先一步「埋單」。這一年，我心中一直不安。然而，世事難料，周有竟在這年去世。

說罷一些不快往事，且再講當日足球圈中人聚會，竟然出現連「球王」李惠堂也渾忘腦後的現象，是「無知」？是「炎涼」？不想論斷。不過，卻令我不期然想起曾在本港叱咤一時的周錫年爵士。周錫年爵士本是眼科醫生，從政後，在葛量洪時代飛黃騰達。1958 年，我做東華三院總理時，就職典禮也是由周爵士主持。

周爵士不只是兩局「紅人」，也是馬會副主席，華人入會須經由他「面試」。現今人稱「政壇教父」者，當年也拜於帳下，由周爵士帶「出身」。

然而，世事每多變幻，70 年代，周錫年爵士公開支持華資地產公司與英資「置地」交手爭奪「牛奶」控股權，馬上導致他在港府中地位逆轉，其政壇光芒頓失，連擔任多年的馬會副主席職位也失落，從此銷聲匿跡。

記得永隆銀行中環總行大廈落成，舉行啟用典禮時，出席嘉賓包括財政司夏鼎基及周錫年爵士。酒會上，目睹夏鼎基視周爵士如無睹，正如廣東話所講：「眼尾都唔望一下」，我第一次看到這種「青眼白眼」情景，心中不寒而慄。

感受着「球王」李惠堂及周錫年爵士這兩宗事，使我想起年輕時有首歌歌詞：The world may forget you. As time goes passing by. But stars will remember. So will I！（隨着時光消逝，世界也許會忘記你，但星星會記得，我也一樣！）

年輕時聽歌學英文唸口簧，不甚了了。如今老去，人生經歷多了，才知這簡單歌詞寓意深長。

■周錫年爵士在長腿小姐選舉活動中為勝出的佳麗加冕。

中國人喜族群聚居

2004 年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投票翌日晚上與朋友們共膳。事前眾友曾講好席間不再談選舉之事。但其中有位投泛民主派票的朋友心中仍有根「刺」，忍不住提起選舉事，他認為福建幫影響這次選舉結果。

香港原居民以寶安縣人為主，客家人則多聚居新界。及至開埠後，南（海）番（禺）順（德）人紛紛來港定居，其後潮（州）汕（頭）人氏亦來港營生，在族群中潮州人最大。

1948、49 年爆發內戰，很多上海人及外省人南下香港避戰火。一般上，廣東人稱外省為「鬧（上聲）鬆」。「鬧鬆」之名緣於早年江西人南下粵省營商，稱廣東人為「老兄」表示親切，「老兄」發音近似「鬧鬆」，但本地人多不明「鬧鬆」便是「老兄」，反正你「鬧」我也「鬧」，同樣以「鬧鬆」呼外省人。

早年上海是我國大都市，商業發達，上海人財政較穩定，因內戰便攜同財物來港避難。中國人喜聚居在一起，這不單繫於生活習慣相同，也基於同文同種有個照應，觀之世界各地眾多唐人街，可見一斑。話說上海人來港後聚居港島北角，未知是否上海閏人李裁法搞了間北角麗池夜總會，儼如標旗，上海人便聚居於此，北角變成「小上海」。當時，本地人對來港上海人亦十分抗拒。

首先是聽不懂上海話，當年坐電車頭等，上海老兄們在車內談話，聲調高尖刺耳，令本地人不勝其煩。另方面，本地年輕人對上海仔、上海妹的舉止打扮既羨慕又妒忌。事實上，上海人衣着追上時代，香港仔仍是穿着白恤衫、藍斜、黃斜褲校服的時候，上海青年已經着牛仔褲。

當時，絕大多數香港青年對牛仔褲一無所知，不單只利源東、西街欠奉，甚至建成、萬成、龍子行及各大公司也沒有發售。當年在香港買牛仔褲，須根據美國兩間郵購大公司出版之目錄，匯款訂購。那年代美匯為 1 美元兌 6 元 6 角港幣，而且還有外匯管制，買美元須申請，訂購貨款匯出後，差不多一個月時間才收到貨。

染黑牛仔褲取巧

早年牛仔褲分平價、貴價兩種。價錢便宜為底面也是藍色，貴價貨則面為藍色底為麻白色。穿着牛仔褲必將褲腳翻摺，露出麻白底色才夠「威水」。

當年，有一行業為街邊染布，染布佬挑着一對火水罐，沿街叫喊「染衫，染布」，但只能染黑色及藍色。街坊若要染衫褲、布料，染布佬將黑色或藍色染料放在火水罐內，再加入適量清水，溶解染料後將需要染色之衣物放入火水罐中，然後升火，把火水罐中的衣物及染料水一齊煲至一定時間。染妥後，衣物便交回給顧客自行晾曬。

那年代，我國染料質素較差，有所謂「生紅死綠」。此非講意頭吉利，而是紅色衣物容易褪色，只有藍澱及黑色是實色。

談及顏料，不能不提及本港第一代超級富豪何東爵士。何東爵士本是渣甸（怡和）洋行買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買入貯存很多德國顏料。戰事爆發後，內地顏料來源短缺，全中國的顏料都由何東爵士供應。

話說回本港早年的牛仔褲，平價貨底面也是藍色，若將褲腳翻摺來穿着，便也自曝其劣。於是有些人幫襯街邊染布佬，將牛仔褲染成黑色，將褲腳翻摺來穿着時，便可取巧藏拙。

「小上海」變「小福建」

早年，上海人雖攜同財物走難來港，正所謂「坐食山崩」，便在香港投資營商，其中開設最多的是食肆。我最早幫襯食上海食物，是上海舖在門口放置一個大平底鑊賣的鍋貼（煎餃子）。

上海人與廣東人飲食習慣不同，當年廣東人對俗稱的「手震」（小帳，後來稱作貼士）不甚着重，但上海館子卻有所不同。有一次光顧英皇道「黃家棚」，在二樓雅座喫畢，結帳落樓時，二樓夥計將那摺成長幅形、平時用作拂揩枱椅的白布往左肩一搭，大聲唱諾「多謝小帳……」夥計一個接一個，由二樓一直嗌到出門口，若小帳少予，頗難為情。

40年代，上海仔初來埗到已着牛仔褲，上海妹亦打扮時髦，這相對本地「真光」女生仍着藍布長衫校服之「老土」形狀，確令本地青年既羨慕又妬忌。女生內向涵蓄，雖有羨妒亦不形諸外，但男生則「嬲到出面」。我有些朋友對上海仔看不順眼，有一次「班馬」（糾眾）要打一個上海仔，理由是這上海仔着牛仔褲時，雙手擺出如美國電影西部牛仔拔槍姿勢，十分「唔順超」，非「教訓」不可。

由此可見，當年一個新族群來港，難被本地人接受。

話說回是日晚膳，席上對福建人表示不滿的朋友本身是上海人，他來港時日已久，日子有功，已能講得一口似模似樣廣東話。他在談論福建幫影響今次選舉結果時，也嘲笑福建人穿着「街坊裝（睡衣、拖鞋）」出街失禮。

我心中不由暗笑，這可真個的是「河東；河西」。40年代上海人來港，本地人甚為抗拒。現在居港的「老上海」，同樣地抗拒來港的福建人。

無獨有偶，當年上海人來港聚居北角，北角乃有「小上海」之稱。如今時移勢易，來港福建人聚居北角，北角成為「小福建」，堡壘街、建華街、渣華街一帶，講福建話的人多過講上海話。

《羅賓漢》首創舞廳版

友人好客，設飯局與朋友相聚，座上多是過氣新聞界朋友，席間多談及浮沉報壇幾十年經歷。有論談及其任職年代舞廳版編輯沒有薪酬，言下之意，乃指舞廳版編輯向舞廳「收片」（收黑錢）。

我雖然退休多年，也曾做過記者、編輯、總編輯及老闆（總經理），管理過兩家報館，不單只熟悉報社運作，對各友報上下人事亦相熟。戰後和平，《羅賓漢》首創本港舞廳版，這份俗稱「細度」之十六開度小型報紙，老闆蕭思樓（筆名「過來人」）乃上海人，亦有人說他是寧波人。《羅賓漢》專門向本地之揚州理髮店售賣，報道舞廳及夜總會消息。《羅賓漢》開創舞廳版後，《華僑晚報》及《真報》相繼跟風。《真報》於每日午後一時出版，曾有段日子執報紙舞廳廣告牛耳，舞廳版編輯張飄零亦為上海人，面面俱圓，長袖善舞，離開《真報》後曾搞夜總會，其中銅鑼灣「翠谷」曾是夜遊人聚腳處。繼《真報》後，《南華晚報》夜生活版崛起，包括舞廳廣告在內之夜生活廣告，每日多達兩大版。

從報館運作來講，有些人指舞廳版編輯到舞廳「收片」，乃妒忌別人收入豐裕，誣為「收片」而已。查實，舞廳版編輯接洽舞廳廣告，賺取廣告佣金，正所謂「多勞多得」，有何不可？

當年《南華晚報》夜生活版（舞廳版）編輯「肥財（馮財）」，和氣純品，人雖二百多磅重，仍日夜奔走接洽廣告，不單只攞大廳廣告，相關中、細廳及酒帘廣告亦照做如儀，廣告佣金收入自然可觀。「肥財」本非廣告行出身，太平洋戰爭時，他是西環「勝利友」。所謂「勝利友」，源於二次大戰日軍攻港入城時，駐守西環之唐人警察脫掉制服換上便服，並將警槍丟落街，以免遭日軍「追殺」。當時西環最多「大難友」，這些人「膽正命平」，他們檢獲街上之差人棄械，結黨打劫附近的「台」，住戶為免受騷擾，多予以金錢「買怕」。付錢後，門口貼上一張上書「勝利」二字紅紙，便不會受擾。因而，這些收保護費之人（大難友）又稱「勝利友」。

夜生活「今宵何處去」

戰後和平，《紅綠日報》社長任護花先生仍以「周白蘋」筆名撰寫《牛精良》故事。

戰前，任護花先生以筆名「周白蘋」撰寫《中國殺人王》故事，風靡一時，家傳戶曉。《牛精良》則以戰時省港江湖人物為背景，其中亦有談及「勝利友」。

近年，有電視台聽到我講及《牛精良》故事後，便開拍《牛精良》劇集，但沒有根據「先生」原著，而只用其名另撰故事劇本。二次大戰後，《蝦球傳》與《牛精良》也是寫實小說，廣受普羅大眾歡迎，人物與情節均深入人心，豈容竄改杜撰。

話說回當年《南華晚報》夜生活版（舞廳版）編輯「肥財」，自己不辭勞苦接洽廣告，他兩子亦在報館工作，寫稿或任職記者，次子馮安曾先後任職《南華晚報》《紅綠日報》突發新聞記者，並曾客串業餘時裝模特兒，其後在《東方日報》以「夜貓」筆名撰寫夜生活專欄。

談及夜生活專欄，不能不一提當年《香港夜報》的《今宵何處去》。著名體育記者錢景麟撰寫之《今宵何處去》開拓夜生活專欄，也曾風行一時，夜遊人士持此問津。馮安倣學前輩，在《東方日報》撰寫夜生活，同樣受夜遊人士歡迎。90 年代，馮安移民加拿大，間中亦有返港與舊友相敘，仍見健談。

舞廳廣告，舞小姐動態報道，除見諸報紙舞廳版、夜生活版外，戰後和平，本港亦出版過一些 16 開度或 32 開度小型雜誌，專門介紹舞小姐生活，銷路頗為不俗。

一份報紙版面繁多，諸如國際新聞、本地新聞、經濟新聞、體育、娛樂、馬經、舞廳夜總會夜生活、婦女家庭兒童、小說副刊林林總總。縱是部門主管，版面編輯，若不是自己管轄的那一瓣，只以耳作目，豈能作準。

舞廳版編輯靠自己辛勤努力，奔跑於大中小舞廳之間持洽廣告，賺取廣告佣金，又豈能說成「收片」。

「鹹蝦燦」「西洋人」

日前行經中區環球大廈，聽到兩位技工打扮的年輕人說了一句話：「鹹蝦燦今日番嚟。」當時，我有點愕然，若說「亞燦」，這一點也不出奇，因為多年前本地電視台有套劇集，劇中人來自內地的新移民「亞燦」，來港後對一切新事物好奇、無知，行藏「老土」，因而引發本地人對來自內地的新移民統呼「亞燦」。

但是「鹹蝦燦」是上兩代人的口語，何以這兩位青年技工會說出這名稱？真有點令人摸不着頭腦。

早年，港澳居民稱西洋人（葡萄牙人）為「鹹蝦燦」，後來，「鹹蝦燦」不單獨指西洋人，範圍擴大至泛指非華裔、非白種人的第三國籍人士。我年輕時，港澳的葡裔人士呼葡萄牙為「大西洋」。澳門回歸前，位於新馬路的澳門葡國銀行名叫「大西洋銀行」，澳門葡幣稱為「西洋紙」，葡萄牙人則稱西洋人或西洋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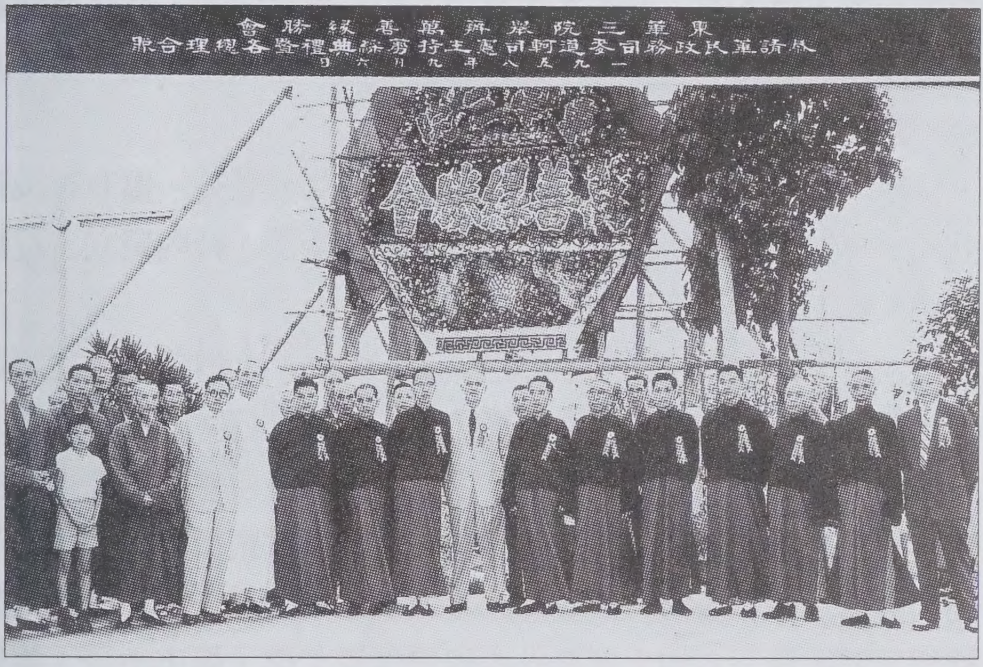
葡萄牙佔踞我國地方較英國早。明朝時代，葡萄牙已佔踞澳門，英國人東來之初，全賴澳門葡萄牙人相助。香港開埠後，由於不少西洋人懂曉英語，又識講廣東話，成為中英人士之間最佳中介人。上世紀 20 年代，爆發省港大罷工後，英國人不信任本地華人，重用第三國籍人士，招聘警員也特別從山東威海衛聘來山東差，盡量不用本地人。

西洋人信奉天主教，港島堅道天主教大堂附近之聖若瑟樓住滿西洋人。早年「大行」例如中環滙豐，職員大多數也是西洋人，任職該行的華人只有一個買辦房。

教育方面，大多數西洋人子弟在灣仔書院求學。灣仔書院亦稱嘉道理書院，簡稱 EK。戰後和平，嘉道理書院亦有華裔學生，但不久，華裔學生升中時，多轉讀皇仁書院，嘉道理書院便成為清一色第三國籍學生書院。此外，位於堅尼地道的聖若瑟書院也有很多第三國籍學生，同學在校內交談以英語為主，投身社會後，英語講得不錯。

上世紀 40 年代，我國政局動盪，內地，尤其是上海之第三國

籍人士紛紛來港，聯合國安排他們移民外國，由於巴西講葡文，西洋人便多數移民巴西，因而引發本港西洋人也紛紛移民巴西。本港西洋人紛紛移民後，滙豐才逐漸增加僱用本地人。



■1958年9月東華三院舉辦萬善緣勝會，圖為各位總理和華民政務司麥道軻（正中站立者）在剪綵儀式上合影右起第四人為筆者。

西洋會會產豐厚

香港人熱愛賽馬，香港馬會每年都會舉辦不少盃賽，其中一項盃賽名為「西洋會所盃」。

西洋會是本港著名會所之一，該會重視會員福利，在會所用餐午膳堪稱「平靚正」。西洋會資產十分可觀，位於中區雪廠街的整幢會所大廈市值不菲。近年本港西洋人紛紛移民巴西，西洋會會員愈來愈少，若該會一旦停辦，光是會產的攤分已相當可觀，但不易入會，只有羨煞旁人。

早年，本港喜愛僱用西洋人的「大行」除滙豐外，還有香港電燈公司。早期電燈公司的發電廠位於北角電廠街，廠內豎立三枝煙囪高聳入雲。

上世紀 60 年代，本港地產復蘇，「保華」車炳榮在天后廟道山頂興建雲峰大廈，傲視港島東區，景觀甚佳。但當時民智未開，竟有傳說建於山頂的高樓大廈一旦遇上颱風襲港便會搖搖擺擺，亦有說雲峰大廈倣如神主牌般立於山頂，而山下電廠街電燈公司之三枝煙囪則如三枝香遙祭，對雲峰大廈之風水十分不吉利。雲峰大廈在種種流言衝擊下，加上當年社會經濟環境欠佳，樓市不景，銷情欠佳，該大廈一個二千多呎單位，亦只售五萬元。若在現時，北角英皇道商住大廈的一個有蓋車位售價也不止五萬元。

其後，社會經濟環境轉佳，樓市趨旺，雲峰大廈銷情劣勢得以扭轉，電燈公司亦將發電廠遷往鴨脷洲，不吉利迷信之說，亦自動消失。

話說回電燈公司曾僱用不少第三國籍人士，其中亦有足球名將。我主持東華體育會時，麾下「東華」主將杜永權便是任職港燈的西洋人。杜永權掛靴後，任「港燈」領隊，參加足總乙組賽事。

當年我家工廠位於北角渣華街與糖水道交界，與電燈公司位於炮台山道宿舍接近，一班十來歲任職電燈公司第三國籍青年，經常到我設在廠內的健身房學打西洋拳，大家建立友誼。日前，與印度會餐廳主持「印度西施」相遇，談及昔日那班打拳青年，其中有高

就為大法官、亦有已移民，亦有物化。歲月流逝，昔日風華正茂，如今垂垂老矣，言來頗見欷歔。

■香港電台在第 19 屆工展會會場內作廣播。圖為中文台節目助理甄惠卿小姐在主持點唱節目。

玉石拍賣另有乾坤

內地居民「自由行」來港旅遊，喜往金舖買金飾。據報道，本港一家上市集團屬下金飾店，每日有 6,000 名「自由行」人士光顧，相當可觀。

早年，本港金舖集中在大道中至中央戲院（現今中央大廈）一帶，金舖分為買賣金飾及珠寶玉石兩種。一般人買金，多為嫁娶喜事；辦嫁妝。平時經常買金以俗稱「蜑家」的水上人最多。「蜑家」世代相傳習慣買金，我家大道中老店，左鄰右里多金舖，兒時常見「蜑家」婦女出入金舖。

上環孖沙街金銀貿易場為經紀及客戶買賣及炒金場所，一般人賣金直接賣給金舖。金舖將金飾在黑色的「試金石」上輕輕地劃一劃，石上沾了金屑，然後用「黃水」（兩種鏹水混合而成化學藥水）測試這些金屑是否真金。當證實是真金，買賣對方講妥價錢後，金舖還須將金飾剪開，看清楚中間會否包着鉛。

金飾店除買賣黃金外，也做鑽石首飾生意。早年未有光學儀器，遇有客人上門買賣鑽石時，店主及經驗豐富的夥計便會用一張白紙對摺，將鑽石放在摺紙窪中，然後踎在門前騎樓底近街處，利用街上陽光光線，憑經驗鑑定鑽石的「火」（成色）。此外還會用放大鏡仔細觀察鑽石有沒有黑點及瑕疵。為防「走漏眼」，店主及幾個經驗豐富的夥計輪流踎在門前細心鑑定，取得一致意見，認為沒有問題才成交。兒時，看見那些大老闆竟然也紓尊降貴，同樣踎在門前拿着摺紙鑑定鑽石，心中頗為奇怪。

早年玉石拍賣，多數在上環永安公司側之客棧進行。我姐夫家族經營珠寶玉石生意，其先翁曾任珠寶首飾行理事長，我因而得於兒時參觀過一次玉石拍賣。當年的璞（蘊藏有玉的石頭）多數來自緬甸，販商用竹箕載着璞，每箕約為三、四塊，以整批交易，不作零售。賣家在璞上開一個小窗，買家與幾個行家從這小窗中看到璞內的「肉」，再根據所見的玉紋推斷蘊藏的玉質面積。主持拍賣的人穿着長衫，拍賣時將手縮在長且闊的袖櫳內，買家伸手入其袖櫳

內「搵手」講價。拍賣人分別在左右袖櫳內同時與兩個買家「搵手」講價，買家也不知對手出價多少。

■韋氏家族在韋宅花園一角合照，時為 1939 年。

甘棠第內設戲台

港島荷里活道中央警署列為古跡，並計劃如同九龍水警總部一樣，招標交由發展商發展。本來，既列作古跡文物保存下來，便不能拆卸重建，但這次中央警署卻招標容許部分重建，其做法令人摸不着頭腦。試想一下，在同一地盤內，一部分列作古跡須予保存，另一部分則交由發展商進行改建。這麼一來，有如一個穿着唐裝長衫的人，外面加上一件西裝外套，顯得不倫不類。

中央警署範圍內有多株百年老樹，縱然發展商獲授權發展部分地皮，如何安置這些大樹，亦大傷腦筋。昔日快活谷馬場重建時，將其中四株老年大榕樹另行覓地遷種，也花了幾千萬元。此外，加路連山南華會進行擴建時，有一株大榕樹卻不准遷移，結果白白枯死，現在所有工程亦告停頓。尤有甚者，合和實業的灣仔區發展計劃，也因為區內有一些古樹不能砍伐而擱置。

談及古跡古物不准拆卸重建，較早時有報道司徒拔道「景賢里」招標拍賣。當時我在蕪文中已指出，古跡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必定反對。果然不幸言中，業主在壓力下，只好取消招標，這委員會權力之大，令人莫明所以。

兩年前，港島衛城道的私人物業「甘棠第」同樣遭受古跡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反對重建。「甘棠第」是早年本港聞人何甘棠先生私人物業。何氏家族是香港最顯赫家族，其中以何東爵士知名度最高。何甘棠先生辭世後，摩門教在 1956 年買入作港區總部，兩年前招標拍賣。由於古跡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反對拆卸重建，最終由港府斥資買入，列為古跡文物保留下來。「甘棠第」面向堅道，入口則在衛城道，如果從此大宅入口處往屋內望去，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但內裏另有洞天，大廳末端建有一個戲台，這源於甘棠伯喜愛粵劇，平時經常邀請伶人或電影明星到家中演出，有時候興之所致，還親自粉墨登場。有一次，甘棠伯在高陞戲院登台籌款演唱《辯才釋妖》，此曲須盤足坐着唱，由於曲詞長，甘棠伯唱罷雙腳亦麻痺，須由工作人員參扶起身返後台休息。

學者考據指鹿為馬

何甘棠喜愛粵劇之故，經常邀請伶星回家演出，伶星與何氏家眷逐漸相熟，其後，紅伶李海泉與何伯之女相戀，前往美國雙宿雙棲，誕下國際影壇巨星李小龍。

早年，本港有錢人家十分重視關防，以免鬧出緋聞。我家女眷多，先父從不邀請朋友回韋家大宅飲宴，有甚麼喜慶應酬也設宴酒家。

且說當日「甘棠第」提出招標，有西報記者撰文，說道有大學學者考據指稱：「甘棠第」在日治時期曾被徵用作日本憲兵總部，殺人無數云云。

查實，這些所謂考據，屬於指鹿為馬。日治時期，何伯擔任香港馬會主席，從未遷離「甘棠第」，換句話說，「甘棠第」從未被徵用作日本憲兵總部。其實，當年被徵用作日本憲兵總部的是羅便臣道 52 號韋宅。

1941 年 12 月，日軍攻港，港府徵用我家大宅地牢收容附近「難民」。我家大宅是石屎樓，鄰居多為四層高木樓，港府為安全着想，便徵用我家大宅地牢予附近 200 多居民暫住，並由我家供應伙食。

未幾，港督楊慕琦投降。日軍舉行入城儀式後三日，憲兵部徵用我家大宅。直至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我家大宅改由英軍軍部繼續徵用至 1948 年才與九龍喇沙書院一齊解封。

「甘棠第」與我家大宅相距僅一箭之遙，很多人難免會把這兩間大屋搞混淆。有一次，吳楚帆對我說：戰前曾到過我家，顯然是吳楚帆也把「甘棠第」與韋宅相混淆了，當時我沒有指出他搞錯。

何甘棠辭世逾半世紀，有些人對這香港聞人已遺忘，但其子裔何世威，對資深報人來講應不陌生。曾有一段頗長日子，何世威任職簡稱「華民（上聲）」——華民（平聲）政務司，負責報刊註冊登記及廟宇、墳場管理。各報負責人經常要與「威叔」打交道。

華民統管唐人事務

早年，香港華民政務司曾有過一段輝煌顯赫日子，如今，知者不多，不由人不嘆息歲月無情。

本港開埠初期，英國人越洋東來，對中國人生活習慣不了解。1844 年設立華民政務司，開始時「華民」只負責人口登記工作，其後擴展至「撫華」職責，所有唐人事務也歸其管轄。

由此，事無巨細，從太平紳士的委任至俗稱「斬雞頭，燒黃紙」的宣誓，也在其權職範圍內；與此同時，並有權入屋搜查華人住所、船艇。

早年「華民」統管本港華人事務，權力之大，堪稱一時無兩。不止如上所述，甚至連樓宇買賣、婚姻調解也在其管轄範圍內。

當年，港府雖然已設有田土廳，但市民買賣樓宇亦經由「華民」登記。

與此同時，那年代本港未有婚姻註冊署，結婚則毋須註冊登記；有關離婚案件則由「華民」調解。

戰前，港人不愛打官司，正所謂「死不入地獄，生不入官門」，律師多數是富家子弟，並不志在打官司的收入，因而遇有男女雙方感情破裂欲訴諸法庭時，便會勸雙方以和為貴，轉介予「華民」進行調解。而當年「華民」亦一本「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的中國古老傳統思想，進行調停婚姻糾紛。

早年，本港未設立婚姻註冊署，未實施一夫一妻法律制度時，在本港結婚則毋須註冊登記。市民結婚只依循古例「三書六禮」，納妾「請飲」，生仔擺滿月酒便行。

中國人重視承繼香燈，生仔擺滿月酒，到賀賓客為證並在鄉下祠堂「上燈」，以男丁子裔資格入族譜。

現今，新界地區仍重視男丁「上燈」古例，「上燈」後享有「丁屋」權利。新界居民「上燈」時吃盆菜，我也曾沾光朋友的兒子「上燈」，常入新界吃盆菜。

「中國通」黎敦義

我正式接觸「華民」是在戰後，當年華民政務司是麥道軻，副「華民」是區偉森、黃廣文。二次大戰時，麥道軻在中國內地做情報工作，熟悉中國人風俗習慣。

上世紀 70 年代，黎敦義任輔政司時，認為當時「華民」制度落伍，提出進行架構改革，邀請各報負責人參加「吹風會」。這種「吹風會」源於 1967 年騷動後，港府經常在政府新聞處舉行「吹風會」，邀請各報社社長、總編輯參加，解釋港府行將實施的新政策。

黎敦義在「吹風會」上提出，擬在港九各區設立「理民署」，他提出「理民」意念，可能與他曾長期負責新界理民府的工作有關。上世紀 50 年代，新界石湖墟大火，他與張人龍合作重建石湖墟。後來更在新界始創「丁屋」制度，原居民有權在自己擁有的地皮上興建每層 700 呎的三層高「丁屋」。

在「吹風會」上，我提出「理民」這個名稱已落伍。結果，即席各人共議用「民政」之名適合。自此，華民政務司歲月結束，進入民政司署年代。

黎敦義是一位「中國通」，其父為傳教士。黎敦義自少在廣東省佛山鎮長大，入讀佛山華英書院，精通中文，講得一口流俐廣東話。

有一次，舉行「吹風會」，與會者多是華人老總，設有即時傳譯，會上一位英籍人士講了一個字 RETAINER，負責即時傳譯的人員一時之間翻譯不出來，黎敦義立刻用一個地道廣東名詞，翻譯為「馬仔」，由此可見其中文程度之佳。

黎敦義退休時，我主持香港電台訪問特輯，他十分念舊，找來張人龍一齊接受訪問，講述當年石湖墟重建經過。

退休後，黎敦義往英國住了一段日子。然而，他對生活了大半生的香港夢縈魂繞，念念不忘，其後又再返港定居，憑着過去人脈關係開設了一間公關公司，與我同行（音杭，行業的行）。

官地拍賣再掀高潮

萬眾矚目的官地拍賣，不日舉行。從近日接連兩幅官地「勾地」的底價來看，這可能是回歸後，一次重大賣地。

地產發展商出價「勾地」，表示這兩幅官地已有墊底價，將來在公開拍賣時，若是反應欠佳，便由出價「勾地」的發展商承受。鑑於本港社會經濟已復甦，通脹再現，多數人預測今次官地拍賣，庫房收入會超過百億元。

對上一次超過百億元大關的官地拍賣須倒數至回歸前，「信和」以 128 億元投得港島小西灣官地，發展為「南灣半島」住宅區。今次勾出的兩幅官地，底價合共超過 70 億元，在目前地產樓市好市形勢下，在發展商紛紛作出儲地部署計劃下，無怪乎業界人士對行情看漲。

回歸前，每有官地拍賣，發展商雲集場內，交頭接耳，聯絡出價，其中在場內壓價投得後，「得主」再行在場外開投，屢見不鮮。有一次，一位年輕發展商任牽頭人，在場內奔走議價，以低價投得官地。事為港督知悉，大發雷霆，指令廉政公署跟進。這個年輕發展商為城中富豪家族成員，唯恐官非纏身鋃鐺入獄！幾經轉托人事，請到當時得令的「魔僧」求情，方平息「督爺」怒氣，擺平此事。

由此，亦足見這年輕發展商少不更事，如果他不在場內招搖搞聯盟，而是在拍賣前於場外與其他發展商聯絡妥當，公議出一個價錢，然後持此價錢投地，正如廣東人所言：官府亦「奈你唔何」！

查實，發展商結盟壓價，早在上世紀 60 年代已流行。當時，行內稱為「分餅仔」。每有官地拍賣時，各發展商事前已有默契，若其中一人出價，其他人只是裝模作樣出價並不去盡，最終由事前議定者以低價投得。當買家與政府完成買賣手續後，便再把這幅官地在場外重新開投。由於在場內壓價，成交價低，則在場外再開投自然加價。於是計算兩者差價「分餅仔」，舉凡當日持有銀行本票在場外有出價之發展商，也可以從差價中分取利錢。

關老爺食餅鯁親

上世紀 60 年代，聰明地產發展商以「有限公司」名義投地「分餅仔」，當投得後，便由「有限公司」承擔一切條款。由於「有限公司」可以更換股東，因而便可以將這幅官地在場外再投，原有得主退出，更換新得主為股東，這樣做不會抵觸賣地條款。但是如果以個人名義投地，便須負責完成賣地條款後才可以轉名。因此，發展商投地，必用「有限公司」。

因而，當官地拍賣由其中一位發展商投得地皮後，其他發展商只須持有（出示）銀行本票，表示自己亦有意投地，便有權在場外再投時參與「分餅仔」。當年這種不成文的利益，相當誘惑，於是便有些人經常手持銀行本票「搵食」。這些人並非想參與地產發展，而是每次也象徵式地出價，表示自己曾參與，真正目的在於分肥。

地產行內有位關老爺，本身富有，並與幾位朋友合股成立一間地產發展公司。關老爺經常手持銀行本票「分餅仔」，卻從未真正有意投地，遂令有些發展商大為不滿。

有一次場外投地，各人故意讓他投得。關老爺在承受這地皮後，已無餘錢再參與「分餅仔」。茶餘飯後，行家紛紛取笑「關老爺食餅鯁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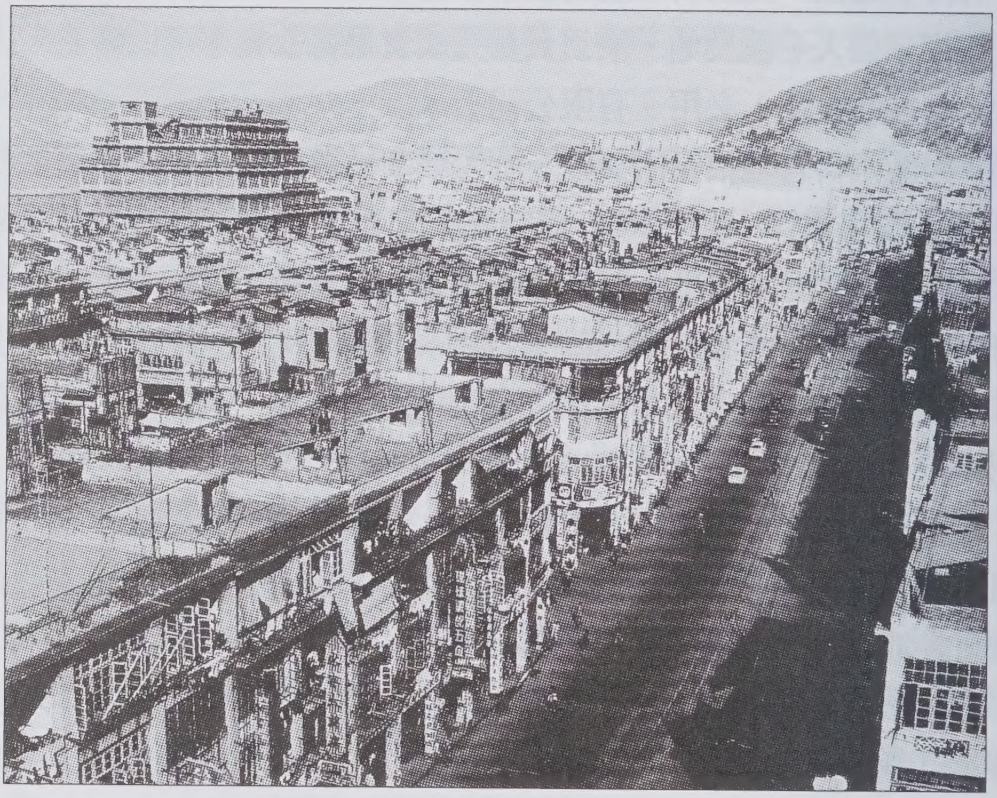
投地「分餅仔」千奇百怪，除了關老爺「鯁親」外，亦有人「偷餅」，令潮州老闆面目無光。

「分餅仔」年代之地產發展商皆屬「闊佬」，其之所以參與，亦但求有得分，不會親力親為。因而眾議交由其中二人，主事有關分「餅」事宜。

其中一位主事人為潮州老闆，有一跟班（馬仔）父為傳媒中人。何以這主事人會收此子為馬仔？一方面由於此人之父為傳媒中人，在有事故發生時，也容易打點。另方面是這位老闆認為夥計的「八字」與他相夾。

一般而言，古老人嫁娶，男女雙方才會夾「時辰八字」，看

看是否相沖。但這位潮州老闆僱用夥計也要看「八字」相夾與否。既然「八字」夾，馬仔自然獲得信任，主事人便將「餅」數交他打理，由他負責「分餅仔」。



■40年代的港島一景，隨着地產市道的發展，代之而起的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

馬仔「偷餅」建大廈

天下間有所謂「見利忘義」，亦有所謂「監守自盜」。分「餅」集團主事人之馬仔，身負分「餅」之責，並負責紀錄場外投地時各人之出價，對一切來龍去脈瞭如指掌，面對這些「街外錢」動了貪念，暗中「偷餅」。由於每次場外投地都由他負責紀錄，如此便有機可乘，間中虛構一兩個人名，加大分「餅」人數，實行食空額，袋袋平安。眾「闊佬」但求自己有「餅」分，乃不意，馬仔「偷餅」乃告得逞。

馬仔「偷餅」日子有功，竟然有錢後在干諾道收購舊樓興建大廈。正所謂「雞卵咁密亦菢出仔」，馬仔起樓之事曝光，各人均詫異他何來有這麼多錢？事為潮州老闆得悉，經一番追查，雖洞悉其「偷餅」發達，無奈「分餅仔」之事亦見不得光，只好「啞仔食黃蓮」，事情不了了之。

馬仔「偷餅」成功，興建大廈，已是夠享夠長，不再替潮州老闆打工。及至 1980 年，連所建的大廈也賣掉，移民海外，不知所蹤。

常言道經商之道不熟不做，地產發展也同一道理。

本港有一大家族後人爭產，其中一位成員之辦公室大廈為家族所有，由於家族不和，要賣掉此大廈分產，迫她自己投地另建大廈。該女士本身並非搞地產，但為保住名聲，顯示自己有錢，便毅然「上車」。豈料正遇上 67 年騷動，銀行收縮信貸，不肯借錢。但是，這女士以個人名義投地，須負責完成賣地條款中建設承諾，在此信貸收緊情況下，頗為狼狽。幸好騷動期間，其經營之行業一枝獨秀，每天也有可觀現金收入，一直支持着地盤開支，按規定完成了上蓋工程進度。但當其完成符合賣地條款時，所興建的大廈相對於附近大廈特別矮，看來是可能因財困問題，未有用盡地皮高度比率。

由此看來，前人言「不熟不做」，放之四海皆準。

南獅以馬步見稱

報載元朗區在 2004 年 9 月 30 日首次舉行慶祝 55 周年國慶巡遊，屏山鄉事委員會派出醒獅隊出場表演前，被警方指醒獅隊穿黑褲服飾，容易令人誤會是黑社會分子，違反巡遊表演規例中附帶條件，遭禁止出場。經多番交涉仍不獲穿着原有服飾表演，醒獅隊便聯同屏山區其他表演者二百多人拉隊離場。

此事我只從報道中得悉，沒有直接第一手詳細資料。若是只因醒獅隊隊員穿黑褲便視為黑社會分子，完全沒有法例依據。

若以黑色代表罪惡，最早見諸荷里活電影。荷里活牛仔片中穿黑衫的必是壞蛋；穿白衫代表正義。然而，在現今新世紀年代仍有此落伍思想，令人匪夷所思。

談及舞獅，分南獅北獅兩種。時下在本港常見的舞獅是南獅。

北獅為文獅，以象形為主，舞獅者的鞋也畫上爪。北獅分太獅（雄獅）、母獅及幼獅。大獅（太獅、母獅）由二人舞，小獅（幼獅）一人舞。另一引獅武士，穿着短衣窄袖之武打衣靠，頭戴英雄帽，出場時以北派之翻觔斗為主。

獅以武功為主，馬步見稱，又稱醒獅。南獅亦為兩人合作表演，一人舞獅頭，一人舞獅尾，獅頭與獅尾之間用一幅「獅被」相連，二人隨着鼓聲起舞，步法與鼓聲配合，渾成一體，由一大頭佛引獅。

南獅有「採青」，此為北獅所無。「採青」起源可能是在清朝。採「高青」傳統方式以籐牌疊羅漢為主，亦有豎立一根粗長竹昇爬竿而上。爬竹昇「採青」乃取其易，真正「採青」應是疊羅漢。在古代戰爭中，疊羅漢是訓練攻城時的一種方式。而在「採青」中，疊羅漢所疊之層次愈多、愈高，表示這武館的武術愈高。

此外，亦有採「地青」。醒獅「採青」時搖頭搧耳、眨眉弄眼，作出各種形態，唯妙唯肖。

「精武」服飾黑衫黑褲

南獅顏色分三種：白、紅、黑。三種顏色代表「桃園結義」中的劉（備）關（羽）張（飛）。白獅（老獅）為白長鬚青獅，代表門派輩分高的「老叔父」。紅獅長鬚，關羽紅臉，世人皆譽關公精忠昭日月，義氣貫乾坤，因而紅獅代表忠義、文武全材。《三國演義》中，張飛性情暴燥，好勇鬥狠，黑獅以張翼德為標榜，武館之青鼻、鐵角、牙擦鬚黑獅表示打得。

話說這次屏山鄉委會醒獅隊的服飾事件，我從報紙上刊出圖片來看，其服飾顏色為黃 T 恤、黑黃相間功夫褲。由於表演之醒獅為牙擦鬚黑獅，隊員配以黑黃相間功夫褲，應無可厚非。

記得 1973 年「香港節」大巡行，有一個商會派有醒獅隊參加，當時由三十多位老師傅帶隊，人人穿黑膠綢唐裝短打，在震天鑼鼓聲中，帶領着醒獅威武地巡遊，也沒有人說他們是黑社會分子。

若說中國功夫衫服飾，精武會學員制服為黑色窄袖短衫、黑功夫褲，教頭（師傅）為黑衫白鈕。

今有個別法律界人士說道：「雖然法例並無明文規定舞龍舞獅人士的衣着服飾，但如果參與者的衣着、打扮或行為會令人聯想到黑社會或非法組織，警方可以作出制止，甚至根據《社團條例》控以『以三合會社團成員身份行事』罪名。」如果以此為標準，加上警方公共關係科發言人所講：「警方已明確表明所有參加者不可穿着黑色衫褲，以免讓人聯想到活動與黑社會組織有關。」那麼，精武會的教頭和學員也穿着黑色功夫衫褲，豈不是也有罪？

今番醒獅隊服飾事件，若單從所接觸的報道分析，頗有疑點，但其中應該另有理由，相關部門應該向公眾解釋清楚。事實上，本港開埠以來，從未有過以衣服顏色定罪的先例。

源於香港的美國俗語

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宋慶齡——永恆的中國心》歷史文物圖片展。我前往參觀時，展覽會場中有位記者訪問一位頗為老貌的市民，問這市民可曾見過宋慶齡女士？這市民有點靦覥地輕輕搖頭。

依稀記得在六十多年前，我曾站得遠遠的見過宋女士。

1941 年的工展會及嘉年華會，同時在北風呼呼寒冬十二月舉行。當年工展會場地位於摩利臣山道現今之新伊館地盤，嘉年華會則在加路連山南華會側，即現今加山車房和電燈公司員工俱樂部地址舉行。這次嘉年華會，首次在本港引入「摩天輪」「八爪魚」等機動遊戲，令市民耳目一新。與此同時，宋慶齡女士在嘉年華會舉行期間主持「一碗飯」 籌款運動，支持抗日戰爭。

這次《宋慶齡——永恆的中國心》歷史文物圖片展，內容從宋女士在美國求學開始，及至與孫中山先生結婚、抗日、參與新中國的創建、致力人民福利、促進國際和平……等等。其中有談及 1937 年至 1941 年間，宋女士以本港為根據地，其辦公機關設於西摩道，在國內及國際以「保衛中國同盟」「工業合作協會」等組織名義，廣泛展開募捐、戰時救濟和組織生產自救抗日工作。

「工業合作協會」這組織，簡稱為「工合」，今次展覽會寫為 GUNT HO。一直以來，GUNG HO 這兩個字是美國俗語。我相信很多人也沒留意有這個美國俗語，但翻開美國出版的英文字典，可查得到這兩個字。這兩個字的正確意思是「合作」。但這兩個字作為美式英文俗語來講，則是「搏命」的意思。

戰後和平初期，荷里活明星尊榮拍過一部電影，片名便是 GUNG HO。影片情節描述二次大戰時，一群海軍陸戰隊工兵奉命在太平洋一個小島上趕急興建機場時受到日軍攻擊，眾人一邊抵抗日軍一邊興建機場，終於「搏命」如期完成工程。

激勵港人愛國情懷

特區政府為加深市民的愛國情懷、熱愛祖國，由公民教育委員會拍攝了一輯國旗、國歌宣傳片，每天在電視台新聞報道時播送。然而，這具有濃厚國家觀念的短片，卻惹來個別年輕時在台灣讀書的市民不滿，嘲笑特區政府這做法為倣效昔日台灣行政措施，認為：「難保有朝一日香港的戲院都會像昔日的台灣戲院一樣，在開場之前都會播放國歌了（當然，台灣播放的是《三民主義》。）看來，這位曾在台灣讀書的市民，真個是「其生也晚」！

香港在港英殖民地政府管治時期，從開埠至 1967 年，舉凡在公眾演藝娛樂場所有所演出，也必須奏英國國歌。尤其是電影院，每到散場，必奏英國國歌，屆時全院觀眾須肅立，待奏完後才可以離座，若有不遵守的話，便一如廣東人所講：「洗乾淨個八月十五等坐花廳（坐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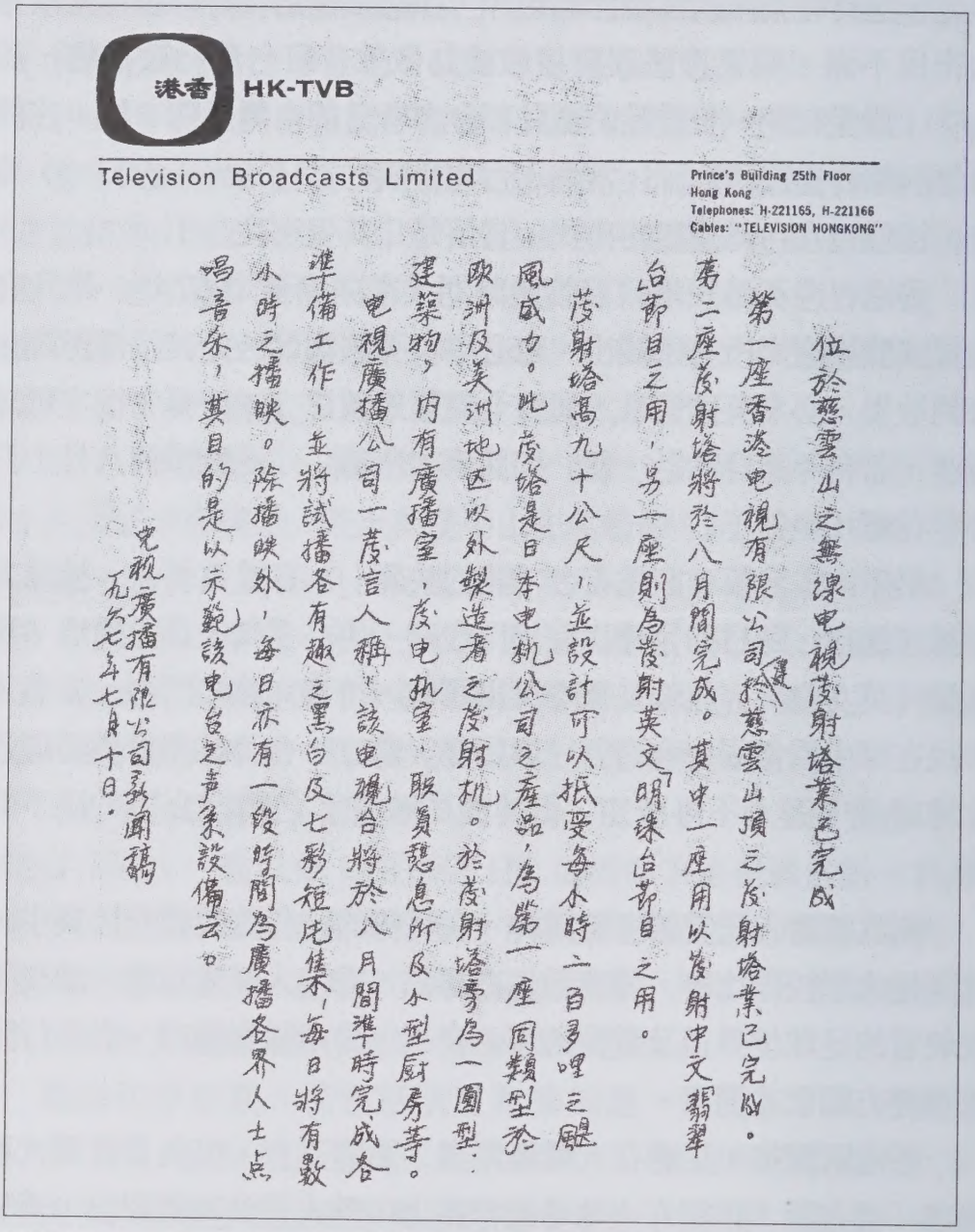
早年，本港第一家電視台「麗的映聲」為有線電視台，拉線入屋播送節目，每日節目播送完畢閂台時，也必在熒光幕上播出「事頭婆（英女皇）」肖像及播奏英國國歌，待奏完後才閂台。當然，市民在家中看電視，會否對「事頭婆」肅立，會否聽完奏英國國歌才熄電視，旁人不得而知，但「麗的映聲」之例行公事，從不間斷。

國歌激勵人民愛國主義精神，在外國的一些重要體育比賽中，甚至是大學校際比賽，開賽前也奏國歌。香港人熱愛足球，徹夜不眠收看的足球世界盃及歐洲國家盃賽事，當兩隊對壘時，必先行列隊奏雙方國歌才開賽。

香港回歸後，足總在大球場舉辦「回歸盃」，但負責管理大球場之「溫布萊」拒絕在大球場旗桿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至於奏國歌則每次收六千元版權費。奏中國國歌需時兩分鐘左右，每次收版權費六千元，相當昂貴，足總在大球場奏過四次國歌，總共支付二萬四千元。

我從未聽過奏國歌要付版權費，更何況作詞作曲的田漢、聶耳

已去世，這些版權費交給誰？為此，在我據理力爭下，奏國歌毋須付版權費，但足總已付出的二萬四千元，仍然音訊全無。



港香 HK-TVB

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Prince's Building 25th Floor
Hong Kong
Telephones: H-221165, H-221166
Cables: "TELEVISION HONGKONG"

位於慈雲山之無線電視發射塔業已完成

第一座香港電視有限公司於慈雲山頂之發射塔業已完成。第二座發射塔將於八月間完成。其中一座用以發射中文翡翠台節目之用，另一座則為發射英文明珠台節目之用。

發射塔高九十公尺，並設計可以抵受每小時二百多哩之颶風威力。此發塔是日本電机公司之產品，為第一座同類型於歐洲及美洲地区以外製造者之發射机。於發射塔旁為一圓型建築物，內有廣播室，發电机室，職員憩息所及小型厨房等。

电視廣播公司一發言人稱，該电視台將於八月間準時完成各準備工作，並將試播各有趣之黑白及七彩短电集，每日將有數小時之播映。除播映外，每日亦有一段時間為廣播各界人士点唱音乐，其目的是以示範該电台之声系設備云。

电視廣播有限公司啟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1967年7月10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於慈雲山發射塔竣工時發佈的新聞稿。

聚餐餘興喧賓奪主

「十．一」國慶聚餐，此為例行公事式的「大棚飯」。平時，朋友們各有各忙碌，難得見面，藉此普天同慶日子，聚首一堂，也都不會斤斤計較菜式。雖然如此，但主辦機構為搞好聚餐氣氛，必備餘興節目，「抽獎」必不可少。

可能是支持聚餐的商業機構熱心人士眾多，以往捐助聚餐抽獎獎品多不勝數，入席時便開始進行抽獎，宣讀中獎號碼，直至吃完最後一道甜品時，仍未抽完。試想一下，從開席至散席，在這起碼兩小時的時間內，司儀不停地讀出中碼號碼，參加聚餐的人一邊飲食，一邊留意廣播有沒有自己的號碼，又怎吃得舒服？又如何與多時不見面的朋友交談？更兼整晚讀號碼，散席回家休息，夢境也盡是號碼，廣東話所謂「冇覺好瞓」。對於這情況，我曾多番向有關方面反映，近年，抽獎時間大為縮短，但起而代之是歌唱與演奏音樂節目。

以外國慣例來講，晚餐講究氣氛，只演奏柔和輕音樂。但本地聚餐時表演節目，表演者盡量將音量調校至最高，方認為「夠班」。

有一次聚餐，我背向坐近舞台，台上進行鋼琴演奏，表演者彈琴時，有若用大槌敲打琴鍵，發出巨大琴響有如雷聲在我的頭上轟響。基於禮貌，我忍耐着捱完表演者彈奏三曲，連飯也不吃便離席。

另有一次在酒樓聚餐，在不足擺設廿圍酒席的場地裏設有音樂台。有幾位愛唱粵曲的客人將擴音器調校至最大聲，擘開喉嚨大聲唱，其聲浪之大，連枱面也震動，可真是「聲震屋瓦」。當時，我對其中一個辦事人講，可否將擴音器音量調細？他竟然說沒有人負責控制擴音器音量。後來，我找着另一位辦事人，才將擴音器音量調細校柔和。

但是一曲告終，換了另一對男女上台演唱，也許是這些「唱家班」平時難得有這麼多聽眾，一於「落力」演唱，男歌者自己走去

將音量又再調高，令人震耳欲聾。有見於此，我連忙向主辦人告辭。

首先我們要知道，無論演奏或演唱，「大聲」並不代表上乘。其次，朋友們一年內難得見一次面，聚餐主旨為「聚」。

貴格飲宴有響局

講開飲宴，本地筵席亦引入外江（江浙地區）菜譜之「八小碟」。此種「八小碟」為開席前淺酌小食，其中有鴨舌頭、醉雞、熏魚、海蜇皮、滷蛋、蠶豆……等等。我對於這些小食不敢恭維。尤其是鴨舌頭，外江佬雖視為美食，廣東人則十分避忌。廣東話「舌」「蝕」同音，「舌頭」如同「蝕頭注」，認真大吉利是。

有人視我老土，不懂時髦，其道時下流行在入席前先飲一點酒，以「八小碟」佐酒，談天說地一番，方正式上菜。

如果說「八小碟」有若西餐的前菜，倒不如說粵菜熱葷相等於西餐的前菜更貼切。

戰前，粵菜有八熱葷。戰後和平，認為八熱葷太多，便簡化為四熱葷。現今再簡化，大多數飲宴只為兩熱葷，開席先食熱葷，吃罷熱葷，已差不多半飽，因而，識飲識食的廣東人，對熱葷十分講究。

早年飲宴，由下午四時開始至深宵，在酒家消磨整個下午與晚上，因而，貴格酒席定必是響局。兩三個「絃索（琴師）」、歌者，攜同二胡、洋琴，結隊賣唱前往大間酒家。彼等十分醒目，看罷酒家樓下「水牌」上之嘉賓題名後，估計到哪一家會有響局，便輕聲問樓面：「乜翁使唔使唱嘢？」再由樓面引路，合者則在宴廳獻唱。

我最記得當年有個「煙屎劉」，此並非他唱腔佳，而是其名字易記。這些組合不作街頭賣唱，只唱酒家響局，他們不辭勞苦，逐間酒家問「使唔使唱嘢？」後來其中有唱腔佳者，得顧曲周郎垂青，成為本港紅伶。

話說回早年飲宴，開席上菜，主人家敬酒並非要打勻全枱，亦非每上一道菜主人家也舉杯說聲「飲杯」才動筷，而這上第一道菜時敬過酒後便各適其適——自便。此外，吃過第一個熱葷後，席上開始猜枚，有響局的亦開始打打唱唱，熱鬧起來。

三大熱葷心頭好

早年，港人思想保守，遵奉「男主外，女主內」古訓，因而，飲宴為男士天下，除非是壽宴或家宴（家族聯歡），否則不會有「堂客（女性）」現身宴會。但酒家饗局唱粵曲，不少戲曲為生旦對唱，席上既無女賓，一旦男士歌興大作，來一曲《胡不歸慰妻》的話，便叫酒家女招待上陣侍唱。因此，該年代之女招待不單只年輕有姿色，而且還須擅飲酒，懂猜枚，有時候還須替「恩客」頂酒、頂拳，正所謂：唱得、飲得、猜得。講開女招待頂拳，別少看此女流之輩，當年很多客人亦敗在她們手上。這並非彼等古惑「彈弓手」，而是後生女眼明手快，對方出拳時手勢稍動便已捉到手影，乃為「後發制人」。女招待猜枚，客人觥（音轟）飲，眾人皆樂，一直飲至深宵散席，各人才扶醉打道回府。

講到飲宴，既然花得起錢，我對菜餚要求是必「奄尖」，尤其是熱葷要最講究。事關吃罷兩三道熱葷後已半飽，接着便是猜枚、唱女伶，對餘下之菜式已不注重。熱葷之中，有三道菜我最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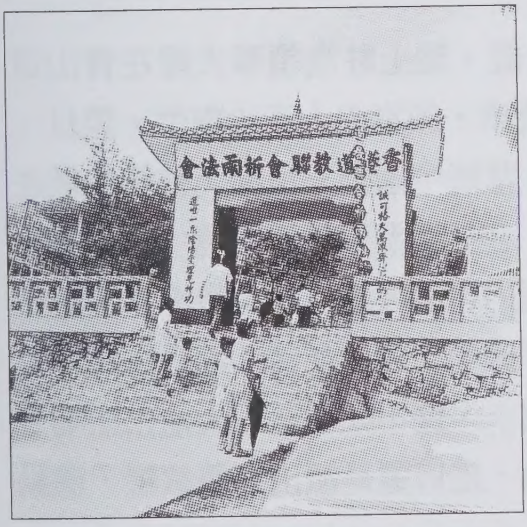
首先是響螺盞。現今所能吃到的響螺，連裙帶邊，薄薄的一片。我要求的是手掌般大小，四周拱起，夠厚身，有「嘟」頭。近年，港澳也吃不到似樣之響螺盞，令人有憾。有關響螺盞此「心頭好」美食，較早時在蕪文《響螺盞幾成絕唱》及《響螺盞講究刀章》中已講過，此處從略。

其次是雞子（雞睪丸）。雞子又稱雞腰，愈大粒愈好，早年流行閹雞，乃有大量雞子供應，如今打針雞流行，生雞雞子供應大減，縱有供應也較細粒，要食這熱葷的話，還須知會酒家提早收購。雞腰必配竹笙，早年竹笙未有人工培植，野生竹笙售價昂貴，上素必有竹笙。

第三道喜愛之熱葷是蟹黃官燕。官燕以越南貨最佳，昔稱「貢燕」，但自從爆發越戰，美軍在越南施放黃色藥劑消滅綠樹林，導致大量燕子死亡，越南燕窩供應大減，遂令印尼、泰國燕窩大盛，主宰全球燕窩市場。蟹黃官燕之蟹黃必須不沾蟹肉，當年此熱葷上

柏，若沾有蟹肉之蟹黃便不收貨，一律打回廚房。近年來，我吃過一次最滿意的蟹黃官燕是在鏞記酒家，甘健成兄特別做給我享用。

■1963年本港制水，街上盡是水桶陣。



■1963年天旱，道教聯合會舉行祈雨法會

■1963年本港制水，家庭主婦背着孩子擔水的情景。

半世紀前雙十騷動

每年 10 月 10 日為「雙十節」，即辛亥革命紀念日。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源於廣東，最後，武昌起義成功，推翻滿清帝制。「雙十節」在老香港腦海中，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四十八年前「雙十騷動」，這是本港開埠以來首次出大規模騷動流血事件。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在此前後，已有不少人從內地來港棲身。每年「雙十節」，這些新移民也會在聚居地方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

1956 年「雙十節」，九龍李鄭屋村徙置區 G 座居民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受到市政局轄下屋邨管理員干預，指稱市政局規例不准掛旗，乃將旗幟除下。事後，傳出管理員「撕旗」消息，這與除下旗幟，在程度上有很大分別。居民聞訊大為鼓噪，麇集叫囂，屋邨辦事處官員雖作出道歉，並容許居民再度掛旗，但民情仍未平息，有不法分子乘機搞事放火、掟石。接着，荃灣寶星紗廠也發生掛旗打鬥事件，事態漸趨嚴重。

「雙十」之日，九龍地區氣氛雖劍拔弩張，幸港島未受影響。當日我駕車經花園道上半山區，尾隨一輛英軍軍車行至舊山頂道時，軍車上跳下一隊英軍，在路口布防設崗，只是不准華人上山頂，仍未出動軍警鎮壓戒嚴。

然而，九龍方面騷動不斷升級，瑞士駐港領事夫婦在青山道乘搭的士時受到暴徒襲擊，放火燒車，領事夫人不治喪生。翌日，10 月 11 日，騷動已蔓延至港島，當時中區仍未填海，暴徒集結在告士打道海傍，毆打外僑及英人。在此情況下，港府遣「首席華人代表」周俊年爵士在香港電台及麗的電視呼籲市民保持冷靜。也不知出自何人手筆，周俊年爵士在呼籲中，開口便講「爾等居民」，如此八股文章，小市民「唔知嗡乜」，倒不如由江湖大佬出頭喝令各人咪搞事，相信較為收效。最後，港府還是派出軍警鎮壓，騷動才告平息。

當年騷動，荃灣地區也曾出現死傷，但亦有個別傳媒採訪以耳

作目，誇大事態，益令市面人心惶惶。至於駐港英軍，發生騷動首日便已出動保護英僑，與本地人無關。

■1956年10月10日李鄭屋村慶祝雙十節，民眾與警察發生衝突，徙置區辦事處的文件與家具被焚毀。

詹培忠吐氣揚眉

詹培忠重返立法會，友輩設宴會展中心慶賀，筵開六十席，可謂之吐氣揚眉。我在這裏講詹培忠，殊非附鳳攀龍。實在，我識他於微時，與足運有關而已。

上世紀六十年代，泰國稅關足球隊訪港，精工錶香港總代理少東黃創保是泰國華僑，設宴款待，我為座上客。宴罷，黃兄邀往府上閒談，表示有意在港組織球隊參加足總賽事，拜托我做參謀。我舉薦當時任職《天天日報》之足球名將「新馬仔」陳輝洪為教練，組織球隊，並介紹《星島日報》體育記者、《南華晚報》體育版編輯黎振出任公關。

「精工」組軍後，參加足總聯賽，由丙組起步，升上甲組。「精工」升上甲組後，邀請我為代表出席足總執委會。及至 1972 年，黃創山接手管理「精工」，仍由我出席足總執委會。

在此之前，黃子明家族「寶光」上市，第一家首創招股書有中、英文版本。其後，黃創保成為美國寶路華錶廠大股東，對足球興趣仍濃，以「寶路華」為名，另組球隊參加足總聯賽。當時，足總內有人認為「精工」「寶路華」同屬一系，黃氏家族不能有兩支球隊參加甲組聯賽。我在執委會上表示，香港很多人與不同的體育會扯上關係，以我為例，既代表「精工」，也是「南華」一分子，這並不代表「精工」與「南華」同屬一個組織。由於反對「精工」與「寶路華」同時參加甲組聯賽者的理由不足，便被足總執委會否決。但仍有人提出法律訴訟。當時，由我代表「精工」；剛來港的詹培忠代表「寶路華」出庭。結果官判我方得直，「精工」與「寶路華」同時參加甲組聯賽。未幾，詹培忠取得股票經紀牌，他除了替「寶光」揸弗外，其他大公司亦經他負責買賣，有「金牌莊家」之譽。幾年前，由於上市公司關係，離開議事殿堂，很多人以為他從此銷聲匿跡。如今經過多年努力，重返議事廳，有些傳媒稱他為「四大惡人」之一。我覺得他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事實上，一個人理直氣壯，又怎算是「惡人」。

環保澤蔭喜靈洲？！

本港主要的監獄設在赤柱。早年，赤柱為郊野之地，人煙稀少。日治時代，日軍除將英國戰俘囚於赤柱監獄外，赤柱聖士提反男校也徵用作囚禁英國戰俘之用。當年，有戰俘曾在赤柱發現巨大野獸腳印，一般指為老虎腳印。由此，可見當時的赤柱何等荒蕪。

本港社會繁榮進步，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如今的赤柱已發展成人煙稠密，遊客雲集的旅遊景點。與此同時，在社會發展相應下，罪案亦增加，赤柱監獄也有人滿之患。

為此，港府計劃在喜靈洲建造一座新監獄，紓緩赤柱監獄所受的壓力。

眾所周知，港府每做一件事，也喜在事前搞一個顧問之類的計劃報告，這次興建喜靈洲新監獄也不例外。港府花了一百萬元，做了一個可行報告後，竟然因為環保人士提出該地區有瀕臨絕種之蛙類須保護，反對在喜靈洲建新監獄，因而港府便擱置這計劃。

喜靈洲原是本港痲瘋院所在地，喜靈洲屬離島地區，隔離痲瘋病人在此診治。

1958 年我做東華三院總理時，也曾訪問過喜靈洲。

早年，由於未發明特效藥，患上痲瘋是絕症，唯一能做到的是將「發瘋佬」「發瘋婆」隔離開來，任其自生自滅。

現今，醫藥發達，已有特效藥治療痲瘋病。曾有一段時期，港府把一些痲瘋病人安置在青山道病院治理，與市民毗鄰而居，有個別病人更往區茶樓飲茶，引起市民不安驚慌，深恐受傳染。

一直以來，民間也有這麼的一個傳說——「發瘋傳三代」，也就是說，其中一代有人患了痲瘋的話，則其病菌會延傳三代。所以，昔日婚姻嫁娶「對親（音趁）家」時必「查三代」。其之所以「查三代」，並非查「身家」貧或富，而是查「三代」之內有沒有「發瘋佬」「發瘋婆」。

赤柱監獄工場

前文談及赤柱監獄，憶及昔日本港監獄制度中有所謂「苦工監」。

「苦工監」源自英國法律，犯人經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後，其中有判在服刑期間做「苦工」，在獄警監管下替政府開山劈石，修建道路橋樑等勞力工作。我們在荷里活描述監獄的電影中，也會看到囚犯在獄警監督下做苦工的鏡頭。

早年，本港法官審案動輒判監，縱為小販阻街，也未必判罰款了事，隨時要「坐花廳（入獄）」。

赤柱囚犯之中，亦有出外工作的。出外工作之犯人，一般可能是罪行較輕，刑期較短。因而在獄警監管下，帶領外出工作，也不會逃走。

上世紀 40 年代，每當晨光絢燦之時，在淺水灣、深水灣、南灣及赤柱海灘，經常見獄警帶領犯人在海灘撿收沖上沙灘的石塊。那年代，這些沙灘，執拾得十分潔淨。

直至 90 年代，發生囚犯外出工作時逃走事件後，懲教署避免再發生此種事件而負上責任，才取消獄警帶領犯人出外工作。

本港監獄與世界各地大城市監獄一樣，監獄內設有工場，工場內有導師教導犯人技能，裨能讓犯人在服刑期間學得一門手藝，將來刑滿出獄重返社會時，好有一技傍身謀生，這不失為一項德政。

各地監獄工場常見的有洗衫、車衣、做鞋、木工、籐工等等。據講赤柱監獄囚犯的木工手藝不差，製造出來的傢具、木器頗有水準。亦有傳說警方之警靴也是赤柱監獄造鞋工場供應，是否屬實，有待證實。不過，時下港府公函信封，很有可能是赤柱監獄工場製成品，此因有個別曾囚禁於此之「名人」，償還社會責任後，不諱言曾在赤柱工場黐信封。

本港監獄有中西之別，膳食亦然，洋人服刑仍吃西餐。而且，早年外國人在香港犯法，可以申請遞送返回本國服刑。

屋苑訪客車位

日前，何文田前天光道警察宿舍及新蒲崗景福街、景泰街與太子道東交界之兩幅官地拍賣，各大地產商雲集競投，創下十年來高價，前者以九十四億二千萬元成交，高出底價 87%，後者成交價亦達四十七億元，高出底價 57%，兩幅官地為庫房帶來超過一百一十四億元進帳。

觀之現今地產發展商生意愈做愈大，投資以億元為單位，與半世紀前比較，不能同日而語。

上世紀 50 年代，發展商規模不大，多數只是買一兩幢舊樓拆卸重建，分層出售。昔日舊樓只四層高，重建為五、六層之新樓，分前後座，仍未有電梯。

當年本港私家車甚少，車牌字頭只為 HK，後來才增至 XX 字頭。港府未想到泊車咪表收費會是一條財路，因而未有在所有馬路街邊設泊車收費咪表「刮得就刮」，形成私家車可任意泊在街邊。其後，港府規定發展商興建高層住宅大廈，須闢有車位，裨讓業主、住客有位泊車。

早年，未有業主立案法團，同屋各戶自掃門雪，老死不相聞問。其後，港府鼓勵搞業主立案法團，有些發展商參與其事，代組管理公司，大廈停車場泊車亦須有泊車證。但說是為方便管理車位，泊車證須寫上車牌號碼，泊車須「對號入座」，不准泊錯車位。有一年，我在所住大廈買了兩個車位，但我不止兩部車，沒有固定揸哪部車泊自己的車位。竟有業主荒謬到叫管理公司規定我，聲明車位只泊哪部車，標出車牌號碼。我對此人說：我自己的車位，我喜歡泊哪一部車，無人有權干預，正如我的住所，今晚有誰入住，是否亦要通知你？

大廈內有位業主經營音樂生意，有送貨公司車，可能與管理處熟，由於某種原因，管理處准許其公司車佔用訪客車位，說是反正晚上沒有訪客。有一次開業主會，另一業主發言：既然公司車可泊訪客車位，我公司的車亦要泊！原來這位業主乃殯儀大王，公司車

為棺材車，認真大吉利是。於是，業主立案法團立刻議決：任何人也不能將公司車佔用屋苑訪客車位。

■50 年代本港私家車車牌均為 HK 字頭，停車也很隨意，可以任意停在自己喜歡的地方。圖為大埔道兒童遊樂場

國產香煙白金龍

識飲識食，人生享受，豈能缺少煙酒。以前，煙酒流行，近年來，由於注意健康者增多，政府規定煙廠在煙包印上忠告消費者字句。

早年我在美國讀書時，同學十之八九都吸煙，我自己則「戒買唔戒食」，此並非貪小便宜，而是同學吸煙時，經常順手遞給我一枝，盛情難卻，豈能「托手踭」。但有時見宿舍宿友深夜吸光一包煙「吊煙龜」之慘情，自己發誓不會上癮。當年，美國大街大巷、公共場所設有很多自動售煙機，只要入兩毫半子，便會跌出一包香煙。最流行的一隻牌子名為 PALMALL，但在本港未見有發售。

戰前，煙草公司推銷產品最常用之方法，便是在煙包內有一張「公仔紙」，「公仔紙」為故事人物，或為花卉，或為風景名勝，收集整套的話，可以換取大獎。但每套「公仔紙」也會缺少一兩款，例如以《水滸傳》為主題的「公仔紙」，煙包內最多的是宋江、林沖、李逵等人物，卻不會有「鼓上蚤」，因為煙草公司根本上不會印齊梁山泊 108 條好漢的「公仔紙」。雖然如此，仍吸引不少妄想得獎的煙民。

兒時，國產香煙最流行的牌子是「玉葉」，為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產品。簡氏兄弟長袖善舞，早於清朝光緒年間已成立南洋煙草，對抗在我國銷售的洋煙。

余生也晚，只從長輩口中得知當年還有「繁華林」、「美麗」這兩隻牌子香煙。後來，「紅金龍」「白金龍」面世，香煙牌子取名「白金龍」，源於紅伶薛覺先替邵醉翁的「天一公司」拍了齣電影《白金龍》，收個滿堂紅，「白金龍」之名不脛而走，煙草公司藉勢推出「白金龍」及「紅金龍」。那年代，勞苦大眾吸食「玉葉」，老闆們則吸食「紅金龍」或「白金龍」。

當年，華洋香煙在廣州競爭激烈，外資公司僱用一位「翰林」策劃與華資對抗。此「翰林」屬於「陳夢吉」之流扭計師爺，度出一絕橋——當時廣州犯罪判刑仍有打靶，「翰林」收買劊子手，在

行刑前遞給死囚一枝暢銷牌子國產煙，坊間稱此煙仔為「打靶煙」，煙民認真避忌，不再吸此牌子國產煙。

■早年的香煙廣告

老刀、黑貓、555

早年，洋煙已打入中、港市場，但美國香煙仍未流行，鮮有人吸食。以本港而言，洋煙市場的英國香煙獨領風騷，風行的牌子有海盜標誌的「老刀」「加力」「555（三個五）」及二十枝裝紅色扁鐵盒「黑貓」和同為二十枝裝黃色扁鐵盒「高夫力」。在這幾隻英國牌子香煙中，以「555（三個五）」最受唐人歡迎，在目前內地洋煙市場中，仍屬暢銷牌子，足足流行了大半個世紀。

上世紀中葉，舉凡高級香煙，都是五十枝罐裝，消費得起的人，莫不以此炫耀為身份象徵。他們不能將整罐香煙放進口袋，就用四隻手指——大姆指、中指、無名指及尾指像爪一般拎（音匿、平聲）住煙罐上端，食指則向前伸出，大搖大擺地走路，方為有型有款「闊佬格」。

戰後和平，美國香煙開始在本港市場出現。日前某夕，有位朋友對我說，當年香港最流行的美國煙是「萬寶路」。

查實，當時最流行的美國煙是「摩利士」。來往省城（廣州）與香港的「水客」——跑單幫帶貨之人，其貨物中必有「摩利士」。「摩利士」廣告以一個戴扁桶型圓帽，穿西式侍應制服男僮為主角，男僮手持大餐廳叫客人聽電話鈴聲牌，邊走邊說：「摩利士聽電話」，從而將「摩利士」之名傳開去。現今干諾道中中華廠商會大廈昔日未重建時，原址舊樓門外也有一個「摩利士」侍僮紙板廣告，常見市民到該處買煙，可能其代理設於附近。

為何在各種華洋香煙競爭白熱化形勢下「摩利士」能如此受歡迎？傳云其煙包頂部封條底印有冧巴，如果所買之煙包揭開封條，底部印有冧巴便中獎。因而吸引煙民購買，揭封條踫運氣。但從未聽過有人中獎。其後，有些迷信的人改呼其為「冇利是」，由此，銷路日減。

及至上世紀 70 年代，「摩利士」由香港煙草公司代理，廣告辭句改為「摩吓利是」。然而，香煙與其他商品一樣，當其銷路走下坡時，縱花上九牛二虎之力，也難回復昔日風光。

「好彩」——綠先生已從軍

早年最暢銷美國煙為「老金」（OLD GOLD）。可是，當這香煙銷路如日方中之時，其中一位主事人認為，既然銷路好，便毋須在宣傳廣告上花這麼多錢，削減宣傳廣告開支便等於賺得更多。豈料，「老金」停了宣傳廣告後，銷路立刻下跌。

煙廠為着「救亡」，便在電台舉辦一個「停止音樂」（STOP THE MUSIC）遊戲。這遊戲是電台播出一隻流行歌曲開頭一兩段音樂便停止，由聽眾搶先致電電台說出此曲歌名，第一位打通電話而又猜中者，便可獲獎。但有時候所播之歌曲，不一定順着原曲由頭開始，而會調轉過來，由曲尾開始播。

這節目播出後，頗受歡迎，但是，煙民口味已轉變，「老金」的銷路未見好轉，「救亡」節目徒勞無功。

戰後和平，「摩利士」與「好彩」先後在煙壇各領風騷。有關「摩利士」在市場中發展，前文已講過，不再重複。至於「好彩」，戰前在美國市場並不暢銷，當時其煙包上之圓圈標誌為綠色，及至二次大戰，日軍偷襲珍珠港，「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宣布參戰。忽然，美國報章一連幾日刊出一個廣告「綠先生已從軍」（Mr. Green Has Gone To War）。「綠」（GREEN）是美國姓氏之一，美軍軍服亦為綠色迷彩。

這廣告由「好彩」刊出，一方面表示美國參戰——「綠」走了；另方面表示「綠」走了後，煙包上之綠色圓圈標誌轉用紅色。「好彩」藉着美國參戰激發國民愛國熱情，在美國本土銷路大增。與此同時，「好彩」之名正符合唐人好意頭心態，受本港煙民歡迎，從此一帆風順，成為暢銷英美煙之一。

此外，本港流行之另一隻美國煙「駱駝」，早期在港澳銷路亦佳。賭場有不明文規定，賭客可向荷官索取香煙，但若索取「駱駝」則欠奉，因為駱駝之駝背拱起「成世唔掂」，視為不吉利。

總督、將軍、鴨都拿

本港生產之香煙，最威水莫過於英美煙草公司的「總督」。當年黃霑剛在香港大學畢業，踏足社會加入英美煙公司做廣告。上世紀 60 年代未有海底隧道，人、車過海都須乘搭渡輪。汽車渡海輪規定船上不准吸煙，黃霑在渡海輪設計之廣告標語為：「船上不准吸煙，總督都唔准！」這「總督都唔准」包含有兩個涵意，一為：總督（港督）也不准在船上吸煙！另一是：總督（煙）亦不准吸食嗎？

早年「總督」零售價為每包一元，這售價並非人人也可以消費得起。吸食「總督」的煙民，往往將煙包放在白恤衫表袋，顯露出來，炫耀身份。而且，每當吸完一包後，仍保留此煙包，以便把轉吸其他牌子的香煙放進去，冒充為「總督」，由此可見當年「總督」之「江湖地位」。

香港煙廠並生產「良友」煙，在勞苦大眾市場中盡領風騷。

其後，榮智鑫先生轄下的煙草公司生產一隻名為「將軍」煙，「將軍」專攻電台賽馬、跑狗節目時播出，頗為見效。1970 年的那屆「香港小姐」選舉在希爾頓酒店舉行，由「將軍」及「露華濃」贊助。與此同時，香港煙廠生產一隻同性質香煙「百萬金」。「百萬金」也採用電台作宣傳，街頭巷尾，常聞「食煙仔呀，百萬金喇！」之聲。

本港影音樂娛事業發展迅速，無線電視開台，開拓市民樂娛新局面，當時「健牌」與「雲絲頓」已打入本港香煙市場，但早期在廣告宣傳上不多，及至《歡樂今宵》開始播出，無線電視由藝員在節目中賣廣告，「雲絲頓」才在電視大力開展廣告宣傳，由鄭君綿出鏡演繹。較早時，我講過蔡大哥（蔡惠鴻）曾代理一隻英國煙「倫敦十七」，蔡大哥並將轄下愛駒亦命名「倫敦十七」。後來，礙於馬會規例馬名不能有商業宣傳色彩，「倫敦十七」易名「螢火」。「螢火」戰績彪炳，榮膺馬王。其後，「倫敦十七」香煙，亦易名「鴨都拿」。

傳媒赴美參觀「萬寶路」

上世紀 70 年代，「萬寶路」進軍本港香煙市場，由香港煙廠代理。初時，有些人認為「萬寶路」以美國西部牛仔為主角，令到一般人誤會是牛仔煙。其實只是杞人憂天，香煙不是一門小生意，難道煙廠及代理不曾考慮過這問題嗎？結果，「萬寶路」名列全球最暢銷香煙金榜。

「萬寶路」打入本港香煙市場後，每年都請我代為邀請香港傳媒前往美國參觀該廠設備及生產過程。有一年，我提議既然「萬寶路」以美國西部形象做廣告，不如帶領香港傳媒前往參觀牧場。該年在煙廠安排下，本港傳媒便前往亞里桑拿州參觀，策馬原野。

80 年代初，日本「萬事發」煙也來港銷售。日本煙草為公營機構，「萬事發」在日本國內銷路甚佳，在台灣市場亦佳，但本港香煙市場卻表現不理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事實上，日本商品在本港有龐大市場，從早年開始銷港之影音器材後，接踵而來的家庭電器、汽車，以至時裝、食品，也佔頗大市場分額，唯獨香煙未能打開局面，這可能與香港人的吸煙口味有關。

一直以來，香煙屬於本港商場大生意。港府未禁止在傳媒刊登香煙廣告之前，電視台黃金時間之廣告時段，為三大煙廠「買斷」，熒幕所見，盡為英美煙草、「萬寶路」及「萬事發」廣告。每年三月，電視台與三大煙廠簽訂廣告合約後，廣告營業員便優哉悠哉，毋須再四出找廣告。現在沒有了香煙廣告，縱找到二十個其他商品廣告，也抵不了三間煙廠的廣告額。至於報紙禁刊香煙廣告，更增加報館經營困難。

話說回來，我雖經常接觸香煙，但卻從未上癮。至於港府說的——吸二手煙對身體健康影響更甚，這話倒不能一概而論。我是吸二手煙長大的，讀大學時，同學們人手一煙，現在已屆不留之年，牌局中的三個搭子，絕大多數也吸煙，只有我不吸，四個人一齊打牌，我自然要吸二手煙。

「凹樽」DIMPLE威士忌

有所謂「煙不離酒」的說法，一連講了今昔本港香煙市場風貌，現在與各位讀者重溫一下本港酒業發展。

早年，香港人飲「土炮」（雙蒸或稱孖蒸）並非一樽樽買回來品嘗，而是往酒舖「打」幾兩。酒舖夥計根據所買的分量，用不同分量的長形竹殼在酒罈中勺酒倒在客人攜來的酒樽或碗中。至於主婦買食油，也是攜帶油樽往雜貨舖打油。

昔日，中下階層市民認為飲了酒才有氣力，西環勞苦大眾午膳時也會多花點錢斬「料」（燒味之類）送酒，間中，也會飲五加皮，但總不及那麼愛飲米酒。可見他們在食用上，較只吃碟頭飯的中環打工仔來得闊綽。

上世紀 50 年代，流行這麼一句話：「半邊雞，一壺永利威」，這已經表示好「歎」（享受）。

本港開埠後，早年本港飲的洋酒是蘇格蘭威士忌，這一方面，由於當年的法國拔蘭地售價昂貴，另方面英國人佔領這海隅小島，他們將英國飲食文化也帶來香港，而且威士忌售價較拔蘭地便宜。當年，飲威士忌有所謂「威水」「威梳」，便是飲威士忌時滲水或梳打水，這杯酒分量便增多，對英國人來講，一杯酒可以拖長來飲。

以前，威士忌酒牌子有「獲加」紅牌威士忌、兩隻番狗仔為標誌的「黑白」威士忌及「白馬」威士忌。

戰後和平，以三角形「凹樽」DIMPLE 威士忌最矜貴，最搶手。早期，華商會所開「凹樽」威士忌時，事前必出告示，表示開酒，呼喚會員返會品嘗。

曾有一段日子，本地唐人不飲威士忌，認為威士忌用麥造削腎，飲多了會腎虧。廣東人最怕被人取笑為腎虧佬，因此，縱然酒商想盡一切辦法在本港推銷威士忌，也難在當時華人社會中打開銷路。因此，當年本地華人除了因為生意上要應酬英國人，不得不飲威士忌外，平時仍飲自己的「土炮」。

周Sir鍾情「長頸」

上世紀 30 年代起，本港酒客開始有人飲軒尼詩斧頭三星拔蘭地，認為這是最高級的洋酒。記得有齣粵語片《大富之家》及國語片《樑上君子》，劇中富豪寓所客廳布景亦擺設有軒尼詩斧頭三星拔蘭地。

及至 50 年代，忽然興起 FOV 拔蘭地，廣東人呼為「長頸」，此因其酒樽身特別高之故。傳說昔日周錫年爵士對「長頸」情有獨鍾，凡宴請周 Sir 時，席上必備「長頸」。

早年不單只爵紳喜飲「長頸」，記得上夜總會的夜遊人士很多也飲「長頸」。理由是該年代眾多上海人南下，他們喜講少少英文，以示時髦，若叫酒時要講長長的一個酒名，頗為拗口，剛好 FOV 只三個字母，說來方便，也就流行起來。此外，另一個原因是「長頸」樽身特別高，戚在枱上，老遠亦可看見。在夜總會開酒講氣派，既有女同行，亦戚枝「長頸」於枱上，此正是衣錦夜行的心態所在。

社會不斷向前，事物不斷變化，60 年代末期，忽然有一隻拿破崙拔蘭地出現，此酒原名為 COURVOISIER，若以法文講此酒名，發音頗有困難，一般人難以講得清楚。初期來港，未能打開銷路，其後請了一位推銷經理歐廣惠，方能扭轉形勢。

歐廣惠原本是二天堂印務有限公司職員，後來轉行賣酒。他受聘為 COURVOISIER 推銷經理後，看見酒樽招紙上印有拿破崙肖像，靈機一觸，便將酒名改為拿破崙拔蘭地。本來，本港亦有一隻名為拿破崙 NAPOLEON 的拔蘭地售賣，但被歐廣惠搶先採用中文酒名：拿破崙拔蘭地，先拔頭籌。COURVOISIER 以中文名：拿破崙拔蘭地進軍洋酒市場後，銷路上升，未幾便超越 FOV。

歐廣惠發財後，1970 年做東華三院總理，及至 1973 年出任癸丑年東華三院第一副主席。觀之歐廣惠之發跡，說明了只要一個人腦筋靈活，想出一條好橋，前途也就一片光明。

「路易十三」「御鹿干邑」

繼拿破崙拔蘭地在本港洋酒市場打開銷路後，人頭馬拔蘭地也進軍本港洋酒市場。人頭馬拔蘭地當時由屈臣氏代理，其作風進取，大搞廣告宣傳，多次在尖沙嘴海運大廈海運酒樓舉辦「麻將王大賽」，廣收宣傳之效。人頭馬拔蘭地搞廣告，最成功乃是其口號：「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這口號深入各階層，街頭巷尾均有所聞。亦曾有一段日子，其銷路執本港洋酒市場牛耳。

正所謂商場如戰場，本來，軒尼詩拔蘭地在本港洋酒市場中佔有一定份額，如今強敵林立要分杯羹，心有不甘，便馬上推出一隻新牌子軒尼詩 XO。

軒尼詩 XO 除了酒質佳之外，其酒名食住 FOV 條橋——易講， XO 只兩個英文字母，更易叫，對於有些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也不全知曉的人來講，觀字形也會講「交叉（X）窿（O）」。其實，軒尼詩酒廠有一隻名為 EXTRA 的產品，勝於 XO，但 XO 易於朗朗上口，愛飲軒尼詩者飲 XO，忽略了 EXTRA，由此可見，一隻產品能否在市場中打開銷路，牌子名稱十分重要。

人頭馬拔蘭地系列中，以「路易十三」最名貴，70 年代初「路易十三」每瓶售價四百餘元。

1974 年，人頭馬為慶祝酒廠 205 周年紀念，特別生產一種「205 周年紀念珍藏版」， 每支售價一千元。這珍藏版用一個錦絨為裏木盒盛藏着一瓶珍藏版人頭馬，木盒外有小型金鎖，須用特備鑰匙開啟，錦盒內並有「出世紙」，將買家的名字烙印在「出世紙」上，作為紀念，具收藏價值。拔蘭地用葡萄釀製，經過蒸餾者名為 BRANDY，但高級拔蘭地則稱為「干邑」COGNAC，其中有一隻名為御鹿（HINE）特級干邑於 1948 年出廠（Grande Chanpagne Cognac 1948）。英國查理斯王子訪港時，輔政司霍德向代理商購買四瓶御鹿干邑拔蘭地招待查理斯王子。何以用此酒招待皇太子？首先當然這是特級靚酒，最重要的是查理斯王子在 1948 年出生，輔政司以此特級美酒款待，意義深長。

港人愛飲拔蘭地

中國人飲拔蘭地的習慣與法國人的習慣不同。一樽干邑（COGNAC）法國人往往飲上一年，他們只為飯後自酌或與朋友談天才飲一小杯。

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喜歡觥（音轟）飲，滿滿的一水杯拔蘭地，一聲「飲勝」、一句「乾杯」便一飲而盡。

香港人的豪飲，一大杯大杯的拔蘭地往肚裏灌，每年耗酒量之巨，令法國人大為驚訝！

本來，飲酒是賞心樂事，古往今來，無論文人雅士、走伕販卒，自己愛怎樣飲便怎樣飲，隨量（想飲多少便飲多少）但求開心高興。但中國人卻有「罰酒」，常見是「猜枚」猜輸時便罰飲酒，此規矩有孚常理，情理上得勝者乾杯以賀，今卻逆道而行，樂事變成苦事。

中國人每有喜慶事或聚會，筵席上必有「敬酒」，「敬酒」時如果不飲，視為有失禮儀「唔畀面」。有些人在「敬酒」時還須「打通關」，與同席者逐一觥飲後，還會過枱而飲「滿場飛」，表示自己好酒量。

查實，被迫飲酒，苦不堪言，若所飲之酒如「人頭馬路易十三」或「御鹿干邑」等美酒倒不打緊，最怕的是酒質差「易上頭」，醉後翌日醒來，頭痛欲裂，廣東人所言「攞苦嚟辛」。

何以香港人這麼愛飲拔蘭地？這由於在香港人心目中，威士己「削」；拔蘭地「補」。「削」乃削腎，變成腎虧，「補」則壯陽。基於這一正一負理念，香港人便對拔蘭地寵愛有加。

當然，人憑酒力，在體力上會有所幫助，但多飲傷身。經過蒸餾的葡萄酒，其酒精含量高，多飲無益，尤其對肝臟會造成傷害。因此，舉凡做甚麼事也應適可而止。

近年來，飲酒風氣有所轉變，不知是誰發起轉飲只經過發酵而未經過蒸餾的葡萄酒。這種葡萄酒與拔蘭地有所不同。

飲紅酒慢慢品嘗

上世紀 50 年代前，飲拔蘭地俗稱為飲「倒汗水」。這由於拔蘭地經過蒸餾工序，將發酵葡萄加熱後發出蒸氣，酒精升華在甑中凝聚，其酒精含量高。當上升的（拔蘭地）蒸氣「冷卻」後便像落雨般下降，因而呼為「倒汗水」。

中外飲食習慣不同，吃中菜用筷子伸手往桌中挾，西餐是每個人面前「每人每」各自一碟。所以，中國人宴會很少飲葡萄酒，此因飲葡萄酒用高腳杯，伸手挾菜容易碰翻，因而縱然飲拔蘭地也用直身平底水杯，而不用高腳杯。

近年時興飲紅酒，以飲食文化而言，飲紅酒必須用高腳杯，慢慢品嘗。但時下所見，有些人根本上不懂得怎樣品嘗紅酒。在內地，常見有些人將紅酒混和七喜汽水來飲。這種飲法，在法國人眼中簡直不知所謂。當然，你可以說每個人口味不同，不能規定一種飲法，但以汽水滲紅酒，未免暴殄天物。尤其是上等紅酒，每瓶售價成千上萬元，必須慢慢嗒真！

時下飲宴，眾人時興飲紅酒，再難得飲拔蘭地。每有飲紅酒，在未開樽時，先由「專家」看過其年份、牌子，品評一番後才開樽。然而，最大弊端是飲時仍為中國人那種「牛飲」方式，碰杯後一聲「飲勝」，便將這名貴紅酒盡傾腹中。更有整晚「打通關」，逢人碰杯，以一晚飲上多少多少樽為「榮」？！這種情景，看得我也心疼。這並非消費問題，而是失去飲酒品嘗意義。

飲酒是經過自己慢慢品嘗，才是懂得飲酒，不是因為年份、牌子、售價昂貴才是好酒。所以，懂得飲紅酒的人，淺淺一啖入口，慢慢品嘗其氣味，並非一大口直落丹田。

尤有甚者，一個宴會中同時飲幾種不同紅酒，卻用同一隻杯，而同席中更沒有一個識飲的人會設一杯清水。當飲完這杯紅酒後，杯及口腔仍沾有這紅酒氣味，因而必須用清水漱口，以另一隻杯飲用另隻牌子紅酒，才可以分別品嘗到不同享受。一晚飲宴，用同一隻杯飲三種不同牌子紅酒及觥飲，便失去品嘗意義。

紅酒命名靚次伯

法國紅酒牌子若要以法文講出，頗為難讀。有聰明人，將它轉化為通俗易懂中文名字，例如國泰航空公司招待乘客的法國紅酒 Lynch Bages，便稱「靚次伯」。此外，Le Pin 叫作「李鵬」；Mouton 稱為「武當」；Margaux 名叫「瑪高」；Cheval Blanc 呼作「白馬」；Palmer 則稱「澎馬」。

目前，本港紅酒市場除了法國紅酒外，還有澳洲、美國及智利等地區紅酒供應，競爭激烈。

時下飲宴流行飲紅酒，至於拔蘭地幾乎絕跡，反而間中仍有飲遠年威士忌。但最不明白，港人飲宴，由始至終也極少飲香檳。

歐美習慣，若有喜慶事，必開香檳。香港人開香檳，習慣上把那瓶酒上下搖動，由於香檳有氣，經搖動後，氣體上衝，「卜」的一聲，將樽塞彈出老遠老遠，賓主大樂，歡呼鼓掌。其實，真正開香檳並非如此，而是持着樽塞慢慢地旋動拔出，而不是彈出。

我們在電視體育節目中經常見到一級方程賽車頒獎時，頒獎台上的得勝車手，手持拔了樽塞的巨型香檳，用力上下搖動，噴出酒液，射向四周，祝賀勝利。

話說回來，時下本港有部分婚禮也有開香檳，主人家將圓形闊口、扁身窄腳酒杯像疊羅漢似的，一層層疊高，再由新人從最高的杯子斟起，酒杯滿溢下，一層層滿瀉再向下溢，至所有酒杯也斟滿方止。真正飲香檳，並非用圓形扁身杯，而是用幼長身杯，香檳氣體慢慢從杯底上升，不會一下子便跑掉。

上世紀 50 年代，有一種俗稱小香檳（Baby Champ）出現，每樽分量約為一杯左右。其實，這只是一種有氣飲品，入口後氣體沖鼻，並非香檳。該年代，夜遊人士帶舞小姐上夜總會，客人講氣派，自己飲 FOV，但舞小姐則「錫身」，只飲小香檳。當年上舞廳，時興「追小姐」，少有即晚「封相」。跳晚舞，十一點至十一點半出街，到夜總會坐至凌晨兩點打烊，只此兩小時，舞小姐絕少與客人「對酒」，因而小香檳乃大行其道。

竄改歷史漠視中華

每年 11 月 11 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休戰（Armistic）紀念日，休戰條約於 1918 年 11 月 11 日早上五時簽定，規定於當天巴黎時間上午 11 時正式生效。這三個「11」俗稱「最後時限」（Eleventh hour）。

這本屬紀念一次大戰休戰，但一直以來，香港也稱為歐戰和平紀念，現今在港島遮打道香港會對開之處，建有一座「歐戰和平紀念碑」，何以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稱為「歐戰」？理由很簡單，英國人認為中國沒有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然而，事實上在一次大戰時，法國所有適齡壯丁全都開上戰場，中國派出十多萬華工前往法國工廠參加製造軍火及軍需品，與此同時，中國也向德國宣戰。

休戰後的和約會議上，各國認為中國沒有參戰，將中國摒於和約外。當年中國派出參加巴黎和約會議三個代表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雖力爭資格，但亦只能列席，卻沒有發言權。

尤有甚者，在和約會議上，日本提出取代德國在我國山東省的權益。由於事出倉卒，我國代表團未有帶齊所需資料，遂致喪權辱國，由英國與日本瓜分德國在山東省佔有的權益，這後來導致英國在省港大罷工後，在威海衛招募「山東差」來港。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香港戰事發生前，殖民地政府每年都舉行「歐戰和平紀念日」，將這一天定為公眾假期，若該天恰為周日，便順廷一日至下周一為「紀念日」假期。「紀念日」這一天，殖民地官員前往「歐戰和平紀念碑」獻花，並在街頭賣花，所賣的紙花是紅瓣黑蕊的罌粟花，是日稱為「罌粟花日」（Poppy Day）。早年，英人於是日在街頭賣花，後來為引起本地華人敏感，才沒有公開賣花，但每年仍有在香港會內賣花。

這「歐戰和平紀念碑」1933 年戴東培先生所著的《港僑須知》中，已刊有「歐戰和平紀念碑」照片，當時照片中「紀念碑」背後為一片汪洋，今之大會堂仍未興建。

和平紀念碑蔑視中國人

殖民地時代，香港在街頭賣罌粟紙花，並非紀念鴉片戰爭。滿清政府割讓香港給英國，是在 1915 年，有一位加拿大裔軍醫 John McCrae，他看見很多朋友埋葬在滿是血紅色罌粟花墓場，便在一本名為《笨拙》（*Punch*）雜誌上寫了一首詩，悼念盈千上萬戰死在比利時、法國、荷蘭三國交界的弗蘭德勒的年青人，這詩開始的幾句是：

"In Flanders fields the poppies blow
Between the crosses, row on row
That mark our place; and in the sky
The larks, still bravely singing, fly
Scarce heard amid the guns below."

這幾句詩大意為：在墓場眾多的十字架之間，罌粟花盛開。

這詩句看似反戰，但奇在當時英國軍方卻用作鼓勵年青人參軍。

二次大戰後，港英殖民地政府雖然把「歐戰和平紀念碑」改稱為「和平紀念碑」，但仍然對中國人心存蔑視。紀念碑刻着「1939 年——1945 年」字樣，作為紀念日子。

日本侵華「九・一八事件」，發生在 1931 年，我國全民抗戰是在 1937 年開始，二次世界大戰乃由中華民族抵抗外侮而起，從任何角度來講，本港的「和平紀念碑」也不能「當中國冇到」！

顯然，英國人「當中國冇到」，但每年「和平紀念日」，仍有些華人參與此「盛典」，前往紀念碑獻花、鞠躬。如果說，曾參加過太平洋戰爭的華裔老英兵前往獻花、鞠躬，還無可厚非。但有些華人，根本上與英軍扯不上關係，仍對這有辱中國的紀念碑三鞠躬，如此行為，焉不令人痛心疾首。

若是真個要紀念二次大戰和平，則這「和平紀念碑」上所刻的日子應該馬上將「1939 年」改正為「1937 年」。

香港曾稱群帶路

香港開埠百多年，經歷過炮火洗禮，也經歷過殖民統治，在經歷過這無數風風雨雨後，終告回歸祖國。

為何這海隅小島稱作「香港」？古往今來又有過甚麼名稱呢？值得一談。

香港海島從明朝至今，共有四個地名，一為裙帶路；二為赤柱山；三為群帶路；四為香港。歲月流逝，最終「香港」之名屹立不倒沿用至今，而裙帶路、赤柱山、群帶路之名則漸告被人遺忘。

「裙帶路」有別於「群帶路」。「裙帶路」之名來由，傳說為早年香港全島皆山，原居民墾地務農，墾田耕種外，並登山割草斬柴作燃料，於山麓踏出之小路，縱橫交錯，從對岸望之，如百裙之帶，因而稱為「裙帶」，古老相傳亦以此居多。

而「赤柱山」之名，古老相傳，今港島赤柱地方，有一巨大火紅木棉樹，某年颶風吹襲，枝葉盡落，樹幹皮脫郤屹立不枯不榮，從遠處望去，恍如一赤柱擎天，由於早年全島皆山，故名「赤柱山」。清朝乾隆年代，本港仍未開埠，今之上環水坑口斜路腳海濱附近，有陳姓鄉民在赤柱之枯木棉樹附近建村，名為赤柱村，至今赤柱村一帶地域統稱赤柱。香港之名為「赤柱山」，見諸史冊為清朝嘉慶二十四年新安縣知懋舒官修成《新安縣誌》，誌中縣圖在現今香港所在地，大書「赤柱山」三字。誌中並云：「赤柱山，在縣南，洋海中，延袤（音茂）數十里，諸山橫拱，為海外藩籬，有兵防守。」至於「群帶路」之名，「裙」「群」不同，切莫混為一談。古老相傳，開埠之初，英人東渡來港，欲尋合適的海港停泊船艦，以避颶風。上岸後得赤柱村村民陳群帶路，領至今香港仔與鴨脷洲之間海面停泊，但此海灣未能容納巨艦，便又再由石排灣（今稱香港仔）起，沿薄扶林一帶山徑而行，至今域多利城前之海岸，遂以此域泊船，本港之曾名為「群帶路」，由此而來。其後，薄扶林修建馬路，路旁有三角形石標，朝石排灣方面則鑿有「石排灣 XX 哩」字樣；朝域多利城方向則有「群帶路 XX 哩」字樣。

輸運香木號名香港

本港開埠前，曾名為「裙帶路」、「赤柱山」及「群帶路」，而以「香港」為島名，直至清朝道光初期才見於官書。不過，本港有一個小海灣，從明朝至清嘉慶，便已經名為「香港」。這名為「香港」的小海灣位於現今香港仔附近之香港村海濱。此海灣亦可稱之為小型港口，早年以運輸香木往全國及外地著名，鄉民乃呼此小港口為「香港」。

香木包括檀香、伽南香及沉香，是東莞縣境內所生產的香木，統稱「莞香」。史書記載，從唐朝至明朝，香港島及新界地區都屬於東莞縣地域內。

明清兩代，東莞縣境及新界所出產的香，風行暢銷廣東全省及江蘇省蘇洲府、松江府，尤以蘇浙之地對「莞香」趨之若鶩，每有貨物到埗，一夕之間便會搶購一空，據云每年生意額為明朝通用銀幣數萬兩。

戰前，本港富裕人家喜於內苑置放獸爐，燃檀香，發出縷縷幽香，滲人心脾。

昔日，蘇州松州一帶，無論官民、貧富，均在中秋月圓之夜徹夜焚燒「莞香」至天亮，名為「薰月」，有說是凡人感觸月裏嫦娥孤寞，廣寒宮料峭露冷，乃焚香上達九宵，好替嫦娥薰衣添暖，是耶非耶？民間傳說總向好的方面着墨。

談及香木，東莞有所謂「東莞女兒香」，但新界大埔沙螺灣及沙田瀝源所產之香木亦未遑相讓，婦女鑿香時，暗中收藏起最佳香木待價而沽，此等香木何嘗不可以稱之為「新界女兒香」。

話說回早年來自東莞南部及新界所產之香，集於尖沙頭（今之尖沙咀）之香埗頭——昔日運香出口碼頭，再以小舟載往石排灣香港村之港口，轉用艚船沿江而上，輸銷各地。本港香業曾於清雍正年間因官患而凋零，唯南隅小港灣以運送香木為主而以「香」為名，從而提升用至為島名，亦為定數。

鐵鏟、銅頭、攝鐵手

讀者鄧偉權先生來函談及上世紀 30 年代中國足球隊參加柏林奧運會一事，至今方覆，十分抱歉。

鄧先生來函為直行毛筆字，在現今香港社交中頗為少見，鄧先生說及早年得悉柏林奧運會時，只十餘歲，歲月飛逝，屈指一算，鄧先生今年應逾八十高齡，其毛筆字蒼勁有力，看來身體十分健康，可喜可賀。

上世紀柏林奧運在 1936 年舉行，中國足球隊以「球王」李惠堂為首的香港及上海好手為骨幹踏上征途。隊中 22 名球員平均年齡為 26.5 歲，體重 144 磅零 14 安士，身材最高的是 5 尺 11 寸半的左後衛蔡文禮；最矮的是 5 尺的右翼賈幼良；全隊平均高度為 5 尺 6 寸。值得一提的是綽號「攝鐵手」守門員包家平，他只有 120 磅半重，卻身高 5 尺 10 寸，是一位高高瘦瘦的鋼門。

中國足球隊參加柏林奧運，由足球委員沈嗣良，顏成坤，郝更生，容啟兆，馬約翰五人，根據全運會中各個成績挑選 30 名球員，再從中甄選出 22 名為代表。

不說不知，去世不久的中華巴士始創人顏成坤先生，是這支中國足球隊教練。至於領隊容啟兆，則是已故前崇基書院校長容啟東的四哥（容校長排行第九）。

代表中國的 22 位球員分別為：守門員包家平、黃紀良；右後衛李天生、麥紹漢；左後衛譚江柏、蔡文禮；右中衛梁榮照、梁樹棠；正中衛徐亞輝、黃美順；左中衛陳鎮和、李國威；右翼曹桂成、賈幼良；右輔張顯元、馮景祥；中鋒李惠堂；左輔孫錦順、卓石金；左翼葉北華、鄭季良及楊水益。

早年，體育記者行文甚雅，替球員改的綽號也絲絲入扣，除了守門員包家平稱作「攝鐵手」外，一對後衛李天生稱「鐵鏟」，譚江柏稱「銅頭」（譚江柏為歌星譚詠麟尊翁）；顯示李天生力拒來將時鏟球厲害，譚江柏則頂上功夫了得。中國隊另一守門員黃紀良，踢完柏林奧運後留在星馬，沒有返港，二次大戰時，參加游擊

隊遭日軍拘捕，慘受酷刑拷打折磨。其弟黃紀廉曾任職港府，早年推動田徑活動，經常在《華僑日報》報道學界田徑消息，由於寫得一手好中文字，多屆港督之中文書函都是由黃紀廉用毛筆字書寫發出的。

■東方體育會籃球隊合照，前排右三為領隊韋基舜，前排右五為會長陳樹垣先生。

熱身賽戰績彪炳

中國足球隊出戰 1936 年柏林奧運，球隊管理階層雖然有「闊佬」在陣，但經費仍見拮据，須沿途作賽籌募經費。

大軍由香港出發，沿途征戰至印度孟買，27 戰，23 勝；4 和，保持不敗。在這 27 仗中，合共射入 113 球，失 27 球，「球王」李惠堂射入 26 球；「鐵腿」孫錦順射入 19 球。球隊沿途所到之處深受當地華僑熱情擁戴支持，萬人巷空，爭睹中華健兒風采。

且說大軍出發前，先行在國內練兵，先後與華洋勁旅對陣。首仗於 4 月 25 日在上海申園出戰當地葡萄牙隊，我隊派出包家平、梁天生、譚江柏、梁榮照、黃美順、陳鎮和、楊水益、卓石金、馮景祥、李惠堂及葉北華上陣。上半場，「二叔（馮景祥）」連中兩元，楊水益亦建一功，對方亦由中鋒柯拉沙射入一球，成 3 比 1。下半場，「二叔」錦上添花再射入兩球，葉北華亦進一球，全場 6 比 1，中國隊旗開大獲全勝。是仗中，「二叔」大玩帽子戲，個人連中四元，大為哄動。

有了這一仗驕人戰績，次仗於 26 日在市中心區運動出戰西聯，入場球迷大增，不下五六萬人，較首仗之二萬餘人多達接近兩倍。這一仗，中國隊出場陣容稍有變動，派出包家平、李天生、譚江柏、陳鎮和、梁榮照、李國威、曹桂成、張顯元、馮景祥、李惠堂及葉北華上陣。是仗，西聯腳風甚順，全場我隊僅以 2 比 3 見負，其中一球為包家平接球後，西聯右輔鮑蘇脫衝門，把包家平連人帶波衝入網內，然而，鮑蘇脫侵犯包家平，竟未被球證吹罰，頗有值得商榷之處。其後，仍作多場熱身賽，國內最後一場賽於 5 月 1 日與滬聯賽冠軍法商隊在逸園交鋒，入場球迷三萬，我隊勝 2 比 1，為國內熱身賽劃上完美句號。

大軍於 5 月 2 日在上海乘搭法國郵輪出發前往香港，會合黃紀良、麥紹漢、徐亞輝及管理黃家駿，在領隊容啟兆卒領下，中國足球隊於 5 月 5 日，浩浩蕩蕩，踏上柏林奧運征途。

柏林奧運國足失利

中國足球隊從香港出發，踏上 1936 年柏林奧運征途，沿途作賽籌募經費情況，前文已有談及，不再重複。

途中，我隊獲知首仗將與英國對壘，心理上大有壓力；7 月 23 日抵達柏林後從賽程表中證實了此消息。

中國隊入住離市區三十公里遠的奧林匹克村，各人未因強敵當前而氣餒，晨操午練十分積極。每日清晨五時半起牀，花一小時漱洗更衣，於六時半到村外運動場集合，進行柔軟體操及一些舒展運動後，便開始跑圈練氣，每兩三天的下午總有一次到外面的球場練波。

英國隊則在 7 月 29 日抵埗，同樣入住奧林匹克村，與中國隊僅一箭之遙。由於中、英兩支球隊宿舍接近，「老惠」找着機會睦鄰一番，與英國隊教練攀談，打探對方軍情。「老惠」探得對方 4 名球員來自蘇格蘭「昆士柏」；「昆士柏」為加入當地職業甲組賽的唯一業餘球隊。另外有 9 名球員則來自英國著名業餘隊「卡慈爾斯」（Casuals）及「哥靈登」（Corinthians），其他球員則來自愛爾蘭及威爾斯各國際選手隊。整隊無論腳法、踢球、體型、氣力，都較中國隊強。

中、英之戰在離大會會場較遠的康姆森運動場舉行，遠道由歐洲各國前來支持我國足球隊的華僑及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 500 人組成啦啦隊，吶喊助威，入場觀戰球迷較任何一場初賽為多。

我國上陣健兒為：守門員包家平、右後衛李天生、左後衛譚江柏、右中衛徐亞輝、正中衛黃美順、左中衛陳鎮和、右翼曹桂成、右輔馮景祥、中鋒李惠堂、左輔孫錦順、左翼葉北華。

我隊將士用命，上半場力保不失，兩無紀錄，打成 0 比 0。下半場易邊再戰，英軍攻勢如排山倒海，我方「鐵鏟」「銅頭」「攝鐵手」力拒來犯，唯久守必失，下半場 11 分鐘先失一球，21 分鐘再失一球。我隊雖全力反撲，無奈師老無功，終以 0 比 2 被淘汰。歲月匆匆，轉眼間，1936 年柏林奧運距今亦逾六十餘載。

容啟兆繼續領軍

1936 年，第 11 屆奧運在德國柏林舉行，圓滿結束。第 12 屆奧運原定於 1940 年在日本東京舉行，但由於日軍在 1937 年發動侵華戰爭，國際奧委會把主辦城市由日本東京改為芬蘭赫爾辛基。然而，二次大戰戰火亦在歐洲戰場爆發，赫爾辛基亦無法舉行第 12 屆奧運，甚至原定由英國倫敦主辦的 1944 年第 13 屆奧運也無法舉行。

一連兩屆（12 屆、13 屆）奧運，因戰火而停辦。直至二次大戰結束，奧運會才恢復舉辦。第 14 屆奧運便於 1948 年在英國倫敦舉行，我國繼續派出足球隊參加。

1947 年 12 日中，容啟兆來港洽商遴選中國足球奧運代表隊事宜。容啟兆為 11 屆柏林奧運之中國足球隊領隊，對籌組事務駕輕就熟。他計劃在上海選拔華中華北精英球員入伍；海外華僑尖子則在香港選拔。選出代表隊後，於 1948 年 4 月出發，先赴菲律賓，再往澳洲、紐西蘭、南洋，沿途作賽練兵，最後抵達倫敦參加奧運賽事。

容啟兆抵港後聯同黃家駿與香港足總高層史堅拿、黃錫滔在威士文（聰明人）餐室開會，商談在香港選拔部分中國足球奧運代表隊球員事宜，會議（座談）在友好氣氛下進行，史堅拿應承全力支持拔選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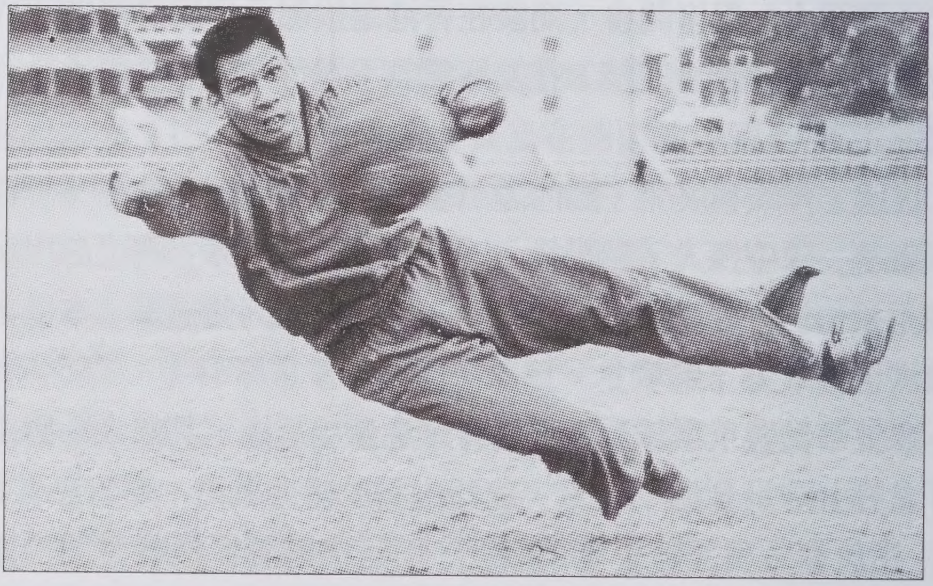
拔選工作順利展開，國內差不多集中在上海兩支勁旅「青白」與「東華」隊中揀人。和平後，「青白」與「東華」在上海甲組賽事中不相伯仲，經常打得難解難分，結果是並列雙冠軍。本港名將謝錦洪也曾效力「東華」。

海外華僑僅爪華隊及馬華兩將來港參加選拔，其餘大多數由香港「當打」球星參加。

由於倫敦奧運日子愈來愈近，而且中國隊慣例赴會前沿途作賽熱身，選委會於 4 月 6 日在星島會議室舉行由主委容啟兆主持代表隊名單甄選，參加甄選的委員有胡好、蔡惠鴻、黃家駿，而余

衡之、莫慶則缺席。經過一番評選後，最終選出 18 名球員代表中國出戰 48 年倫敦奧運。在這 18 名球員中香港最多，共有 11 人，上海之「青白」與「東華」各有 2 人入選，馬來亞有 3 人入選。

■早年代表香港出賽的足球隊。



■球員黃兆和在球場上英姿盡顯。

「十八羅漢」人強馬壯

我國參加 48 年倫敦奧運之足球代表隊由容啟兆任領隊，統領三軍。容啟兆於 1936 年柏林奧運時已任領隊，今駕輕就熟，事半功倍。教練則為「球王」李惠堂，「老惠」在上屆奧運時仍騁馳綠茵場，歲月不饒，轉任教練，仍為國家效力。李惠堂除任教練外並兼管理之職，精神可嘉。隊中還設有幹事一人，由「左腳王」許竟成擔任，許竟成乃胡好愛將，為星島征英虎將之一，有消息指這番是由胡好派任，是耶非耶？言人人殊。

話說回這「十八羅漢」，最惹人注目的是隊長「二叔」馮景祥。當時「二叔」年已 42 歲，一般言，已過運動年齡，仍披甲領軍，參加兩屆奧運，稱得上是老而彌堅。

其他各將為守門員張邦倫，綽號「上海鋼門」隸屬東華。另一守門員為「馬華」朱志成，是「攝鐵手」包家平入室弟子，得老包真傳。右後衛侯榕生，綽號「猴子」，隸屬星島。左後衛則是來自上海青白的嚴士鑫（鑫，字典音為陰，港人則讀作堪）。另一能左能右的後衛謝錦洪，人稱「黑仔」，為南華冠軍隊功臣，曾效力中華。右中衛「外江佬」高保正，曾效力傑志，以上海青白身份入選。另一右中衛「叉燒飯」劉松生為星島胡好愛將。中衛宋靈聖，綽號「龍駒」，稱雄港滬球國。左中衛「彈弓腳」鄒文治隸屬巴士；另一左中衛「肥仔祺」郭英祺，綽號「辣椒仔」，乃胡好愛將，以傑志身份入選，郭英祺球技佳，有「貴人」命，除獲胡好器重外，亦為滙豐大班摩士賞識。右翼何應芬，有「東方馬菲士」之稱。我個人認為「大黑」是球技最佳的一位中國球員，當時以星島身份入選。右輔「佛爺」黎兆榮，亦為星島主將。中鋒張金海，綽號「拚（讀音為樓盤的盤）命三郎」，隸屬星島，其子——子岱、子慧在香港球壇亦赫赫有名，此乃後話。左輔謝文良、葉清榮，二人選自馬華。另一左輔朱永強，人稱「花拳繡腿」，是越南歸僑亦當年星島猛將。左翼李大輝，則隸屬中華。在「十八羅漢」名單中星島就佔了八名，足見當年星島在胡好統領下人強馬壯。

中國隊不擅雨戰

1948年倫敦奧運，中國足球代表隊於4月30日下午從香港出發踏上征途。中國隊慣於沿途練兵作熱身賽，這次遠赴倫敦奧運，也不例外。由4月30日啟程開始，沿途轉戰各地至印度止，維時兩個多月。連同抵達倫敦後兩場賽事；一場友誼賽；一場奧運正式賽；及奧運閉幕後回程在曼谷之友誼賽，合共大戰42仗，31勝；5和；6負，得球156；失球49，成績相當不俗。如此彪炳戰績分別為在岷尼拉（馬尼喇）5戰5勝；曼谷4戰3勝1和；西貢3戰2勝1和；星加坡2戰1勝1負；檳城3戰3勝；萬隆2戰2勝；三寶壟1戰1和；泗水2戰1勝1和；孟加錫4戰3勝1負；另再在星加坡5戰4勝1負；印度4戰1勝1和2負，至於抵達倫敦後之兩場賽事，則1勝1負，奧運閉幕後回程經曼谷則5戰5勝，氣勢如虹，未因奧運之敗而氣餒。

中國隊前赴倫敦奧運，沿途作賽至7月20日方止，並於是日由加爾各答乘搭荷蘭航空公司班機轉赴倫敦。大軍於22日抵埗後，直赴我國代表團營地向大會報到。這營地原本是英國皇家空軍軍營，營內有宿舍十幢，供各國代表團居住，中國隊與南韓隊編排住在同一幢宿舍。安頓下來後，翌日開始練波，下午則遷往北郊外之健身學院宿舍。大軍每日勤練不輟，並在奧運大會開幕前與當地美國隊作友誼賽，上半場先負0比2，全場反勝3比2，在倫敦敲響勝鼓。7月29日，14屆倫敦奧運在溫布萊運動場開幕，由英皇喬治六世主持揭幕禮。奧運足球賽共有18支代表隊角逐金牌，我國首仗與土耳其對壘，遣派張邦倫、侯榕生、嚴士鑫、鄒文治、宋靈聖、劉松生、何應芬、張金海、朱永強、謝文良及李大輝上陣，由鄒之治任代隊長。賽事在下午六時半舉行，香港足總會長摩士及副主席史堅拿亦到場捧場。下午三時許天雨突降，雨勢愈落愈大，雨中作戰，地濕球滑不利我隊，終場0比4敗落，被土耳其淘汰出局。這屆奧運足球由瑞典與南斯拉夫爭奪金牌，瑞典3比1擊敗南斯拉夫奪標。

王正林與樓文敖

上世紀 40 年代，每年元旦，本港都舉行元旦長跑，由本港老牌體育團體——公民體育會主辦，途程由九龍市區跑上獅子山，賽事由該會朱福勝教練負責策劃。每歲市民踴躍參加，盛況與早年元旦渡海泳未遑相讓。天妬良人，朱福勝教練於 2003 年辭世，令人惋惜！

早年元旦長跑盡為英軍跑手天下，屢屢攀桂。及至 1948 年，內地時局動盪，不少居民南下，在這滾滾人流中，有兩名長跑好手，一位是王正林，另一位是「啞仔」樓文敖。兩人來港，均住在加路連山南華會宿舍，經常代表南華會出賽，名列前茅。王正林在多年元旦長跑中擊敗英軍跑手，其彪炳戰績一直延續至 50 年代，替本港華人吐氣揚眉。

眾所周知，全球最著名的馬拉松賽事是美國麻省波士頓馬拉松賽，全球跑手均以能參與為榮。1949 年至 50 年間，「啞仔」樓文敖遠赴重洋前往波士頓參賽，國人寄予厚望，認為可以為國爭光。在萬民期待捷報時，豈料晴天霹靂，消息傳來他未能跑畢全程。據講其之所以未能跑畢全程，是由於他穿着的跑鞋不合適，中途受傷；報道並稱他受傷後，坐在路旁大哭，其傷心程度可想而知。

樓文敖參加賽事從不穿着跑鞋，只赤足上陣，今出戰花旗，因穿着不合適跑鞋弄傷腳，中途退出，令人惋惜。在波士頓跑輸後，樓文敖未有返港，而且音訊全無，像在人間蒸發似的。最令我牽掛的是，他沒有一技之長，且天生啞巴，縱然能夠在唐人街棲身，但在言語交流上存在很大困難，如何在異邦生活？

羅馬奧運「雙牛陣」

有朋友講，1960 年前，中國足球隊曾參加過三屆奧運會。查實，在此之前，以「中國」名義參加奧運足球賽事，僅 36 年第 11 屆柏林奧運及 48 年第 14 屆倫敦奧運，至於 60 年那屆羅馬奧運則以「台灣」名義出賽。因此，中國足球隊在 1960 年前以「中國」名義參加奧運，實際上只有兩屆，並非三屆。

為何 60 年羅馬奧運中國足球隊不能以「中國」名義出賽，而改用「台灣」之名？這由當年國際奧委會作出決定，台灣代表團不能以「中華民國」名稱出賽。

台灣代表團一方面遵守國際奧委會決定，雖以「台灣」之名參加，但在開幕儀式時則高舉「抗議」牌進場。

及至 1976 年，再改稱以「中華台北」參加奧運。

話說回 1960 年羅馬奧運，「台灣」足球隊全部是香港球員，首仗預賽與意大利交鋒時，上陣球員為：守門員「劉抽」劉建中、左後衛「蝦仔」郭錦洪、右後衛「大口北」羅北、左中衛「重炮手」林尚義、正中衛（中堅）「長人添」劉添、右中衛「新馬仔」陳輝洪、左翼「莫牛」莫振華、左輔「香港之寶」姚卓然、中鋒（正前鋒）「大喪」周少雄、右輔郭有、右翼「牛屎」黃志強。

觀之陣中球員，以南華為主力，「四條煙」有三條上陣，佈出「雙牛陣」。為何獨缺「雙槍將」何祥友？乃因「肥油」一直以來都代表香港出賽。因此，他亦獲港府頒贈勳銜，成為本港為第一位獲授勳的運動員。

由於意大利實力較強，上半場開賽約 10 分鐘先勝一球。台灣隊不甘示弱，「雙牛陣」發揮威力，戰至 29 分鐘時，由莫振華破關，射入一球，扳成 1 比 1。

「莫牛」這一球，是自 36 年柏林奧運以來至 60 年羅馬奧運的唯一個入球。由於雙方實力有距離，最終，意大利以 2 比 1 領先上半場，全場以 4 比 1 勝出。

曾在域多利拘留所上班

中央警署包括域多利監獄（拘留所）、前中央裁判司署大樓，評定為古迹，需要保存下來。

廿多年前，我曾在域多利拘留所上班，此話怎講？

源於 1980 年，很多內地居民湧入本港。該年 10 月港英政府立刻頒布一個「抵壘政策」，立例之前來港的內地居民可以獲准在香港定居；換句話說，凡於 1980 年 10 月之前抵達市區的非法入境者，均可獲准在本港居留，但在「抵壘政策」法例頒布後非法來港者，便會即捕即解，解返內地。

但在這法例中卻又有一項補充，如果能夠證明在 1972 年之前，曾經持續不斷在本港住了七年，便屬於香港居民，有權自由進出香港。

與此同時，並通過新法例，規定所有 15 歲以上的居民必須隨身攜帶合法身份證明文件。

實施「抵壘政策」後，非法入境者顯著減少，由 1980 年 9 月的平均每日在邊境截獲拘捕 450 名，翌年已減少至平均每日 21 名。

新法例公布後，為着能夠公平、正確分辨誰符合居港條件？誰不符合而須遞解返內地，人民入境事務處特別委任多位社會賢達出任審裁員（Adjudicator），對來港後被拘留的內地居民進行資格審查，鑑定他們到底屬於非法移民抑或有權在本港居留。

在眾多審裁員中，另委任兩位審裁官（Chief Adjudicator），當年的兩位審裁官，一位是陳百強兄；另一個是我。這位陳百強並非歌星丹尼・陳，而是富商陳南昌先生大公子。陳南昌先生亦為本港體壇名流，1957 年曾協助傑志足球隊組「十萬大軍」向南華會挖角，邀「四條煙」落山，在上世紀 50 年代，這十萬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可以買幾疊唐樓；「十萬大軍」也是當年體壇大事。

移民審裁官酌情放人

移民審裁官與審裁員的工作有所不同。審裁員的工作首先是對被警方堵截拘捕的入境者進行身份判斷，看他們是屬於合資格在本港居留的人士，抑或是須遞解出境的非法入境者。

若屬須遞解出境的非法入境者，有權聘請律師向審裁官申請獲取居留權。這種申請不能由法庭審理，而是由審裁官根據資料，聆聽人民入境事務處報告及被告人律師申請之辯詞，裁定是否可以在本港居留，或遞解出境。一經審裁官裁定，不得上訴。

當年移民審裁官具有酌情權，基於「同情」理由，可以向港督提出，要求批准個別非法移民在本港居留。

我出任移民審裁官時，日薪 480 元，在廿多年前來講，已經不俗。審裁官的工作並不吃力，每天往域多利拘留所一次巡視，看看有甚麼個案需要處理，看看有沒有遭拘捕者的投訴而已。因此，有時候早上前往域多利拘留所巡視，當天若沒有個案須處理的話，逗留約十五分鐘左右便可以返回自己公司做事。

及至 1983 年，我向港府申請引進內地女傭來港做「家務助理」，基於這業務可能與我出任移民審裁官有利益衝突，便向港府請辭審裁官職責。

辭職後，港府在此事的紀錄是任期屆滿不再委任，但實情是我用掛號信請辭。回歸後，我多次向政府重申當年請辭真相，但至今仍未有糾正當年港英的「紀錄」。

話說回當年的非法入境者被捕後，囚禁在中央警署毗鄰的域多利拘留所等候發落。現在，域多利拘留所與中央警署一併例作古跡，不准拆卸重建。域多利拘留所大門位於俗稱「長命斜」的奧卑利街。若說古跡，這拘留所大門入口之處亦應算古跡。我曾講過，早年，本港私家車少如鳳毛麟角，市民上半山區須坐轎，轎站在雲咸街，轎伕由雲咸街上荷里活道，再經奧卑利街抬上堅道，此路陡斜，個人徒步而上已辛苦，更要抬着一個大肥佬，可真「擺命」，因而稱為「長命斜」。

煜煜祥光耀大千

電視台談及在大嶼山舉行的公眾康體活動——跑步上天壇大佛，使人對這屹立在萬綠山中，普濟眾生的釋迦牟尼大佛肅然起敬。

寶蓮禪寺天壇大佛在公元 1993 年 10 月 29 日，佛曆 2573 年歲次癸酉 11 月 17 日開光。

在以之前，大嶼山寶蓮寺已是信徒朝拜聖地及旅遊勝地，自後大佛奠此開光後，更成為香港旅遊節目中必然的景點。

大佛開光之日，我恭逢盛會，最特別而又印象深刻乃是出席盛典的港督彭定康先生伸手與新華社周南社長握手時，周南社長只以佛教合什回禮，沒有與彭定康先生握手。

當時，我坐在第一排，與彭、周二人只隔一條行人路，可以說是近在咫尺，對此「鏡頭」看得最清楚不過。

彭定康先生於任內不理會中國政府要求，實行其單方面的政改，被視為「千古罪人」。今番在佛教儀式中，中國官員不與「千古罪人」握手，而以合什問訊，既不忘禮貌，亦恰如其份。

開光盛典十分隆重，事隔多年，如今仍歷歷在目。是日在晨光中，先進行灑淨儀式，接着便在一片：

「大慈悲父，無上醫王，普施三乘是妙方，法海作慈航，佛性真常，壽命實難量……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的「贊」誦聲中奉安舍利。

奉安舍利後，上午十時舉行開光儀式，由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大和尚為首之主禮大和尚說法開光及說贊佛偈。覺光大和尚先誦：「巍巍寶像矗南天，煜煜祥光耀大千；萬眾群生皆戴仰，一瞻一禮福無邊。」隨後講述大佛鑄造工程浩大，十二載勤懇經營，十方善信慷慨捐輸，釋迦牟尼天壇大佛寶像屹立木魚峰上，緇素歡騰，人天共慶。最後，覺光大和尚再誦：「點開蓮目放光明，普照行人萬里程；大道康莊通覺岸，摩肩並進法王城」後，隨即高誦一聲「開」，開光儀式告成。

天壇大佛照古騰今

大嶼山寶蓮禪寺天壇釋迦牟尼大佛銅像開光之日，官紳名流、社會賢達、各界人士雲集木魚峰，除由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大和尚主禮外，還邀得世界各地大和尚，其中包括來自中國、日本、馬來西亞、南韓、斯里蘭卡、台灣、泰國、夏威夷、紐約及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寶蓮禪寺退居方丈等人一齊參與盛典。

開光後便進行上奉，齊誦「爐香讚」「獻食唱讚」後，隨即禮佛三拜。

開光儀式在莊嚴祥和的氣氛下完成後，隨即舉行天壇釋迦牟尼大佛銅像開幕剪綵，主禮嘉賓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遠道從北京來港出席這次佛門大典，並在開幕禮中肯定大嶼山寶蓮禪寺天壇大佛是佛教史上一件大事，此舉發心偉大，是為了香港的安定繁榮，國泰民安；是為了佛日增輝、法輪常轉、世界和平。他並稱讚這尊大佛塑像之藝術成就相當高，可與雲崗龍門造像媲美。與此同時亦稱贊天壇大佛能奠立大嶼山木魚峰上的技術工程偉大，此為至今全球最大的露天青銅坐像，稱得上照古騰今。

不久前，趙樸初會長才去世。趙老在生時，我曾透過他的前秘書張文達兄請趙老惠我墨寶，趙老一揮而就：「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虞世南詠蟬。」

天壇釋迦牟尼大佛之藝術成就之高及技術工程之偉大，備受各方稱贊，這青銅大佛坐像由伍秉堅建築師牽頭設計。伍秉堅是華仁同學，1952 年他在美國帶我轉學。

在未談及如何成功構思出天壇釋迦牟尼大佛造型之前，先談談為甚麼會在大嶼山木魚峰上興建天壇大佛。

緣於 1973 年，日本曹洞宗邀請寶蓮禪寺智慧、源智諸法師訪日，各人對鎌倉大佛之莊嚴肅穆印象深刻。其後，往訪台灣，睹彰化大佛之雄偉壯觀，遂思及苟凡佛法宏開之地，無不矗立佛像，弘揚教義，諸法師乃發願為本港修建一尊大佛，體現穩定祥和，共趨和平之境。

天壇大佛具隋唐特色

1974 年，港府以象徵式地價批出 6517 平方米木魚峰地皮予寶蓮禪寺建造大佛。

1981 年，寺方興建大佛的意念得到各界人士熱烈支持響應，於同年 12 月 26 日正式成立「寶蓮禪寺籌建天壇大佛委員會」專責研究籌建工作，包括審定佛像藝術造型、建築材料及施工細則等。

為甚麼稱作「天壇大佛」而不只稱「大佛」？這要追溯到 1974 年，當年獲得港府批地後，1979 年中國改革開放，寶蓮禪寺諸位法師應邀到內地觀光，他們得睹龍門及敦煌石窟佛像之宏偉，再往北京參觀天壇。天壇為祭天的地方，而佛陀為「天中天」「聖中聖」，集思之下，乃以天壇為基座來承托釋迦牟尼青銅像（大佛），因而稱之為「天壇大佛」。

「寶蓮禪寺籌建天壇大佛委員會」成員盡是一時俊彥，首席贊助人是對中國民俗有深刻認識的鍾逸傑爵士；名譽主席是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香港佛教職合會會長覺光法師；名譽顧問許舒署長；監督聖一法師；主席胡仙博士、王澤長議員；執行委員源慧法師、智慧法師、泉慧法師、庸慧法師及健釗法師。此外，還有顧問 14 人；藝術顧問、藝術監督各 1 人及委員 81 人。

大佛的藝術造型以佛經如來三十二形相之記載為藍本。面相參照龍門石窟之昆盧遮那佛，取其豐圓端麗。衣紋、頭飾參照敦煌石窟第 360 窟的釋迦佛像，取其婉轉流暢。因而，此天壇大佛兼備隋唐佛教全盛時期造像特色。

天壇大佛形象石膏模，由廣州美術學院侯瑾輝負責，於 1982 年開始塑造，至 1984 年 2 月才初步完成 1 比 5 石膏模型。此形象設計集中、港藝術家智慧、修養於一堂，八易其稿，才告脫稿。

籌款步行上大佛

大嶼山寶蓮禪寺天壇釋迦牟尼大佛銅像，其造型集合中、港藝術家智慧、修養，每一細緻造型，也充滿佛教教義。

佛像面如滿月，額廣平正，雙耳垂肩，慈顏微笑，顯現佛陀福慧具足，眾生開懷。頂部肉髻螺髮，為佛陀智慧圓滿。青蓮花眼，眉如初月，佛陀正以慈目廣視眾生柔和慈祥。雙眉之間，有一白如珂雪、柔軟如棉之毫毛，向右旋轉，顯示佛陀向眾生宣說真理正法。佛像雙掌亦顯玄機，手掌纖長圓潤，柔中帶則，右手示「施無畏印」，表示佛陀救拔眾生痛苦大悲之心；左手下垂腳上，反掌向外，指端微微向下，稱「與願印」，含有與眾生福樂慈願。雙掌中心所現法輪，代表佛法長存，流轉十方。佛像胸前「卍」字，代表佛陀萬德莊嚴，結跏趺坐蓮台上，顯為出污泥而不染，寓佛陀清淨無垢，能深入五濁惡世，普渡剛強桀難馴之眾生。大佛銅像形態豐滿安祥，外貌巍峨而細緻，懸現佛陀慈悲喜捨之神韻，立木魚峰上，栩栩如生。

大佛原先構思以鋼筋混凝土為主要材料，但鑒於混凝土本身有限制，難達到造型上要求，結構上及竣工後效果也難以控制，最後改用青銅為建造材料。1985 年在內地招標鑄造及安裝，在眾多標投者中，最後決定交由中國航天科學技術諮詢公司總承這項龐大工程，本港伍秉堅建築師負責延續工程及修改結構、設計內部鋼架。從 1982 年開始塑造石膏模，直至 1989 年 10 月 13 日，木魚峰上大佛最後一塊銅壁安裝完成，並在當日舉行莊嚴圓頂儀式，其後訂於 1993 年 12 月 29 日正式開光，歷時逾十載，工程浩大，寫下本港一個紀錄。

這次電視台播出跑步上天壇大佛活動，我記得當年康體局曾「預想」環繞赤鱲鱷角機場一周步行籌款，我建議倒不如步行上寶蓮寺天壇大佛，行畢全程者獲贈一個紀念金牌。此舉亦問過方丈，他亦同意此善舉，而林世榮先生亦樂意贊助行畢全程者每人一個金牌。可是，由於有人認為步行上寶蓮寺涉及「佛」而不贊成作罷。

任、白戲寶《帝女花》

任、白謫傳弟子龍劍笙返港參加籌款演出，雖然門票相當昂貴，但亦一早售罄。早年，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及靚次伯組「仙鳳鳴」粵劇團大受戲迷愛戴。任、白大發推動粵劇宏願，在銅鑼灣鳳鳴大廈招考對粵劇有興趣新人，組「雛鳳鳴」。其中龍劍笙，梅雪仙更得任、白真傳，有志者事竟成。「雛鳳」雖久未演出，各台柱已是大老倌。

任、白戲寶《帝女花》，由唐滌生編劇撰曲，講述明末長平公主與駙馬周世顯的故事。野史記載，闖王李自成殺入北京城後，崇禎皇帝為免長平公主受辱，在後宮對公主說：「悔汝生於帝王之家」，以袖掩面斬殺愛女，豈料只斬斷長平公主手臂。公主中劍斷臂暈倒，崇禎以為長平已斃命，自己便往煤山自縊，太監王承思相隨上吊。但二人身份懸殊，太監不能與皇帝同縊一樹，投繯在崇禎腳下。且說長平公主斷臂後 ，獲高人打救，授以武功，譽稱「獨臂神尼」。神尼調教出一代女俠呂四娘，潛入清宮取雍正首級，此亦為坊間流傳之「雍正無頭」故事。

話說回《帝女花》主題曲，用詞甚雅：「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薦鳳台上，帝女花帶淚上香，願喪身回謝爹娘，偷偷看偷偷望，佢帶淚帶淚暗悲傷……」

據講，當年唐滌生撰曲時，高福永（港澳富商高可寧之子）等人曾從旁潤色曲詞。高福永在英國受教育，執業律師，中文造詣十分高。

《帝女花》主題曲原調為廣東小曲《妝台秋思》，在 50 年代曾哄動一時，歷久不衰，喜唱粵曲者無不朗朗上口。其後，市井中亦見有將曲詞改寫成三級以至四級，諸如：「落番半邊百葉窗，與妹共瞓在牀上，帝女花滿面暗瘡，駙馬驚惶心中愴……」

任、白除了在舞台演出外，還拍過不少電影，最後拍的一部電影是《李後主》。

石修憑歌唱比賽入影視圈

南唐李後主（李煜）才華洋溢，他的詞傳誦古今。李煜雖為君王，後卻為階下囚，他的詞盡哀與愁，諸如：「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又如：「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這盡是懷念故國之作，表達了亡國之哀。

李後主的詞，亡國前後風格不同，其藝術修養及意境雖然甚高，但我多次講過，要一個十來歲的少年朗誦這種深具離別之愁、飽涵亡國之哀的詩詞，根本上不適合。

然而，在昔日的校際詩詞朗誦比賽中，偏又選用李後主的詞。看見一個本來天真爛漫的孩子，站在台上強裝出一股「愁」樣，拖長聲線：「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這可真個像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為賦新詩強說愁」那樣地令人難受。這倒不如選用朗誦諸如《木蘭詞》岳武穆《滿江紅》及辛棄疾之勵志詩詞，充滿陽光正氣為佳。

且說《李後主》上畫時，剛好無線電視開台不久，大搞推廣活動而舉辦《李後主》歌曲歌唱比賽及學生朗誦《李後主》詞比賽。《李後主》電影插曲由于粦大師作曲。于粦最著名作品是電影《一水隔天涯》主題曲，這部電影由苗金鳳、李敏、張瑛、丁亮合演。電影幕後代唱是韋秀嫻，她是聲學大師趙梅伯的高足。我自己五音不全，唱卡拉 OK 亦唔掂，今慶幸韋氏有此女歌手，亦足自豪。話說《一水隔天涯》主題曲風行一時後，再由「三毫子小姐」森森演唱，頓成首本名曲。

《李後主》歌曲公開歌唱比賽由精工錶贊助，我與已故前《華僑日報》何建章總編輯等擔任評判。經一番角逐後，石修掄元，石修亦因而晉身影視圈為藝員。石修是精工足球隊幹事陳直康兄之公子，陳兄本身亦娛樂界中人。石修雖憑參加歌唱比賽得以晉身影視圈，但為藝員後，卻鮮見他再唱歌。

香港節粉飾昇平

香港天氣最佳莫過於「立冬」後雙旬之內。

1967 年騷動後，港英殖民地政府粉飾昇平，在 1969 年至 1973 年期間舉辦了三次「香港節」。有關方面從天文台紀錄中查看，得悉每年 11 月中旬本港雨量最少，因而便選擇中旬兩周舉辦「香港節」。

「香港節」從 1969 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港英政府隆重其事，設立一個主導委員會，相當大陣仗。在主導委員會下分設演出、文化、巡行及體育等小組委員會。

我由 1971 年的第二屆開始，一連兩屆擔任體育小組主席。每個小組委員會都有一位政務官（AO）任秘書，1971 年體育小組秘書是招堅簡女士。我認識招女士時她住在中環士丹頓街，就讀堅道聖心女子中學，後來，升讀香港大學時以「嘉芙蓮」之名任香港電台唱片騎師。1973 年體育小組秘書是 PRIMROSE 先生。

以一個小組委員會而言，政府竟派政務官為秘書，足見重視。事實上，「香港節」動用的人力、物力、財力相當龐大，光是節目表已厚厚的幾十頁。我本來也保存了一些，可惜在多次搬家時弄丟了。

「香港節」的體育節目包羅當年本港的體育項目，除了示範表演外，還舉行比賽。其中最特別以一個項目是在九龍旺角染布房街舊伊館舉行第一次室內狗展，並在上址舉行一次公開桌球賽。在此之前，本港已有廿多年沒有舉辦，當日從波樓搬運一張波枱往舊伊館及「較水平」費用六千元。體育小組的費用及獎品並非全部由政府資助，須由小組本身籌募。

巡行為一晚的活動，當年由「湛班」（湛兆霖）擔任巡遊小組主席，主席設在大會堂前之愛丁堡廣場，巡遊隊伍行經主席台前，接受港督、官紳名流檢閱，表演一番。

金龍撞醒獅

參加巡遊隊伍眾多，大隊連延數里，行進中不能有所停頓。記得有一頭醒獅行經主席台前——本來，每一單位只能停留表演一分鐘——這次難得有機會在港督及官紳名流面前演出，便使出渾身解數，大演獅藝，不肯離去，緊隨這頭醒獅而至的金龍，亦在震天鑼鼓聲中舞至，雖然主席台前那頭醒獅仍未離去，但百多名勇士舞動的金龍在鼓聲指揮下前進，一時之間停不了步，頓時變成了盤龍，龍頭撞向醒獅，把舞獅頭的人撞暈，龍獅雙方互相責罵。雙方如廣東人所言「紮晒馬」， 獅隊中廿多位手持煙斗，外型打扮酷肖武俠小說人物「歐陽德」的師傅亦聲勢洶洶，一時之間，場面混亂。

此時，台上與我也是洪拳同門的國術總會會長陳漢宗見狀，立刻聯同一干人等，趨前排解。幸好雙方師傅識得大體，未有動武。若是在「香港節」中，於港督跟前大打出手，則香港國術界便會永無出頭之日。

「香港節」中舉辦了一項可以稱得上「破冰」的體育賽事，這是在花墟球場舉行國術自由搏擊。警方對這體育項目賽事一直不發牌，所以當年「吳陳比武」也要轉移到澳門舉行。但由於我是體育小組主席，邀請助理警務處長蘇同為主禮嘉賓，這節目才得以舉行。從此，國術自由搏擊亦一帆風順。

但其中令我不安的則是其中一項環島步行比賽。環島步行比賽本是《星島日報》在 1956 年發起的，後來停辦。及至 1973 年「香港節」，我要求胡仙小姐贊助，再舉辦一次。豈料在舉行之日，有一輛救護人員乘坐的車撞死了一位參加步行的女學生，導致胡仙小姐須負責賠償。至今，仍對該少女及胡仙小姐心有歉意。

「香港節」舉辦了三屆，1973 年為最後一屆。自此以後，本港經濟重見曙光，股市升上千七點，地產樓市興旺，港府亦無須再粉飾昇平。

香港國術總會

廣東人常言：「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習武之人，總自視自己武功最好，對別人不服氣。

昔日，有所謂「踢盤」的事情：舉凡有武林中人設館授徒，如果不是「地頭蟲」、有師傅坐鎮、外來者開館的話，必有人前來相「試」，與館主過招，比試一下拳腳功夫，此為「踢盤」。若非有真功夫，便難以立足。

因此，國術便出現眾多門派，你可以說是「尊師重道」，也可以說是「人多勢眾」，同時，不同的派別也難以會聚在一起。

戰後和平，香港為賑災籌款，40 年代曾在灣仔修頓球場舉行國術大匯演，各派師傅義不容辭，摒除門戶之見，踴躍參加，這是在 60 年代以前最合作的一次。

1969 年，新加坡政府為慶祝開埠 150 周年，舉辦「東南亞國術邀請賽」，於 1968 年派新加坡國術親善訪問團來港，港九國術界在新雅酒樓設宴款待。席間，本港國術界中人見別人能團結一致擁有國術總會，何以自己沒有？眾議下，即席成立籌委會，籌組香港國術總會。

1969 年，委託胡關律師行註冊有限公司，並於同年應邀前往新加坡參加「東南亞國術邀請賽」。當時共有五個門派組隊參加，另有一隊不屬任何派別之天天體育會。

在本港國術界這次正式派隊出外參加賽事之前，也曾在 1956 年參加過一次比賽。該次賽事在台灣舉行，本港由一位私家偵探陳德超帶隊。早年，本港只有兩家私家偵探社，除陳氏外，另一家東主姓林。昔日，本港的私家偵探社負責人多曾在警界服務。

這次前赴新加坡參加「東南亞國術邀請賽」由新加坡半官方機構的新加坡國術總會正式邀請。

香港國術揚威星洲

話說 1969 年在新加坡舉行的「東南亞國術邀請賽」，以體重分六級，分別為：輕量乙級、輕量甲級、中量乙級、中量甲級、重量乙級及重量甲級。在這次邀請賽中，本港拳手獲兩金一銀兩銅的優越成績，其中劉大偉獲輕量乙級金牌；陳觀泰獲輕量甲級金牌；陳錦添獲輕量甲級銀牌；郭忍義獲輕量乙級銅牌；曾昭宇獲輕量甲級銅牌。

在這次邀請賽中，輕量乙級郭忍義進入準決賽時遇上新加坡梁福勝，戰至第二回合，鑼聲已響，由於他經驗不足，不作防禦，垂低雙手返回自己的「角」時，被梁福勝以一個哨搥打中喉核。本來，梁福勝在鑼聲響後仍出手，實屬犯規，但主辦當局表示給予郭忍義五分鐘時間休息再繼續比賽。我是教練兼領隊，須尊重主辦機構裁決。郭忍義雖休息了五分鐘，但咽喉中拳呼吸欠暢順，輸了點數，結果得殿（音墊）軍。

至於獲得輕量甲級金牌的陳觀泰，後來進入電影圈，成為武打明星，開創一番事業。

代表隊載譽凱旋返港，國術界更見團結，成立國術總會的熱情日益高漲，一個視為本港國術界大家庭的國術總會的誕生指日可待。但香港政府卻有所憂慮，這由於昔日過時過節或店舖開張啟業，會有些年輕人舞着獅頭前往恭賀，或是送上一盤花卉討「利是」，主人家如不給予，送花卉者便在店前喧嘩吵鬧，直至討得「利是」才「過主」，往往因而造成滋擾。

直至國術總會申請註冊，由於有人說打功夫的人是黑社會，因而有所顧慮，華民政務司請我到辦公室聽取我的意見。

我告之國術教頭在晚上教功夫，年輕人前往習武，便可減少在街上遊蕩。至於國術總會則要求會員註冊，萬一有甚麼事發生，也可以跟查涉事者的底細。如此一來，國術總會擔當領導及維繫業界責任，有管制勝於「冇王管」。當局聆聽我的意見經研究後，認為理由充分，便批准成立國術總會。

國泰航空與香港航空

現世紀交通發達，乘搭飛機為平常事，我有些朋友，他們坐飛機的時間多過在香港。

早年，坐飛機十分大陣仗。我 1951 年去美國讀書，原定乘搭 DC4 空中霸王，但航空公司規定每位乘客只准攜帶 32 磅行李上機，而我往美國讀書，最低限度會有四年時間不返香港，32 磅行李明顯不夠四年之用，於是便改坐總統郵輪赴美。由香港坐總統郵輪飄洋過海往美國，航程 18 天，不可謂之不辛苦，這較之現今由香港坐飛機往舊金山（三藩市）亦只 13 小時，不能同日而語。

談及乘坐飛機，香港市民喜愛乘搭國泰航公司班機，並視國泰為香港本土公司。

早年戰後和平，此地有兩間屬於香港的航空公司，一間是國泰，另一家名為香港航空公司。初期，國泰與香港航空也是由一些參加過二次大戰之機師主持業務。戰時，他們經常從印度駕駛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將物資運到內地城市重慶、昆明。

當年他們用的運輸機是雙引擎螺旋槳 C46 及 C47。

上世紀 60 年代，我前往台灣訪問金門島也是乘坐這種運輸機，機艙內設有兩排相對而坐的長櫈，沒有冷氣空調，在機艙窗口設有一個小洞，平時以膠塞塞着，若感覺機艙內空氣悶焗，便拔開此膠塞透風。

當年由於兩岸關係仍緊張，金門接近福建，僅距 1 浬，為着避開雷達偵察，免生枝節，我們乘坐的飛機須作低空飛行。

國泰有份親切感

戰後和平早期，國泰也有班機來往港澳。

早年澳門機場位於新口岸。太平洋戰爭時，澳門是中立國葡萄牙殖民地（海外省），日本人在新口岸貯藏大量汽油。盟軍（美國空軍）在 1944 年年底派出戰機前來轟炸，當時我在澳門東望洋山頂嶺分讀初中一，看見盟軍飛機飛得低過學校，向新口岸日本人貯藏汽油的地方轟炸及掃射。

澳門新口岸機場原來是水機場，有一斜路上岸。戰後和平，第一次來往港澳之國泰運輸機在青洲馬場升降，因不熟地形，踫着石基（堤壩），再也不能起飛，當時我曾與同學前往「諸事」「八卦」一番。後來，索性改用水機。

我們從嶺分往下望，看着水機於現今飛翼船碼頭的位置升降，總覺得何以會選擇這麼狹窄航道？

來往港澳之運輸機主要是運送黃金，曾發生過一次劫機事件。當日之機師為二次大戰退休軍人，面對劫機奮起反抗，與劫機者拚搏同歸於盡，僅得一人生還，生還者竟是其中一名劫機者。

經此之後，港澳航空運輸亦告暫停，直至上世紀 50 年代才告恢復。如今，澳門不僅有足與香港、深圳及珠海分庭抗禮的國際機場，也有商業直昇機來往港澳。

話說回本港早年的香港航空公司，稍後賣盤給怡和，但自從發生撞機意外後便停辦，只剩下國泰獨家經營。未幾，亦由太古收購，廣東人所言「愈做愈大」，大為發展，蔚為香港市民心目中的香港本土航空公司。事實上，國泰的機艙服務員大多數是香港人，講廣東話，對一些不懂英語的本地乘客來講，有一份親切感。

作為大商業機構，國泰與時共進。最近改變新形象，轉換新制服。昔日之制服由法國時裝師設計，自 1999 年起轉由本港時裝師劉培基設計，2005 年新制服亦由劉氏設計。國泰共有機艙服務員 6000 名及 1400 名地勤人員，2005 年將以嶄新形象與世界各地乘客見面。

香港武術聯會

本港除了「香港國術總會」，還有一個「香港武術聯會」。

也許讀者會問：國術與武術有甚麼分別？

武術，是目前內地提倡的運動項目之一，其之所以稱為武術，乃認為我國傳統國術門派眾多，難以統一進行賽事，例如太極拳、洪拳、螳螂拳各有不同，各自表演，一時之間難言表演者彼此優劣。於是便倡議搞統一武術項目，制訂指定套路，比賽時演繹同一套路，易於分出高下。

這構思確定下來後，但由於沒有一個國際總會，最初便以香港為起點成立「香港武術聯會」，再經此推廣發展成立「亞洲武術聯會」，並於 1987 年在日本舉行第一次亞洲武術比賽。

可能是第一次舉辦這種國際武術比賽，當時有很多規例也不切實際。例如當時中國內地代表堅持各國參賽運動員入場比賽，要作步操式進場，而且是中國式步操。這一提議，實在難以讓各國代表隊接受。理由是參賽運動員入場比賽，總裁判開始計時計分，不能強制要求入場比賽參賽者作中國式步操入場。為此，各國代表曾爭拗了很久。

亞洲武術聯會成立後，1990 年北京亞運，武術列為比賽項目。

90 年北京亞運武術賽項，共設六面金牌。賽前，北北京有位老先生說：「六個金牌，一個也不能少。」當時，我是大會技術小組委員，對這位老先生之言提出異議。因為既然誇下海口說一個金牌也不能少，這無形中早已講明六面武術金牌，中國志在必得，便沒有其他國家人會與中國比試，這對於推動發展的武術運動來講，產生不利因素。

未知是否事有湊巧，90 年北京亞運武術金牌果然盡被中國捧走。

08 奧運武術比賽

1994 年亞運會在日本廣島舉行，不少國家代表對武術比賽項目進行杯葛，那位曾在 90 年北京亞運中堅持「六面金牌一個也不可少」的老先生亦已被中國撤換。

該年，各國對武術賽項有所爭議，幸得日本武術代表川岡先生努力說服各國代表，武術比賽才仍能列入 94 年廣島亞運賽項一直襲用至今。武術運動得以進一步發展，川岡先生功不可沒。

由於武術比賽以套路為主，目前來講，在比賽過程中，存在觀眾問題。例如套路比賽時以太極拳為例，共有十名運動員參賽，每個參賽者也演出同樣動作，每人表演五分鐘。在這情況下，觀眾中除非是對太極拳有認識，可以從中品評分析每個參賽者動作優劣之處，不然的話，一般觀眾呆坐幾十分鐘觀看同樣的動作，不單只乏味，也沒有這耐性。

而且，比賽進行時，無論大會或傳媒也難作現場即時評述，以免影響裁判評分。反而，電視觀眾在螢光幕前看現場直播，可以指指點點，較現場觀眾更投入。

2008 年奧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行，很多人問及武術能否成為比賽項目？

以前，奧委會規例中，主辦城市有權指定兩個比賽項目。但由於現今的賽項太多，新例為先行取消一個舊賽項，才可以加入一個新賽項。但如果要取消一個舊賽項，必須獲得四分三委員贊成才能通過。

最近，為迎接 08 年北京奧運來臨，奧委會對有關比賽項目的安排，也曾開了幾次會，仍未能決定取消哪一個舊賽項，裨能加入新設賽項。至於武術比賽，能否在 08 年北京奧運中以比賽項目出現，截至此文執筆時止，仍為未知之數。

聖約翰大學人材輩出

文友薛興國兄轉來美國舊金山（三藩市）讀者歐生國老先生來函。歐老先生言及年輕時就讀港島鐵崗聖保羅男校第一班，當年剛好為 1936 年柏林奧運。最近看了我講述中國足球隊參加 36 年柏林奧運往事，猶如兄弟重聚，勾起他對情有獨鍾的我國足球隊懷念，並剪存收藏我那三篇蕪文。

歐老先生提及他曾就讀港島鐵崗聖保羅男校第一班。現今學制已改，很多人也不知道「第一班」是甚麼班級程度。

戰前直至 50 年代，本港英文中學（High School）學制由倒數第十班開始至第一班，亦有由第八班起計算，愈是高班數字愈細。第二班大考是本地中學畢業試（Junior Local），如果考試成績合格，便授予由政府簽發的離校證書（Leaving School Certificate），第一班（Matriculation Class）大考為大學入學試，公開考試成績合格，便可以入讀香港大學或英國倫敦大學。

戰前本港經濟環境較差，政府在教育上沒有資助，一般家境欠佳的市民，子弟讀到英文中學第四班便輟學，踏足社會謀生。社會稱這些年輕人為「番書仔」，如果曾就讀名校，大有機會加入政府部門工作，亦有投身商戶任英文文書，負責出入口單據、報關提貨等工作。

若是英文中學第二班畢業，可以入職政府部門，擔任相當於現在的政務官任高職。亦有志成為律師，畢業後加入律師行做見習律師，經過一段時日訓練、實習後考取律師執照。

早年，此地只有一間香港大學，入學難，能入讀港大視為天之驕子。當年流行北上「升」學，就近為廣州，但較多人喜北上京滬，尤以上海為時尚。歐老先生講及他年輕時負笈上海入讀聖約翰大學，此校人材輩出，前港澳辦主任魯平和前台灣總統嚴家淦都是聖約翰大學校友。當年我主理《天天日報》時，嚴家淦仍是副總統，他設宴款待訪台之香港報人時，由於我的普通話不靈光，得悉我曾在美國讀書，特邀我坐其鄰，以便用英語交談。

誰為不平事

中國讀書人尊師重道，對文字修養、洗煉猶為重視。因而有所謂「一字之師，終生為師」的說法。

十年前，黃永玉老師送我一幅巨作：一個文士在鑑賞一把寶劍，丹青並題書「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詩側寫明「非唐人詩」。

這本是唐代詩人賈島的詩《劍客》，原詩為「誰為不平事」，但一字之別，卻有不同意義。

賈島作詩，每字斟酌，從不馬虎。年輕時初赴京師投考功名，策馬途中，想到一句好詩：「鳥宿池中樹，僧推月下門」。後來，思及用「敲門」好，還是用「推門」好？一時之間難作取捨。為此，多番以手勢動作來比擬這兩個字的效果。

當時，韓愈正在京師為官，由於賈島太過入神這「推」「敲」二字的取捨，一邊行，一邊思考，竟然闖擋住韓愈官隊前路仍不察覺。在那年代來講，一個白衣文士擋着京官去路，罪名不輕，眾衙差將賈島帶到韓愈跟前，賈島辯解自己為何會如此失儀，乃因正入神於斟酌「推」「敲」二字，何者為佳。韓愈這位大文學家，騎在馬背上也想了好一會，方說道：「作敲字佳矣」，因「敲」有聲，「推」無聲。由此，後世乃稱斟酌字句為「推敲」，其後引申到舉凡講研究及求證，亦叫做「推敲」。

日前，署名「望道山人」讀者來函，表示看蕪文「任、白戲寶《帝女花》」後，對唐滌生的曲詞有所推敲。他認為《帝女花》主題曲最後一句：「夫妻死去與樹也同模樣」，如果改為「夫妻殉國與樹也同模樣」，將「死去」改作「殉國」會更為悲壯，更顯出二人「死」的價值。

首先，多謝讀者「望道山人」先生對本人的支持，不吝賜教。至於曲詞中之「死去」與「殉國」，這不單只關乎涵意，也關乎曲譜用字之平仄，還是留待愛好詩詞文學及對曲藝有修養的讀者來評定。

海員多喜養鸚鵡

飼養寵物是人類的天性。盤古初開，人類仍未開化，便已有飼養寵物之意，因而才會發展至有家畜出現。觀之漢字「六書」乃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及假借。我們可以從一個漢字結構中探索出其涵意。以「伏羲氏」為例，相傳他是古代始創八卦、教導族人捕魚畜牧的部族領袖，他的「伏」字，便是從「人」從「犬」，這已顯示人類能馴服犬隻，飼養家畜。

話說本港公屋及居屋，入住規例不准養狗，但很多人在入住前未有詳細查詢，及至入住後才得悉此規例，遂至養犬隻寵物的住戶有微言。由此，愛護物動協會建議公屋或居屋住戶飼養鸚鵡代替犬隻。以禽鳥寵物代替家畜寵物，此則見仁見智。

不過，如果一定要找「伴」的話，除了常見的貓狗外，鸚鵡亦無不可。

鸚鵡之所以成為人類寵物，與海員有關。早年，海員出海，動輒「一頭半個月」在水連天天連水的航海日子中，船上生活十分枯燥，有些人便飼養會學作人語的鸚鵡打發日子。及至抵埗後帶上岸，鸚鵡才廣為公眾飼養。

最初，海員飼養的鸚鵡多數是「大葵花」。「大葵花」全身羽毛雪白，頭有黃髻，發怒時髻毛露出黃色。「大葵花」大多數產自澳洲，亦有產自印尼。這種鸚鵡學舌不多，只曉講「大家（音姑）」「早晨」。

戰前，家兄曾養過一頭「大葵花」，雖悉心調教，亦只曉講「大家」。可惜，有一天不知因何緣故，飛走了。

及至 1957 年，本港有一支籃球隊南遊，隊員陳民仙兄為華仁同學，他從印尼帶了一頭「大葵花」返港饋我，這頭「大葵花」十分馴服，不懼人，可惜又是未能多作人語。有一次，我因事離港，吩咐「後生」（下人）照料餵食。當我返港時，「後生」說是飛走了。我懷疑是他怕麻煩，故意放走的。反正已經飛走，再也沒有追究。

鸚鵡熱勁過禽流感

本港很多人養鸚鵡，但走失也不少。這些走失了的鸚鵡，大多數棲聚在中區金鐘兵房叢林，各位讀者如果有興趣，不妨帶備望遠鏡前往「觀鳥」，蔚為奇觀。

本港市民飼養的鸚鵡，除了「大葵花」外，還有「LOVE BIRD」。「LOVE BIRD」較細小，一養便養一對，「LOVE BIRD」喜嘴對嘴，形態十分親熱。

另一種名為「夭鳳」的鸚鵡，毛彩艷麗，可惜又是「不擅辭令」，甚少開口學作人語。美國人很喜歡養「夭鳳」，我也曾養過一頭，就是可惜學不到人語。

鸚鵡之中，能言擅道的，不離南菲的「灰鸚」及我國的「海南了哥」。南菲「灰鸚」灰毛紅髻，經常不停嘴地學作人語；至於「海南了哥」更是神乎其技。「海南了哥」又名「八哥」，古名「秦吉鳥」，其能作人語之技能為同類之冠。曾有一年，無線電視舉辦雀鳥比賽，一位女士攜帶一頭「海南了哥」參加，女士打開雀籠，這頭「海南了哥」慢條斯理步出來，不單只沒有飛走，而且還叻到可以唱晒成首廣告歌：《嘛媽真靚咯》，令座上評判及現場觀眾歎為觀止。一隻禽鳥如此神乎其技，又豈不奪標。「海南了哥」雖擅學人語，但亦有令人麻煩之處，此乃其白色糞便有腐蝕化學作用，若便溺在枱椅或衣物上，會有所損壞。

我住跑馬地毓秀街時曾養過一頭「海南了哥」，每晨，馬伕由山光道牽馬落馬場晨操時蹄聲「的、的」，我那頭「海南了哥」學了蹄聲，每晨天未破曉便也「的、的」說個不停，令我難以安睡，便索性沽之哉。

朋友中，退休懲教署長黎明基兄對孵化及繁殖鸚鵡最有心得。

時下，港人每聞「禽流感」色變，查實，「鸚鵡熱」有甚於「禽流感」，一度被視為不治之症。戰後和平，英國丘吉爾首相訪問南非，南非饋贈一頭鸚鵡帶返英國。丘氏雖貴為首相，過海關時，亦要遵守法例，將鸚鵡扣留在海關一段時間，進行檢疫。

黃霑何以名「霑」

我與黃霑相識幾十年，只屬於君子之交。最初，他剛加入英美煙草公司做廣告：「總督都唔准？！」年代。由亡友簡而清（簡老八）介紹給我認識，在我主理之《天天日報》撰寫雜文。

日前出席一個論壇，剛好與盧景文坐在一起。這天剛巧黃霑病逝，我們談及三十多年前一宗舊事。

時為 1968 年，我剛應德國政府邀請前往訪問後返港，與一班朋友在簡而清家中聚會。當時，我提出想搞一齣輕歌劇（OPERETTA）的構思，由於我對音樂沒有認識，便由簡而和（簡老九）任召集人，邀請一班朋友討論演出事宜，盧景文與黃霑也有參與討論。各人對演出輕歌劇之事興致勃勃，曾熱烈討論兩次。正當構思輕歌劇演出熱火朝天之際，麗的電視推出一個由蕭芳芳主持、載歌載舞的嶄新節目《芳芳的旋律》。由於《芳芳的旋律》與我構思的輕歌劇相接近，我便打消籌備輕歌劇的演出。

黃霑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仰慕《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曹霑）之才華，踏足社會時，取名為「霑」。黃霑於港大畢業後，未加入英美煙草公司做廣告時，曾在女拔萃中學教中文。有一年奧運會，黃霑任電視台奧運節目主持，平時，很多人以為他只是一個作曲填詞音樂人，其實，他也是一名田徑好手，他就讀喇沙中學時，為學校田徑跨欄健將。

黃霑學音樂，師承口琴大師梁日昭。梁日昭口琴詣藝高，並發明口風琴。當年我主理《天天日報》時，每年都舉辦音樂會，梁日昭亦有參與策劃。

其後，黃霑與林燕妮合組廣告公司，在兩人努力下，成為本港成功廣告公司之一。小女從美國讀書返港，黃林二人帶小女入廣告行。在此，我衷心多謝二人對小女的提攜。

說來有點令人詫喜，黃霑第二次結婚，他的太太 Winnie 是我姐夫兄長的女兒，細算起來，黃霑變成了我的後輩。

鸚鵡、白兔皆寵物

前文談及保護動物協會建議公屋或居屋住戶飼養鸚鵡代替犬隻。政府規定，公屋及居屋住戶不准養狗，但並非不准養寵物。有人認為犬隻吠嘈，亦有些人怕狗，因而公屋內及居屋內不准養狗，此見仁見智，亦無可厚非。

現在既然養鸚鵡為寵物，同樣道理亦可以養小白兔（兔仔）為寵物。記得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約為 1944 年左右，香港忽然出現一股養兔熱。據講，這由於日本人用兔仔血液做血清，市民趨之若鶩，兔仔售價有如近日股價般直線上升，家家戶戶養兔仔漁利。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及至上世紀 70 年代至 80 年代，內地也刮起一股養兔熱，猶其是養長毛兔，長毛可以編織成毛絨線，織造毛衣。

兔仔易於飼養，首先是食用便宜，不像養貓養狗似的須用貓糧、狗糧，或如老一輩似的煎魚毛（魚仔）、牛肉碎、牛孖筋餵貓餵狗。一般來講，養兔仔大多數用製造豆腐時剩下來的豆腐渣或棄用的菜頭菜尾，甚至亦有用大葉草為飼料。兔仔不單只易養，而且繁殖快，通常四十多天便生育一簇，每簇約為六隻至八隻左右。

兔窩為鐵線籠，籠內末端用木蓋一小竇，讓其於晚上返回木竇內睡眠，不受外界騷擾。兔仔分為短毛兔與長毛兔，最名貴的品種是安哥拉兔，安哥拉兔為白長毛、紅眼。

此文執筆時「小雪」已過，老饕進補，兔肉誠為盤中珍。以前養菜兔，養大後交燒臘舖烹燒，每隻火工五毫，紅燒兔肉其香溢飄，聞之垂涎。今若湯兔，可能被指不人道。這得說明一下「湯」字。時下一般寫作「劏」字。但孔仲南太史公撰編的《廣東俗語攷》則謂：「粵人宰牲謂之湯。蓋宰後必以沸湯去其毛。凡宰必用湯故以湯字代宰也。俗作劏誤。」昔日湯雞，亦未必交雞鴨檔屠宰。家廚湯雞乃持雞頸，拔掉少許頸毛，橫手雞頸一刀後，丟在廚房柴堆放血，待其掙扎至血流盡死去；再以滾水搔毛（拔毛）開膛，乃為湯雞步驟。

聖誕 PARTY

我讀中學年代（上世紀 40 年代），每年踏入 12 月，校內便開始瀰漫聖誕氣氛，中學生們紛籌辦舞會（PARTY）。本來，PARTY 這個英文字，可以是生日會，也可以是大食會，但早年香港人的英文是「有限公司」，開 PARTY 便成了「舞會」專有名詞。

現在看來，中學生開舞會這種課餘活動簡單之至，何以要「籌辦」如斯隆重？

此因當年開舞會，多數在同學家中舉行。首先是同學父母願意讓子女在家中舉辦舞會，而且家中還須有一個大廳，可以容納二三十個「嘩鬼」玩一個晚上甚至通宵達旦。

其次是須有唱機，記得當年如果家中擁有一部自動換碟（唱片）唱機，確屬「唔係少嘢」。事關當年之收音機已視為奢侈品，遑論唱機，更何況是擁有自動換碟唱機，可謂天之驕子。

有同學肯借出地方，又有唱機，接着下來便是籌備食品飲料。平時，中學生絕少會飲含有酒精成分的飲品，今番難得開聖誕舞會，便調教一大盆廣東人稱為「賓治」的 PUNCH 享受一番。PUNCH 是一種帶酒精的果汁，亦有加入一些罐頭雜果、碎橙粒，最怕是這些橙洗得不乾淨，飲到肚瀉，歷驗不爽。食物方面，由於西餅消費貴，大多數也是買枕頭包（方包）回來，自製三文治。

中學生開聖誕舞會，大多數都是各人科款舉辦，但若有同學家境較佳，又闊綽，既借出地方，又免費供應全場飲食，更是大受同學歡迎。

早年，本港除聖保羅男女中學外，其他英文書院分男女校，中文中學則為男女同校。我讀的華仁書院是男校，附近位於堅道的聖心書院則是女校。有些打校隊（球隊）的同學交遊廣闊，容易結識女生，開聖誕舞會時不愁沒有舞伴。但像我這種平時只顧讀書、打拳、舉重的同學，難以結識鄰校女生，每年聖誕舞會只好靠同學帶女伴前來接濟「寡佬」。

由於女生本身也有女同學，連鎖共同參加舞會，形成男女生人數接近，不至於僧多粥少。

■1956年香港工展會期間適逢聖誕節。圖為佈置在展覽場所裏的聖誕樹。

護花使者

求學時代的聖誕舞會，絕對正派而有禮貌。跳每一隻舞時，男生行至心儀的女生跟前，須彬彬有禮邀請對方共舞，一曲舞畢，還須有禮貌地帶該女生返回原位。

本來，少年男女開舞會，活潑天真賞心樂事，但其中亦有令人討厭之事。有幾間女校，平時女生在校內用英文交談，她們參加聖誕舞會時便「考」對方。當然，參加舞會的同學不會「齋跳」，縱非促膝詳談，也會互道姓名。每當起舞，詢及彼等名字時，她們故意不將自己的英文名完整說出，而是用英文字母串出，蓄意考對方的拼音，如此故作「高竇」的態度令人反感，若非為了禮貌，真想在音樂未結束時便丟下這女生，讓她自行返回原位。

年輕時參加舞會，不少同學對一些小節也十分注意，尤其是有關「口氣」問題，因而，事前必買備香口膠，「嚼」一輪後，待能呵氣如蘭時才往邀舞。每次聖誕舞會，我也佩服那些任勞任怨，負責接送攜帶多位女生參加的同學。

早年，並非人人有私家車，縱然有私家車，除非老爺晚上有應酬，否則司機亦已放工，鮮有在深宵亦侍候少爺仔。而且，當年十八歲才可以考車牌（駕駛執照），本港亦只有一個考牌官哈利士，此人鐵面無私不受賄，要考取車牌不易。當然，有車有牌便很容易有女朋友。我佩服那些任勞任怨的同學，他們不單只負責接送每個參加舞會的女生，而這些女生，可能是其女友的女友，其女友可能是國色天香，但女友的女友可能是「籮底橙」。翌日返校，這位「籮底橙」領隊同學，多會被眾人笑罵。

講開帶其他女校女生參加聖誕舞會，由於我家姊姊就讀聖士提反女校，該校女生參加舞會不會「全女班」而行，須由一位男士相伴，便由我這個護花使者帶着幾個美人兒赴會，可真羨煞旁人。

話說回來，當年未必人人懂跳舞，平時沒練舞的同學，每當舉辦聖誕舞會時，便分工合作，負責準備食物、飲料或打碟（播出唱片）。

■1992年筆者與黃霑先生在電視台主持奧運節目。

多年主持奧運評述

再度收到讀者望道山翁先生來函，山翁不吝賜教，熱情支持，難能可貴。山翁來函談及昔日電視台轉播奧運舊事，難得先生仍有印象，本人於此一拜謝。

山翁說及有一次我參與電視轉播奧運節目，直播室台上坐在中間及左邊的電視台藝員「高談闊論好似當你無到」。這可能是主持故意不讓我「開聲」，亦可能遺忘了我，導致我在台上很少發言，這責任不在我。

電視台四年一度轉播奧運，如果我任節目主持，才會有較多發言，若只是擔任評述，便由主持分配講者時間，自己按照分配時間「開聲」，不應霸佔着時間發言。

事實上，對於這類事情我亦見慣不怪。只要將節目做好，個人在團隊中所佔的分量並不重要。

不過話說回來，面對被主持「遺忘」的情形，自己心中會不由得感覺好笑兼滑稽。試想一下，電視台以高酬聘我為嘉賓評述。結果，我因為主持的「遺忘」，只是做一個出鏡「觀眾」，亦可算得是最有價值的觀眾。

常聞人言：往事只能回味。談及主持轉播奧運，至今我保存有一幀 1992 年巴塞隆拿奧運時與黃霑一起同時穿上電視台黃色西裝上衣、白西褲制服主持 92 奧運的照片，這張只能回味的照片在此附上，以饗讀者。

當年很多人奇怪，何以黃霑會涉足體育，參與奧運節目轉播？為了增加黃霑在節目中的公信力，我特別指出黃霑在中學時期已是學校田徑代表隊隊員，是一位跨欄好手。黃霑的中學年代是喇沙學生，喇沙是學界田徑表表者，他既是學校田徑隊隊員，對於體育當然不是門外漢。平時，黃霑事務較多，他雖然參與主持電視台 92 年奧運節目轉播，但不可能將全部時間放在這事項上，因而每次節目出鏡前，我必然準備好這一天進行之賽項資料，供給他及另一位女主持使用。

IN THE MOOD 驅走睡魔

中學年代，打碟（播出唱片）可以說是聖誕舞會的「靈魂」，並非每一個舞會也有自動打碟機，如果舞會並非用自動打碟機的話，這麼一來，便須在播完一隻唱片後，逐次逐隻換碟。負責打碟的同學，眼看別人跳個痛快，不亦樂乎，自己不單止整個晚上面對石墨碟，枯燥無味，而且如果不懂得揀播當時人人喜愛的流行歌曲的話，更會被罵個狗血淋頭。擔任這項工作不單止要任勞任怨，要有責任感，少一點「童軍」精神也做不到。

負責打碟的同學除要熟悉當時的流行曲，還須懂得搞氣氛。舞會燈光較暗，一般來講是用顏色玻璃紙將燈遮住。此外，當播出流行情歌、慢四步音樂時，便將舞池燈光全部關掉，只剩下打碟枱微弱的燈光。

當舞會進行至深宵，人皆疲倦時，打碟的同學便立刻打隻「牛仔舞」樂曲，以刺激各人聽覺神經，令眾人從疲乏中醒轉過來，又再狂舞。當時最喜播送的「牛仔舞」樂曲為當年最受歡迎的 *IN THE MOOD*。這首舞曲至最後時，音樂曳然停頓，好像已結束似的，但稍即音樂又起，但未幾又停止。雖然同學們都知這支樂曲的變化，但亦隨着音樂停止而作返回座位狀；當音樂再起時，都會嘩然歡叫，再度起舞。如是者且停且起連續三次，眾人歡喜若狂，睡魔頓被驅走。

少年時代歡樂多，也多惹笑趣事。

有一年，適為內地戰火燎原之際，當時時近聖誕，我們徵得老師同意，在一課堂中公開討論籌辦聖誕舞會之事。各同學輪流上台發表意見時，班上有位平時一本正經，綽號「神父」的同學上台，說道內地烽火連天，民不聊生，而我們則醉生夢死搞舞會，狠狠地痛罵我們一頓。

當然，舞會不會因他這麼一罵而不辦，有趣的是他弟弟竟是這次聖誕舞會主將，舞會更在他家中舉行。

給他一個教訓

我做了多屆奧運轉播節目，由於每天比賽項目早已編排好，隔日我已搜集妥當翌日各比賽項目的資料，這些資料我從不「收埋嚟用」。

每日節目出街前，我也會在電視台餐廳「醫肚」，一齊做節目的同事，若有興趣，我也會把資料提供給他們。節目進行時，我必然讓其他主持多發言，遇着他們有所遺忘或有所不明的地方，我才發言填補，盡量不爭着出鏡。

試想一下，一個工作組起碼有四、五個人，不能由你一人「獨佔」，其他人做聽眾。

有一年奧運，因為時差關係，在香港時間凌晨時分作現場直播賽事。中午時分，節目一半為現場直播；一半是重播凌晨賽事。

另一位與我一齊做節目的主持，口才雖佳，但對體育項目不熟悉，因而每次的直播評述重任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

電視台為加強節目氣氛效果，在傍晚電視台黃金時間進行重播時，會派藝員參加做節目。這位一齊做節目的主持說是有這麼多藝員參與節目出鏡，叫我少講，由他主持大局。

此人記性好，牢牢記住我較早時所作現場直播的評述，在重播時便覆述出來，侃侃其談變成了他的「高見」。我這「老鬼」經驗，俗語所謂「食鹽多過你食米」，當然知道其用意。

翌日凌晨，直播節目出街時，我突然「睡」着，這位主持無法應付現場比賽情況，十分尷尬，想推醒我，我一於懶理，照「睡」如儀。斯時，編導亦大為焦急，透過耳機叫我起身，我仍詐睡，俗語所云：「話之佢死」。及至此人在鏡頭前萬分狼狽，出盡洋相時，我才斯斯然「瞓醒」投入工作，一齊做節目直播。

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給他一個教訓，一組人工作應衷誠合作，不能只標榜自己。

「五台山」僅一路口出入

談及電台電視，九龍廣播道又稱「五台山」，其之所以借用內地名勝五台山之名，乃因區內曾有五個廣播電台、電視台設於此，共為五個「台」，如斯巧合乃亦呼為「五台山」。

昔日廣播道上五個「台」，為商業電台、香港電台、無線電視、麗的電視（亞洲電視）及佳藝電視。自從佳藝電視停止運作後，廣播道上雖只剩下四個「台」，但業界人士仍以「五台山」呼之。

本來，各電台、電視台散布各區。但自從 1967 年發生騷動事件後，港英政府闢九龍鄰近龍翔道地區為電子傳媒運作區，定名廣播道，全港電子傳媒均設於此。

港英政府何以要設立如此一個廣播區？這可以從廣播道的地勢與其他地區不同悉其端倪。

如果要在這個地區建一個住宅區，必須街道縱橫，四通八達。但如今廣播道的設計只有一個路口出入，自成一「國」，只因為經歷過 1967 年騷動事件後，港英政府以其他地區之經驗為鑒，認為如果萬一有甚麼事件發生，唯恐被人控制電子傳媒。由於信息能夠及時直接入屋，與報紙比較，報紙須出街買；控制電子傳媒，便可以控制市民情緒。

因此，電台、電視台集中在廣播道，一旦發生事故，政府只須囤重兵守住這唯一的通道，形勢上儼如一夫當關萬夫莫入，宣傳機器仍可操控在政府手上，隨時可以向全港市民發號施令。

所以，港英政府在 1967 年後闢設「五台山」；從廣播道只有一條馬路出入，足見設計廣播道的人其用心是多麼「良苦」。

歲月彈指即過，「五台山」出現接近四十年，在這星移物換的日子中，我走遍「五台山」，五個「台」都有我的聲音。香港傳媒中人很少有我這樣的經歷。

難忘的「12・8」

每年的 12 月 8 日對上了年紀的香港人來講，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六十三年前的 12 月 8 日，空襲警報聲、啟德機場的爆炸聲打破了香港寧靜的歲月。

1941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的早上，我仍是一個小學四年級學生，正在家中吃早餐，準備返學，忽然傳來尖銳的空襲警報聲。由於在此之前，數周以來港府都進行過多次防空演習，這次還以為仍是演習，便不以為意。

早年進行防空演習，當警報響起後，空襲稽查（ARP）便四出查察市民有沒有遵照指示做好防空措施。這些空襲稽查由本港出生之志願人士擔任，出更時一如紀律部隊一樣，穿着制服，戴鋼盔。

本港陽光充沛，戰前，上下摺疊式的塑膠百葉窗仍未流行，樓宇窗戶除了玻璃外，還有一扇木百葉簾，用以遮擋猛烈陽光。這些木百葉簾不能上下疊起收摺，固定安裝後，用一根木棍在中間串連着控制開合。遇有「西斜」入屋，便拉合遮陽。一旦進行防空演習，尖銳警報聲響澈港九之時，尤其是晚上，市民必須把木百葉簾關上，以免屋內燈光外洩。

這天早上，雖然傳來空襲警報聲，還以為進行防空演習，忽然有電話打來，講了句「打仗喇」，隨即聽到有炸彈爆炸巨響，早已設置在半山植物公園（大兵頭花園）接近羅便臣道的兩門連環機關炮（Pump Pump）也發射連珠炮彈。未幾，亦有報告說日軍已轟炸啟德機場。

當時，我在史塔士道（今稱司徒拔道）嶺南小學讀四年級，年幼不懂事，認為返學讀書是一件苦事，一聽到「打仗」毋須上課竟然高興。

然而，這次空襲警報聲，不再是演習，而是真的打仗，只見兄長指揮家中傭人用報紙剪成長條，作「乂」形貼在玻璃窗上，防止玻璃被傳來的爆炸氣浪震裂、震破飛濺傷人。

日機兩炸啟德機場

日軍侵華，廣州淪陷後，嶺南遷校來港，大學部借用香港大學校舍上課，中學部校舍設在新界青山十八咪半大欖涌村。

1941 年 12 月 8 日早上，日機轟炸啟德機場時，先父最擔憂在新界青山十八咪半嶺南中學寄宿的兩子及外甥，立刻叫司機阿倫開車過海接他們返家。當年交通不像如今這麼方便，私家車經汽車渡輪過海，再往青山十八咪半，需時一小時以上。當日下午，日機再炸啟德機場，聽家中大人講，可能是日機在早上轟炸後，下午折返視察轟炸後的情況，當時，炸彈爆炸聲、炮聲響個不停，相當嚇人。

入夜，全家人都搬落地牢「打地鋪」。我家大宅，地牢相當寬敞，有一個神廳、一個功夫廳及供工人平時住宿的宿舍，一家人走警報暫住地牢，仍不覺擠迫。

先父對每事也有妥善安排，當時給予每名子女各人兩張五百元港紙，分別放在每隻鞋櫳內，另在內褲縫一袋，內藏一張百元港紙。在當年女傭月薪亦只五元的日子中，這合共一千一百元的「走難金」相當豐厚，縱使發生甚麼變故，也可維持一段日子生活。與此同時，每人還有一個小包袱，內有一罐餅乾，一支電筒及一份刊登報紙的啟事，這啟事以防各人走失，以便在事態平靜後有報紙出版時，在報紙上刊登此啟事，便可尋回失散了的子女。

在這段戰火連天的日子中，家中女傭負責帶着平時由自己照拂年幼的「姑仔（少爺）」「姑女（小姐）」。而年紀較大的兄長及男工則負責巡夜，提防歹徒乘機潛入搶掠。

話說司機阿倫奉先父命，往新界青山十八咪半嶺南中學接家兄及表兄回來，至翌日仍未見返，消息傳來說是沒有船過海，先父大為焦急。又過了一晚，才見兩位兄長及表兄回來，眾人才放下心頭大石。

巴士司機見義勇為

1941 年打仗時，家兄基華、基球在青山十八咪半嶺南中學分別入讀高中一（曦社）及初中三（勵社），表兄鄧其光亦讀同校初中一。

據家兄基華講，12 月 8 日早上，學校正舉行紀念周，忽見有飛機在學校上空低飛。

抗戰開始後，大後方及及由內地遷校港澳的學校，諸如嶺南、培正、培道、紀中等，每逢星期一都舉行紀念周紀念孫中山總理。是日，全校師生齊集操場，由校長帶領着先唱國歌，再讀總理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尤須於最短時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其後，再由老師講當今國際大勢，每周如是，成為例行公事。尤其是讀總理遺囑時，頭尾兩句「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是所至囑」均高聲朗誦，中間各句則喃喃低語，敷衍了事。

話說回是日家兄正參加紀念周，忽看見有飛機低飛，初時還以為是演習，後來看見機翼低繪有一帖「紅膏藥」，方知是日機轟炸。當時，青山灣泊有兩艘淺水英艦，英艦逃避日機時，竟鏟上沙灘動彈不得，被日機炸沉。

校方得知日軍攻港，爆發戰爭後，校主任楊重光，校監黎壽彬及老師郭文彬，馬上安排帶領全校三百學生撤退。但當時巴士已停駛，老師雖然跑出馬路，向來往的私家車求助，望能協助載送眾學生返市區，但無人理睬。甚至學校的電話無法打出市區，附近有電話之商店亦不肯借用。

在這緊張關頭，郭文彬老師獲得一位見義勇為的巴士司機相助，開來一部單層巴士，在老師帶領下，初中同學先走，高中同學押後，分批載送出市區返家。

本來，單層巴士只坐三十餘人，為及早送各人出市區，每次擠滿六十多人，及至最後一車送載高中同學時，為了趕時間須高速行駛，但這巴士彈弓（避震）差，高速轉彎時，司機必大聲叫各人作

反方向傾側，以保持巴士重心平衡，一路上驚險萬狀，好不容易才抵達尖沙咀。如此見義勇為，不辭勞苦地多次來回接載同學的巴士司機，十分難得。

■1941年12月8日，日軍出動多架飛機轟炸啟德機場。

騰出地牢宿「難民」

三百餘嶺南學生從青山十八咪半校舍安全返回九龍市區，家在九龍的同學分別回家，但由於沒有過海船，家在港島的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借宿何文田培正中學。培正與嶺南同屬教會學校，無分彼此，熱情招待「走難」學生。

眾人在培正投宿一夜，翌日離開，往彌敦道彌敦酒店進食，眾人從學校「走難」出九龍時，表兄已用光了身上的錢，幸好與家兄同行，否則可能要流落街頭。眾人在彌敦酒店飽食一頓後，便往廣東道尋找過海船返回香港島，行至尖沙咀時，竟然遇見司機阿倫。

何以司機阿倫會在尖沙咀出現？原來阿倫奉先父命開車往接載家兄等人回家時，汽車在路上被英軍截停徵用，未能番過海。

一行眾人在黎壽彬校監及郭文彬老師的努力下，終於找到一艘俗稱「嘩喇嘩拿」的電船仔，每客收費一元，載送家在香港島的師生過海。現在來講，街邊飲杯涼茶亦五元，但在 1941 年女傭月薪亦僅五元的日子來講，一元可不是少數目。

過海後，司機阿倫立刻跑返羅便臣道大宅報稱各人平安無事，並開另一部私家車往卜公碼頭接載家兄等回家。

一宿無話。翌日，我家接獲港府通知，要求開放地牢給鄰近「難民」棲身躲避空襲。本來，我家老少、主僕早已從樓上搬落地牢暫住避戰火，如今，鄰近四層高木樓居民悉數入住我家地牢，頗如「客家佔地主」，則我們韋氏全家又如何棲身？幸好，我家在巴丙頓道一號有間私家醫院——太和醫院。上址原先租給梅芳女子中學為校舍，其後，先父收回來開設了這間高級私家醫院。太和醫院每個病房均有有蓋陽台，此為早年本港醫院中罕有的高級設施。

由於要騰出羅便臣道大宅地牢給鄰居「難民」棲身，我家上下便搬往太和醫院暫住。太和醫院屋頂漆有一個巨型紅色「十」字，示以交戰國須遵守日內瓦條約，不得轟炸醫院。查實，此舉誠為自欺欺人，日軍怎會遵守日內瓦條約？！其之所以不炸太和醫院，另有原因。

保衛「大香港」

日軍進攻香港的十七天戰事中，太和醫院未受戰火蹂躪，究其原因，原來是受蔭於毗鄰的西南中學。

戰事爆發後，西南中學操場駐紮了一隊印度兵，但這隊印度兵在整個香港保衛戰中，由開始至結束也沒有開動過。

為甚麼英國人屯兵不用，情願派遣同屬白人的加拿大新兵上前線戰死沙場，卻讓有色人種的印度兵賦閒？原來，戰爭打響後，日機多次飛過西南中學上空撒傳單，對印度兵展開宣傳攻勢。有些傳單飄落在太和醫院，我們拾來看，傳單對印度受英國殖民地政府控制，未能自主，大表同情，表示日本正幫助印度爭取民族解放……

英國人有鑒於此，為防範印度兵在陣前叛變，便索性不派他們上前線，只駐紮在西南中學操場候命。

由於日軍要取悅這些印度兵，沒有轟炸西南中學，連帶毗鄰的太和醫院也「受惠」，在戰火中安然無恙。

本港戰爭打響前已是風聲鶴唳。港府紛紛修建防空洞以禦防日軍空襲。位於金鐘域多利兵營接近大道東近山地方修建了兩個防空洞，洞口用沙包堆砌成半圓形出入口，有必要時派兵站崗限制出入。

九龍多平原，不及港島山多，因而港島地區修建的防空洞較多。最近，有美國人向特區政府租用香港仔壽山村棄置的防空洞經營酒吧，這由於防空洞深塹陰涼，可作酒窖，既具噱頭又實用，果然有生意頭腦。

且說該年（1941 年）11 月戰爭爆發前，已有兩營 2000 名加拿大新兵增援來港，協助防衛香港。港內還有以西洋人（葡萄牙人）為主力與少量華人組成之防衛軍及香港義勇軍，均投入保衛「大香港」行列，聲勢浩大。此外，當時駐守在新加坡的十萬英軍及兩艘巨型英軍戰艦——主力艦「威爾斯王子號」及戰鬥巡洋艦「卻敵號」隨時來港增援。

炮彈嘯聲破空

在風聞駐星十萬英軍及主力艦「威爾斯王子號」及戰鬥巡洋艦「卻敵號」隨時來港增援利好消息的同時，亦傳出中國會派兵支援的消息。1938 年在內地抗日撤退來港被繳械的 500 孤軍，港府也予以重新武裝，一同抵抗日軍入侵。這一連串消息令全港市民雖然面對啟德機場在 12 月 8 日遭日軍轟炸，但對抵抗日軍入侵仍充滿信心。豈料過了兩日，電台播出兩艘駐防在新加坡的英軍戰艦——主力艦「威爾斯王子號」及戰鬥巡洋艦「卻敵號」被日機炸沉的消息後，人們有若一盤冷水照頭淋。

事後傳出有這麼一回事：早年本港西片戲院設有字幕，上映時會打出中文字便會在字幕打出「XX，有人在大堂找你」字句。但在日軍轟炸啟德機場前一晚（12 月 7 日晚上），全港西片戲院的字幕不停打出召喚英軍回營字句。若此事屬實，則英國人早已知道日軍攻打香港。

這傳說見諸仇章先生所著《香港間諜戰》。據講，仇章先生曾經是中國諜報人員，他書中所講，應有根據。

我曾講過，日軍攻打香港時，英國不派印度兵上前線，而派遣剛剛調防來港的加拿大新兵上陣。結果，新兵戰死沙場。這些在保衛「大香港」中陣亡的加拿大將士的墓碑仍整齊地豎立在小西灣墳場，供後人憑弔；中環大會堂花圃神龕內則安放着捐軀的義勇軍英魂名冊，供市民悼念。

開戰後約五天，日軍攻陷整個九龍半島，印象最深是美孚石油庫（今之美孚新邨）大火，烏黑濃煙滿布上空，隨着風勢捲向東面。當時我雖年幼，至今仍記憶猶新。日軍控制九龍後，便隔海發炮轟扯旗山炮台，發炮時先是「轟」的一聲炮響，隨即聽到炮彈挾着尖銳嘯聲破空而過，窗戶亦震動得「格格」響個不停，隨即傳來炮彈爆炸的轟然巨響。炮擊整夜不休，令人為之心膽驚震。

當時，晚上實施燈火管制，以昏暗的油燈及火水燈照明，對於出生時便有電燈的我來講，另有一番滋味。

日軍「勸降」

日軍攻港戰事打響後，糧食儲備最難籌措，亦為全港市民最關心的大件事。

當戰爭如箭在弦之時，先父早有預見，買備大量坡柴及罐頭。由於港英政府徵用我家地牢收容附近「難民」，他們的食用便由我家供應，要應付二百多人的伙食並非易事，幸好我家廚房大，平時已僱用兩名男廚子，又有儲糧，才可以應付下來。

戰事爆發後，我們舉家遷住巴丙頓道 1 號太和醫院，祈求藉着《日內瓦條約》——醫院受保護，不受戰火蹂躪。當時，港府每天也有糧食配給醫院，無形中亦受惠。

巴丙頓道屬於西半山，並非日軍炮轟目標，但每日也有炮彈在上空掠過，嘯聲嚇人。

我家工廠「二天堂製藥及化妝品廠」位於西環石塘咀廣州酒家毗鄰。開戰前，先父估計會爆發戰事，預先購入大量化工原料及香料備用。

不幸在戰爭打響後，有一晚，日軍炮彈落在廣州酒家爆炸大火，火勢有波及我家工廠之勢，當時是消防員「有水放水冇水冇水」的年代，條件是 500 元開一條救火喉。

以先父之家財來講，500 元開一條喉「濕濕碎」，但先父妻妾眾多，各人恐怕先父前往工廠發放「獎金」時有意外，極力阻止先父「落山」。

結果，大火蔓延，我家工廠付諸一炬。這天晚上，年幼的我看着先父背着雙手，狂抽煙，不停兜圈踱步，那種焦憂和心急如焚的情景，如今仍歷歷在目。

我家工廠燬於戰火中，對先父造成的打擊實在不小，此亦可能是他老人家早逝的原因之一。

九龍失陷後，傳出日軍「勸降」消息。消息稱日軍在九龍擄獲港督楊慕琦的女秘書後，連同幾位女人質用掛白旗之電船仔載着過海「勸降」，但遭港府拒絕，戰爭持續下去。

義勇軍死守黃泥涌峽

在兵荒馬亂的日子裏，為策安全，住在跑馬地的姊夫全家人也搬上巴丙頓道太和醫院與我們住在一起。說來萬幸，姊夫一家收拾細軟，甫出門上車離去，突然一枚炮彈落在門口，驚險萬狀，若稍遲開車，後果堪虞。

戰事展開後，有消息說日軍用橡皮艇分別在北角七姊妹及銅鑼灣現今高士威道維園海旁強行登陸。本來，該處岸邊建有碉堡防禦，可能已被對岸日軍炮彈轟燬，只剩下一片頹垣敗瓦。

日軍兵分多路，並在赤柱聖士提反男校附近上岸。開仗後，港府徵用赤柱聖士提反男校及淺水灣酒店為臨時陸軍醫院。

談及戰時的淺水灣酒店，作家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描述戰爭時主角住在淺水灣「飯」（酒）店，「英國兵就在那裏架起了大炮往外打」。查實開戰後，淺水灣酒店已被「徵用」為臨時陸軍醫院，所有住客也要遷出，何況書中兩個主角是黃種人，英軍如何分辨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看來，張愛玲的描述，只是「想之當然」而已。

戰前，香港的防禦工事重點放在鯉魚門，因而建有鯉魚門炮台。十九世紀時，鯉魚門是進入維多利亞港的門戶，任何船艦要進出香港必須經鯉魚門水道。因此，當時戰策是屯重兵在鯉魚門，除建造炮台外，並在水域中布防，拉上水雷防網，任何艦隻也難越雷池半步，只要守住香港大門，縱有千軍萬馬也難闖入。

豈料，日軍使出一招「兜篤將軍」，從深圳揮軍攻入新界，繼而攻陷九龍，遂令香港島變成孤島。英國人寄於厚望的鯉魚門炮台起不了抗敵作用。

在南區強行登陸赤柱的日軍，上岸後直奔市區，準備由黃泥涌峽揮軍入城，與另一隊在銅鑼灣上岸挺進跑馬地的日軍會合。登陸赤柱的日軍推進至黃泥涌峽時，遇上由西洋人為主力、肩負防守黃泥涌峽重任的香港義勇軍，義勇軍死守着黃泥涌峽，力拒日軍進入跑馬地，戰況激烈，傷亡慘重。

古玉保命、義子捨身

戰時，在這炮火連天、兵荒馬亂的日子裏，香港仍能保持電話線路暢通，委實奇跡。日軍攻入跑馬地後，有電話告知先父，他老人家一位摯友遭遇「古玉保命，義子捨身相救」的變故。

先父摯友一家，原本住在堅道，開戰後，日軍從九龍發炮轟打港島，炮彈無時無刻地在上空呼嘯掠過，由於他的府第在堅道頗為突出，唯恐被炮轟誤中，便舉家遷往跑馬地內地勢較低、沒有英軍炮台設施的藍塘道好友家中居住。突然一個晚上，傳來急勁拍門聲，戶主以為是「大難友」登門打劫，便用自衛槍朝天開了幾槍示警。豈料，來者是日軍前哨部隊，入門後，不由分說便舉起刺刀步槍直刺先父摯友，幸好他平時佩戴着一塊古玉，刺刀刺着古玉向外一滑，他乘機倒地滾入車底。此時，其入讀大學一年級義子亞象見狀，立刻挺身與日軍糾纏，被日軍所殺。

這消息傳來，對我等未經戰亂，一直過着富裕生活的大家庭來講，頓時引起恐懼。

當時，我家已遷住巴丙頓道太和醫院，家兄有些兼任 ARP（防空督察）的朋友在戰爭打響後，亦前來太和醫院走避，家兄予以茶水招呼。他們表示，離去時會脫掉制服及鋼盔，穿回平時衣物與其他市民同一模樣，避免遭日軍認出，囚入集中營。

但是，同為 ARP 或義勇軍的西洋人卻遵守軍紀，日軍入城後，仍穿着制服列隊由日軍收入集中營，其中以收進漆咸營居多。由於這件事，遂令西洋人認為香港人沒有勇氣，及至我成年後仍有外國人指中國人沒有膽量，遇有危險時會「走頭」，不能學西洋拳。

戰事發展至聖誕前夕，在赤柱登陸的日軍與銅鑼灣日軍會合後，向市區長驅直進，將港島一割為二。港島中區無險可守，港督楊慕琦在「平安夜」向日軍投降，香港步入三年零八個月苦難歲月。

「勝利友」打家劫舍

1941 年「平安夜」，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及至戰後和平，寫文章的人稱該年為「黑色聖誕節」。

楊慕琦投降之夜，我們住在半山區，不知中環、灣仔及西環發生甚麼事，只奇怪何以炮聲突告消失。事後有人報訊西環及灣仔已出現搶掠事件。

西環「勝利友」公然打家劫舍。何謂「勝利友」？今略為說明一下。任護花先生在小說《牛精良》中對此類人士有所描述，這些本是三合會員或青年，日軍入城後，拾獲軍警丟在街頭的槍械，糾黨入屋明火打劫，此夥強徒以「勝利」為口號，市民若有認識三合會中人，給予保護費，對方便貼一張寫着「勝利」二字的紅紙在大門口，該戶人家不會受滋擾，市民稱這些人為「勝利友」。

巴丙頓道接近高街，「勝利友」由西環上半山區打劫十分方便。當日跟隨我家入住太和醫院各人之中，有位潮連人氏，他原是西環三角碼頭咕喱（苦力）頭，平時喜手持竹昇耍兩招，自詡以一敵十。醫院乃許以重任，由他帶領醫院男工守夜巡邏，各人有覺好瞓。

日軍入城後，憲兵部馬上徵用我家位於羅便臣道的大宅。韋宅不單只是當時該區最大樓宇，而且座向甚佳，宅前沒有遮擋，北望整個九龍半島，西瞰西環，東眺北角亦一目了然。

與此同時，並徵用了我家最後兩部私家車。本來，先父擁有多部私家車，開戰後，英軍已徵用了三部，現在憲兵部又再徵用兩部，雖對我家造成諸多不便，但亦無可奈何。

由於憲兵部徵用韋宅，限三日內全部遷出。原先棲身我家大宅地牢的附近「難民」，也要搬走各自回家棲住。

我家接獲「徵用」通知後，最初派遣住在太和醫院的女傭返大宅收拾貴重物品。僅片刻，眾女傭匆匆折返，原來眾人抵韋宅，日軍對彼等作出淫笑，各人見狀不敢逗留，立刻離去。

憲兵部徵用韋宅

早年，本港大戶人家的女傭絕大多數是順德「自梳女」，她們視貞節重於生命。如今看見日軍作出淫笑，焉不避之則吉，走為上着。先父有見於此，改遣男工往羅便臣道大宅收拾貴重物品。

本來，先父有多部私家車，但開戰後，全部先後被英軍部及日憲兵部徵用，當時亦僱用不到貨車，男工只能從羅便臣道步行搬運大宅物品落巴丙頓道，十分吃力。

男工首先搬古玩廳的古玩，其次便是罐頭。雖然大宅廚房囤有很多「藍線包」白米，但每包一石重，平時一個苦力才能抬得動，家中男工又焉有此氣力抬一里路往太和醫院？便只好捨米而搬罐頭。這批罐頭，全家上下足足吃了五個月，及至先父帶我們舉家「走難」過澳門，仍未吃完。

先父是越南歸港華僑，羅便臣道韋宅大門內陳放着一對大象牙，為我家標誌，附近鄰居無人不知。在收拾貴重物品時，男工未有搬上太和醫院，只沉於宅內花園井中，可能被日軍看見。和平後，1948 年英軍解封我們收回大宅時，在井中打撈未獲。此外，家兄基澤愛好打獵，擁有幾枝獵鎗，日軍入城前亦沉於井中，事後也打撈不着。

憲兵部徵用羅便臣道韋宅後，發給兩份告示，上書「諸式人等，不得擅自進入」字樣，確保我家不受滋擾。先父乃將這兩份告示分別貼在太和醫院及大道中 182 號二天堂老舖。

日軍入城後，逐戶搜查。太和醫院的病牀為鋼牀，牀腳中空，各人把財物塞藏在牀腳中空地方，以免被日軍掠奪。日軍前來搜查太和醫院時，士兵止於停車場，僅三名佩軍刀軍官入內搜查。當時，馬祿臣醫生女公子專誠入駐醫院相助，馬醫生妻為日人，馬小姐懂日語擔任翻譯，出面與三名日軍官斡旋。

■筆者收藏的比成人個子還高的亞洲象牙。

馬小姐拔刀相助

日軍搜查太和醫院時，我們一班孩童聚集在一個病房內，成人則集中在另外房間裏，佩帶軍刀的日本軍官進來時，有人高呼「立正」。

日本人最重視禮貌，前一晚，有日軍往搜查大道中二天堂老舖時，舖內住宿多是婦孺，初時聽到拍門聲不敢開門。但拍門之聲不停，有個較大膽女傭乃往開門，門外赫然站着日軍，這日軍不由分說，左右開弓狂摑開門女傭，摑至頭腫面腫。

本來，二天堂老舖貼有憲兵部的「不受滋擾」告示，但搜查日軍一方面以「勝利者」自居，另方面認為開門女傭沒有向他鞠躬，沒有禮貌，便享以巨靈之掌，以示懲戒。

由於前一天晚上發生了此事，消息傳到太和醫院後，眾人均戰戰兢兢。所以，在日本軍官入房搜查，有人高呼「立正」時，各人馬上站立，免受皮肉之苦。

在這三個日本軍官中，我對其中一人印象最深，至今難忘。此人與別不同，身穿「千人針」軍服。所謂「千人針」軍服，乃由一眾日婦每人用白線在軍服上縫上一針，一針接一針地接連縫上去，線頭突出外垂有若線穗，整件軍服垂滿白線穗，意寓千人保佑，雖在槍林彈雨中，亦不會受傷。

日軍入城後，原本駐紮在毗鄰太和醫院之西南中學操場的那隊印度兵，不知去向，轉而進駐日軍馬隊，日軍馬伕品流複雜，多數是朝鮮浪人及台灣仔，彼等行為較諸日軍更惡劣。

有一次，有一馬伕從西南中學爬牆跳入太和醫院停車場，當時幸好精通日語的馬祿臣醫生女公子留在醫院，立刻出示憲兵部告示，阻止這馬伕入內；馬伕見此告示，佯言是前來借暖水壺。若沒有此「告示」，亦無馬小姐相助阻止的話，恐怕其他馬伕會有樣學樣，陸續而來，後果不堪設想。

仗義每多屠狗輩

香港淪陷，戰事停頓。首先急需解決「食」的問題。太和醫院內除住有我家上下眾人外，還有醫院男工、女工及附近前來棲身避難的市民，但政府並無糧食配給。

雖然，先父在開戰前儲備大量糧食，但不知捱到甚麼時候才有接濟，為免斷炊，便派男工前往輪米。豈料男工去了不久，便氣急敗壞跑回來，說道在干諾道海旁輪米時，香港人沒有排隊習慣，擠湧打尖亂哄哄，日軍把其中幾個打尖的人捉住，當眾斬頭順腳踢落海。男工目睹此事，心驚膽怕，立刻跑回來。先父聞言，曉以大義，告之整間醫院伙食亦繫於此，男工才又前往排隊輪米。

戰事發生後，原本住在太和醫院的病人亦已各自回家。一日傍晚，街坊抬了一位受槍傷的青年前來求治。原來這個青年與女友行經鐵崗（己連拿道與雲咸街交界）時，遇上強徒截劫，青年與對方搏鬥時中槍。由於日軍入城後一些軍警為免日軍追查便將槍械棄於街上，被歹徒撿走持之犯案。 青年中槍送院，雖經搶救仍不治。

當年自己年幼，每天留在醫院，不能外出。一日，先父帶我往上環飲茶。由於我家私家車已全部被徵用，先父便攜我坐巴士，此為我生平第一次坐巴士。從巴士向前望，看見前面那部巴士車尾貼有告示，日期寫着「昭和十七年」。該年為公元 1942 年，但日本人不以「公元」誌日，而採用日皇年號。

先父與我坐巴士抵上環銀龍酒家，茶客仍多。飲完茶，往探訪林世榮師傅。交談中，先父言及日軍入城後「大紙」（百元及五百元面額港幣）不能用，加上銀行暫停營業、戶口凍結，要哺養這麼多人頗艱難。林師傅二話不說，拉開抽屜取出一大疊「十蚊紙」說道：「我啲徒弟畀錢我，我睇症有錢收，韋翁你攞去用。」仗義每多屠狗輩，林師傅乃江湖中人，在困難日子中將自己所有送給朋友，難能可貴。先父當然不會要這些錢，對林師傅盛情只是心領。

大海沉沉日已過

當年開戰後，市面上流傳着劉伯溫《燒餅歌》其中的兩句：「鯉魚有日翻江海，百載繁華一夢銷。」「鯉魚」指鯉魚門，鯉魚門是香港門戶，建有鯉魚門炮台，「日」則指日軍。此語暗喻香港開埠百年，剛好日軍攻打香港。

劉伯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軍師，人稱能知過去未來。話說有一日，太祖在殿內吃燒餅，內監忽報伯溫入見，太祖即以碗覆蓋燒餅，方予宣入。伯溫入見，太祖稱伯溫既精通理數，乃問碗中覆蓋何物？伯溫掐（音合）指輪算，說道：「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龍咬一缺，此食物也。」太祖乃問天下後世事。伯溫謂茫茫天數，我主萬子萬孫何必問。太祖則言：雖自古興亡原有一定，況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能享之，遂着伯溫且言無妨。伯溫乃言若洩天機罪不輕，除非恕其死罪才敢冒言。太祖賜以免死金牌，伯溫遂作《燒餅歌》。

年輕時，曾讀過《燒餅歌》，歌中確有「鯉魚有日翻江海，百載繁華一夢銷」此語，但現今坊間版本卻沒有這兩句，可能是戰後和平，有些師爺唯恐這兩句《燒餅歌》影響英國人管治香港，刪除掉了。

我國數千年文化，流傳下來的偈語、籤文中甚具預言靈驗，除《燒餅歌》外，唐代袁天罡、李淳風之《推背圖》，神奇之處，如醍醐灌頂。

《推背圖》第三十九象壬寅，讖曰：「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頌曰：「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讖文指鳥無足去了四點，換上「山」便成島字，暗喻日本島國，旭者日也，日本興起到處挑釁豈不萬民號哭！頌文則更明言十二月有戰難，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不正是 1941 年 12 月嗎！而日本投降為 1945 年，此為乙酉肖雞，不正應了金雞叫，日（軍）已過嗎！香港淪陷時，前路茫茫，市民不知何時才見曙光，人人也以此對前途抱着希望。

「大嶼山皇帝」袁蝦餃

談及大嶼山的發展，賣點為愉景灣。論土地面積，大嶼山在香港島之上，但由於位置不在維多利亞港內，因而發展緩慢。

太平洋戰爭時期，活躍於大嶼山的中國游擊隊領袖袁隊長，人稱「袁蝦餃」（按：可能為袁蝦狗或袁阿九之諧音）。余生也晚，與這位抗日英雄未曾謀面，但與其子嗣同屬「狗友」。70 年代，袁子喜養狼狗及沙皮狗，友人多稱其父為「大嶼山皇帝」。

最早在大嶼山發展的是寶蓮寺，當年最時髦之郊野活動是爬鳳凰山觀日出，愛好者夜宿寶蓮寺齋舍，翌日凌晨三四時左右，由「山狗」帶路，摸黑爬上鳳凰山，等待旭日東升，行旅之中，尤以早年拍友對此樂而不疲。現今時移世易，大嶼山觀日出、石澳送夕陽此等生活情趣不再。

大嶼山發展中，最早的私人營運是貝納祺大律師，貝納祺亦為早年市政局議員，他在大嶼山拓建一個茶園種茶並養馬，平時喜騎馬往茶園視察蹓躂，十分寫意；中風後行動不便，無復見他策馬園林。其後，貝納祺辭世，茶園無人打理而荒廢，唯是其生前死後，從未聞有大嶼山茶葉在市面發售。

另一位投資大嶼山發展的人是黃永祥。黃氏本身是一家外國航空公司經理，府第於銅鑼灣天后廟道山腳，擁有一部勞斯萊斯私家車。

60 年代，發生「毛豬」風波，台灣生豬輸銷來港，生豬名為「毛豬」，暗喻毛澤東與朱德，意諷二人為豬。這批台灣生豬在基隆落船來港，由於船有「載紙」，事為內地有關部門得悉，計準該船生豬抵港時，立刻用火車運載大批生豬來港佔去市場，台灣「毛豬」難以抗爭，經過兩「水」，血本無歸，從此銷聲匿跡。

黃永祥見此，旁觸所及，與友人出條好橋，在大嶼山開牛場。

陸孝佩義助黃永祥

黃永祥之牛場設在大嶼山現今愉景灣地盤，從印尼入口食牛，高價沽予屠房，若價錢欠佳，便安置於牧場飼養，待好時價沽出。由於有牛場放牧，若一旦有外地食牛銷港，他便立刻把牛場內牛隻沽售出去，阻截入口牛商，搶佔市場。

本來，這不失為一條好橋，但不知如何竟會「損手」便以 800 萬元將這幅地皮按給「公和」陸孝佩。

然而，事有蹺蹊，黃永祥甩身，陸孝佩卻上身。

原來這幅地皮批文規定在 1976 年要完成 6000 萬元上蓋，若不能依時完成，港府便收回地皮。

當時，800 萬元並非小數目，但陸孝佩本着江湖救急之念，幫助朋友解困，未有詳閱批文，如今騎上虎背，大費周章。

陸孝佩與羅德丞同屬「星期四啤局」牌友。一日，打完啤後，陸孝佩談及大嶼山地皮，正是「唔要斧頭亦唔得柄甩」，向大羅求救。

羅德丞問有沒有人對此地皮有興趣？陸孝佩表示：莫斯科銀行也曾問過。羅德丞便着陸孝佩將此事交律師樓處理，如果有人有興趣，着對方直接與律師樓洽談。

過了幾天，有自稱是莫斯科銀行代表致電羅德丞，洽購地皮之事。當年為冷戰年代，對於蘇聯在本港投資，十分敏感。羅德丞連忙將此事告之身掌理民府的鍾逸傑，鍾逸傑找着翟克誠一齊與羅德丞見面研究。

再隔了一個星期，有位自稱是滙豐銀行代表的男子致電羅德丞，說道滙豐願意承受轉按。大羅問清楚對方姓名電話後，再致電滙豐查詢，確有此人此事，便成功替陸孝佩辦理轉按。陸孝佩甩身後，送了一個銅匾給大羅，刻誌此事始末。

其後，這地皮轉到查濟民手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阿 Sir 殉職金價飚升

上世紀 50 年代，本港曾發生一宗大案，導致案發當天的金價飚升。

事緣一位新界鄉紳何傳耀，有一天於荃灣家中突然遇上強徒闖進來「標參」，將其藏於新界鄉下一村屋中，等待其家人付款贖「參」。

當年，荃灣屬於九龍深水埗警署管轄，助理警務處長羅士琴，年紀輕輕，一股衝勁，聞訊後，自己親自帶隊前往拘捕綁匪，營救何傳耀。

在部署營救方案時，有人認為綁匪匿在村屋內頑抗，一時之間難以攻入，便提議向軍部借用小鋼炮進攻。但經詳細考慮，想到何傳耀仍囚禁在村屋內，若用炮攻會玉石俱焚，何傳耀亦將同歸於盡，便放棄炮攻。

話說羅士琴帶隊掩至「參」竇，他勇氣膽色過人，單人匹馬潛行至門外，準備破門入內救人之際，豈料綁匪突然在他背後出現，一槍索命，當場射死羅士琴。

早年打家劫舍、擄人「標參」之歹徒，不少曾經當過兵、打過游擊，膽正命平燒慣槍。此綁匪可能是從「參」竇門縫中看見羅士琴孤身攻門，便暗中從後門掩出，從後射殺羅士琴。

那年代，一個見習幫辦已經「也文也武」，何況助理警務處長！今羅士琴遭綁匪射殺，這還得了？！圍剿歹徒中有高級幫辦萬士理，見羅士琴中槍，立刻奮不顧身搶往營救，豈料又遭綁匪射殺；另一名趨前救人、擒匪的高級幫辦奇勒亦中槍受傷。

三名英籍高級警務人員兩死一傷，與此同時，展開一場警匪大混戰。最終，警方攻入「參」竇，亂槍殲滅綁匪李偉。奇怪的是不見了被「標參」的何傳耀！卻原來，何氏趁着警匪混戰時從後門逃走了。

本來，一個警務人員圍剿綁匪殉職與金市場無關，金價卻無端白事飚升，這在上世紀中葉的香港，便是如此見慣不怪。

籃球健將與大賊同倉

早年，本港豪宅大屋雖有「看門公」，但無護衛員。

1959 年某日，一名持槍悍匪闖入九龍窩打老道加多利山聖佐治樓「九巴」董事長雷瑞德府第劫持，雷子國華見悍匪持劫父親，立刻奮不顧身與劫匪糾纏。糾纏中，劫匪槍傷雷瑞德臀部厚肉，幸無大礙。混亂中，劫匪不得逞逃去。

平時，雷國華官仔骨骨，身嬌肉貴，今竟有膽量與持鎗劫匪性命相搏，出乎一般人意料，其一片孝心，亦為友輩讚賞。

話說雷瑞德是本港社會名流，竟在家中遭悍匪登門持劫，雖無財物損失，但亦受槍傷，警方對此案十分重視，有關方面懸紅緝兇歸案。

警方偵騎四出，終於得悉此悍匪名為李卓，於抗戰時曾跟隨「泮塘皇帝」李潤。警方獲得此線索，順藤摸瓜，從其家人身上着手偵查，得知李的兒子在紅磡一家小學讀書，便布下天羅地網，由九龍總部藍剛探長、汪志強探目親自帶隊埋伏在該小學附近。

一日，李卓出現前往接子放學，埋伏於附近各人立刻一湧而上，將其拘捕，繩之以法，囚在中區域多利監獄。

我有位朋友為籃球健將，綽號「大腳八」，平時駕電單車代步。某日並非失事，但洋人幫辦不滿意他揸車態度，票控告上法庭。經裁判司審訊後，竟然判入獄一個月，收監於中區域多利監獄。

無巧不成話，「大腳八」竟與李卓同倉，李卓拍其膊頭言：「細佬，你有咁耐風流……」「大腳八」聞言心驚膽戰，頻頻叫朋友在探監時多買香煙，以便自己送給李卓「買怕」。「大腳八」囚一個星期後上訴得直出獄，談及與李卓同倉日子，仍有餘悸。

其後，李卓亦刑滿出獄，70 年代曾在百德新街一間會所「睇場」，嗣後不知所蹤。

「放逐令」不同「拒絕入境」

兩位讀者朋友先後來函問及孫逸仙（中山）先生曾遭英國殖民地政府囚禁在中環域多利監獄之事。

在談及此事之前，首先要說明一下孫先生的名字。孫文是他出生名字，「逸仙」是書名（昔日孩童求學讀書，須起另一個名字），至於「中山」則是流亡日本的時候日本友人帶他往旅館投宿時用「中山」之名登記，而孫先生則在「中山」後面加多一個「樵」字，以此為假名。

其後，世人多稱為孫中山先生。

孫先生早年在香港讀書及奔走革命，用孫逸仙之名。因而，查閱孫先生當年在香港的檔案，如果用「孫中山」這個名字，根本無法查到。

1896 年，英國殖民地政府發出「放逐令」（BANISHMENT ORDER），放逐正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鼓吹推翻滿清的孫逸仙。

「放逐令」是指把一個人從他當時居棲的城市或國家驅逐離開，因此，任何一個政府要放逐一個人，被放逐的人必是身處該政府管轄地方內，不能「隔山打牛」，無意義地向身處另外一個國家的人發出「放逐令」。

社會向前發展，法律名辭亦然，早年英國採用的 BANISHMENT ORDER，現在亦已改為 DEPORTATION。

「放逐」通常有一個日期規限，縱然是終身放逐，也有一個期限。

與「放逐」同樣具有「不受歡迎」色彩，但卻是另一回事的是「拒絕入境」（EXCLUSION）。

舉例而言，美國政府不歡迎華人，但並非每個華人也身處美國境內，不能對境外華人發出「放逐令」，只能執行「華人拒絕入境法」（CHINESE EXCLUSION ACT），限制入境。

為此，1882 年美國曾頒布一項「拒絕法」，拒絕華人入境。

孫逸仙持甚麼護照

1896 年，孫逸仙先生在香港奔走革命時，英國殖民地政府發出「孫逸仙放逐令」。

按照一般法律程序而言，一個人被認為犯了當地法律遭警方拘捕後，經過審訊定罪，才會發出「放逐令」。

當時由孫逸仙先生領導，託名「乾亨行」的興中會設在中環士丹頓街 13 號，與中央警署、域多利監獄只一箭之遙。

英國殖民地政府拘捕了孫先生後，順理成章，就近關進域多利監獄，等待提訊，經由裁判署審判後，便發出「放逐令」，把他放逐出境。

孫逸仙先生是中國人，按理說應該送返大陸，然而，孫先生正鼓吹革命，要推翻滿清，如果把他送返大陸，必遭清廷誅殺。由於這是放逐，必須徵詢其本人想放逐到甚麼地方，這與現今所執行的「即捕即解」政策不同。

早年，中央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為三位一體，「一條龍」運作。

有些台灣歷史學家說，當年孫逸仙要求晉見李鴻章，希望可以取得護照出洋。這種說法，只是這些學者想當然而已。

首先，清朝的護照只是一「紙」文書，並非時下各國流行那種小本子。

少年時代的孫文已在夏威夷讀書，及至中學時才返香港。那麼，他持的是甚麼旅遊證件？如果沒有有效的旅遊證件，他又怎能到夏威夷求學？

很肯定，孫逸仙一直以來都有護照，這樣，他才可以在奔走革命時周遊列國，通行無阻。不過，他所持的護照肯定不是大清帝國的護照，因為縱然曾擁有清朝護照，也因搞革命而被清廷取銷。

所以，當我們去研究歷史、談論歷史人物時，應該設身處地從當年的角度來研究，不是從現代時空角度臆想。

連環圖公仔書

友人之子讀至小三，學業成績頗佳。據其父母表示，此子平時不愛讀書，但考試皆名列榜首。有見於此，我買了一些簡易中國歷史書給他。可是，他對此沒有興趣。有一次，他到我寫字樓，手上攜帶的是日式連環圖公仔書。

記得有位朋友曾對我談及報章如何領導香港文化。然而，現今少年兒童多不喜閱讀文字而愛看連環圖。時下報章上文字愈來愈短少。昔日，報章也會用上三千字版位，刊出一篇繪有插圖的武俠小說。雖然，武俠小說曾成為廣大市民精神糧食，但現今報章，除個別仍聊備一格之外，絕大多數報章副刊已沒有武俠小說。

我並非反對少年兒童看漫畫、連環圖。兒時，我最初接觸的書刊也是連環圖。早年的連環圖公仔書為長方形橫本，約為三吋乘六吋左右，每頁書眉寫着故事情節，有時候，圖中人物講話時也用文字寫在畫面中。這些公仔書為炭粉黑白印刷，看畢一本，十指皆黑。

兒時的俠義公仔書中，最常見的一頁是寫着「十年後」三個大字，這表示畫中人打敗後再尋師學藝，十年後重出江湖復仇雪恥。

早年街邊書仔檔出租連環圖，多數用繩吊掛着一本本公仔書，檔口前放有櫈仔，不論「大人」「細路」好此道者，在眾書中揀選出自己喜愛的，付以租金，便坐在櫈仔上「咪書」，亦有檔口以木架將連環圖排列起來供選擇，看完一本，便更換另一本，流連整日「睇餐飽」。先父庭訓甚嚴，兒時不准在街邊看連環圖，我便一整套一整套地買返家中細閱。

那年代除武俠連環圖外，還有漫畫人物公仔書。戰前最流行漫畫人物為「何老大」，何老大造型為「弓字腳」，其好友肥陳，女友素珍（亦稱素貞），該書每本廿多頁，每一版有圖八幅。傳說打仗時作者曾「落水（漢奸）」，戰後不知是被禁還是另有原因，未見出版。當其再度出版時，何老大改為胡老大，肥陳亦改為肥張。

從《細路祥》到《龍虎門》

早年本港的漫畫公仔書，除本地出版外，亦有來自上海。那年代的上海較本港先進，外國文化在黃浦灘頭較之太平山下更流行。當年的《滑稽》雜誌，便是首先將《大力水手》（*Popeye*）漫畫翻譯為中文轉載。除了《滑稽》外，《王先生》及《三毛流浪記》在本港也十分吃香。

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作者透過街童「三毛」的遭遇，反映當時社會百態，引起各階層共鳴，不單只在京滬粵桂受愛戴，在本港也大受歡迎。40 年代杪，港澳文化界曾流行一句話：「書有蝦球（《蝦球傳》），畫有三毛（《三毛流浪記》）。」上海籍的漫畫讀者眾多，佔本港市場相當大分額。

戰後和平，《成報》由袁步雲執筆之漫畫《細路祥》風行一時，袁步雲亦因此得「細路祥」綽號。此人風趣鬼馬，席間若有此君，不愁冷場。由於他與娛樂界中人諗熟，《細路祥》曾拍成電影公映。

此外，《星島晚報》李凌翰的漫畫人物也擁有大量讀者。

繼袁步雲、李凌翰後，王澤的《老夫子》崛起，迅速上位，成為漫畫新寵兒。王澤未成名時曾在《天天日報》撰稿。《老夫子》以城市小人物為主角，反映中下階層社會百態，初期人物除老夫子外，還有秦先生，後來加入矮冬瓜「大番薯」。這老夫子與大番薯，使人聯想起荷里活電影羅路與哈地。《老夫子》一書風行，《新報》羅斌先生把這漫畫人物拍成電影，十分賣座。

本港幾十年來最成功的漫畫家要數黃玉郎（黃振隆）。黃玉郎的出現，將本港漫畫推進另一境界，其狂飆式智與力的表達方式，不單只令青少年如癡如醉，也吸引了不少成年人。早年黃玉郎以《小流氓》打天下，其後《小流氓》易名《龍虎門》，雄霸市場，畫中主角王小龍、王小虎及石黑龍膾炙人口，此漫畫人物亦搬上銀幕，由「五小福」之一的孟海主演。黃玉郎建立自己漫畫王國，曾一度上市，其成就發展前無古人，至今仍執本港漫畫界牛耳。

高陞太平利舞臺

最近城中話題不離「領匯」上市叫停及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有人對「文娛」與「藝術」的排列次序提出不同意見，為何是「文娛藝術」而不是「藝術文娛」。其實，「文娛藝術」或「藝術文娛」都無關宏旨，最重要的是要表達我國的文化藝術。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和特殊傾向，此特性和特殊傾向隨時都很顯著地在民族的生活中（National Living）表現出來，成為民族的風格：特有的語言文字、特有的制度及組織和這民族特有的文學和藝術。

然而，香港開埠以來，經過 150 年的殖民地管治，很多人思想已西化，缺乏中華民族精神，以建議中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之歌劇院設計為例，便以西式歌劇院為藍本。

對於這設計，已經有粵劇界中人指出不適合他們演出所用。

如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以文娛藝術為賣點吸引外國遊客，應突出中華民族文化藝術，不是他們耳熟能詳的外國歌劇。在我國戲曲藝術中，本港俗稱「大戲」的粵劇是本地劇種，這對於外國遊客來講，最具吸引力。

早年，本港未有電影院，睇戲便是睇大戲。那年代，港九有四間戲院專門公演粵劇。

當時港島最繁盛的地區由水坑口至石塘咀，太平戲院及高陞戲院均在大道西，另一間為位於銅鑼灣波斯富街的利舞臺戲院。至於九龍方面，則有位於彌敦道的普慶戲院。

在這四間戲院中，據講利舞臺最先進，為旋轉舞台，舞台分前後兩部分，用屏幕隔開，當前半台演出時，後半台便可以換布景，以備下場接着演出，劇情發展一氣呵成，無須落幕換布景阻時間。

利舞臺戲台側有一對表聯，出自皇仁書院國文教師李晶一老師手筆，聯為：

「利擅東南萬國衣冠臨勝地；舞徵韶護滿臺簫管奏鈞天。」

自梳女梳辮不梳髻

兒時隨家母看粵劇，去得最多的是高陞。小孩隨家長睇大戲，目的非為睇戲，而在於吃零食。戲院座椅背後有一小木架，供放置茶水、沙田柚、金山橙、陳皮梅、嘉應子、瓜子等飲品零食，我最愛吃陳皮梅。

孩童看粵劇，除零食口果外，亦喜看武戲。

兒時，最喜看「武狀元」陳錦棠大打北派的演出，尤其喜歡那齣武場多、機關多的《錦毛鼠大破銅網陣》，這些機關，今天看來只是簡單設計，但亦足令當年小孩着迷。

散場時，我總會買柄木關刀、木劍之類兵器，返家後揮舞一番，自得其樂。戰後和平，則愛看秦小梨之《盤絲洞》《肉山藏妲己》。

我四位母親都喜愛看粵劇，她們愛坐大堂中座前面第三行。何解不坐第一行？這只因第一行太接近戲台，台上老倌走動，尤其北派武師打跟斗時，灰塵會鋪頭蓋面地飛下來。

坐在前面第三行既不會「食塵」，也看得清楚台上做戲，更重要的是滿戴首飾坐在前面，提手飲茶食生果時，手上的「火鑽」炫目，好讓坐在後面的人看見，露顯「行頭」，威水自豪一番。所以，最佳莫過於第三行。

母親們去看粵劇，必有「近身」（專門服侍一個主母的女傭）跟隨，女傭服飾一致，白大襟衫、黑唐裝褲，梳着一條大鬆辮。最近有電視台談及「自梳女」時，說她們「梳起」不嫁乃梳髻為記。

此語認真攪笑！只有體面人家奶奶、少奶才梳髻，女傭則梳大鬆辮。女傭隨主母外出，無論逛公司還是看粵劇都十分鄭重其事。出街前必用茶籽水洗頭，洗得乾乾淨淨，然後用鉋花水梳頭「擯」辮，梳到滑滑溜才隨奶奶、少奶出街聽使。

說來奇怪，女傭用作洗頭的茶籽水，洗完頭後，倒在花園泥地上，立刻引來不少黃蜿（蚯蚓）從泥土中鑽出，斯時，工人便會放出飼養的雞隻，讓牠們飽餐一頓。

先父仗義助大老倌

早年大戶人家的奶奶、少奶往看粵劇認真大陣仗，不單只有「近身」跟隨聽使，更穿着綾羅綢緞，滿戴珠寶玉石首飾顯炫身份「曬碼頭」。

人，總愛諸事八卦，對於大戶人家一舉一動十分留意。戲院內乜人都有，大戶人家奶奶、少奶更成為眾人關注對象，若是「火鑽」不炫目，首飾戴少件，亦會有人指指點點，比較一番。平時，闊太們鮮有社交活動，縱然擁有眾多珠寶玉石「行頭」，亦難得有機會「曬」。如此一來，戲院便成為了講派頭「蘇歌理」的地方。大戶人家奶奶、少奶最怕市語，睇大戲又豈能馬虎！

粵劇開鑼分夜場和日場。夜場戲迷多數是老爺奶奶、少奶少爺小姐，日場觀眾多數是女傭。女傭出外睇戲須向奶奶、少奶請假，但亦未必由頭睇到尾，有時候亦「打戲釘」。所謂「打戲釘」，乃是開場後才入座，票價較平。

每間戲院、每個戲班都有戲幕，每一個大老倌都有不同的私家戲幕。昔日高陞戲院之戲幕大部分為先父送贈。

何以先父與紅船中人有交情？事緣先父是越南華僑，在西貢營商時出任「廣肇幫」幫長（華人代表）。那年代，法國人歧視中國人，華人前往安南須進行檢疫，關入「豬牢（音六）」，隨時會長達兩三個星期之久。戲班大老倌均有班期，若關「豬牢」兩三個星期，便會失去其他班期，戲班便向先父求助，由先父擔保可免檢疫，才得以依期開鑼鼓，因而認識不少粵劇大老倌。

當年薛覺先效力「天一公司（邵氏前身）」演出《白金龍》，其後出唱片在「白金龍之催眠曲」中曾唱有一句：「唔通要飲二天油與共食生呀薑咩？」乃感於在安南時得先父相助，遂作絃曲寄意相謝。另一次亦與粵劇大老倌有關之趣事，乃當年未有飛機來往港越，前往安南乃坐法國郵輪。有一次，有位大老倌雖識英文，但郵輪餐廳餐牌全為法文，大老倌無法點餐，幸好先父也在餐廳進餐，幫忙傳譯而相熱。

林世榮挫法水手

談及粵劇戲班種種舊事，如果將來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歌劇院公演粵劇，不妨在座椅背後設飲食木架，好讓遊客們體會昔日太平山戲迷的風俗習慣。

前文講及省港粵劇大老倌往安南登台，從香港坐船往西貢，七日七夜航程須經過七洲洋。七洲洋風浪大，若非坐慣船，難捱此風浪。

曾有傳說，古時七洲洋所在是陸地，後來沉沒，仍有一株樹在海中，但始終沒有人見過此海中樹，船隻經西貢河駛入西貢，要經過九曲十三彎，但這些也只是聽來的傳說而已。60 年代，我前往越南為戰地記者時，已經坐飛機。

談及坐法國郵輪往西貢，憶及洪拳大師林世榮師傅一些軼事。

「南天王」陳濟棠時代，林師傅教導陳濟棠部隊及李福林「福軍」拳腳，林師母則在梅花村教授陳濟棠太座武功。

當年「北五虎」之一顧汝章南下，不知為何，林顧二人罵戰相約比武。事為陳濟棠得知，認為兩虎不宜相鬥，便着顧汝章北返湖南投靠何鍵；另外着先父帶林世榮師傅往安南，把二人分開。

先父帶林師傅坐法國郵輪頭等位往西貢，坐頭等位須着西裝，林師傅着慣唐裝，不懂打呔，先父便代為打好呔後，及至晚上休息時，林師傅將呔結稍為解鬆少許，原條除下掛好，翌日再套上拉緊，便毋須每日重新打呔。

當時，郵輪上有個法國水手，聽聞乘客中有位中國拳師，乃挑戰林師傅「講手」。

事後，據林師傅講，他以磨盤手、子薑槌擊敗了那個法國水手，口訣為「橫來直擋，直來橫消。」

交手時法國水手用西洋拳直拳衝擊，林師傅立刻用磨盤手（又稱貓兒洗面）雙手如石磨連環橫消其勢，再施以子薑槌直擊，打倒對方。戰前黃飛鴻小說亦有講及林師傅在法國郵輪上擊敗法國水手這件事。

「糖薑大王」余達之

工展會於日前閉幕，在本港經濟復甦及內地開放自由行刺激下，入場人數之多，為近年罕見，說得上是丁財兩旺。

戰後和平的工展會，最威水的攤位，莫過於有「糖薑大王」之稱的余達之先生麾下的產品——糖薑。糖薑乃以糖漿浸泡子薑，晾乾後再灑上白色糖霜。華洋口味不同，唐人會覺得太甜，洋人則恰好。記得英女皇登基時，本港送賀之禮物中，就有糖薑。

九龍塘有條達之路，便是當年「糖薑大王」余達之在該區開山劈石發展地產時以自己的名字建造的馬路。

「糖薑太子」余錦綸兄為早年香港馬會紅牌生（見習騎師），較早時蕪文談及香港馬會之大師傅與紅牌仔眾友人時，遺漏了余兄，今補筆，並向余兄致歉。

余錦綸兄掛靴後，經營酒吧，並開班授徒教調酒。60 年代杪港人移民美加，調酒也是「專業」，當時我管理的兩家報館中，有一位姓梁記者移民加拿大，就是以調酒專業資格獲批准的。

春花秋月，市民零食口味有所改變，糖薑亦漸過氣，今亦鮮見市民品嘗。

話說九龍塘達之路地域，昔日稱為九龍仔，50 年代仍是山丘，當年建築業未採用先進工具，發展商開山劈石時，地盤工人仍以鋤頭掘地，以手推車搬磚石。那年代適逢大陸易手，眾多達官貴人、將軍縣長南下，衣食無靠，不得不放下昔日尊榮在地盤做泥工餬口。

在 50 年代生活困難、交通工具落後的日子中，本港出現一個新行業「孖車」。「孖車」乃由搭單車尾演進而來，早年交通工具落後，中下階層市民搭單車尾代步。此種載客單車用的是時下仍可見之送火水平頭單車，以「克加路」居多，車尾安一小型有墊貨架，可供坐人。

「孖車」流行油旺區

早年，市民搭單車尾代步，港九新界均流行。搭客坐車尾時，雙手抱着車伕以策安全，但該年代男女授受不親，搭客若為女性，伸手抱陌生男車伕，十分尷尬。於是，有腦筋靈活之人度出「孖車」高橋。

「孖車」也可以說是雙人單車，不同之處是後座位的踩車腳蹬改作一條固定橫鐵，用以踏腳。單車由前座車伕踩動，後座乘客安坐其上，毋須踩車。

「孖車」收費短程一兩毫，長程五毫。

50 年代，九龍巴士尾班車收工早，晚上十一時後市面便沒有巴士行走，普羅市民飲宴後或夜收工，絕少坐的士，便坐「孖車」回家。因而，「孖車」在油麻地及旺角十分流行。

談及「孖車」，1956 年發生李鄭屋村掛旗騷動事件後，綽號「雷老虎」九龍助理警務處長（英國人）親自帶隊拘捕了幾千名市民，但苦無確實證據指證誰是滋事分子。

此時，有位華探長想出一條古惑橋，問這幾千被拘留者：「邊個踩孖車？」

頓時有半數人自稱踩「孖車」。華探長便着自稱踩「孖車」的人站在一旁，及至涇渭分明後，立刻將那批自稱踩「孖車」的人落案，控以參加騷動。

事後，「雷老虎」大讚這華探長好計。

及至 60 年代，本港經濟漸趨好景，兩家巴士公司車輛、路線及班次均更告增加，乘搭巴士較昔日方便，而且一般人收入亦增加了，坐的士出入者大增，加上十四人公共小巴湧現，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有了更多選擇，「孖車」漸告式微，如今鬧市中已不見有「孖車」載客。

如果讀者有興趣看看昔日「孖車」風貌，可往新界一行。新界單車徑仍可見有雙人單車，不同者乃是前後座位兩人都可以踩車，不再只是前踩後坐。

美利大廈干卿底事

前文談及利舞臺戲院的對聯，出自皇仁書院國文教師李晶一老師手筆。蕪文與讀者見面後，有華仁書院舊同學來電，細說戰時李老師當年逸事。

李老師原名李精一，戰前任教羅便臣道華仁書院，為人謹慎。打仗時，一位同校老師在日機轟炸時遭機槍射殺，經此事故後，李老師每天返校授課時也頇住一隻鐵鍫，以策安全，因而亦得一花名為「李頇鍫」。

打仗時，李老師改了一個日本名字「木子米青一郎」，這是把「李精一」三字拆開而來。戰後和平，李老師轉任皇仁書院國文教師，可能是這個時候改用「李晶一」之名。

講開利舞臺戲院公演粵劇，戰後，太平戲院與高陞戲院先後拆卸，開鑼鼓做大戲之戲院，只剩下利舞臺與普慶。其後，北角新光戲院啟業，敝鄉親李沖兄大力推動粵劇，邀得本港及內地戲班連台在新光演出。繼而由於利舞臺與普慶原址拆卸重建為商業大廈，粵劇戲班能夠長期在戲院公演，只剩下新光。

2003 年，新光戲院租約期滿，業主有意收回改作商業用途，幸得立法會體育、文化界代表霍震霆議員斡旋，與業主達成協議延遲兩年才收回，至 2005 年年底方到期。本港及內地戲班演出，如果再沒有戲院支持，那就只能排隊申請在民政事務局屬下各區劇場演出。如此一來，每年元旦及新春也必可以開鑼鼓。

且說今年（2005）元旦假期，偷得浮生半日閒，暢然遊赤柱，郊外空氣清新，與平時「困」在寫字樓另有天地。

金鐘美利大廈原幢搬往赤柱，此古跡得以保留後，成為本港旅遊、飲食景點。但有一點令人不解，何以美利大廈基石刻上苗學禮的名字？早年，金鐘美利大廈本是英軍宿舍，奠基興建時，苗學禮仍未出生，今搬往赤柱後，基石竟刻上其名字，是誰人想替他名留千古？

《驅鬼文》鎮魔驅魅

金鐘美利大廈是早年英式走馬騎樓建築，夏天涼風習習，當年駐港英軍坐在騎樓上悠閒地納涼，觀看來往車輛行人。

60 年代，金鐘英軍營撤離後，美利大廈改為差餉物業估價署，其對上山坡的三軍司令官邸，回歸前亦改作茶具博物館。然而，美利大廈用作差餉物業估價署後不久，竟然鬧鬼，傳出連篇鬼話，說道署內的檔案在夜間無端被搬動，及後，更有一位秘書放在枱上的打字機「自動」走入抽屜內，不能拿出來？！言來繪形繪聲，令人毛骨悚然，心惶惶之際，署內員工紛紛請假不上班。

差餉物業估價署鬧鬼後，我禮請葉伯平老師以韓文正公之《祭鱷魚文》文體撰《驅鬼文》刊於我管理之《天天日報》頭版，喝令此等妖魔鬼魅，限日速離。

此時，港府亦順應民意，請來佛教大德打齋，超渡亡魂，英籍高官亦參與做法事。世事往往便是如此奇妙，不知是《驅鬼文》正氣凜然還是佛法無邊，從此差餉物業估價署不再鬧鬼。

事後，有人說鬧鬼之事乃是頑皮之人有心整蠱，於放工後，弄開該祕書抽屜底板，將打字機放入去後再裝回底板，儼如打字機有腳「自動」走入抽屜內。如果所言屬實，認真大整蠱。

此地怪力亂神之事無日無之。差餉物業估價署鬧鬼事件平息後，未幾，與該署僅一箭之遙的拱北行政府新聞處亦鬧鬼。奇在兩者都是政府機構，當時我曾去信政府新聞處，容許派記者採訪今次鬧鬼事件，但未有答覆，鬧鬼事件亦不了了之。

香港社會發展一日千里，如今，金鐘亦換新貌，高等法院的興建，力寶中心的出現，萬豪酒店的啟業……金鐘一片繁華景象，要懷念昔日美利大廈走馬騎樓的風貌，只好驅車往赤柱。

鏞記金牌燒鵝

鏞記酒家創辦人甘穗煇先生辭世，令人十分惋惜！

鏞記燒鵝享譽中外，老饕們津津樂道。友輩與業界人士稱煇哥為「燒鵝煇」，表彰其成就，他亦感自豪，欣然受落。

煇哥十二歲輟學，投身社會謀生開始，至今事業成功，擁有自己的大廈，兒孫滿堂，數十載滾滾紅塵，見證了香港從一個落後小島，發展為今日之亞洲金融中心，其中經歷過不少苦難日子與歡樂時光。

成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正如白居易所說：「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

煇哥的一生，可以說是香港社會幾十年來的縮影，同時也體現出香港人勤勞美德的一面。煇哥早年也曾是傳媒中人，曾在《華僑日報》排字房「執字粒」。最後，到一家供食宿的酒家做「打雜」（學徒），跨出他投身飲食業第一步。

人世間離不開一個「緣」字，當年煇哥投身食肆第一份工的麗山飯店，竟是現在威靈頓街鏞記大廈位置。

1964 年鏞記從石板街搬往威靈頓街，購入原是大景象酒家一個舖位開始，五年內陸陸續續購入毗鄰單位，其中經過一些波折，終於買下相連四個「冧巴」後，按置業實況進行擴建，直至鏞記大廈奠基時，煇哥面對這曾是自己出身的老地方，如今成為自己的產業，無限興奮和感觸，對兒子及身邊好朋友說這是「緣」。

60 年代，《財富》雜誌評選世界十五大餐廳，當年位於中環永吉街的陸羽茶室孤芳自賞，不參與評選提名。終於在本港幾間提名食肆中，鏞記脫穎而出，獲選為世界十五大餐廳之一，該雜誌在評選文章中強調：「鏞記是一間菜式豐盛的粵菜館，其中歡樂及親切氣氛令人難忘。」

鏞記金榜題名，榮膺世界十五大餐廳後，便一帆風順，來自世界各地遊客趨之若鶩，窄窄的威靈頓街經常停泊着一輛輛大旅遊巴士，但見遊客魚貫落車，前往品嘗金牌燒鵝。

煇哥絕藝「三刀開鵝」

老一輩營商，喜於家族經營，煇哥奠定了鏞記基礎後，把子孫調回自己身邊，繼承自己事業。

飲食業有別於其他行業，若用人不當，可以令舖頭「笑餂」，也可以令舖頭「喊餂」。因此，煇哥之公子健成、琨禮、琨歧及長孫崇軒、次孫崇轅，各人雖飽讀詩書，或留學英美返港，在鏞記須由低層做起，並須在每一部學師一段日子，從廚房至樓面；從往街市買貨到人事管理，了解及掌握各環節操作——最基本的是要曉得燒燒鵝及斬燒鵝這一家傳絕藝。

談及斬燒鵝，煇哥之「三刀開鵝」絕藝為業界稱譽。當打之年，他每日親自操刀斬上四五十隻而不倦，及至 70 年代退休前，每日間中亦仍操刀斬上一二十隻，其笑言此為健身運動之一。

煇哥耄耋之年，生意已放心交予子孫管理，但仍退而不休，每日午前必返舖頭與各子及高級經理共晉午膳，膳後還坐在舖面角落與客人打招呼。

曾於午膳時段光顧過鏞記的讀者，應記得地下靠牆細櫃面收銀處側有位穿着唐裝，坐在高枱上笑容可掬的長者，那便是「燒鵝煇」。

煇哥與各子及高級經理共晉午膳的習慣，幾十年不變，一方面可以與各人見面，另方面聽聽各人匯報舖頭營運情況，並提出自己的意見，這種席前教「子」的做法，是老一輩長者作風。

成功非僥倖，當年煇哥學燒燒鵝，不斷揣摩出醃製燒臘秘訣，滿師後操作一段日子，便自己經營大牌檔賣燒鵝，開始人生另一新里程，直至擁有自己的大廈，其「飛天燒鵝」，更享譽星馬泰南洋一帶。

「飛天燒鵝」乃用保溫紙將燒鵝原隻包裹貯放在硬紙盒內，易於攜帶。本港足球隊南遊，多喜以此為手信，餽贈當地友人及僑領；來港旅遊或探親之南洋客離港時亦喜以此為手信，餽贈親友。

蘭亭閣與鵝池

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有些人的生活習慣亦趨洋化，但不少老一輩港人，仍酷愛我國文化傳統，衣着方面穿着唐裝者大有人在。

朋友中穿唐裝，以鏞記煇哥為佳。其身材適中，不高不矮，不肥不瘦，穿起唐裝既不臃腫，也不是「仙風道骨」。

60 年代，煇哥間中亦有穿着西裝，但 70 年代開始，其穿着西裝已是絕無僅有。曾有一段時期，他在唐裝面衫表袋上插一對金筆，保持 40 年代老派商人形象。

在他的影響下，健成世兄及琨禮世兄，近年亦改穿接近唐裝裁剪的企領民裝，鮮有打領帶着西裝。而且舉凡鏞記有喜慶宴客或為我國民間節日，全體員工從高級經理、部長、樓面以至傳菜也穿着唐裝長衫或短打，廳堂布置古樸爾雅。

鏞記地下往二樓梯底有一「鵝池」，一座真人般高大，栩栩如生的「書聖」王羲之瓷像立於池中看着兩頭大瓷鵝。

王羲之愛鵝，千古佳話。鏞記既以賣燒鵝稱著，又焉能沒有王羲之與肥鵝造像，也由於尊崇王羲之，貴賓廳命名「蘭亭閣」。

樓梯底「鵝池」雖然沒有活生生的黑鬃鵝漫行其中，但秋冬時分，有時候見有敝鄉三水花錦鰭畜飼池中，那五彩斑斕，兒臂般粗的花錦鰭，委實令人垂涎。

煇哥與老一輩港人一樣，尊崇「精忠昭日月，義氣貫乾坤」的關公（雲長），為找一尊關公瓷像，於 60 年代在內地覓得一尊四尺高關公瓷像，斥重金購下運返香港，設壇供奉家中至今。

有時候，購得心愛名瓷，也會安放在鏞記內供諸同好欣賞。70 年代，一次廣洲交易會中，看見一套江西景德鎮瓷窑出品每尊尺高的「十八羅漢」，便以高價購下，現放在鏞記二樓，供賓客觀賞。

煇哥今騎鶴西去，留下人間美食金牌燒鵝。

咕嚕肉彩色繽紛

我曾講過 1959 年皇夫訪港時，本港官紳名流設宴灣仔英京酒家五樓款待，記憶中印象最深的菜式是「咕嚕肉」和「炸石斑塊」。

最近，翻閱陳榮編撰的《入廚三十年》，書中亦有記載當時歡宴皇夫的菜譜。

陳榮可說是本港第一位食經作家，當年曾在《星島晚報》唐碧川總編輯出版的《家庭生活》雜誌中撰寫食經專欄《入廚三十年》。

其後開設烹飪學校，教授廚藝，港人移民美加以專材任廚師，凡持有陳榮烹飪學校證書，可作專業證明。後期，更將撰寫過的烹飪心得結集成冊，由陳湘記出版。《入廚三十年》一時洛陽紙貴，本港業界、老饕爭相購閱，外埠唐人餐館亦人手一冊。繼而中華煤氣公司亦出版烹飪書，全書中英文對照、彩色插圖，由二天堂印務有限公司印刷，開拓烹飪廚藝書刊天地，此乃後話。

話說回陳榮《入廚三十年》中記載 1959 年歡宴皇夫之菜單為兩熱葷、五大菜，另單尾三甜品。若將兩熱葷與五大菜合計，則為七道菜。在廣東人來講，認真大吉利是。昔日，粵人家有白事，「七」為打齋之期，從「頭七」到「尾七」，合共打齋七七四十九天，每個「七」打完都要「打牙祭」，坊間稱為「食七」。有此諱忌，寫菜者遂分作兩熱五大，免眾人耿耿於懷。

書載歡宴皇夫之兩熱葷為：「碧玉珊瑚」與「咕嚕肉」。「碧玉珊瑚」為蟹黃（蟹羔）蘭度（芥蘭菜），蟹黃呈金黃色，蘭度翠綠，輝映鮮艷奪目。「咕嚕肉」之肥肉炸過後呈橙黃色，配上黃色波蘿塊、紅椒青椒，彩色繽紛擺相佳。或許有人說咕嚕肉為下價菜，何足宴奉皇夫。非也！當年皇夫仍稱菲臘親王時，入伍海軍來港服役期間就喜吃咕嚕肉，接待者投其所好，乃以此為熱葷。事實上，肥肉炸過後甘香可口，且酸甜中有少許辣，甚冶味，我亦喜食。

鸚哥鯉價錢最貴

1959年本港官紳名流歡宴皇夫之五大菜，首為「滑生雞絲大翅」。此只為散翅而已，當年此種生翅價錢較平，事實上洋人對於食翅不及唐人考究，縱奉以大鮑翅，皇夫未必懂得欣賞。

另一道菜是「燒全體金豬仔」，此為俗稱的乳豬全體，皮紅赤壯，乃講意頭。

第三道菜是「一品官燕白鴿蛋」，現今來講，燕窩是宴會中名貴菜式。早年，燕窩雖為名貴熱葷，但價錢不貴，且鴿蛋亦易收購，也就少有作為大菜奉客。

第四道菜是「金華玉樹雞」，此為上湯浸雞加菜遠，以龍江雞為佳，有雞味肥瘦適中。飲宴必有三鳥之一，以雞為主，主人鮮以羅漢齋扒鴨奉客。因此，上價酒席必有金華玉樹雞，當年龍江雞供應多，如今要找一隻也難。某年，有飲食集團宴客，千方百計收購龍江雞仍不足數。

一般酒席則食炸子雞，早年，炸子雞只是「到會」菜式，（「到會」為一般人家設置家宴或舖頭自己飲宴，廚房不夠大，便叫包辦筵席酒家上門做菜。）今有以炸子雞馳名酒家，早年亦曾經營「到會」。

最後一道菜「清蒸大紅石斑」，陳榮記載註明每尾重一斤十兩。我確切記得當時吃的是炸石斑塊，但自己沒有寫日記，光憑記憶，還應以陳榮記載為準。

且說紅斑大多數來自福建，內地自從經濟改革開放後，人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提高，花得起錢消費，今時今日，一斤十兩重的大紅斑，已少見有供應來港，充斥魚市場的只有星斑、蘇眉等。

講開海鮮，當年以鸚哥鯉價錢最貴，鸚哥鯉為青衣之一，紅斑只為家中便飯而已。十年前，有幾位鄉里遠道而來，遂一盡地主之誼，款待宴於鏞記，並囑咐找鸚哥鯉品嘗，豈料上枱時，客人驚問：「乜唔係蘇眉？」

寫菜單——熱葷考功夫

孔子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鄉里到訪，宴於鏞記，款待以鸚哥鯉，我原意是鄉里平時少有機會食到鸚哥鯉，遂找來一尾奉客品嘗，竟有「乜唔係蘇眉？」一問，令人啼笑皆非。卻原來他們嚮往蘇眉。查實，蘇眉肉散，不及青衣類，何況更有雪茄毒陰影，便也卻而遠之。

且說當日歡宴皇夫之筵席除兩熱葷，五大菜外，單尾三款甜品則為「生磨杏仁露」「芝蔴餅」及「五仁酥角」，甜品是否合皇夫口味？不得而知。

有人會問，歡宴皇夫乃大件事，何解只兩熱葷？縱不是八熱葷起碼也四熱葷，為何菜式如此「薄」？

講開熱葷，戰前飲宴為八熱葷，戰後和平至 50 年代則改為四熱葷，現今飲宴寫菜則有四熱葷與兩熱葷之分。這次歡宴皇夫只為兩熱葷，可以是鑒於外國人晚上睡前慣於食量少，因而為兩熱葷。

早年宴會，熱葷十分重要。那年代飲宴，下午三四點便開枱打牌，至晚上七八點才「埋位」。由於七八點才「埋位」，打牌時便多會食碗蝦球麵或雞球麵；較為豪氣則食鮑甫麵「打酒底」。

講開鮑甫麵，50 年代，我在大同酒家午膳時喜吃鮑甫麵，兩粒鮑魚、一條青菜、一注生麵，泡以上湯，食之不厭。記憶中，當日每碗售價 16 元，在該年代仍有些行業日薪為元餘，舖頭後生（包食宿）月薪 40 元的日子中，16 元一碗鮑甫麵誠為貴價食品。憶及當日這兩粒鮑魚，現今每粒售價亦為四五百元，確是此一時彼一時。

早年飲宴八時「埋位」，無論打牌也好，不打牌也好，必預先「打酒底」，進食少許。「埋位」上菜先吃八熱葷，吃罷熱葷已半飽，如果有下文（應酬或辦事），再吃一道翅，便向主人家道聲「多謝」離席。因此，如何安排這八熱葷，讓主客也吃得滿意，對酒家寫菜來講，最考功夫。

秋冬禾蟲與田螺

守時是人生美德，但今之飲宴往往不守時，因而，坊間乃有「七時入席，九時冇得食」的嘲言。我最討厭不守時，飲宴應準時入席，縱個別賓客遲到，亦不應讓其他人枯候「等乜咁等」，為着等候遲到者，變成懲罰守時的人。

有一次，一家飲食集團邀請新聞界試菜，訂明準於下午七時入席，有些人可能另有採訪任務，直至晚上九時才施施然挽着背囊、攝影機而來。可能是主人家倚賴這新紮師兄（師姐）代為宣傳，須等到其光臨才「埋位」。我並非講資格排輩分，但我守規矩在七時前已到達，卻要等到九時才有得食，焉不「火滾」。主人家若估計九時才可入席，請柬何必寫七時？我應酬多，時間安排心中有數，若太夜「埋位」早已懇辭。

連篇講開飲飲食食，有兩款秋冬民間小食，坊間食肆少見供應，此一為禾蟲，另為田螺。

兒時，家廚常於秋冬時候弄雞蛋焗禾蟲佐膳。禾蟲拌雞蛋用瓦砵或瓷砵焗至表層略焦，呈黃焦狀，香氣撲鼻，品嘗時撒上少許胡椒粉，更為惹味。生禾蟲在水盆中蠕動，觀之會令一些人噁心不安，但洗淨，拌以雞蛋焗熟後，表層焦黃儼如魚腸，老饕無以上之。

食田螺則考功夫，先敲碎螺篤，讓其通氣後，揭掉螺掩，用口一啜將螺肉啜出。田螺多泥及螺仔，煠（讀若習）前須隔夜浸於水盆，翌日便見浸出滿盆螺仔，再擦泥洗淨才放在鍋中煠。近年少食田螺，年前返鄉，再嘗兒時美食，可能是久未彈此調，加上年紀大，竟啜不到螺肉。話說回來，我喜食東風螺多於田螺。

近年禾蟲與田螺供應減少，可能與農村耕作方式改變有關。昔日秋收後，禾田仍有水浸住秧腳，滋生微生物，禾蟲與田螺得以生存。但現今大多數禾田於秋收後便放乾積水，變成乾田，禾蟲與田螺難以生存。幸好仍留有幾畝農田蓄水，養活禾蟲與田螺，才不至絕跡。

一碟燒螯數千元

友人設宴上環一家潮州酒家，菜肴豐盛，光是一道螺片已數千元。席間，自己一時好奇，問酒家經理懂不懂做燒螯（讀若普通話「不」）？對方謂：懂。及至吃畢主菜繼而吃甜品時，他捧了一碟燒螺上枱（潮州話之螺叫做螯）。結帳時，較原先多了數千元，事實上當時已吃飽，當時自己好奇一問，並沒有叫他做，但酒家自作主張，要主人家多花錢，我亦心感歉意。

講開潮州酒家，本港昔日最出名的兩家，一為位於三角碼關的天發，另一家為上環斗記。我家舖頭的暹羅分行經理與先父交情深厚。這位父執輩長者是潮州人，50 至 60 年代期間，經常來港，必吃潮州菜，為盡地主之誼，陪他往天發品嘗潮州美食。最記得，天發門口窗櫥飼着一大缸咸蟹，由於當時未流行食日本魚生，對生冷海產有懼心，多不敢嘗試。

吃過潮州菜的人均知潮州蒸魚沒有油，表面上可能感覺會腥，但吃過後卻屬不差，沾以豆醬，頗為冶味。此外，石榴雞則別具一格，以蛋白包着雞肉來蒸，與川椒雞有異曲同工之妙。潮州翅喜用豬油，較一般濃，但另有香味。50 年代，一隻潮州凍花蟹，只售五元，如今動輒售價每隻四五百元。

早年斗記位於上環俗稱屎坑巷，我未有幫趁過吃晚飯，但間中則有去消夜。吾友綽號「蛇腰」籃球名將吳乙安，最喜往斗記消夜，我若有暇便與他同往。斗記消夜多在後巷踏街邊坐櫈仔，光顧時最危險莫過於上廁所小解。廁所設在荒棄廚房內，沒有電燈，現場養有幾籠鵝。小解時，籠中鵝聽到聲響，會突然伸頭出籠外張口咬噬，頓時險象環生，隨時會受創。

早期，潮州菜未能上大枱，今能登大雅之堂，乃百德新街暹羅燕窩潮州酒家之功。精工錶香港總代理黃子明先生創辦這酒家後，首先引入一些粵菜（例如蒸魚），魚翅方面也非只獨沽一味潮州翅，款類增多。我喜吃其潮州清蒸龍蝦，沾以桔油，十分冶味，無以上之。

瘋狗症的陰影

香港有座馬騮山，位於石梨貝水塘。昔日往新界，途經石梨貝水塘時，經常見到一隻隻猴子躺在路旁曬太陽。兒時，學校旅行也會往馬騮山。這些猴子並非港產種，主要為產自印度的恒河猴及印尼長尾獼，其中以恒河猴數目最多。我相信這些猴子是早年由印度人攜港，其後放生在石梨貝水塘，物以類聚，有些「好心」人經常帶同食物往馬騮山餵猴，因而繁殖，形成今之野猴社群。

印度教供奉猴子，印度古代史詩亦有對猴子尊崇描述，史詩記載王子與公主見外於國王，逐居於森林。公主被斯里蘭卡惡魔擄囚於錫蘭（西冷）。王子幸得神猴王相助，由眾猴子搭一「猴子橋」從印度直往斯里蘭卡，王子才得以前往錫蘭，最後戰勝惡魔，救了公主返印度。

有人說齊天大聖孫悟空出自福建，其實，這是前往天竺（印度）取經者帶回來的故事。吳承恩據此寫成《西遊記》，塑造出石猴——美猴王齊天大聖孫悟空這個本領高強，敢於衝撞權勢的形象。

話說回本港石梨貝水塘一帶的猴子生聚愈來愈多，目前達1450隻，這些猴子分為九大家族，分布於金山、獅子山、城門郊野公園及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猴群正以每年5.6%至7.8%增長率增加數量，會否對社會構成壓力則見仁見智。但猴子闖入民居掠食及滋擾的情況卻愈來愈嚴重，據漁農自然護理署透露：2004年猴子闖入民居個案較2003年上升24%。有人說這是「誤闖」。非也，只因猴子數目太多，郊野覓食難便闖民居搵食。為減少猴群對社會造成壓力，有人提議替猴子絕育及遣送內地。捕獲猴子予打絕育針，此無不可。但遣送內地除供實驗室用外別無其他用途，不應把沒有用的東西也輸送往內地。

最大問題還是在於猴群沒有注射禦防瘋狗症針。幸好本港目前未發現瘋狗症，否則由犬隻傳給猴群，再由猴子散播傳染，後果十分嚴重。

聖誕卡

近年來，每年收到的聖誕卡愈來愈少，此非人情趨薄，而是科技進步電郵流行所致。很多人也以電郵傳達心意，既快捷也節省卡錢郵費。

但仍有些朋友喜愛寄聖誕卡，今年（2005）收到最後的一張聖誕卡，寄出郵戳日期為一月四日，雖說是「遲來的春天」，但遲到好過冇到。

1958 年我做東華三院總理後，每年都收到港督府的聖誕卡。1992 年彭定康先生上任，該年就沒有收到過港督府的聖誕卡。

港督府寄聖誕卡，只是例行公事之一。舉凡曾擔任過所謂公職的人，例如東華三院總理或保良局總理，除收到港督府聖誕卡外，並獲邀出席一年一度的港督府園遊會，由港督露面與各人握手。後來，可能是出席園遊會的人數愈來愈多，除三院、保良外，還有仁濟、博愛、街坊會、區議會等，人數多至港督府難以容納，遂取消園遊會，但每年仍循例寄聖誕卡。

其實，聖誕卡的意義是報佳音，宣示救世主已降臨大地。聖詩中亦有唱誦：「地上平安，人增友誼」，這顯示聖誕卡的往還酬酢並無政治色彩。卻不知彭定康先生哪一位手下將寄送聖誕卡名單中一部分人名剔除掉了。

我在文章中指出過，我輩中人疏懶寫信，很多朋友移民海外，鮮通魚雁，多藉着每年聖誕節互寄聖誕卡表示自己尚在人間。如果有一年收不到某一位朋友的聖誕卡，十之八九亦表示這位朋友息勞歸主了。

文章發表後，翌年就收到了港督府的聖誕卡，為彭定康先生任內僅此一次，此後再沒有收到港督府聖誕卡。過去，港督府的聖誕卡印上香港徽章，但彭定康先生用的是皇冠徽章，可能以此顯示他代表英女皇，有別於歷屆前任港督。

津浪＝Tsunami＝海嘯

面對大自然力量，人類何其渺小，2004 年聖誕節印尼蘇門答臘發生地震引起海嘯，造成南亞地區十幾萬人死亡大災難，其影響更遠達非洲肯雅。

世人慣於安逸，平時多不留意海嘯釀成之災難。時下我們之謂「海嘯」，日文稱為「津浪」。日本島國接近太平洋，其中不少日人移民夏威夷，夏威夷屢受海嘯影響，因而美國亦採用這個日本字，英文為 Tsunami。至於中文之稱為「海嘯」，乃中國人喻為海潮之聲。

十九世紀，南亞地區也曾發生過大海嘯。1883 年，印尼爪哇島接近耶加達地區火山爆發後，二千多呎高的火山灰飛煙滅，Krakatao 島亦毀掉 4/5，從而引發海嘯。由於該年代這些地區仍未開發為旅遊區，遊客稀少，死傷只屬當地人，未引起國際關注，沒有廣泛報道。

多年前，本港有計劃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時，有人提出本港一旦發生地震，將會導致核電廠洩漏核輻射，足令香港成為死城。不過，亦有不同意見認為，香港不處地震區，發生地震可能性不高。

記得 1963 年，本港曾發生過地震。是日傍晚我正在家中看電視，忽覺得梳化牀搖動，天花板吊燈不停搖幌，長達半分鐘之久。這是我有生以來在本港感受到最大的一次地震。可能當時未查出震央所在地，因而鮮見報道。

這次南亞地震海嘯大災難，足令全球震動。但不要但忘記 1976 年中國唐山大地震，當時死難人數超過二十多萬人，可能是發生在中國境內，外國地震儀雖錄得唐山大地震，但未有收入紀錄檔案，二十世紀的地震文獻中竟然沒有唐山大地震這一回事。

唐山雖經歷摧毀性大地震，然而，中國政府自力更生，唐山經過災後十年奮戰重建，建成嶄新城市，再也看不到地震時造成的遺創。

嘉靖地震死難逾 83 萬

我國歷史上死難人數最多的一次地震是發生在 440 多年前的「關中大地震」，時為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1556 年 1 月 23 日）。是日，山西、陝西、河南三省同時發生大地震，一時之間，天搖地動，屋毀人亡。嗣後，地方官員將災情奏報朝廷，具姓名死難者超過 83 萬人，無名無姓及未有奏報朝廷的死難者更不計其數。

這是全球有史以來死於地震人數最多的一次。可能是中國人口眾多且聚居在一起，一次地震，便死掉幾十萬人。

這次嘉靖關中大地震，明人秦可大在他的歷史筆記《地震記》中，有文章詳細記載，不單只傷亡慘重，且餘震更延續至隔年 1558 年亦有發生。

據秦可大記載，發生地震時他正出仕長安，此次關中大地震，震央發自潼關、蒲坂（今山西芮城），震波由西而東如波濤憤沸，四面潰散；輕震者，房壁尚見漸傾而倒，重震則一發即傾而盡。潼關、蒲坂之城牆亦為之淪沒，其他官府民居盡皆倒塌；縉紳罹難，士夫居民全家壓死者不計其數。四鄉之外，村屋居民幸有及時入城走避逃過大難者。但依山掘穴而居者則難逃劫數，全家罹難者所在不少。

記載闡述地震發生時，聲如雷動，雞犬鳴吠，其中以山西浦州災情為甚，或為地裂泉湧，或湧出朽爛舢板，或湧出赤毛巨魚；或山移五里；或為地郭房屋陷入地中；更有平地突告阜起成山迷塞道路。至於阡陌更反，村樹易置更數不勝數。嘉靖關中大地震，地動山搖情狀有時一日連震數次，有時累日震不止。

據秦可大記載，嘉靖關中大地震，亦有大難不死者：舉人李羔與內兄左熙，同會試投店，聯榻而睡。李羔覺地動，忙呼左熙出走，唯左熙醉酒不醒。李羔獨自逃命時於逃生時遭山石壓死，左熙在睡夢中有賴?隔支撐，得以保命，只傷一指，真個是生死有命，富貴由天。

清初地震瞞災情

我國歷史上另一傷亡嚴重的地震為距今 330 多年前發生於清康熙七年七日丙辰（1668 年 8 月 26 日）之山東郯城大地震。

山東郯城大地震災情不輕，有 400 多個縣受影響。由於當時為清朝開國之初，時維盛世，朝廷隱瞞了災情，沒有對外公布死難人數。唯 400 多個縣受災，又豈死得人少？

據康熙時之《郯城縣誌》記載，地震在戌時發生，聲從西北方而來，樓房樹木皆前俯後仰，接連起伏兩三次後便一顫即傾，城樓堞口、官舍民房、村落寺觀俱告塌如平地，地裂泉湧噴兩三丈高，遍地水流，但移時又告乾竭。地裂處，寬不可越，深不可測，陷塌皆如階級有層次。

其中以莒縣、臨沂災情嚴重，當時郯城縣官馮可參親歷其境，睹哀鴻遍野，曾撰《災民歌》為郯民告哀，歌詞悽慘斷腸：

「郯城野老沿鄉哭，自言地震遭荼毒，忽聽空中若響雷，霎時大地皆翻覆……逃生走死亂紛紛，相呼相喚相馳逐，舉頭不見眼前人，舉頭不見當時屋，蓋藏委積一時空，斷折傷殘嗟滿目……夜夜陰磷生鬼火，家家月下哭新魂，積屍臭腐無棺殮，半就編蘆入冢墦，結席安篷皆野處，陰愁霖潦晴愁暑……更苦淫雨不停休，滿陌秋田水漲流，今年二麥充官稅，明年割肉到心頭。嗟乎哉！漫自猜，天災何事洊相推，愁眉長鎖幾時開，先時自謂災方過，誰知災後病還來，恨不當時同日死，於今病死有誰哀。」

《災民歌》字字血淚，道出當年地震慘狀，斷折嗟滿目，屍腐無棺殮，天雨冇瓦遮頭，天晴暑熱又怕瘟疫生。劫後餘生，慘不堪言，唯是官稅不減，應付得了今歲，卻應付不了明秋。

康熙十八年八級地震

清朝康熙年間，繼山東郯城大地震後，康熙十八年還發生過一次八級地震。

此次三河——平谷大地震發生於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 年 9 月 2 日），震央離北京不遠，皇宮及北海白塔也震壞。康熙驚惶失措，連忙召集眾大臣相議，認為：「頃者地震示警，實因一切政事不協天心，故召此災變，在朕固應受譴，爾諸臣亦無所辭責。」

清廷懼人民懷疑清室不合天意，於《康熙實錄》中有關災情記載十分簡單，僅寥寥數語為：「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域內外，軍民房屋多有傾倒。」

當時災情嚴重，文史記載甚多，由於震央為北京附近的三河、平谷兩地。因之《乾隆三河縣誌》中記載的當年三河縣官任塾撰的《地震記》較為詳盡，可信性亦較高。

據任塾自己記載憶述：當時辦完公事，正於西齋假寐休息，忽然覺得被人推醒，張眼四顧，室內卻無人，正惝恍間，地底忽如放炮，繼而四面八方遠處亦有聲如數十萬軍馬颯沓而至。

這時候窗牖簸蕩，如舟在大風浪中，方知發生地震，連忙逃生；幾番扑爬而至門口，唯屋已倒塌，樑木磚瓦紛落，壓瓦礫中拼命伸出右手寸許招援，兒輩尋至，見有手指揮動，合力搬開斷木磚瓦，才逃出生天。但任妻則堆於瓦礫，返魂無術。

任塾獲救，未及喘息，復見地沉，且地多坼裂，黑水及淤沙從地底湧泛，騎驢之人，隨地裂而墮，了無影蹤。

這次地震，餘震長達九個月，有時隔日一震，有時一月數震。災情平息後，三河縣一帶地有地陷較原貌低窪尺至丈許不等。

另外，董含著的《三網識略》中亦有紀錄：「山海關、三河地方平地沉為河，環繞帝都連震一月，舉朝震驚。」足見當時災情嚴重。

龍獅起舞耀香江

「金至尊世界香港夜光龍醒獅錦標賽 2005」於 2005 年 1 月 23 日假座紅館舉行。

這項每兩年舉辦一次之國際邀請賽，今年為第七屆。這是一項國際邀請賽，籌辦時由我負責翻譯賽例英文版本。

舞獅分為兩種，一為北獅，又稱太獅；另一為南獅，俗稱醒獅。

北獅在本港出現要追溯到上世紀 50 年代。當年首次有北獅來港在北角皇都戲院演出，北獅為一公一雌及一頭少獅（獅仔）。

北獅以象形見稱，舞者穿上有獅毛的長褲，鞋亦繪上獅爪。每頭獅公或獅雌均分別由兩人合舞，獅仔則一人獨舞。

北獅出場時，由一名身穿短衣窄袖，頭紮英雄巾，手持哪吒三太子乾坤圈之武士在京式鼓聲中不停翻觔斗帶引出場。北獅布景十分簡單，用四張枱，中央兩張疊高，另左右側各放置一枱，構成「凸」字形代表山巒，獅公獅雌分別從左右舞上枱表示上山，獅仔則不停在台前滾動。

自從北獅在皇都戲院演出後，引起本港武林中人注目，繼之對此產生了濃厚興趣。

舞北獅較簡單易學，早年上環「粵華棧」有北獅戲服及京鼓發售，市民購備後，可以自己在家中對着企身鏡，隨着京鼓敲擊聲自學。

雖然 50 年代後本港有了北獅，但最受市民歡迎的仍然是南獅。

南獅與南拳息息相關，最近，北京有武術中人談及南拳，我見他們所謂的「南拳」拳路不倫不類，便指出這並非南拳，但對方表示舉凡長江以南便是「南」，既然如此，亦無謂再討論下去。

追根溯源，真正的南拳應該源自福建，廣東的南拳也是由福建傳入的。

福建少林拳傳粵

清乾隆年代，福建莆田少林寺遭朝廷摧毀後，僧人紛紛匿於戲班紅船，將少林拳術在廣東轉播，其以洪熙官的洪拳最出名，影響深遠。

今國術拳派「洪劉中蔡李莫」五家均享有盛譽。

最近，有朋友前往福建旅遊，返港後說道找不到福建少林的遺跡。

早年坊間流傳一本名為《萬年青》的章回小說，民國後，書名改作《乾隆皇遊江南》。

《乾隆皇遊江南》講及南少林之事跡，讚揚南少林眾弟子濟世為懷，鋤強扶弱，警惡除奸的崇高武德。

小說以方世玉打擂台揭開序幕，引出胡惠乾打機房故事，從而鋪展出包括至善禪師、洪熙官等少林英雄事跡。

這章回小說開始時，對少林眾人甚有好感，頗多稱讚，但由這小說主旨在於在於歌頌乾隆及清廷，少林卻反清，小說結局除了洪熙官外，所有少林弟子全部被殺。

白雲蒼狗，福建少林寺被毀距今已三百年，甚麼也煙消雲散。若往福建尋找少林寺遺跡，動身前應買本《乾隆皇遊江南》看看，事前了解一下南少林歷史，也許不會白走一趟。此書本港陳湘記仍有售。

且說拳術從福建傳入廣東，但舞獅卻不同，福建獅與廣東醒獅有很大差別。福建獅用一塊圓形大木板畫上一獅臉作為獅頭舞動。廣東醒獅則倣效真獅子以竹篾及紙紮成有腩及眼耳口鼻的獅頭，配以「獅被」作為獅身，由兩人舞動。

昔日舞獅，最主要為「採青」。「青」是一把生菜，生菜諧音為生財，取其好意頭。一般的「青」除了是一把生菜外還有一封利市。

早年，商戶為買怕武館、地頭蟲，免受滋擾，過時過節便掛「青」門外，讓該等前來「採青」保平安。

武館採青打秋風

廣東人俗稱學國術、打功夫為「食夜粥」，引伸下，有武功之人或曾在武館企立、出入的人稱為「食過夜粥」。

早年，鄉下鄉民學功夫，多在祠堂灰沙地上進行。省港澳的武館，由於早年租平，多設在地舖。白天開門診症醫跌打，晚飯後則授徒教功夫。

武館設備較簡單，沒有多餘傢俬雜物，只放置一張書枱，幾張椅，作為白天診症用；大廳十分寬敞，晚上授徒教功夫，舞槍弄棒綽綽有餘。每夜，武館廚房必煲一大煲粥。學功夫學至晚上十時收工，各人吃過這煲夜粥，便各歸宮殿（回家或返舖頭）休息。因而，學功夫亦叫「食夜粥」。

不過，並非每一個門人也專心學武，有些人來到武館只是「打牙較」，現今之所謂「吹水」。他們吹一輪「水」，食完夜粥後便離去，因而，有些人跟師傅學了幾十年，仍學不到一招半式。

那年代，武館分南北兩派，涇渭分明，廣東省內鮮有北派武館。最初，上海精武會首先在佛山、香港及澳門設館。其後，南京中央國術館派北五虎南下在廣州設帳。北派武館沒有夜粥食，亦不舞獅「採青」。有些人學功夫，並非單純為了強身健體，而是喜愛舞獅。更何況，舞獅「採青」是武館財路之一，藉此向街坊、商戶「打秋風」。

早年，不少山東飢民湧來香港，在店舖門口賣武討賞；也有北方肥大和尚南下化緣，持大肉香在門口不停膜拜，影響生意，於是便由武館出頭維持秩序，免受滋擾。

此外，本地沒有丐幫，亦無武俠小說中的「幾袋」弟子，但亦有乞兒頭。若是乞兒上門討錢，商戶煩不勝煩。不過，乞兒頭亦給武館面子，不准手下滋擾受保護的商戶。

商戶為着不受滋擾，平平安安開門做生意，過年例必懸「青」門外，裨讓武館醒獅前來「採青」，既熱鬧又有人「照保」，有甚麼麻煩事交由武館出面擺平。

趙竹溪飛陀絕技

醒獅採青分「高青」「低青」。一般常見的是「低青」，商戶在店舖門口斜插晾衫竹，懸掛一束生菜及銀紙，由武館醒獅來採取。有個別商戶為着考試武館舞獅功夫，便將「青」高掛，是為「高青」。早年本港舊樓多為四層高，其中有些「高青」掛高至四樓。

如果只有二樓高，便騎膊馬採取。稍再高，便用盾牌作為平台疊羅漢採青。若有高逾二三樓，便用一根粗大毛竹或木柱，上端釘有橫木如十字架，舞獅者緣竹而上，其難度是在高空中用雙腿夾着竹竿，一邊舞獅，一邊採青。其中有些高手更施展「倒掛金鉤」，圍觀者莫不拍掌叫好。

有些「高青」連大毛竹也難扳到，便用飛陀採青。飛陀是用一根長繩綁着鐵錐，常見於「平民夜總會」江湖賣武，賣武佬為有足夠場地空間表演，便在場中向四周兜圈揮舞繩錐，開始時飛陀繩索較短，但逐漸放長，迫使圍觀市民向後退，騰出的空地夠賣武用方才為止。我曾見過澳門精武會螳螂拳一代宗師趙竹溪師傅的飛陀，誠為武林一絕。趙師傅將飛陀纏繞在身上，只見他一拉繩端，接着一個車身，飛陀飛出擊中前方十多呎之火柴盒，確是神乎其技，歎為觀止，此技我所見僅趙師傅而已。

近年來，鑒於採「高青」難度高，有腦筋，頭腦靈活的人想出「八卦青」「椰子青」「水盆青」這些「地青」。所謂「八卦青」標榜破八卦採青。試想，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而布，每日每時變化無端，東吳大將陸遜尚且困於魚腹浦之八卦陣，幸得諸葛亮之岳丈相救才可脫身，今武館對八卦有何認識？

至於採「椰子青」，星馬稱著，星馬武師可徒手開椰子。「水盆青」則為在平地向後彎腰取水盆內之「青」，這是體操基本動作之一，對做慣運動，食過「夜粥」的人來講，不具難度。凡此種種，毋須攀高，取其易者而已。

大廟進香搶花炮

40 年代舞醒獅，最威水不離大廟進香、搶花炮。武館租用兩艘大帆船，鑼鼓喧天，雄獅起舞，船旁插滿武館旗幟，迎風招展，浩浩蕩蕩奔赴大廟。

大廟花炮迎合市民吉利意頭，每枚均有名堂，諸如「生意興隆」「長命富貴」「四季平安」「萬事勝意」等等。

當年我搞籃球，如果我派球員往搶花炮，球員身材高大，身手敏捷，搶慣籃板跳得高，必有所獲。

有一年，搶花炮大打出手，警方為防再生事端，以後禁止搶花炮，甚至醒獅遊街時也禁止在街頭採青。然而，舞獅仍為中國民間最受歡迎武術運動之一，店舖開業，地盤動土，新廈落成及社團就職均有舞獅助慶。某年，美國紐約一地盤興建大廈，由於有華人資本參與，洋股東也遵循中國慣例舞獅開光動土。

較早時，有報道稱：警方不准黑獅出遊。醒獅分白、紅、黑三種。白，又稱「劉關張」。白獅代表劉備，老資格。紅獅代表關公，長面長鬚，講義氣。黑獅代表張飛，青鼻鐵角牙擦鬚，表示打得。民間有喜慶事，例如開幕誌慶也不舞黑獅，認為不吉利。

早年，武館獲牌照出獅，租用無蓋貨車，該種貨車車斗裝有蓬架，可插武館大旗，醒獅沿途在車斗中起舞，吸引途人，有必要時才覆蓋帆布蓬。現今的貨車為密斗，有頭腦靈活武館轉而租用俗稱「Van 仔」之客貨車出獅。

武館出獅，每次收費最平五千元。派十個八個徒弟仔出獅，每人予五十元茶錢，武館相當好賺。

十幾年前，香港中國國術總會構思舉辦獅藝比賽。當時，星馬方面已流行醒獅比賽，其形式南北混合，舞南獅，但穿北獅服裝，不穿黑功夫褲，而穿與獅被同一顏色紮腳褲，靴則非精武靴，亦非馮強短筒黑膠鞋，而是畫有毛爪的象真靴。

夜光龍十人共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十多年前，我與國術總會廖子強、龍啟明、聶少峰前往星馬考察當地獅藝比賽，返港後擬訂競賽規例，賽事在高樁進行。

高樁離地最高為一米八，有行鋼線，亦有以木柱、竹管搭梯，多姿多采。初時，來港參賽的內地獅隊不知改了高樁，仍採「獅子上樓台」古法演出，不及行鋼線有瞄頭。

演出可以自由發揮，但以表現出醒獅之喜、怒、哀、樂、動、靜、驚、疑各種形態。賽事中，最受歡迎的是行鋼線，演出者表達出獅子驚怕之狀，未過鋼線前詐為腳軟發抖，人人叫好，掌聲如雷。

話說回來，中國不出產獅子，獅子由印度及阿拉伯進貢而來，獅子是否如此膽怯，看來只是對這「萬獸之王」的臆測而已。

現在，本港獅藝在國術總會大力推動下，更為普遍，學校也組有獅隊，這是一個好方向。

本港除醒獅外，近年流行舞夜光龍。今之舞夜光龍與昔日之舞龍大有不同。

早年，農村收割後，農事賦閒，鄉民無所事事，多會聚於祠堂前空地學打功夫，潮連一帶則傳統學舞龍。偌大一條金龍，需百多人一齊舞，隨着「咚咚」鼓聲，作出各種騰躍、盤旋動作。

鄉間農閒時候有人有地，百多人一齊舞龍優為之。但本港為商業城市，寸金尺土，要找一個經常供百多人練習舞龍及演出場地有困難，於是簡化為由十人組成的舞夜光龍，容易協調。

夜光龍全身及龍珠均塗上夜光漆，舞者穿黑服，演出時，場內烏燈黑火，以紫光燈照射着龍及龍珠，蔚為奇觀。夜光龍推動之初，賽例較為簡陋，今趨完善，分 A、B、C 三級，演出廣受歡迎。

歲月飛逝，由星馬引入獅藝比賽至今已十多年，發展成績有成。古人云：「禮失求諸野」。

流行俗語入字典

去秋某夕，與一位大學教授見面，對方說道有看我這專欄，剛好門下一學生以香港古舊俗語為題寫論文，已着該生訪問我，聽取更多資料。直至此文執筆，仍未見該同學與我聯絡，看來其論文已完成，毋須向我索取資料。

本港俗語中，近年來很少人講「斬腳趾避沙蟲」。

去年底，公眾泳池發現紅蟲（沙蟲），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所有的公眾泳池池水泮有氯氣，紅蟲難以生存。縱為平時在家中養熱帶魚，若多予紅蟲餵食，吃不完的紅蟲翌日便會全部死亡，不會繼續生存，何況水裏含氯氣？

本港俗語「斬腳趾避沙蟲」。與北方「壯士斷臂」頗為近似。「壯士斷臂」是被毒蛇咬着手指，為免毒氣攻心奪命，立刻毅然將整條手臂斬掉，保住性命。

但「斬腳趾避沙蟲」卻不同。早年本港中下階層市民很少人着鞋，男男女女大多數也穿木屐，甚至赤腳，露出腳趾，行經水邊時，以為腳趾縫沾上沙蟲成患為腳癬。腳癬病源當然並非如此，但仍有人說「香港腳」由此而來，為避免沾沙蟲患腳癬，便索性先將腳趾斬去，以免生腳癬，是為「斬腳趾避沙蟲」。前者是事後補救，後者則為事前防禦，兩者截然不同。

每一俗語也具有地方特色，由於文化發展，一些俗語，亦已收彙在字典中。

較早時，我談過參觀《宋慶齡——永恆的中國心》歷史文物圖片展，其中宋女士於 1937 年至 1941 年以本港為根據地，在內地及國際上以「保衛中國同盟」及「工業合作協會」等組織名義展開抗日募捐救濟工作。「工業合作協會」簡稱「工合」，最近一次展覽會則寫為 GUNT HO。

一直以來，GUNG HO 這兩個字是美國俗語，翻開美國出版的英文字典中，亦可查到，其正確意思是「合作」，而作為美式英文俗語來講，則是「搏命」的意思。

「金梳」與「Jackso」

香港俗語中的「金梳」，英文為 Cumshaw，在英文字典中也可查到。時下，一般視「金梳」為「小惠」。

戰後和平，大馬路、畢打街一帶，流浪漢追着向洋人討錢，不停說「哈囉金梳，哈囉金梳」。今之灣仔紅燈區，亦見有街童在酒吧附近，向外國水兵伸手講「金梳」。

「金梳」一辭的來源解說紛紜。柯寧在《中國辭典》（Ercyclopaedia Sinica）中解釋為酒錢及禮物，是「感謝」的度（音篤）音，因這字用廣東音及廈門音來講，發音接近 Cumshaw。但這解釋並不完善，因「感謝」二字在中文上很少單獨使用。

另一說法，這字出自京話「感謝」，但亦難自圓其說，因「金梳」只在粵境流行。亦有人說是「金沙」的訛傳，與稅務上的賄賂勒索之類有關，但廣東話講來應是 Likam，但西方則慣用北京話 Likin。

此外，有認為「金梳」是英文 Come Shore 的訛傳，為「上岸來」的意思，這是早年避風艇家兜攬外洋船水手上岸的慣用語，坐艇上岸須付船錢，「金梳」便成了討酒錢或小帳的代名詞。

「金梳」並非單程路，有伸手向洋人「金梳」，也有轉過來「金梳」給洋人。早年，威廉亨特在《古老中國點滴》（Rits .Ofold China）中，描述十九世紀港粵洋行買辦送「金梳」給洋大班盛況：「有一種每年一度的風俗，使我們在廣東不久就很愉快熟習起來的，就是那些行商和絲商，在過年幾天之前，向他們一年之中有生意來往的洋行員所送的『金梳』。這種『金梳』包括最上等的茶葉……繡工華麗最好的南京縐紗，披肩，上等夏布，乾果……年輕洋行行員，一部分當作禮物，一部分去賣錢，賣出去的茶葉，英美商場叫做『金梳茶』……」送給洋行員的「金梳」尚且如此可觀，則大班收「金梳」之豐厚可想而知。

本港另有一俗語「着數」（Jackso），十分流行，但暫時未收入字典。

《忘憂草》賺人熱淚

前文談及北獅南下，首次演出是在北角皇都戲院。有位讀者來電，指皇都戲院前名並非皇都，而皇都之名乃在 60 中代後才採用。由於我沒有寫日記習慣，很多事也只憑記憶，北獅首次演出之戲院名字自己有否記錯，還有待查證。

早年，皇都戲院老闆有一慣例，每年暑假，總有一天放映上世紀 20 年代有聲黑白片《忘憂草》（*Forget Me Not*）。這部由意大利歌王加魯素（CARUSO）主演的歌唱片，故事情節哀怨動人，賺人熱淚。

忘憂草本名「毋忘我」，是一種美麗的花卉。此花有掌故，描述一對年輕戀人在河畔談情，對岸鮮花盛放，少女情懷總是詩，喜愛這艷麗花卉。青年為討女友歡心，便游水往對岸摘取，豈料游返時水流急，無法游返岸邊，溺斃前奮力將採摘來的花擲給岸上的女友，大聲說：「Forget Me Not」（毋忘我）後下沉。

影片在暑假上映時，我常於中午入場觀看兼歎冷氣，可能是意大利歌劇，無人欣賞，雖是名片，但入場觀眾絕無僅有，每年亦只我一人「包場」。我猜想，戲院老闆定有一段與「忘憂草」相關的難忘回憶。

昔日戲院放電影，樓上機房放映室有幾個窗口，用以輪流將菲林影象投射至銀幕上。電影拷貝為 32 厘米菲林，用圓型鐵盒裝放，每盒業界稱為「本」。一般的一齣戲通常為十本八本，亦有長片達 16 大本。每一本行將播完時，菲林右上角出現「0」及「X」符號，放映員立刻開動已安放接下來的另一本菲林的放映機，當播映中的菲林第二次出現「0」及「X」符號時，便將另一窗口的遮板橫移，擋住這部機光線，由第二部機接着播映。

早年每部戲拷貝不多，好幾間戲院上同一齣電影時，便須「走片」。

「軍警半價」？！

戲院「走片」用單車，取其方便。若用私家車送片，或用的士送片，遇着塞車或戲院門口不准停車等候，可就費時失事。單車可行橫窄巷，抵達戲院時，送片夥計把單車隨便放在路邊，立刻挾片飛奔上機房，不會延誤放映。

然而，天下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有一次，送片夥計踩單車「走片」時被警員攔住，控以「逆道而行」，連人帶「片」拉返差館落簿。如此一來，接着放映的戲院收不到菲林，只好停畫。

講開本港戲院最近一兩年推出「長者優惠」票價。外貌年老或出示「長者卡」，可獲票價優待，此為社會對長者的回饋。

昔日未有「長者優惠」，卻有「軍人半價」優待。舉凡穿着軍服者，無論英軍、美軍、法軍及國軍，前往戲院看電影一律只收半價。可能因為有此優待，常見有俗稱「水雷炮」的香港軍團軍人購票時說聲「夥計」，亦獲優待。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軍人半價」優待竟惠及警員，變成了「軍警半價」。

有一次，九龍助理警務處長「雷老虎」往東樂戲院看電影。東樂戲院放映三級片居多，往往在正畫播映前加插一場真人艷舞表演。售票員見「雷老虎」穿着警服，便予以半價優待。

豈料，這一般人會欣然受落的事卻觸怒了「雷老虎」，他直斥售票員，指此優待僅限於軍人，警員則無此權利，自己付足全價購票入場。

事後，更下令所有警務人員睇戲不得享有半價優待。

吊頸嶺——調景嶺

據報道，較早時台北市長馬英九準備來港，參加香港大學研討會，因為未獲簽證，不能入境。

一直以來，傳說馬英九在本港調景嶺出生。按照香港法例，在本港出生人士均屬香港永久居民，可以自由進出本港。何以會有不能入境的情況？除非該人士從來沒有報領過香港身份證。馬英九的情況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談及調景嶺，原名「吊頸嶺」，只有一兩條小村落，位於將軍澳附近，地處荒凉。十九世紀時，該處曾有一間英國人開設的麵粉廠，但仍人煙稀少，何以忽然成為一個管理上井井有條，人口稠密的社區呢？這得追溯 1949 年的歲月。

上世紀 40 年代後期，我國內戰，內地富人為免受戰火禍延，紛紛走避來港。此外，國民政府官員及軍人亦紛紛逃避來港。

初時，來港之國府官員及軍人聚居在港島摩星嶺，過了一段暫短時間，港府將他們全部遷出徙往遠離市區，安頓在荒凉的吊頸嶺。

何以港府選擇吊頸嶺而不選擇其他地方？這由於英國人對於這些來自內地的國府官員、軍人社群有戒心，唯恐其中有人鬧事，便安頓他們遠離市區，易於監控。

早年將軍澳交通十分不方便，僅得一條路出市區，道路絕無僅有。吊頸嶺及另一條村——田魚灣村之村民若外出，須經將軍澳或經安達臣道，或攀山越嶺往清水灣井欄樹才可以出市區。至於水路方面，則只有一個臨時碼頭。如此一來，所有水陸交通要道，盡在港府監控中。

吊頸嶺成為一個以來自內地居民的社區後，有文人雅士認為「吊頸」二字不雅，遂改為「調景」。由於這個社群中有不少具管治經驗的人士，在這離鄉別井的地方，將社區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有醫院，有療養院，還有學校；其中以鳴遠中學最出名。

調景嶺鳴遠中學

調景嶺鳴遠中學的校名與一位比利時傳教士有關。

清末民初，比利時傳教士雷鳴遠神父來華傳道，十分活躍。1915 年在天津創辦《天津益世報》，大受讀者歡迎。翌年，該報北平版面世，媲美當時之《大公報》及《上海申報》。後來因為政治問題，雷鳴遠神父被迫離開中國返回比利時，但其後又再來華。可能是聚居在調景嶺有關人士為紀念雷鳴遠神父，便將中學命名為鳴遠中學。

自從來自內地的國府官員、軍人在調景嶺建立社區後，秩序井然，港府雖在山上設警崗戒備監察，亦屬象徵式而已。

半世紀以來，調景嶺隨着本港經濟發展，地區經濟，文化生活亦大有進步，能夠融入香港整體社會，不少在調景嶺出生的新一代，亦成為本港有聲望的市民。

雖然，一直有人認為台北市長馬英九在本港出生，可能當年他沒有領取出世紙，後來去了台灣，因而不算是香港永久居民。

不過，縱然當年港府實行抵壘政策時，若任何在本港出生人士，當時未有領取出世紙，事後只要獲得接生的醫院或「執媽」（接生婦）作證，證明是在本港出生，仍可補領取出世紙，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資格已有明確規定為，其中包括：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

及上述兩項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當然，每個人也有選擇權，縱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放棄與否在於個人決定。

香港凍日子不長

近年來，全球天氣在溫室效應影響下日趨和暖，香港天氣亦難得再有「凍日子」。所謂「凍日子」是指長期低溫，而非兩三天的驟寒。

今年踏入臘月，有兩三天竟吹來東至東南風，地板濕漉，有「回南」現象。

一般來講，新界地區氣溫較市區低兩三度，在奇寒日子中，有時侯大帽山會落雪、山頭結冰。遇上這樣的日子，一直生活在溫帶，在本地從未是過落雪的市民便會聯群結隊上大帽山觀賞樹枝掛冰柱的雪景。

記憶中，近二三十年以來，本港最冷的日子是 1988 年的冬季。

該年有一天，氣溫突然在一日內由攝氏十幾度跌至四度，當時我住在大埔康樂園，在此奇寒日子中，我飼養的沙皮狗母犬生了幾頭幼犬，沙皮狗毛短且疏，幼犬雖依偎在母犬懷中，仍冷至發抖吠叫，終於要放置暖爐在眾犬身旁，俾能取暖禦寒。

自此之後，很長的一段日子都沒有如此寒冷過。

上世紀 40 年代前，本港冬季十分寒冷。兒時要穿着長至腳眼的棉袍禦寒，當年穿着棉袍，內裏並非唐裝短打，而是絨西裝，但仍覺寒冷。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本港物資缺乏，不知是否關乎食物問題，一般人吸入熱能少，也不知是否打仗關係，人心驚怕至發抖。及至 1944 年冬天，普羅市民生凍瘡的現象較為普遍。

凍瘡俗稱「蘿蔔仔」，由於血液流動不暢順，積壓在手指關節之間，令皮膚呈紅腫現象，如同蘿蔔仔。凍瘡初時為紅色，其後轉呈紅紅黑黑，雖不至於凍壞了手，但患處十分痛楚。

戰後和平至今，自己從未生過凍瘡，這有賴禦寒衣物及食物熱能充足，加上平時有運動。

溫室效應

年代不同，天氣轉變程序也不同，奇在太陽落山的時間也遲了，有人說是溫室氣候影響，是耶非耶？言人人殊。

上世紀 40 年代杪，臨近聖誕節時，很早便天黑了。

下午四時左右放學，中區各商店已開始着燈，及至補習完出來，下午五時左右，中區街道及店舖已燈火通明，這與近年下午六時左右才天黑的情形大有不同。

當年由於聖誕節來臨，放學後喜往建成、萬成、龍子行這幾間洋貨舖瞄瞄，看看可有甚麼新式服裝，買件新衫過聖誕。當然，學生年代消費力有限，不會光顧惠羅（今中環戲院里德成大廈地點）或電車路的連卡佛，最叻一次是在龍子行買了一件皮飛機恤，已經十分豪氣。

1951 年 1 月 14 日，我乘搭克里夫蘭總統號輪往美國讀書，船停泊在九龍倉（今海運大廈），先母及眾兄弟姊妹齊送行。

這天晚上奇寒，自己身穿一套三件頭絨料新西裝，圍着絲頸巾，外穿茄士咩大褸，足穿蘇格蘭羊毛襪，頭戴氈帽。

由天星碼頭行往九龍倉，僅幾步路，未知是否自己心慌意亂，雖有此「重裝備」，亦凍得牙關打震。

當年自己十幾歲，從未出過遠門，對美國一無所知，只從電影中獲得一些資料。姊夫教我美國男士必戴帽，見到女士時，應該脫帽行禮。事後發覺，他所獲得的資料，也是與我同一來源。

豈料，美國中西部學生的生活習慣，與電影中獲得的資料有異，他們只着牛仔褲，氈帽不派用場，到美國後一直收藏於皮喼，返港時索性送給同學。

最浪漫的是那對蘇格蘭羊毛襪，到美國後第一次洗衫用洗衣機，不知道洗衣機以熱水洗衫；羊毛襪用熱水洗，縮水細如童襪，不能再穿着，印象最深。

中國皮袍顯瀟灑

上世紀 70 年代，做了一件中國式皮袍，中國人穿着皮袍與洋人穿着皮裘不同。

中國式皮包藏在衫內，外國皮裘則顯露於外。因而，中國皮以毛緊及較短為佳，「弔」在衫內才不會臃腫，顯得瀟灑，這與外國皮裘之毛茸茸外露，視覺上另有不同。

我這件皮袍，1970 年穿過幾次，1980 年則只着過一次，着住其熱無比。

中國裁縫「弔」皮，手工精巧，其中上海師傅更巧手，但取價不菲。十年前曾請裁縫師傅再「弔」手工亦要八千元。唯經此重「弔」後，至今一直放在槓櫃內再沒有機會見光。

現今，很多婦女買了名貴皮裘，本港冬季寒冷日子不多，因此，縱然天氣尚有攝氏十度八度，亦已經大鬧「皮氣」，穿着皮裘上街，無負暴殄天物。

話雖如此，唯人性善良，雖有貴重皮袍不派用場，但亦不望天寒地凍，因為有些人家境貧困，若遇奇寒，可能凍死。但願四季如春，眾生共樂。

且說 50 年代後，本港很少人穿着唐裝長衫，冬天亦鮮有人穿着長棉袍，形成棉緊身（短棉襖）大行其道。

棉緊身以絲棉為餡，內幅為絲裏，衫面外幅為傳統「福」字花紋圖案或蝙鼠花紋圖案絲綢。由於絲棉疏且軟熟，吸收暖空氣後保持在絲棉纖維之間，可以保暖。

棉緊身輕盈軟熟，冬天穿着上班或上學也較之穿着重甸甸的呢絨西裝或大褸方便。

近年來，由於本港氣候和暖，我的幾件棉緊身未派用場，放在衣櫃中一段日子，日前天氣較凍，拿出來一看，其中見有些地方有蟲蛀的跡象。

事實上，今年冬天最凍也只為攝氏八、九度，穿着一件羽絨褸，或加上一件羊毛內衣已足以禦寒，毋須出動絲棉緊身。

歲暮買年花

歲暮時分，吃過晚飯，一家大細，拖男帶女，扶老攜幼逛年宵市場，樂也融融。

近年來，港島維園年宵市場乾濕貨攤位琳瑯滿目，不僅賣花賣年貨，還有熟食檔。

今年年宵攤位，最貴一個的租金為 40 多萬元，經營時日只得三天，若非遊人擠擁，如何做夠生意兼賺錢。

早年，不叫行年宵市場，而叫「行花市」，因攤檔以賣年花及金桔為主。記得昔日歲暮花市位於中區蘇杭街、永樂街、文咸街一帶。理由是該處唐人店舖多，毗鄰南北行，商號肯花錢買得起年花。

一般店舖過年都會買金桔和水仙。金桔是唐人舖頭不可少的年花，「桔」「吉」同音，取其大吉大利。但買桔必為雙數，不落單盆，免犯隻影形單忌諱。亦有迷信者，買桔返店或回府，只稱「搬」而不叫「運」，免陷語病「運吉」（歇後語為胡混）。

至於水仙，神骨清絕，有如洛神，世人乃以洛神為水仙花神，水仙清香沁鼻，關門開暖氣，陣陣幽香傳來，渾身舒泰。

本港水仙來自福建，早年一般市民不曉浸水仙，後來，有花匠貪錢，收費傳授浸水仙之方法，經此一傳十，十傳百，時下一般家庭主婦也曉浸水仙。但奇在本港只有福建水仙，卻不見有廣東水仙頭。

亦有人買芍藥，偌大的花團，雍容華麗。

近年，牡丹南下，這種在上世紀 50 年代前本港愛花者可望不可及的北方花魁，如今亦來港爭市場，誠為惜花人佳音。據講：一盆洛陽牡丹，售價動輒數以千元計，此言屬實否，有待查證。

40 年代以前，年花主要是桃花和吊鐘花；很少，甚至沒有人買梅花，因「梅」的諧音是「霉」，新正頭「霉霉聲」認真大吉利是！ 以前，吊鐘花較桃花更受歡迎，叫價高過桃花，近年在年宵花市中亦少見吊鐘花，一般人迷信「吊」不吉利，意頭差。

總把新桃換舊符

王安石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新歲迎春接福，家家戶戶新桃換舊符，世人對桃花偏愛，理所當然。

無論貧富，家中若有花瓶，過年總得插花。富戶插桃花，不買桃花的人家，便插上幾枝劍蘭；若為空樽，視為不吉利。

每逢過年，商戶均在舖面插上一株大桃花。早年本港店舖樓底高，入門已有兩層樓高，內進建有閣仔方便安置大型的花枝。每年新歲，舖面內以古雅巨型大花樽插上逾丈高大桃花，店內一片紅雲，襯以酸枝枱椅，古色古香，喜氣洋洋。

我家戰前大宅的大桃花亦未遑相讓。羅便臣道韋宅樓底奇高，大廳寬敞可作球場，當年萊敦書院租用為校舍，可以把飯廳及音樂廳打通作運動場，可見一斑。在如此寬敞的大廳中，放上一株逾丈大桃花，姹紫嫣紅，氣派萬千。

某年過年後，先母的「近身」阿娣對我說：「八官，落去花園我有嘢送畀你。」原來是一株桃花樹。據她講，過了新春，家中大桃花鋸下後準備棄掉，她把樹幹插在花園裏，竟然自動種活過來。這桃幹沒有根，何以能夠種活？至今仍百思不解。

香港淪陷，阿娣沒有隨先母走難過澳門，戰後和平，轉在林文傑律師府上為傭，對於當年她的好意，至今未忘。

雖說花市很少人會買梅花，但我對臘梅情有獨鍾。多年前，我在香港仔有一個花園，用作養狗養雞，園中有一株臘梅，寒冬一片淡黃，傳來陣陣幽香。其後，養雞不成功，不再用這花園，但亦十分懷念此臘梅，及至搬入大埔康樂園，曾想在後院前種上一株，可惜找不到這種樹栽植。

梅花堅貞自持，孤芳自賞，陸放翁亦讚稱：「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新春賀歲波

香港新春俗例，拜年不可少。香港華人社會新春期間，市面上多見拖男帶女，一片喜慶熙和熱鬧景象。

以前，本港有一句話：「有心唔怕遲，十月都係拜年時。」這說明拜年須有誠意。

除拜年外，亦有所謂「避年」。昔日只有年紀大的人才會避年，其用意是不想提醒自己又老一歲，除此之外，還有避開拜年凡俗的意思，落得清靜。

然而，現今流行之避年，乃是一家大細在新春期間外出旅遊。人不在港便毋須派利市，從而節省一筆開支。

每歲新春，本港市民除拜年外還有兩項幾十年來不變的節目，一項是體育活動——足球賀歲波體育活動，另一項是往黃大仙廟、車公廟拜神，上頭炷香。

幾十年來，每歲新春香港足球總會都邀請一兩支外隊來港踢賀歲波。早年賀歲波，本港派出西聯、華聯及港聯與外隊對壘，各賽一仗，分三日舉行。

西聯由當時陸軍隊及海軍隊之精英組成，實力如何，則視乎當年駐港之英軍中是否有好手。記得戰後和平，由於駐港英軍中不乏職業球員入伍，平均實力較華聯強。

但在擁躉方面，無論西聯或港聯也不及華聯這麼「墟冚」。因而每有華聯迎戰外隊，加路連山道便人頭湧湧，熱情球迷踴躍捧場，亦有不少市民做「山大王」爬山觀戰。

華聯由各華人球會中挑選好手組隊上陣，眾球員雖來自不同球會，但技術佳，一拍即合，稍為集訓便成軍。

港聯陣容則從各中西球會中挑選精英上陣，因而既有唐人，有西人，洋洋大觀。

昔日，本港球迷絕大多數是男士，近年亦見有不少女球迷湧現。香港社會進步發展，現今不單只有女球迷，也有女子足球隊及足球節目女主持。

車公轉運、觀音開庫

新春期間，幾十年來香港市民另一個不變的節目，便是到九龍黃大仙之黃大仙廟排隊上頭香。

香港地傑人靈，縱是黃初平（黃大仙）原籍的浙江金華縣及信眾甚多的廣州市兩地之黃大仙廟都不及本港黃大仙廟那麼香火鼎盛。

大年初一往黃大仙廟上香，須於年卅晚便往排隊，待至年初一子時屆臨，善男信女便湧往上香，祈求新的一年長年好景，辟除厄運。

往黃大仙廟上香同時，亦會求籤，卜問前途、家宅及姻緣。黃大仙靈籤共 100 枝，分上上、上吉、中吉、中平、中下及下下，各籤以古人故事為籤目，以此故事釋文。

與大年初一往黃大仙廟上香求籤同樣為市民重視的，乃為年初三往拜車公廟。

一直以來，沙田車公廟是本港香火鼎盛的廟寺之一，每年初初二深宵，善信披星往廟外排隊，等待年初三子時來臨，便搶先入廟上頭炷香及轉風車。車公廟大門口設有多個有如電風扇的銅葉風車，善信誠心轉動風車及敲鼓，祈求新歲行好運，趨吉避凶。市民拜罷車公，多會買一個插在竹枝上的紙製風車回家轉運。

除了往黃大仙廟上頭炷香及拜車公外，本港市民在新春期間另一項與神佛有關的活動便是「觀音開庫」。

不知是哪一位聰明人想出這一好橋，所謂有借須有還。「觀音開庫」後，若有所需向觀音借「富」後，環境轉好，便須還神還「富」。一般俗例，還「富」還三年，你借一次「富」，便拖你還神三年。若今年有靈，明年再借，又拖多你三年，長期有幫襯。如果今年借「富」後環境仍欠佳，明年再借，永遠不愁沒有求借者上門。

每年「觀音開庫」日子都是農曆正月廿六，屆時全港的觀音廟又有一番熱鬧。

觀音騎狻

觀音又稱「觀世音」「觀自在」及「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眾生受苦受難時念誦其名，她便會「觀」到這聲音，立刻前去打救，顯示出她的大慈大悲及無邊法力。

在我國廟宇中，最多人膜拜觀音，觀音是佛國第一菩薩，她之所以只是菩薩而不是佛，只因她普渡的眾生仍未成佛時，她自己也不成佛。

菩薩具「覺有情」「道眾生」的意思，在佛教中的地位僅次於佛祖。

「菩薩」又稱大士，因而俗世亦稱觀音為觀音大士。

在中國色彩佛教中有「三大士」及「四大士」。

「三大士」為觀世音、文殊、普賢。由於唐朝對太宗李世民名字有所諱忌，故稱觀世音為觀音，沿用至今。

其後加入地藏王菩薩，遂為「四大士」。

「三大士」的開面相同，只能從三位菩薩的坐騎中去區分。

有一年，大會堂博物館展出一個佛像，名為「觀音騎貘獸」。當時我在報章專欄中指出，貘獸只在《東周列國誌》中出現過一次，此為晉國兄弟爭位，公子重耳攜同大將魏犨出走，與楚成王獵於雲夢之澤時遇貘獸，其後由魏犨制伏。

觀音騎的是狻，若有看過《封神演義》應知「三大士」收伏獅、象、狻。「三大士」的座騎分別是：觀音騎金毛狻、文殊騎青獅、普賢騎六牙白象。

佛教發源於印度，傳入中國後，中國有四大菩薩道場。最多善信的是浙江舟山群島普陀山觀音道場。舟山群島普陀山本名梅岑山，宋神宗下令在島上建寶陀觀音寺；今稱為普濟寺，此寺規模龐大，可容納數千善信同時進香。

觀音有三十三個化身，有男化身及女化身。觀音傳入中國，唐代以前為男身，其後被徹底漢化，說成是妙莊王的三女妙音，遂為女身。

「三大士」雕塑價值連城

普陀山普濟寺大殿觀音像，高達 30 尺，兩側為 32 應身，其中一個應身為「送子觀音」，因而亦有善信求子。

每年農曆 2 月 19 日為觀音誕，6 月 19 日為觀音成道，9 月 19 日為觀音出家日，至於觀音「開庫」，本港習俗為正月，日子則因歲次不同無硬性規定。

講開「三大士」，月前我在中環擺花街一間發售中國新雕塑店中，看見有兩個約為兩呎多高木雕塑，一座是騎獅菩薩，一座是騎象菩薩，此為文殊與普賢，本來一套「三大士」應為三個，但缺少騎犼的觀音。

這木雕是新工，每座索價二萬五千元。既非全套三件，且是新工，便沒有成交。但幾周後再去看，已不見，可能已有買家買去。

在本港，說得上是價值連城的「三大士」像，擺設在中區文華酒店一樓扒房側，這「三大士」面相相同，但座騎不同。

最初，文華酒店由利家經營，利銘澤先生與中國政府關係良好，在內地搜購到名貴藝術品，就以渲浸金水木雕為例，最初也是由利銘澤先生引入香港，開啟雕刻藝術視野。如今不少高級場所、豪宅也採渲浸金水木雕為裝飾。

令人惋惜的是，難得這套「三大士」齊全，文華酒店轉讓給怡和集團時一併留下來。據我所知、所見，這套約四呎高的「三大士」像，為全世界獨一無二，如此神態肅穆和祥，維妙維肖。

這種舊佛像，若是單獨出售，每座起碼賣三、四百萬元，更何況是全套「三大士」，其價值簡直難以估計。

且說「三大士」中的文殊，梵文本為文殊師利，他是佛祖跟前左肋侍，我們經常在佛殿中看到如來佛祖跟前兩個小佛，此為左肋侍文殊專管智慧，稱為「大智」，右肋侍普賢管理德表稱為「大行」。

文殊與普賢

文殊的中國道場在山西五台山，《華嚴經》曾講過東方有座清涼山（五台山），文殊居於此，經常對萬名弟子闡說佛法。

唐高祖李淵起兵太原得天下後，視太原境內五台山為「龍興之地」，建造了眾多廟宇，最興盛時三百八十多座，僧尼逾萬。

有關文殊的身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文殊師利涅槃經》說他是釋迦牟尼大弟子，本是舍衛國一個婆羅門貴族的公子哥兒，離家投奔釋迦牟尼學道，功德圓滿，修成菩薩身。

談及釋迦牟尼，在此補上一筆——佛寺中的三寶佛代表三個時空：過去、現在、未來。「過去」是燃燈古佛，「現在」是釋迦牟尼佛，「未來」是藥師佛。

「三大士」中另一專管「理德」，表「大行」的普賢，漢語又譯為「遍吉」。他將佛門推崇的「善」，善及各地，功德無量。

普賢的座騎是六牙白象，但如今一般所見的畫像或雕塑大多數是兩隻牙。

普賢的道場在四川峨嵋山，峨嵋山峰巒疊嶂，氣勢磅礴，本為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七洞天，其後由於普賢道場設於此，成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峨嵋山亦即佛教中人所稱的光明山。《華嚴經》中記載有一座光明山，晝有「佛光」，夜有「聖燈」，一片「光明」奇景，普賢居於此山，常予三千弟子說法。

峨嵋山上最有名的普賢造像，首推萬年寺。萬年寺原名普賢寺，建於晉代，為峨嵋六大古寺之首，大殿中有尊龐大無比的銅鑄騎象普賢像。銅像高兩丈兩尺，重 62 噸。

此像為宋太宗派人用千兩黃金購買赤銅，在成都分段鑄成數十塊，再運往峨嵋進行焊接而成。銅鑄六牙白象粗鼻垂地，腳踏三尺蓮座。

普賢端坐象背蓮台，披袈裟，執如意，頂載五佛金冠，肅穆莊祥，栩栩如生。

早年電話安裝難

現今手提流動電話大行其道，學生亦多見人手一具。無他，時下機價平，服務月費也平，家長們買一具給子女，可以隨時與之聯絡。

目前，香港市民擁有手提流動電話數目為全球之冠，唯獨本港有些喜歡講統計數字的人，總愛講本港不及其他地區城市，卻不見提及本港手提流動電話市場之龐大，使用量之冠。

兒時，我剛懂人事，電話已是撥號，當時電話號碼為五位數字，也就是說全港電話用戶已數以萬計。

早年電話公司及機樓都在電車路交易行，今之置地廣場地下迪生鐘錶公司之出口，地下是「聰明人」餐廳。

戰前本港電話共為三款，一種是在牆上安整一個木盒電話機，話筒固定在木盒上，講電話時須手持聽筒，面對着牆上木盒講話。另一種是柱座燈塔型，話筒固定在柱座上，但可以隨便放置，講電話時一手持聽筒一手拿着柱座話筒講電話。接近和平時，開始有現今常見的中央握手，聽筒與話筒通連在一起分置兩端的電話出現。

戰後和平，不知是物資缺乏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很難安裝電話。太平洋戰爭時，我家藥廠位於西營盤廣州酒店鄰，遭炮火波及焚燬，復原後再設廠於灣仔乍非道（今稱謝菲道）。1946 年，我家總店在大道中，由於兩者須經常以電話聯絡，便申請安裝電話。

當年安裝電話要畀「茶錢」，其後安裝了一個手搖直線電話，只能作為總舖與藥廠之間直線通話用，不能打出街，這電話一直用到 50 年代初。

踏入 50 年，安裝電話仍須「茶錢」，但也非承諾立刻安裝，而是透過有些人優先安排申請表，獲早安裝，無須輪候太久。

中文電報譯碼

戰前，本港電話只可以香港九龍兩地區直通，若與新界通話，須由機樓接線生駁線。本港雖然很早已有海底電纜，但一般人不會打長途電話往外地，或由外地打長途電話返港，大多數也打電報。

唐人打電報須用譯碼，漢字譯碼為每字四碼，收到電報後要查電碼書譯出原文。早年「通勝」直至 70 年代均附有譯碼表。

當年打長途電話到內地或海外，沒有現今可以用自己電話直撥那麼方便，而須往交易行五樓電話公司，先行付款，待駁好線後才能通話。其後電話公司遷往木球會對面水星大廈，要打長途電話「請移玉步」。

1951 年在美國讀書，正在上課，忽有校工來說有香港長途電話找我，由於當時韓戰爆發，心中估計這電話可能凶多吉少，連忙前往校內電話亭接聽，電話生講了句：The line is busy。

讀書時未學過這句話，一時之間想不起這話意思，等一會才領悟是「線路繁忙」之意，但當時不知香港發生甚麼事，心裏焦急。未幾，線路通暢，卻原來這天是我生日，家姐打來祝我生辰快樂。

60 年代，我從跑馬地搬到羅便臣道 82 號，沒有電話，當時我是兩間報社出版人（社長），便去函電話公司，闡明自己是兩報負責人，極需要有電話與報館聯絡。果然，毋須畀「茶錢」，很快便安裝妥當。

60 年代後期，本港經濟起飛，電話公司設備改進，人事亦有變動，申請安裝電話方便得多。

亡友陳澄郭兄，為人聰明，他在日本看見一種多功能按鈕內線分機電話，認定在香港有市場，申請成為本港總代理後，隨即與香港電話公司洽商，獲電話公司批准在本港安裝此多功能按鈕內線電話。

自此以後，我們在本港大多數寫字樓及酒樓，也可以看見這些灰色按鈕多功能內線電話。陳澄郭之「香港通訊」聲名大噪，澄郭兄亦人稱「電話陳」。

「大哥大」身份象徵

時下大行其道的手提流動電話，早在上世紀 30 年代已有這種構思。當時美國流行漫畫人物迪崔西探長，他那方形突出的下巴成為獨特標誌，手表便是通話對講機。

60 年代荷里活電影中的特務片，特務電話安裝在鞋底，後踭有撥號轉盤，可以通話。

及至 70 年代，手提流動電話正式出現在現實生活中，此為「大水壺」。由於影星洪金寶外號「大哥大」，他最早使用這種手提流動電話，因而亦稱為「大哥大」。

初時，「大哥大」手提流動電話售價不菲，每具數萬元，擁有「大哥大」成為身份象徵，上酒樓或夜總會時便把「大哥大」戚在枱面上，顯示身份。

不過，話說回來，手提流動電話發展初期，由於網絡覆蓋面不大，有些地方，例如四周有高樓大廈，或室內角落，接收上有困難，尤其是有些酒樓為封密式裝修，接收度低，經常會見到有些客人各持「大哥大」，「喂」「喂」「喂」喊個不停令人發噱之情景。

也由於初期「大哥大」的鈴聲千篇一律，不像現在那般可以自選歌曲鈴聲，因而，酒樓內若戚了十個八個「大水壺」，鈴聲一響，人人以為找自己，連忙「喂」個不停，頗為滑稽。

我曾買過一個「大哥大」，一日在路上想打電話，才發覺不知遺留在甚麼地方，連忙借電話打往曾到過的地方查詢，結果所有人都說未見過我的「大哥大」。

其後，摩托羅拉「細龜」面世，大為輕巧，但售價仍逾萬元，水貨則只兩三千元左右，但水貨不能上台。

初時手提流動電話不入卡，一旦遺失可就麻煩，若被人檢獲不停打咸濕電話，由於停止服務需時，電訊公司照單收費，可就損失慘重。如今採用插卡，若有遺失，通知電訊公司後便馬上停卡，另發同一冧巴新卡，被盜用的可能性大減。

灣仔鐵寶「群雄」

早期，本港警察權力很大，由於當年未有移民局，出入境事務亦歸由警方負責。

港人嗜賭，第一間鐵寶是灣仔菲林明道英京酒家對門二樓群雄體育會。我沒有上過去賭錢，但目標如此顯著，亦未見過警方前往冚檔，乃稱鐵寶。小童群益會設在修頓球場，一般稱為「地龍」街童往打籃球，當時我是東方籃球隊班主，經常到修頓球場督師，與他們也有點頭打招呼。

「群雄」主事人為吳先生，江湖傳聞「賭神」曾跟吳先生任職鐵寶。有一次，一名派駐灣仔的新仔見習幫辦，膽色過人，居然老虎頭上釘虱乸，單人匹馬走上「群雄」收片（黑錢），檔主二話不說照畀，此人只是見習幫辦，不足一個月便被革職，可見當年「群雄」勢力之大。

講開本港的見習幫辦，早年若在英文中學名校出身，最佳職業是警察幫辦、醫生及律師。我有位朋友是某大律師行主要合夥人，他告訴我一個笑話：早年香港大學未設法律系，讀法律做律師有兩個途徑，一種是往英國讀法律，另一是到律師行做見習書記，畀錢學師。

一日，一位世伯帶着兒子往律師樓找他，說道兒子想做醫生卻考不到，考警察幫辦也失敗，自言兒子愚蠢，便叫他學做律師。言下之意「蠢人才做律師」，令他啼笑皆非。

查實，要成為執業律師並不容易，有一位班級低於我的華仁同學，名片為「見習律師」，幾十年來仍是「見習」，蹉跎歲月仍考不到牌。話說回鐵寶「群雄」。某日，主事人吳先生與友人打十三張，揸着一副好牌（並非大牌，亦非例牌），開心到哈哈大笑，竟導至心臟病發，一命嗚呼。不久，「群雄」亦散夥。

其後，本港亦出現一些大檔，只為一般人前往賭番攤、骰寶或推牌九，亦須派片。及至「澤輝」「岱中」出現，正式賭大錢賭檔叱咤風雲。

「澤輝」「岱中」皆顯貴

一般人去賭的大檔，輸光可以「打碼」，把手表、戒指或飾物押給大檔，借錢再賭，翻了本便贖回，若再敗北，大檔會寬容在三五天內贖取，但過期便變賣不候。

「澤輝」「岱中」雖是賭檔，但兩者是闊佬出入的地方，等閒人難以入內呼盧喝雉。這兩個鐵寶也在中環，前往耍樂的也是同一班人。

「澤輝」 在現今德己立街興瑋大廈舊地盤，地盤拆樓時，「澤輝」遷址易名「岱中」。由於出入「澤輝」「岱中」盡是顯赫權貴，警方投鼠忌器，記憶中只有冚過一次「澤輝」，但亦不了了之。但總不能任由它長比下去，冚檔與否？檢控與否？當局頗傷腦筋。及至有位警務處長想出一個辦法，他掌握經常往「岱中」耍樂的貴人們資料，親自打電話給其中最有力的一位，請他前來警察總部「傾傾」，勸他不要再去鐵寶耍樂，否則臨時冚檔被捉拉上差館，十分不雅。

這「莫謂言之不先」的禮貌做法果然奏效，此有力權貴人士不再踏足鐵寶。事為其他賭友得知，亦要求見警務處長。但處長直斥其非，問他們「以甚麼身份見警務處長？」其後「岱中」亦無疾而終。昔日塘西風月不全是嫖妓，不少闊佬亦在此設俱樂部相聚耍樂，聘有固定大廚烹調飲食，像「澤輝」「岱中」這些名字不勝枚舉。

直至 60 年代，只僅存「居可」一家，我亦受邀去過兩次，當時「居可」已見殘舊，但廚子烹製的大網鮑認真一流。

突然有一年，警方上酒樓拉飲宴打麻雀賓客，控以聚賭，並命有份打牌者抬麻將枱、椅及麻將返差館接受調查。酒樓鵲局，開埠至今已存在，市民喜慶擺酒，入席前開枱打牌已成慣例。如今突然禁止，不單只影響酒樓收入，也掃市民「慶」。

事後群情洶湧，政府出頭解釋，本港賭博不犯法，但莊家「抽水」便犯法。

春光明媚跑馬拉松

港體協屬下超過 70 個體育總會，最成功的兩個屬會分別是欖球總會及田徑總會。

欖球總會管理經營有方，早年已獲滙豐銀行及國泰航空支持，每年在大球場舉行國際七人欖球賽，為本港體壇盛事。

如今，這一年一度的賽事成為華洋愛好體育人士嘉年華會似的，攜同飲食、樂器、旗幟入場觀賽，若遇老天放晴，男士赤袒上身曬太陽比比皆是，熱鬧情況猶如趁墟。

賽前幾個月，該會已開始預售入場券，安排球迷在大球場內排隊，毋須企立街頭，估計該會時下庫存逾億元。

田徑總會一年一度舉辦的「渣打馬拉松賽跑」愈來愈受歡迎，參賽人數不斷增加，為每年春天城中盛事，我個人估計該會最少也有數以千萬元存款，財政充裕。

今年（2005）馬拉松賽跑，將於春光明媚的 2 月 27 日舉行。

馬拉松賽跑，源於紀念公元前 490 年古希臘在馬拉松這地方與波斯交戰，當時波斯擁有百萬大軍，希臘雖以寡敵眾仍將波斯擊敗，一名士兵由馬拉松跑往雅典傳遞捷報，當他講出勝利喜訊後，便氣盡身亡。

1896 年第一屆現代奧運在馬拉松舉行，為紀念這位士兵，舉行一項名為馬拉松長途賽跑。事有湊巧，這首次馬拉松賽跑由一名希臘牧羊人路易斯奪得金牌。由此，馬拉松長跑列為奧運會必然項目，最受歡迎。

馬拉松賽跑全程本是 26 哩，後來由於英后亞歷山蒂雅要求運動員在場內繞場一周，多跑 385 碼，終點剛好在皇室廂座跟前，從此以後，馬拉松賽跑全程為 26 哩 385 碼。

香港的馬拉松賽跑始於 1969 年，當年元朗大場開幕，除舉行足球比賽元朗對消防外，並由田徑總會主辦，《天天日報》贊助舉行本港首次馬拉松賽跑，賽事在新界地區進行，以元朗大球場為起點及終點。

「砌生豬肉」一詞何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特區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被控不小心駕駛，日前在東區裁判司署聆訊，鄭耀棠不認罪作自辯。但裁判官認為其口供不可信，而控方證人警員及的士司機則誠實可靠。結果罰款 1500 元。

翌日，教育統籌局長李國章談及廿多年前回流返港時，曾被控不小心駕駛，當時由律師出庭代辯不認罪。結果，裁判官同樣認為警員證供可靠，判李國章罰款。

1956 年，我仍年輕，駕車經軒尼詩道，見路旁有停車位，便準備泊車。正常泊車是把自己的車駛至與車位前之車輛平排，方退後泊入該車位。當我按正常程序泊車時，恰有警方衝鋒車駛至，可能認為我在泊車令他要「抽頭」方可通過，便有幾個警員落車，票控我「雙重泊車」。

對此無妄之罪，我請了剛從英國返港的張貫天律師出庭代辯不認罪。（貫天兄是張奧偉大律師之弟，其後任香港律師公會主席。）為此，警方派一高級幫辦往律師樓錄取口供。結果仍排期在中區裁判司署聆訊，由律師代表我出庭。控辯雙方作供足搞了一個上午，控方證人為一名警員及負責駕駛衝鋒車的司機（沙展），這位沙展供稱曾落車警誡我。從情理上來講，衝鋒車上有這麼多警員，要警誡一個市民，毋須要司機落車。顯然是其他警員不願作證，他只好自己出庭。最後，裁判官認為警員口供可靠，並大發議論，指我為這小事浪費法庭時間，結果罰款 5 元。在我來講，請律師上庭不在於罰款多少，而是要取得公道。

這次鄭耀棠事件，據報章報道，裁判官認為鄭氏口供不可信。鄭耀棠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特區行政會議成員，以其身份地位一言九鼎，誠信絕無可疑。如說鄭氏口供在法律觀點上不成立猶可，但指他口供不可信則是嚴重的指控。從鄭、李交通案及我個人經驗，法庭經常認為警員證供可信，但我有一疑問，「砌生豬肉」一詞從何而來。

太古方糖的懷念

「蛇寶」位於中環威靈頓街。「蛇寶」本名樂香園咖啡室。「蛇寶」原先在戲院里，長長的巷仔似的舖位，枱椅均靠牆，不像如今的有地廳，也有閣仔及地牢麵包工場。

「蛇寶」屬於本港老一輩家庭式經營，老闆鄺先生父子親自買貨，輪流看舖，至於沖茶師傅和麵包師傅也是老夥計，間中亦見老闆娘坐櫃面幫手收銀。

街坊之所以稱為「蛇寶」，而不叫「樂香園」，源於早年中環寫字樓「朝九晚五」，洋行或律師夥計早上返工，清理安排一下當天工作後，多於十時左右前往歎茶，休息一下。

公司對此亦隻眼開隻眼閉，反正有事要找人，便着後生到「蛇寶」去，十之八九必在此找着。因而，一般視此為「蛇王」休息地方，故稱「蛇寶」。

此外，近十幾廿年亦常見股票經紀、駁腳經紀收市後在此「打躉」休息一下歎杯茶「吹水」。

有時侯，我也會去吃早餐。我喜飲它的奶茶，這種傳統大牌檔式「絲襪奶茶」，取其香滑。我在「蛇寶」吃早餐很簡單，一杯奶茶，一個波蘿包足矣。「蛇寶」仍保持此地一般大牌檔作風，店內每張枱放置一罌沙糖，任由客人取用。這些沙糖，使我想起太古糖房。

「太古」這個老牌英資財團，在老一輩本地人腦海中，印象深刻的是太古船塢、太古糖房。若論船塢規模，昔日海軍船塢及黃埔船塢均較太古船塢大。但論食糖，則太古糖房最出名，尤以「太古方糖」稱著，早年佔去大半個飲食市場。

太古糖房將沙糖凝製成小方粒，餐廳以糖罌承載，以扁身糖夾夾用，飲茶時問對方要一粒或兩粒？代為夾取落杯，禮儀周周。

現在，餐廳以至酒店亦多數改用糖包。糖包是美式品茗習慣，與方糖格調不同，根本是兩回事。不妨試想一下，只是把一包糖包遞給對方有禮還是替對方夾了方糖放落杯中親切有禮？

三個至啱數！

日前，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在電台節目中指出，本港人口老化愈來愈嚴重，出生率低。為此，他鼓勵市民生育，建議每個家庭最好生育三名子女。

時下，本港新一代家庭，很多只生育一名子女，甚至不生育。由於出生率低，導致小學學生人數不足，出現縮班減收現象。

天下事，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早年，家計會提出「兩個夠晒數」「三個斷擔挑」的計劃生育宣傳口號。經過十幾廿年努力，市民減少生育，足見家計會宣傳成功。

昔日生育多，尤其是中下階層勞苦大眾家庭子女眾多，這與他們的生活條件環境有很大關係。早年，中下階層勞苦大眾娛樂節目不多，吃過晚飯，稍作休息便熄燈「上牀」。這與有錢人家之夜夜飲宴應酬或上夜總會耍樂，每宵弄至筋疲力倦，返低家中便沉沉入睡迥然不同。

談及早年家計會勸喻市民計劃生育，其中有宣傳片為「男士有責」，呼籲男士紮輸精管。由「黃飛鴻」關德興師傅飾演宣傳片主角。關師傅拍此宣傳片時，已是耄耋之年，這般年紀，紮不紮亦無相干，說來有點搞笑。

我認為，近年本港出生率低與社會進步市民各種娛樂節目愈來愈多直接相關。市民在工餘時間可以按個人嗜好、消費力作消遣耍樂，不再是吃過晚飯便熄燈「上牀」。尤其是自從電視台開台，免費提供視象節目後，市民若無應酬也懶得出街。吃過晚飯後安坐家中，看電視劇集、藝員表演歌舞、有獎遊戲，甚至到深宵連「電視汁」亦撈埋才入睡尋夢。

近年，通過足球博彩合法化，電視台每於深宵轉播英國、德國、意大利及西班牙賽事。男士看足球轉播，有傾有講方為樂，鮮有一個人獨坐家中觀看，於是便呼朋喚類，結伴前往有轉播賽事的餐廳或卡拉 OK，睇波至通宵達旦才返家。如此一來，牀上時間少了，生育機會亦隨之減少了。

四環更練

早年，本港雖已有警隊維持治安，但海盜仍十分猖獗。

有一年農曆新年，家家戶戶喜迎新歲之際，一批海盜上岸，闖南北行打劫擄人勒索，市民莫不談虎變色。其後，民間自發組織成立「四環更練」。

所謂「四環」，乃指港島方面的西環、上環、中環及下環。「四環更練」在文咸東西街建有牌樓，這木柵式的牌樓直至上世紀50年代才拆卸。當年的「四環更練」配有長槍，負責保衛坊眾店舖。

此外，亦有「華民警察」。當年的「華民警察」分為穿着制服及便衣兩種，但十分低調，協助負責管理本地華人事務的華民政務司進行工作，此有別於一般警員的「華民警察」，直至60年代才取消。

談及「華民警察」，得補上一筆：為何殖民地政府要設立華民政務司？

本來，法律原意是規範人的行為，最初以習俗成法。

殖民地年代的香港採用英國法律，由於英國人的習俗與華人不同，所以，本港除了英國法律之外，殖民地政府還設有華民政務司，裨能對華人習俗有所了解，從而處理本地華人事務。

例如早年本地華人辦離婚，不一定上法庭，可前往華民政務司進行調解。當然，這並不表示經由「華民」調解便和好如初，而是「華民」根據習俗，排解男女雙方的問題。

又例如早年本地奉行「大清律例」中納妾的習俗，及至72年代才取消。

香港防衛軍

早年，華民政務司除了排解市民有關離婚的糾紛外，還管理中國式廟宇。

每年本港都會公開競投中國式廟宇經營權，任何人都可以競投，價高者得；出得起錢便可以投得一間廟做「廟祝」。至於慎宗追遠的華人永遠墳場，也歸華民政務司管理。

此外，在本港出版報刊也須在「華民」登記註冊交按金後方可出版。中日戰爭時期，每日出版之報紙須往「華民」送檢，這「送檢」制度一直維持至和平後 40 年代尾 50 年代初。

在「送檢」的日子中，經常會見到報紙「開天窗」，版面上有一小塊地方完全空白，沒有圖片也沒有文字，原因是送檢時「華民」認為有些報道、專欄或副刊須撤換，但報館付梓在即，臨急臨忙找不到其他文章替代，只好「開天窗」。

話說回早年本港除了「四環更練」及「華民警察」外，還有「義勇軍」（香港防衛軍）。「義勇軍」有別於戰後和平才出現俗稱「水雷炮」的香港軍團。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本港一部分防衛兵力抽調往歐洲戰場，導致 1914 至 1918 年間本港防衛力量削弱，部分市民有見於此，由本地的洋行經理和第三國籍人士（西洋人）發起組織香港防衛軍（HOME GUARD），加強本地防衛力量。

最初，香港防衛軍只有 99 人，市民稱為「99 人」。這種以人數為名謂的做法，亦可見諸現今美國 NBA 職業籃球之「76 人」隊，及美式足球三藩市之「49 人」隊，具有一定歷史意義。

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政府通過一項法例，舉凡在本港出生的人士，必須參加基本服務，其中包括後備警察、後備消防員、民安隊、香港軍團、皇家飛行服務隊，或皇家後備海軍。

普羅市民喜做輔警

早年，港府設立人力統籌處，聘請澳洲人戈恩任處長，舉凡在本港出生的男士須服役，在後備警察（輔警）、後備消防員、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香港軍團（義勇軍）、輔助空軍（後來改稱皇家飛行服務隊）及皇家後備海軍等組織中自由選擇參加其一，驗身合格後受訓參與服務。

在這些公眾服務中，最多人參加輔警。早期本港警力不足，需輔警協助，輔警出更有薪酬且出更率高，最受歡迎，一般人更視為正職。輔警雖非正式警察，但亦建奇功，最出名者為早兩三年在西環海傍打傷「大賊」葉繼歡的「四眼仔」輔警，可謂之「得來全不費功夫」。

吾友兄長乃富家子弟，他喜做輔警，但不想升職。往昔每逢賽馬日，警方派輔警往馬場，他樂於賽馬日出更，穿着制服在馬場行來行去，與入場相熟朋友打招呼，自覺威風凜凜。初期，輔警總監是歐籍人士，由祈德尊上校出任，及至祈德尊上校卸任後，才有華人楊俊驤出任輔警總監。

至於民安隊，主要是在公眾地方協助維持秩序，總監為胡百全太平紳士。民安隊參與最多的服務是在塌樓現場維持秩序，而且每有慈善團體施粥、派米、派救濟品也出動服務。此外，每次《城市論壇》在維園舉行時，民安隊也派出隊員維持秩序。

談及後備消防，其中一位負責人是安樂園張彼得老闆，張老闆是虔誠基督教徒，安樂園餐廳內掛滿「天國近矣，你當信耶穌。」「神愛世人，將他的獨生子獻給世人。」等鍼言。

此外，皇家後備海軍只有一艘掃雷艦，人數最少，已於 1967 年解散。輔助空軍則有小型單翼機及直昇機，馬會紅牌生「Jocke 李」服務於此，他身材高大不適合做騎師，但穿着輔助空軍藍色制服則十分有型。此外，有關義勇軍事跡已多次談及，不再重複。

「星島案」無心插柳

上世紀60年代香港社會運動始於天星小輪加價，觸發小市民反對聲音，從而出現蘇守忠靜坐絕食事件。經此之後，學生運動相繼湧現。

當年，港府已頒布非法集會條例，拘捕幾個學生，經扣留一段日子後便釋放，但其中一人反口，向傳媒指稱在拘留期間遭警方毆打虐待。對此指控，大多數報章沒有刊登，只《星島日報》以大字標題報道。報道刊出後，港府對此事十分重視，提出控訴。《星島日報》亦獲得消息，港府可能採取行動勒令停刊。至於這宗報道，當日亦有人說是「砌警方生豬肉」。

且說《星島日報》高層獲知港府消息後，立刻與報館老臣子共商對策，決搶在港府採取行動前，先出版發行另一份日報，一旦《星島日報》停刊，系內仍有一份與「星島」沒有直接關係的日報出版，並定名為「快報」。

早年，出版報刊只須向「華民」登記註冊，繳交一萬元按金便行。但新出版報紙要站得住腳，打開銷路獲讀者支持不易。報海浮沉，眼見有些創刊時聲勢浩大，自詡財力的新紙，結果，長則兩三年，短則一年半載便停刊。

話說回《星島日報》當局以防萬一，決定出版《快報》。為儘快打開市場，想出妙計，出版初期跟隨《星島晚報》隨報附送，讓讀者很快便認識《快報》，對讀者來講，一毫子看兩份報紙何樂不為。當年《星島晚報》銷量為全港晚報之冠，日銷八萬多份。該年代之訃聞必刊於《華僑日報》及《星島晚報》，市民看此一「日」一「晚」兩報，便知誰個仙遊，猶為工商界人士，平時商務繁忙難免有所疏忽，忘記弔唁送殯，乃每日必看「華僑日」或「星島晚」，以免漏送花圈做「人情」。

話說《快報》出版後，獲「星島晚」提攜，未幾便獨立發行，一帆風順，為當時成功日報之一。至於「星島」一案，最終罰款了事，但系內則多了一份賺錢的《快報》，可謂之無心插柳柳成蔭。

訃聞刊《星晚》《華僑》

三四十年前，本地訃聞必刊《星島晚報》及《華僑日報》。

當年電視仍未流行，一般人放工後，一毫子買份晚報回家，除閱讀當天上午新聞外，並「刨」兩版副刊，閱畢一份晚報，已晚上十點，上牀休息，整晚娛樂便於此。由於當年《星島晚報》銷路廣，訃聞刊該報，等於周告眾親友。

至於《華僑日報》，報道社會動態、社團活動最為詳盡，舉凡東華三院、保良局就職及各種活動，該報均派記者出席採訪。《華僑日報》並設「新界版」，遠至新界鄉議局活動，亦有記者報道。至於宗親會，同鄉會及商會各項活動，亦一一報道，少有疏漏。該報之社團活動報道，既刊文字，也刊圖片，尤其是「就職」，人頭人相落齊，皆大歡喜。唯是後來接辦者認為沒有新聞價值而取消，未料到多數社團也長期訂閱該報，不只要看有關自己的消息，也須了解其他同類社團的活動，刊出此等消息圖文有助銷路。

早年《華僑日報》另有一特色，乃根據訃聞在出殯之日，有專人往殯儀館抄「弔唁芳名錄」，於翌日刊出弔唁者名單。社會上舊觀念的人不單只留意誰人扶靈，還透過了解誰人送殯及多少人送殯？其中有多少是社會聞（音問）人？如果送殯名單上沒有社會聞人，則喪事冷清清亦可想而知。從而品評仙遊者是否生榮死哀，成為翌日社交話題。因而，於《華僑日報》刊登訃聞周告親友，必不可少。

有一次，一位較為活躍的社會人士去世，生前認識不同版面編輯，因而不同版面記者分別前往採訪。由於各版編輯各自為政，出現一個人舉殯，分別有三版刊登同一消息的事。及至總編輯於晚上十時上班看大版，發現此事時，由於已屆交版時間，臨急臨忙沒有其他稿件替換，只好「一文三稿」照刊如儀。

「居喪行帖」

早年未有新聞報紙，若有喪事，報喪派專人把「居喪行帖」專程送遞給親友。由於喪家心境悲哀，後人沒有心情報喪，便以本身的「堂」名送出之「居喪行帖」，裨眾親友周知。

昔日大家庭必有「堂」名，諸如「乜乜堂」「物物堂」。早年無論紅白二事，亦以「堂」名周告親友。有時候，甚至置業也不用個人名義，而用「堂」名進行登記，到底有甚麼好處，不得而知。

話說回有關報喪之事，及至報紙面世後，才告以訃聞形式刊於報章。

報章未有彩色印刷之前，只為紅黑兩色，一般而言，訃聞及謝啟均為黑色印刷，但若屬「笑喪」，則謝啟中的「謝」字便印紅色。

訃聞除了有報喪作用外，其中一個作用是後人分身家（遺產）。傳統上如果在訃聞中沒有名字，便不是喪主家人，無資格分身家。由於這原因，導致一個人去世，同日在同一家報紙刊登兩個訃聞之事亦屢見不鮮。

社會進步，人們的思想也開通了。現今世人多數會在生前寫下「平紙安」。「平紙安」乃遺囑之別稱，只不過鑒於活着時立遺囑不好聽，便改稱「平紙安」。平安大吉時此紙無用，若有事發生亦好有個字據，後人按此辦理後事不至於爭身家。

有位世伯去世，他的兩個太太分別在報章刊登不同訃聞。我家與這世伯雖然有通家之好，為免場面尷尬，沒有前往送殯。由於世伯生前沒有立下遺囑，去世後兩房人爭家產，官司訴訟糾纏十多廿年，至今仍未了結。

早幾年，世伯其中一名兒子，年紀亦相當大，在法庭作證時突然暈倒不治。

揚州理髮師傅

民間習俗，歲晚剪髮迎新春，老一輩更恪守「人日」前不剪髮的慣例，一如「新正頭」不買鞋一樣。

早年，理髮店慣例歲晚雙工，所謂雙工，乃收雙倍價錢。近年有人講，此慣例已不存在，可能他講的是新派髮型屋，而非傳統理髮店。

幾十年來，我慣於光顧上海理髮店；所謂上海師傅，查實是揚州師傅。只因 40 年代尾上海人蜂湧南下，廣東人習慣把「外江佬」一律稱為「上海佬」，不分揚州師傅還是上海師傅。

且說傳統理髮店歲晚雙工，不為已甚。理髮十分私人化，相熟師傅長年服侍，毋須吩咐，已知剪甚麼髮型，總不該斤斤計較歲晚雙工，便轉往光顧新派髮型屋，如此不近人情！

二次大戰前，本港理髮店師傅多數是本地人。兒時剪髮十分草率，稱為「屎笪蓋」裝，四周齊輯輯，有如以碗覆蓋頭頂，沿着碗口把髮腳剪齊。

及至上世紀 40 年代末期，揚州師傅南下，有云「揚州三把刀」，揚州刀匠張小泉生產的剪刀、菜刀及縫紉刀稱著神州。 揚州理髮師傅刀靚手藝細心、乾淨且衞生，來港後很快便佔有本地理髮市場。

昔日理髮店除剪髮及剃鬚外，兼有剃面及採耳；小孩縱未有鬍鬚，亦剃汗毛。鑒於汗毛愈剃愈粗，我家長輩禁剃面外，並不准採耳。這由於採耳須用耳挖，容易弄傷耳道，而且眾人共用一枝耳挖未經消毒，隨時受細菌傳染導致耳道發炎。

舊式理髮店剃鬚時，師傅把剃刀在闊闊的皮條上來回刮動幾下清淨刀鋒，然後持小帚用熱水浸濕再沾上番梘（肥皂），塗在臉上，好讓鬚根變軟易剃。上年紀的人客有耳毛，師傅也會順手剃掉。此外，亦會用剪刀替客人剪掉過長的鼻毛。

洗頭仔必殺技

早年未有冷氣機，縱是夏天理髮店也不開窗，生怕街外生風吹入，吹起剪下來掉在地上來不及清理掃走的髮碎。有些理髮店則設有由學徒扯動掛在橫樑上的兩塊地氈，擺來擺去煽風，但亦難以消熱。曾有人說理髮師傅患上肺癆，因平時吸入髮碎多所至，這是無稽之談。查實，肺癆是經由細菌感染。

揚州理髮師傅手藝佳，揚州人在體育運動上也不差。上世紀60年代，我麾下天天體育會有蒙古摔跤項目，聘全運冠軍劉飛師傅為教練。「天天」在修頓球場表演時，劉師傅邀請一些揚州師傅於收工後參加表演蒙古摔跤，其中不乏好手。及至80年代髮型屋出現，揚州理髮店才式微。

有人說學理髮由打雜做起，實非如此。理髮店打雜、掃地另外請人，學徒則先學替人客洗頭，俗稱「洗頭仔」。

早年，洗頭仔必留長手指甲，一般以為是用作梳撥頭髮及抓頭皮、清理髮垢。其實是在搔頭時，以指甲稍為將頭皮抓破少許，便產生痕癢感覺，不洗不舒服。我理髮洗頭嚴禁抓頭皮，更不准用番棍洗頭。用番棍洗頭不乾淨，若抓損頭皮沾着番棍泡洗不清，返家後老是痕痕癢癢，便又得每天都要去洗頭。

一般來講，女士洗頭較頻密。40年代尾50年代初，女士每隔一天便往舊式理髮店洗頭，視如集會，交換消息。

至於男士，該年代則流行「吹波」。現今港九一些舊區理髮店價錢牌上仍寫有「吹波」收費。揚州師傅「吹波」用風筒，舊式廣東師傅則用火鉗，把火鉗擱在炭爐上燒紅後，先夾一下布條，讓熱力稍減便用以夾頭髮，頭髮受熱燒焦變黃，變成波浪形。

50年代流行「大騎樓」裝，將頭髮吹向額前飛出有如騎樓。當年上海著名廣東電影男明星白雲，便以「大騎樓」作為標誌。

按摩服務須領牌

中區威靈頓街有一家老牌上海理髮店，至今仍營業。據講，董建華先生亦為老主顧，但膺任特首後，鮮再見光臨。是否由徐師傅上門服務？言人人殊。

戰後和平，男士髮型流行「花旗裝」及美軍的「陸軍裝（又稱平頭裝）」。「平頭裝」髮短容易打理，最適合喜愛運動人士，運動後沐浴時兼洗頭，用花灑沖洗乾淨便行，十分方便。

有些會所也設有理髮及剃鬚項目，請有揚州理髮師傅「長駐候教」。在會所理髮及剃鬚，很多時候會用熱毛巾敷臉，遇着有些毛巾未能徹底消毒洗乾淨，一股醙（音宿）味焗於臉上，則連隔夜飯亦嘔出來。

70 年代尾，髮型屋興起，與此同時亦開始流行染髮。當年我參加一家電視台電視劇演出飾演老角，基於劇情需要，須把雙鬢及前額一小撮頭髮染白，於是便前往贊助電視台劇集演出的髮型屋染髮。

平時，我理髮時靠着理髮椅也會入睡，這次也不例外，在睡夢矇矓中，被一片笑聲吵醒。卻原來我在劇中角色染的白髮，竟染成金色，髮型屋的服務員笑個不停。結果把金色重新染回黑色後才又再染白。

如今頭髮灰白，須經常染黑。昔日黑染白，如今白染黑，人生便是如此，你沒有的便想得到，你擁有的卻又不想要！

理髮洗頭，有時候洗頭仔會替客人輕按幾下頭及肩膊，倒也舒服。未知是否如此便有人說理髮店兼有按摩。查實，按摩服務要領牌。

60 年代，「女子理髮」大行其道，中區永吉街，永樂街可真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女子理髮」走法律罅，不領按摩牌而有此服務，比比皆是。

吾土吾情II

言及香港往事的文章多不勝數，其中，出自名家如聞一多、魯迅、巴金、徐志摩、胡適之、張愛玲筆下的錦繡華文，世人一再誦讀，凡數十年未見疲憊。然而，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僅為過客而已；文章雖好，也僅僅停留在「觀感」「經歷」等比較淺的層面上，對香港的市民生活、社會發展的來龍去脈不免缺少深層次的體會，「只屬浮光掠影，令人有『瞎子摸象』之感。」(作者言)

本書作者韋基舜先生說：「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仔』…… 從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實在有太多的回憶。耳聞目睹着香江這一甲子以來的滄海桑田變幻，只憑記憶，只憑這份根深蒂固的鄉土情感也可以話說從頭。」

韋基舜先生一年多以來在《成報》副刊《吾土吾情》專欄發表文章，將香港的往事話說從頭。從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作者對香港、對民族那一份真摯而熱烈的愛意和深深的眷念之情。

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回響，除了年輕的朋友對香港舊事的嚮往，十分關注這些文章外，對於一些移居海外的港人，這些文章已經成了他們緬懷家園、寄情遣懷的良伴。

本書的出版，除了能與更多的讀者分享這一份濃烈的鄉情，更重要的是，書中對人物、事情、社會的變遷所作的講述，無疑是一份彌足珍貴的香港歷史資料。

ISBN 988984576-8
9 789889 845766
SW02 HK$58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